



40  
40





# 洪水第一卷合訂

編輯者

創造社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版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 總 目

|              |             |
|--------------|-------------|
| 洪水復活宣言       | ( 1 )       |
| 論是非          | 霆聲 ( 3 )    |
| 漆黑一團         | 爲法 ( 5 )    |
| 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 | 尙友 ( 10 )   |
| 五卅悲歌         | K.T. ( 12 ) |
| 魂靈的壳子        | 全平 ( 15 )   |
| 刲灰           | 爲法 ( 18 )   |
| 拒絕           | 靜之 ( 19 )   |
| 中秋月          | 全平 ( 20 )   |
| 盲腸炎與資本主義     | 沫若 ( 29 )   |
| 真的藝術家        | 爲法 ( 32 )   |
| 夜禱 ( 插圖 )    | 靈鳳 ( 33 )   |

|                    |          |
|--------------------|----------|
| 我有長劍在(詩).....      | 紹烈 (35)  |
| 主義與主義者.....        | 選聲 (36)  |
| 中國的言論界.....        | 尙友 (38)  |
| 我們同聲叫喊.....        | 全平 (40)  |
| 足跡(雜記).....        | 良才 (42)  |
| 姊嫁之夜.....          | 靈鳳 (47)  |
| 今後的覺悟.....         | 彷吾 (59)  |
| 評胡適之「愛國運動與求學」..... | 未艾 (63)  |
| 毀滅(詩).....         | 伯昌 (65)  |
| 立方主義.....          | 貽德 (67)  |
| 秋的晨曦(詩).....       | 榜川 (69)  |
| 漆黑一團的出版界.....      | 選聲 (70)  |
| 鴟鳥與鳴蟬.....         | 爲法 (73)  |
| 舊夢(插圖).....        | 靈鳳 (74)  |
| 落花時節(雜記).....      | 茂遂 (75)  |
| 寄——(詩).....        | 尙友 (78)  |
| 植樹節(小說).....       | 其文 (79)  |
| 彈琴者之歌(譯詩).....     | 沫若 (86)  |
| 窮漢的窮談.....         | 沫若 (91)  |
| 『胡譯』.....          | 仁鑄 (95)  |
| 寫在『胡譯』之後.....      | 爲法 (102) |
| 夢罷(詩).....         | 柱常 (105) |

|                      |    |       |
|----------------------|----|-------|
| 『漆黑一團』的應聲            | 鳳田 | (106) |
| 苦悶的追尋(插圖)            | 靈鳳 | (108) |
| 告青年(詩)               | 木天 | (109) |
| 秋意(雜記)               | 靈鳳 | (111) |
| 七月四日(小說)             | 全平 | (113) |
| 自殺(江馬修原作)            | 資平 | (121) |
| 共產與共管                | 沫若 | (127) |
| 希求與崇拜(插圖)            | 靈鳳 | (131) |
| 怎樣去清理出版界             | 霆聲 | (132) |
| 拆穿西洋鏡                | 冥冥 | (136) |
| 『讓世人把我們投入硫黃河去』(通信三則) |    | (139) |
| 與旅人——在武藏野的道上(詩)      | 木天 | (144) |
| 小坐(詩)                | 彷吾 | (145) |
| 迷途之鳥的祈禱              | 蔚華 | (146) |
| 霧(雜記)                | 靈鳳 | (147) |
| 自殺(續)                | 資平 | (149) |
| 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          | 彷吾 | (159) |
| 精神的洪水                | 何畏 | (166) |
| 友人與敵人                | 爲法 | (170) |
| 缺陷的美(雜記)             | 貽德 | (175) |
| 腐屍的讚美(詩)             | 淇生 | (177) |
| 飲器(詩)                | 小燕 | (178) |

|               |      |       |
|---------------|------|-------|
| 啊！這雙魚（插圖）     | 靈鳳   | （178） |
| 你的心曲（小說）      | 子三   | （179） |
| 理學士（小說）       | 晶孫   | （186） |
| 赤化與軍閥         | 樹芬   | （193） |
| 文藝論集序         | 沫若   | （197） |
| 林中的序          | 爲法   | （198） |
| 可咒詛的一幕（插圖）    | 靈鳳   | （200） |
| 雪萊哀歌（譯詩）      | 彷吾等  | （201） |
| 致夢裏的友人（小說）    | 全平   | （202） |
| 我也來談幾句閒話      | 致友   | （207） |
| 烟雨樓頭（詩）       | 鈞石   | （209） |
| 悽然望着溪中（插圖）    | 靈鳳   | （210） |
| 緬甸的民歌（詩）      | K.T. | （211） |
| 馬克斯進文廟        | 沫若   | （212） |
| 打疑古玄同一棒       | 鍾蕙   | （219） |
| 一條惡狗及其他（通信二則） |      | （222） |
| 新國家的創造        | 沫若   | （227） |
| 過去的春天（詩）      | 淇生   | （233） |
| 爲日本出兵東三省警告國人  | 樹芬   | （234） |
| 破影（詩）         | 小燕   | （237） |
| 牢騷五種          | 達夫   | （238） |
| 評易家鉞著「社會學史要」  | 劍華   | （244） |

|                  |    |       |
|------------------|----|-------|
| 共產不可不反對          | 光赤 | (249) |
| 病了的玫瑰(詩)         | 淇生 | (254) |
| 寒囚(詩)            | 正宗 | (255) |
| 老人們的沉默           | 全平 | (259) |
| 長笛一聲人倚樓(雜記)      | 良才 | (261) |
| 牧女的期待(詩)         | 柱常 | (266) |
| 木蘭歌，革命文學，及其他     | 爲法 | (267) |
| 火山口(小說)          | 子三 | (271) |
| 雨後(詩)            | 木天 | (278) |
| 殘秋(詩)            | 貽德 | (279) |
| 曇花庵的春風(小說)       | 靈鳳 | (280) |
| 禪味(插圖)           | 靈鳳 | (293) |
| 共產問題的我見          | 樹芬 | (295) |
| 春天(詩)            | 修桐 | (305) |
| 評田漢君的莎譯「羅蜜歐與朱麗葉」 | 尹孚 | (306) |
| 桑雪爾佛             | 蔚華 | (311) |
| 螢光中的靈隱(小說)       | 許傑 | (313) |
| 紅流(獨幕劇)          | 秀峯 | (318) |
| 討論「馬克斯進文廟」       | 沫若 | (323) |
| 社會革命的時機          | 沫若 | (337) |
| 人的屍              | 靜之 | (343) |
| 萬雷白的兩首詩(譯詩)      | 木天 | (345) |

|                 |      |       |
|-----------------|------|-------|
| 自殺（小說）          | 子慧   | （347） |
| 靜晚（詩）           | 家驥   | （355） |
| 評田漢君莎譯「羅蜜歐與朱麗葉」 | 尹孚   | （356） |
| 紅流（獨幕劇）         | 秀峰   | （361） |
| 國家資本主義          | 民治   | （367） |
| 送朋友之廣東從軍（詩）     | 梓人   | （369） |
| 軛下的悲歌           | 玲    | （370） |
| 無題              | 鈞石   | （371） |
| 且哭且罵且咒且狂歌       | 毓英   | （372） |
| 我對於「憶」          | 鳳田   | （375） |
| 不平衡的偶力（小說）      | 資平   | （377） |
| 無抵抗主義者（對話）      | 沫若   | （407） |
| 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     | 爲法   | （410） |
| 哀歌（詩）           | 獨清   | （417） |
| 到底誰共誰的產         | 衡石   | （419） |
| 心靈的安慰（雜記）       | 靈鳳   | （423） |
| 我的生命流（詩）        | 正宗   | （425） |
| 姊姊的死（小說）        | 伯訓   | （426） |
| 梅嶺記遊（詩）         | 玉龍   | （432） |
| 不死的愛情（詩）        | C.T. | （432） |
| 讓咱們來說幾句和平話      | 錦明   | （433） |
| 「幾句和平話」的回聲      | 全平   | （437） |

# 洪水復活宣言

美善的創造是難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他能從空虛渾沌的無物中，變幻出光明燦爛的世界；沒有創造，便沒有世界。真正的破壞也是難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他是在虛偽醜惡的世界上，掃除去一切頑劣的怪物；沒有破壞，怪物便要大施猖獗。

技巧的匠師，不能在舊屋沒有拆除的基地上築造巍峨的巨廈。真正愛花的人們，也決不肯袖手讓荆棘叢生在自己心愛的花園裏，把心愛的花兒凌踐致死。所以，破壞是比創造更為緊要。不先破壞，創造的工程是無效的。澈底的破壞，一切固有勢力的破壞，一切醜惡的創造的破壞，恰是美善的創造的第一步工程！

上面的兩段是去年發刊的洪水第一期上「撒但的工程」裏的兩節，現在我們便再摹來作為洪水復活宣言的引子。

洪水本是我們幾個年青的人在情火澆不息，懊惱排不開，羞辱忍不住，憤恨掃不去時大膽地不顧一切而產生的一個嬰兒。產生的當時，正是國內思想界上最最沈默的時候；幾種有力量的刊物，都收斂了她的光芒。於是渾沌包在我們的周圍了！青年人的熱烈的情緒在這黑漆漆的渾沌中感着莫大的苦悶。為解除自己苦悶，宣洩自己熱情的緣故，不能不破壞這黑漆漆的混沌；於是，未曾成熟的洪水便於十分匆忙之中產生了。但這準備不足，組織不堅，力量不多的我們的洪水，畢竟因為冲不破周圍的舊勢力而不曾支持下去。

匆匆便是一年。這一年中，發表思想的刊物如春筍般怒苗起來。有談政治的，有論社會的，有討論主義的，有研究問題的，科學的，哲學的，文藝的，美術的，一切都備。似乎我們的周圍可以逐漸光明了，我們感着的苦悶可以漸漸淡薄了，我們的熱情有了宣洩的通路了。他們替我們說了應該說的話，我們可以緘默了。

可是，這新生的光明中，仍未能除去「派別」和「成見」兩個惡鬼。這兩個惡鬼操縱着他們的思想，因之他們的說話雖然有不少可以使我們點頭，而令人作嘔，令人憤慨的荒謬的話也仍是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緘默，而且要永遠不能緘默，倘使我們的思想沒有絕滅。自己的話祇有自己能說，別人說的終究還是別人的話。讓我們擺脫一切派別，拋去一切成見，為自己努力吧。——努力求思想和感情的自由發展。

我們並沒有什麼遠大的計劃，也沒有什麼巨大的野心，更沒有什麼偉大的主張，祇是因為看不慣眼前的醜態，遏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又找不到可以讓我們自由地發表思想的地方，纔把這小小的洪水復活。

和我們有同感的朋友們，你難道肯使自己的生命躲在別人的影子下面默默無聞的消滅去嗎？

一九二五，八，二二夜半。

## 論 是 非

霆 聲

## — 古今中外新舊之爭

有一等人說：古時候的一切舊東西都是好的，到如今，所便都漸漸的變壞了。古時候的舊文章是朗朗可誦的，如今新的便不堪入耳了。古時候的舊禮教是上下有序的，如今新的便尊卑不分了。古時候的舊風俗是有謙讓之德的，如今新的便各不相讓了。古時候的舊生活是超然物外的，如今新的便惟利是趨了。總之，古時候都好的，如今便都壞了。甚至古人壽長，今人壽短了。古時米賤，如今米貴了。古時兄弟對哥哥叩首，如今兒子也祇對父親鞠躬了。說不盡的古時候的好處啊！

又有一等人說：中國的沒有一樣是好的，是好的一齊都在外國，所以要好的不能不到外國去找。譬如：中國的古人是一些學也祿在其中矣的官迷，外國的古人都是思想超絕的哲人。中國的舊書祇是骸骨的牢獄，外國的舊書都是必讀的經典。中國的拳棒是好勇鬥狠的由來，外國的武術是強身健體的根原。中國固有的譏刺是文人相輕，外國傳來的譏刺是有趣的幽默。中國式的纏足是不人道，外國式的高跟鞋乃是美觀。總之，是中國的都應該澈底排斥，是外來的便應該全盤承受。

以上的兩等人和他們的正反對黨從有了所謂新文化革新運動以來

，便氣憤憤地，各不相容的爭論起來了。一邊罵一邊是醉心歐化的洋奴，一邊笑一邊是頭腦硬化的老頑固。一邊自詡爲保存國粹的功臣，一邊自命爲改革思想的前鋒。一邊說：要中國好，除非不讀中國書；一邊說：要中國好，除非恢復古文化。一邊說：照了你的辦法，勢非回到原始時代不可；一邊說：依了你的主張，中國人祇好做人的奴隸了。

這絕對的兩方，各自抱了一張百石弓，自以爲可以趁心由意的射死他的一切敵人；殊不知自己弓上的弦，早已寸寸斷了。

本來，像這樣的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就算是說的有理，也祇是公婆的理，那裏能概括兒子媳婦孫子重孫在內呢？

我以爲：我們批評一樣東西的好壞，一定要先拋去成見。所以我雖贊成我們拏一切東西來批評牠的好壞，但我反對拏古今中外新舊等等時間和地位的區別來作批評好壞的標準。一個時候的東西可以有好的，但也可以有壞的。一個地方的東西也是如此。爲了那時候有了些好的便把同時的壞東西也取了來，爲了那地方有了些壞的便把同地的好東西也拒絕了去，都不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態度。我們祇須問清一樣東西的本身究竟是好是壞，我們萬不可把自己的眼光收到狹隘的「成見」圈子裏去武斷一切。

祇有好的纔是好的，祇有壞的纔是壞的，祇有好壞統可以作批評好壞的標準。那些武斷地尊古，崇洋，排新，斥舊的人們喲，請不要因一時的意氣便把是非黑白都顛倒了吧！

# 漆 黑 一 團

## 爲 法

誰也不能否認罷？如今的文壇，不論是創作界，翻譯界，批評界，乎統是漆黑一團。

你如有手段，你便可依倚在資本家的脚下。你如更有手段，與資本家發生了特殊的關係，便更能爲所欲爲。不論寫的什麼東西，都可登載出去，都可發售出去，其他的人，若是羔羊似的不抗拒你了，你也可將他的作品不論好醜的登載出去，賞他幾個錢的稿費。朋友！如今祇有錢是好的。你如有了資本家做靠山，你便可以大吹大擂的做個文壇的盟主，即你一個人動不起來，也不愁沒有許多人爲着那光華而且響亮的銀元來替你搭台。真的，誰也知道的，如今能支持他出版的發行的壽命，並且風雨飄搖不動安如山的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文藝出版物，恬不爲怪的藉着一羣蝦兵蟹將來做他文壇的領袖，不都有資本家做他的後台嗎？

有些人說我國人——當然不是全部——的特性，在於怕死與要錢。我以為還有一點，就是「不要臉」。請縮小些就最近的文壇來講。因爲有資本家做後台，便可隨意的自己來吹噓。譬如「濁河戰場」是個什麼詩呢？因爲是在資本家的腋下，便有許多人說他是一首少有而且可貴的長詩，什麼砍石土白，杭州土白，太太，老爺，是個什麼詩呢？因爲他與一班資本家的腋下的編輯先生們有勾連，便可以隨意登

載出來，並且刊印成詩集子。做文章印成詩集子，或者在刊物上登載出來，本來是作者的自由，是誰也不能禁止的，但因為要擡高作品的價值，替自己宣傳，便不惜顛倒黑白，拚命為自己吹捧，明明是奇醜不堪的東西，偏要自誇說：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第一部名小說哪，這是至少要受五十年歡迎的哪，這是近來散文作品的鼻祖哪，許多肉麻的說話，滔滔的說出來，未免過於不要臉了啊。

或者有人責我說得太苛刻，然而在我自己看來，却一點也不，因為我所說的只不過是創作界醜態之一部分，實際上還多得很哩。本來寫點文學作品，不必便能做成文學家，更不必便能掙到許多錢。為錢去創作，為文學家去創作，這文學上第一義第一步便認錯，走錯，因為一個真正的文學家的創作的動機，不是如此卑劣的。第一他應有他偉大的性格。這偉大的性格，便是他作品的保障與後盾。其次，要能夠誠實的說出要說的話。若祇為了想錢，為了圖名，便不敢得罪那些應當得罪的人，左支右擋的捏手捏腳的，昧着心在說，紅着臉在寫，既不顧花費青年的時間與經濟，也不怕笑折外人的牙齒。——這也能說是要臉嗎？……

——唉！這便是我們的創作界！漆黑一團的創作界！

若再論到翻譯界的醜態，我想，我們祇有流下不值錢的眼淚。放開眼睛看看，有幾本翻譯書是使我們滿意的呢？我想翻譯書至少要：第一，懂得原文；第二，要進而深解該書的原義；第三，譯成之後，也還是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我們雖不必強翻譯界都遵守嚴又陵提出的信達雅的三個條件，至少也應達到信達的地步。譬如譯詩，即不論

譯成的是詩不是詩，也應不失原文的意義。王統照的譯書，譯成「胡說」，將眼面前的成語都譯誤了。因為他自己聲明是三年前的舊稿，所以仍不失為當今的一個文學家，依然在活動，依然在吹擂。「意門湖」譯得怎樣，該是有目共見了罷？然而因為他是文學研究會的叢書，所以仍舊在繼續翻印，二版，三版，……前面我已說過，祇有錢是好的。有了錢，什麼壞事都可隨意的作，還畏什麼人言呢？人言反正祇做了他廣告，提高他身價的法螺，這真是我百思不解之事，或者算是一種大國之風啊！

即如不久出版的小說月報，他說一般人太不重視翻譯。於是在某一期的小說月報中全載翻譯，作個矯枉之舉。其實小說月報編者也該想想一般人不重視翻譯之故啊。倘使一本翻譯書中，觸目盡是「新鮮的呼聲」盡是「畫室」，盡是「人物」，試想誰還來重視呢？所以，不重視翻譯的罪過，並不在讀者，而在翻譯者。翻譯者祇要肯誠心翻譯，而學力又足以繼之，其結果一定會受人重視。倘使翻譯者首先對於原文就不重視，就不忠實，別說一期月報上全載翻譯作品是無用，即全年都是如此，也正一樣使人輕視，不加重視。唉！「人物」多，是壓不到人的，「新鮮的呼聲」，也不足誘惑人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專靠字典的翻譯家！請再四的反省一下罷。

還有，不論文言，白話，我想，通順二字總該要做到的罷？然而有許多翻譯者，除了錯誤不算外，還得加上不通，而且有人說他，他便會老臉的說這是歐化的調子；或者呢，繃着臉皮不理你。啊！啊！我們的翻譯界啊，便是如上面這樣的漆黑一團。其漆黑一團的原因，

我也嘗推闡過。大概開書店的資本家，爲了他多獲剩餘的關係，便一次，兩次的不斷的印下去。原譯者一面爲版稅的關係，一面又爲維持他老臉的關係，也樂得任書店裏再版。而且譯者本身都直接或間接在資本家的腋下，左右的蝦兵蟹將又多，誰敢來指摘？即指摘，也無從發表。即幸而有處發表，他也能用他鬼蜮的伎倆來圍攻你，中傷你，冷嘲你或熱罵你。這麼，實際上你不但不能使他誠服修正，反會無辜的中到無窮毒矢。中國雖號稱禮義之邦，却到處可以發現鬼蜮。中國人雖號稱有禮有義，但是閃閃發光的銀元却多能使他露出鬼蜮的原形；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唉！這便是我們的翻譯界！漆黑一團的翻譯界！

似乎可以轉來再講到批評界了。適才沫若在和我說笑。他說：「如今批評的信條：第一是捧場，第二是捧場，第三還是捧場。」捧場！這是多麼合時批評的信條啊！「玉君」出版了，試看捧場的有多少？其實「玉君」之值得捧場的在那裏呢？便是那些舊小說的套頭，生硬的敘述，不通的辭句嗎？我始終不解。若是說我能解，我祇有回答他，我倒略解捧者的心理：第一種，或是直接間接藉此想連絡連絡幾個文壇上的偶像；第二種，或是藉此想連絡連絡幾個直接隸屬於資本家腋下的編輯者。第一種捧「玉君」的文章是個好例子，第二種惟有請讀者去查查從前的小說月報上的許多「讀後感」罷。

如今的批評界，除却捧場而外，還有，便是刻毒的譏嘲，有人說這是「幽默」。「幽默」，這是如何高貴的名詞？當初造作此名詞時，當是苦心孤詣再四推敲出來的。然而我終不解，何以「幽默」到隱

了便會變成了「冷酷」。變成祇是挖苦人家幾句，或者旁敲側擊，寫幾句俏皮話，使人家不知批評的真義之所在？批評文藝，我想，同情總是要有的。這麼，無論你說他壞，說他好，又或是說他好壞參半，你總還是與被批評者立在同等的地位，與他作友誼的商榷，供獻給批評者或其他讀者一種誠實的參證資料。現在，批評者高自位置下視被批評者為一種隨意開頑笑的玩物。這種態度實在太輕薄了。

復次，更有一種時髦的論調，以為文學作品，必須含有革命的分子。他們所謂革命，我到現在還未知道他們是怎樣解釋。我只聽見他們隨意在叫着流血，手鎗，炸彈，……這些名詞。於是便疑惑所謂革命文學，便是寫流血，寫手鎗，寫炸彈，寫……的東西。但是，思想上革命，不叫革命？消極的暴露社會的醜惡，不叫革命？因不耐苦痛的現實，而心摹手追歡樂的未來，不叫革命？或者有人又以為文學作品中間如有激烈的言辭，流血的事實，拿着手鎗，拋着炸彈，才與實際的人生密切有關。呵！人生！我終不解所謂實際的人生祇是如此！我在寫着字不是實際的人生嗎？外面有人亂叫，不是實際人生嗎？不久我要就寢不是實際的人生嗎？——算了罷！要流血，便流去，要放鎗拋彈，便放去拋去，不犯着把一切亂扯進去。其實所謂革命文學，不是那麼狹窄的。我們幾乎可以說：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含有偉大的革命性的，不論他用如何方法寫。算了罷，我國可憐的文壇，受不起如此的糟蹋，從壁隙裏觀天，還是開開窗子張望罷！

——唉！這便是我們的批評界！漆黑一團的批評界！

## 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

陳 尚 友

在國民革命的運動中，有個最大的勁敵，便是思想界的混亂。我們要向帝國主義及軍閥進攻的時候，要先把這混亂的思想界澄清。

思想界的混亂足以打擾我們的隊伍，足以渙散我們的軍心，我們在向敵人進攻的時候，敵未就範，而我們已經先要披靡。所以我們要有一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信仰，才能一德一心，齊向前進；這便是我們對付我們敵人的最偉大的武器——是我們抵禦敵人的高城深池，是我們反抗敵人的堅甲利兵。

現在國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三種：一便是亡清餘孽，一便是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塗蟲。

亡清餘孽的勢力已經薄弱，最不足置慮的，便是軍閥及帝國主義的走狗與走入迷路的糊塗蟲。前則詭計百出，擾亂是非，後則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們如果要努力國民革命，這兩種妖怪都該把他一掃而空。

寫到這裏，回轉一看，已經寫了不少，而未說的話還多。本來漆黑一團的文壇，其醜態，其荒謬，都是寫不盡的，我這篇不過是發凡而已。朋友們！再會，我在待回聲與反響之來，使我再有補說的機會。

一九二五，七，一九夜於上海。

我的確相信在現在的中國，要談主義，還只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道救急的良符，足以爲我們努力國民革命者的共同目標。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民族主義是求民族的解放，民權主義是求民權的伸張，民生主義是求改良經濟的組織，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消滅未來勞資的衝突。我的確相信凡是努力國民革命的，都該立在這較爲適合國情的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

所謂國民革命，當然係聯合全國各階級共同作戰；可是主力軍我們可以說就是青年學生與工農，而學生的地位尤其重要，因為工農的智識大多比他們低下，要賴他們的提攜與指揮，其他各階級的直接間接受他們的影響也最大。因為這樣，所以我以為建立一確正目標以糾正青年學生的思想，是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

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青年學生與工農，尤其是青年學生——如果沒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信仰，內部決難和協，步驟決要紊亂。國民革命的主力軍如果受了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走狗煽動，或受了走入迷路的糊塗蟲誘惑——不要說是全體，就使是一部份；不要說是倒戈，就使是徘徊不前——便都足使我們國民革命的全軍有崩潰之虞。

努力國民革命的人們，請不要忽視吾言！

# 五卅悲歌

K. T.

## (一)

啊！我不忍聽，我不忍看  
 那悲慘傷心的五卅，十一，念三案，  
 人道淪亡，公理摧殘；  
 呀！上帝喲，你將作何話言？

## (二)

鎗聲猛烈地噪聒，  
 烈士的鮮血迸出衝天；  
 慈悲的上帝開了大門，  
 英雄們的靈魂已經砍斷！

## (三)

腥腥的鮮血不絕地流潛，  
 不絕地洗盡強蠻。  
 博愛，自由，平等，祈其實現，  
 因為這是你們基督耶穌的教言。

## (四)

呀！英雄們的靈魂喲！  
 你快騰着白雲飛往上天，

把你的傷痕呈給上帝驗看，  
求耶穌賜你博愛，自由，平等，向東方帶還。

## (五)

啊！我信仰你是慈悲仁厚，  
你西方的明主基督耶穌；  
啊！你們應知憐恤的牧師們呀！  
你們太放任了你們的教徒。

## (六)

無論你十字架上會有多少光明，  
無論你教堂塔頂的神鐘叩鳴；  
啊！神父們喲！你們不必祈禱！  
那是洗不清生命和鮮血的悲情。

## (七)

你們的約翰生，我們都能識認，  
你們的宗教是在聖經；  
呀！上帝喲！上帝喲！  
你看清這是誰做出的大糞生？

## (八)

基督耶穌是死於十字架上，  
我們的兄弟是在機關鎗上死亡；  
所以十字架成爲你們的偶像，  
機關鎗却要成爲我們的徽章。

## (九)

啊！我不忍聽，我不忍看  
那悲慘傷心的五卅，十一，廿三案，  
人道淪亡，公理摧殘；  
呀！伯拉圖喲！這是你們的文明或是野蠻？

## (十)

是呀！朋友！我知道你們有個慈悲的天父  
你們也知道我們有過聖賢的先祖；  
但是今天的鮮血呀！  
實在令我寒怖。

## (十一)

六合是造化創的宇宙，  
東西南北分成六洲；  
朋友！不要違逆你們明主的聖訓：  
此處是我們黃帝的神州。

## (十二)

殘酷的猶太人做了十字架，  
於是基督耶穌的性命告終；  
你們至今詛咒着猶太的人民，  
我們要永久哀哭我們的英雄！

## 魂 灵 的 壳 子

全 平

——喂！石碑老哥！石碑老哥！喂喂！石碑老哥！

迷漫着灰沙的原野裏，一個駝着大石碑的石烏龜這樣反復的叫喚着，伸長了三角形的尖頭。他的背脊已快壓斷了，他的頭頸便祇能永遠伸直着而不得縮回腔子裏。他的胸腹緊緊貼着潮溼的地面，氣都快透不過來了。他的四條腿簡直壓得撲在地上，只是沉沉的陷到爛泥裏去。他叫喚着，吼吼的喘着氣，而且有些憤怒似的，拚命的想把身體擡起。

肥胖的大石碑端然的坐在石烏龜的背上，聽他喊着，一動也不動。半晌，纔懶洋洋的回答道：怎樣？石烏龜弟。

——怎樣！怎樣！你也該下來讓我息息了吧？石烏龜氣憤憤的喊着：自從那天，鑿好的那天到今朝，你始終是端坐在我的身上，一動也不肯動。你不想想：你那笨重的身體叫人怎能壓得起呢？你想壓死我麼！你這懶蟲！

——哦！太重了麼，你覺得？大石碑懶懶的說着，依然一動也不動。

——怎會不覺得呢！不要說被壓的，便是坐的，大概也會想像出一個重東西壓在身上時是怎樣難受的一回事的吧？你難道想不到我被壓得難受麼？

——唔，那却想不到。

——想不到？石烏龜恨恨地叫起來：恐怕祇有你這個麻木的，自私的懶蟲纔會想不到吧！要是我，真是無論什麼都立刻就會想出的。我要在你的地位，早已想到了被壓者的痛苦了。譬如你，死人似的壓在我身上，那種情形我是不加思索便會想出的：大概很舒服的吧？是不是？

——也並不啊！這樣端然坐着也並不覺得怎樣舒服啊！

——呸！自私的懶蟲！享了福還不滿足麼？你試到我的地位來嘗嘗滋味看。你這懶蟲！

——那也不見得怎樣苦呢！我想：我即在你的地位，我一定也照舊安着自己本分的。我實在是頂知足的人，一切既成的狀況我覺得都很合理。

——合理！你得了好地位自然肯這樣說，我是始終不贊成這種既成狀況的。我要使一切都同甘苦！……喂喂，怎樣，真的不肯下來麼？懶蟲！石烏龜奮然的想把大石碑跌翻下來。

大石碑端然坐定了，悠然說道：我本是隨便的。但一則我被地位拘束着，二則我覺得現狀總得維持。



他們爭吵的時候，恰巧掌管世間一切魂靈的鬼判走來了。他見他所管的兩個魂靈在大石碑和石烏龜裏鬧得太利害了，便上去排解道：既然你們一個是隨便的肯安於既成狀況，一個是不滿現狀而欲使一切同甘苦，那麼，我把你們對調一下吧，省得再鬧了。

鬼判說了，立刻：石烏龜的魂靈端坐到上面去，大石碑的魂靈便緊緊的壓在地下。



不一會，纔對調了不久的石烏龜裏的大石碑魂靈伸着頭喊起來了：喂！石烏龜弟，不，大石碑裏的石烏龜弟，你說你是肯想着一切的甘苦的，怎的也坐定了不動，不管壓得人家背癩呢？

大石碑裏的石烏龜魂靈便懶懶的答道：石烏龜裏石碑老哥，你不是說你是很隨便而安於一切既成狀況的麼？怎的也喊了起來呢？

——這不對，一定要改過纔行，實在太重了。

——但是，維持現狀不是很省事麼？

——放屁！你這惡鬼，還不下來麼？大石碑魂靈憤憤的說：

——但我也被地位拘束住了哇。石烏龜魂靈冷冷地回答。

第二次的爭吵更劇烈的發生了。鬼判窘了，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息爭的法子。在天空飛過的九頭鳥便啾啾的叫道：

『掌管世間一切魂靈的判官呀！你所有的魂靈本來都是很和平的，可是這裝魂靈的壳子太壞了。你若不把這畸形的壳子毀去，你將來永不能停止他們的爭吵。』

一九二五，六，一七於上海。

157547

## 劫 灰

## 爲 法

我真是太懶了，這幾天在我的桌角上，竟然結起一個很小的蜘蛛網子。網子靜靜的放在那裏，結網的蜘蛛卻不知走到那裏去了。這天晚上，因為有燈光的原故，在網子上突然落下一個小青蟲。他那可憐的四片小薄翅，便在掙扎不久之後，紛落下來。他於是就用他細微的觸角顛顛的搖着，尾子也嫋嫋在騷動：這種狀態，顯然是求救的表示，要不然，也必是窮途末路的哀痛。

畢竟他是一個蟲子，一個小青蟲，我在燈光下看他掙扎了一陣，反覺有一種快感，雖然這快感是很微末。

——嚇！你可下網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立刻我又覺得有點不妥。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必是他有罪才扯得上去；這小青蟲有什麼罪呢？他並不是臭蟲和蚊子吮吸過我的膚血，也不是蒼蠅嗡嗡的吵鬧過我。

——可憐的小犧牲者啊！

心裏雖則如此想，如此惋惜，手指却又不知不覺在桌上攝取另一個小青蟲放在網子上了。

「兩個小東西！有趣，蟲子的跳舞！」我竟視此事爲勝利了。

×

×

×

第二天晚上，我想起青蟲的故事了。再向網子上看，可是一個都

## 拒

## 絕

## 靜之

貞靜的小姑娘！  
你肯不肯和我偕老？  
我底相思和你家底桃花，  
一齊紅到你底窗前了。



我已聽了「不愛你」三個字，

這樣極婉妙的聲調；  
你不愛我也不要緊，  
我就是死也眼瞎了。

一九二三，桃花的春天。

不看見，連紙一樣薄的小翅也不留一個，祇是在網的中央，看見一個蜘蛛，灰黑的一個小怪物，正蟄伏着一動也不動。

——這必是他喫了的。……我想着就伸手去捉蜘蛛。蜘蛛一竄下不見了，提起燈來找，也沒找到。我悵惘的向空網子一陣看，同時耳邊像有人在揶揄我：

「嚇！勝利！青蟲的勝利，蜘蛛的失敗！失敗！……」

我又悵惘了一晌。嗤的燃好一根火柴，向網子那邊一送，似乎也發出幾星極微的火光，網子便不再見，成爲刣灰了。

「蜘蛛！我們都不是勝利者，我們都做了不好的事。來！我們一同懺悔罷！」我輕輕的說，在蛛網將毀未毀之時。

# 中秋月 全平

(一)

八月半終竟到了！周文禮上身披了一件露出了兩隻烏黑的瘦臂的破夾襖，下身裹着一塊破碎的薄絮，坐在床上嘆氣。

——「唉，完了！已經是八月半了，怎麼好呢？」周文禮淒然的想着，一只瘦而且髒的，帶着焦黃的長指甲的手從枕頭下面掏出一疊店號的收帳發票來。他一張張的翻着看：大半還都是年前的陳帳，大概有三四十元的光景，

——「唉！完了，這麼多的帳！怎麼辦呢？」他心中暗暗盤算一下，發了急；他想起了今天要來的許多收帳人和收帳人的冷酷的面相和刻薄的說話，他不禁把兩手抱着頭，向着坐在床沿上的抱着一個三歲左右的兒子的年青母親，重重的嘆起氣來。

——喂，他的妻憎恨似的招呼他，喂，不要嘆氣了，大清早起的。還不要起來到外面去想法子麼？枉爲做了個男子漢，難道今天八月中秋，團圓佳節，還要跟着你挨餓不成！難道鴉的餓着等死！

他的妻憤憤的說着，他一句回答的話也說不出。他祇淒然的想：

——「外面去想法子！唉，說得容易，做的時候呢？」他想起了前幾天含羞到幾家親友前想法時所受的惡毒的譏嘲和無情的拒絕。他覺得別人對他的困窮祇有憎厭或快意，就是偶然得着一點憐憫，但這

種無同情的憐憫他受了更覺得羞恥，覺得比遭了拒絕更使他難受。

——「想法子，嚇，六親斷絕，當盡賣絕，……」他一面鼻根蚩蚩的怨恨，一面舉目向房裏上下四周的看：房子本是人家的一間披屋，風涼亭似的，秋天已覺夜風刺骨。屋上的瓦也不全了，地上的碎磚還祇有三四塊埋在溼泥裏。三條腿的破竹檯倚在壁上，檯上凌亂的堆着一些破貨。一只方杌碎在地下，一只白木長櫈也有些跛。一些破損的盆罐，一只裂了縫的鍋子。再看到近處，蛀到不堪收拾的搖搖的六柱床，床上的被褥都是破布敗絮。妻兒的身上也是補綴不好的破碎衣服。「噯！當盡賣絕！」文禮淒然想着，依然無言的向他的妻。

——說說也羞，已經三天沒舉火了，做了一個爺，你看，把明兒餓到這種樣子！

——「不差，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文禮屈指算着：那天家裏米完的時候，再到米店裏去賒時，店裏不肯了。家裏一個錢也無。好不容易，把一件唯一的比較完整的長衫去質了二百錢。這二百錢，買了些麥餅，一天已經喫完了。第二天，便挨了一天餓。妻的難看的臉，兒的悽慘的哭，都隨着餓火在他的遍體燃燒。昨天，第三天了，再忍恥到親友處乞米，回來時祇帶了一腔怨憤。又挨了一天餓。……

他想着這些，再看到那抱在妻手裏的枯瘦到如死孩的他的小兒子，他鼻根蚩蚩的，大大的眼淚簌簌的落了下來。

## (二)

——大叔，我實在想不出我活着到底有什麼趣味。我常常想：死了倒好得多，自己也解脫了，妻子們倒好少掉一個累。她實在是個能

幹人，但我太拙了，我害了她的一世了。我只有死。大叔，你想我除了死還有那條路好走？絕路了！絕路了！

午後三時左右，文禮空着肚，委頓地在一個長親的家裏坐着訴苦。那個長親雖然也差不多如文禮一般窮，但總算還可以有一碗淡飯喫。在文禮的許多親戚中，稍為富有一些的，都因為他常常去借錢乞米，沒有一個肯把好臉待他了；就祇有這一位窮長親還深深的與他表着同情，可是也愛莫能助，因為他實在太窮。那時他聽了文禮的牢騷，無可奈何的也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

——世兄，年紀輕輕，不要這樣喪氣！一個人，運氣壞的時候是無可挽回的，但是瓦片也有翻身日，運道一轉，立刻便會得法的。況且君子固窮，一簞食，一瓢飲，終究不失為不改其樂的聖賢，我勸你要振作些，守守運氣。

那位長親勸勉似的說，但他自己的心裏也在詫異：自己的運氣壞了已近十年了，還不會有一線轉機。

——大叔，你說的一句也不錯，可是我的運氣壞得也太過分了！我不明白我什麼要遇這種壞運氣？你說君子固窮，可是君子還有一簞食，一瓢飲。做姪子的是已經三天沒有舉火了……

——噃噃！我倒忘了問你，你今天午飯吃過沒有呢？我還有些冷飯，不見怪時，便請隨意用點吧！讓我去取出來……

——不用，不用，大叔，不必忙了！不瞞大叔，這樣子也不止一次了。你想：我還能活下去麼？我的女人天天怨我：怨我不會想法。這也不能怪他，妻隨夫貴，她嫁了來就全靠我，到如今弄得這樣的衣

食不周，我也祇好由她怨恨。可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我的運氣會壞到如此！除了運氣講，我並不會造下一點孽，我祖上也不會傷什麼陰德。我又不是貪懶怕作事，我也不會狂嫖爛賭化用一個錢。那年的瘟疫是我的罪過麼？那場天火是我的罪過麼？我除了窮還有什麼法子！要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叔，你是曉得的，我請托了多少人，有誰肯幫我一絲忙麼？我不怪別人，因爲別人也有別人的主見，帮不帮忙是他們的自由，但我也不肯怪自己，我有力沒處化，并不是我不肯出力。坐喫山要空，這能怪我不長進麼？除非怪我不會做賊，不會做強盜！

文禮越說越氣憤起來，他的大叔聽了只顧用手摸着自己的長滿了短鬚的下頷，微微搖頭。後來大叔說了，

——但是，大叔把頭在頸子上扭着小圈子，緩緩的說，但是，世兄的話雖不錯，無奈注定的事誰也無法可想的。而且，我不是說，你的脾氣總歸太傲，太直，太會得罪人，太不肯認錯。處今之世，凡事只得低頭服小些。世兄，你說是麼？

大叔翹起一只腿，搖搖的，一塊破綢角在褲脚管上翻飛。文禮默然無語。

——話雖如此，既然是親戚，當得要大家幫忙。昨天我聽說協和會裏要添人，我今天和你到會長子遠先生那裏去說說看。

### (三)

晚飯之前，文禮被大叔引着到協和會的花園裏來找子遠先生。

協和會是有錢有勢的先生們於敲剝之餘組織的娛樂部，娛樂部的地址是一座公家的花園。若要說協和會強佔公產，倒也未必；因爲他

們在四時八節，春秋佳日，也帶有開放園禁，與民同樂的辰光，不過平時確是掛着閒人莫入的漆牌的，雖然會員先生們大都是悠哉遊哉，淡泊無爲的閒透了的閒人。

因為他的大叔與會裏的先生頗有交誼，而且又是中秋佳節，大開園禁的緣故，文禮雖然穿得十分破爛也毫不費力的走進了這睽別已有三年的美麗的花園。

這晚上，園裏有一個賞月大會，是協和會裏的先生們發起的。他們以爲對酒當歌，人壽幾何？有作樂的機會終是不能把牠錯過。所以雖然家裏已經預備了齋月的時鮮水果，精緻糕點，他們依然興致勃勃的要發起這個與民共之的勝會。所謂韻事，本來是專爲這般富而閒的土紳們而存在的啊！

文禮走進的時候，園裏已經佈置得花團錦簇：懸了彩旗，排了花燈。遊人們，園役們，先生們，匆匆忙忙的，嘻嘻哈哈的，高視闊步的，東張西望的，快樂的氣象，園裏隨處都是。但這些，在文禮的耳目中都變爲一種可惜的蠢動。他想起家裏餓着肚子的妻兒和使他不敢回家的收帳人，他想起一切相反的比照，他的餓火便炎炎地燃起。

隨着大叔，曲曲折折的到了一間臨着荷池的亮軒。軒裏已經亮着明燈，子遠會長先生和幾位旁的先生們坐立在燈光裏。

軒裏的陳設非常富麗，堂皇。紅木的，紫檀的，札彩的，鋪錦的，古樸的磁器，燦爛的銀飾，莊嚴的，輝煌的，襯着這些雍容的，華貴的錦衣先生，覺得異常的刺目。文禮心裏恍惚的，慌忙的，不知是羨，是妒，是震驚，是憤恨。

文禮向來也認識子遠會長的，而且也算關着一些兒親，這時他便恭恭敬敬的招呼了：遠伯！

遠伯躺在一只雕花大靠椅上，捏着一支牙嘴的長煙管，斜刁在嘴裏；猴子似的瘦臉上露出一副嚴冷的神氣。那時他用陰刻的小圓眼斜睨着文禮，幾乎看不出的微微一點首。

文禮惶惑的，羞愧的，呆立着，想不到再要說些什麼。

遠伯和大叔招呼了一下，又呼呼的抽起煙來，一口一口的青煙裊裊的消失在燈光裏。

大叔連連的用眼色促着文禮。

——「遠伯，求你替我找一個事體，我已四天沒喫飯了。」這幾句話，在文禮的心裏盤轉着，在遇不住的餓火中跳躍着，但總覺得說不出口來。

——遠翁先生，舍姪文禮說：今天有點小事懇請你哩。大叔看不過文禮的局促的樣子，代說了。

——什麼！又是來討錢麼？這種只喫不做事的懶人，我沒有許多錢給他去瞎化。遠翁先生冷然地說，嗖的吸了一大口煙。

文禮心裏如刀刺一般，又羞又氣。其總上半年向他借得一元錢，今天便可以懶人啦，瞎化啦的混罵了。他想着，他的臉泛着青白。

——倒不是借錢！聽說遠翁先生這裏要用人。他近來也頗習上了，他想在遠翁先生處練習練習。文禮以為無論如何不可說的，大叔又代說了。

——哦！……但是這兩天還沒有定準，過兩天再說吧。不過像他

體委靡的樣子，我看也做不來什麼的吧。

——是，總請遠翁留在心上！

文禮茫然地走出亮軒，剛走到軒外時，背後起了一陣笑聲，

——你不說我也會猜到。其實這種人還是死了，他的妻兒倒到恤嫠會裏領一份月糧呢！……

遠翁先生的說話隨着笑聲一家家的壓到文禮的心上，比鉛錘更要重的緊壓在心上。

#### (四)

賞月大會開始了！滿園子的燈都亮了起來，有人，有物，有魚，有鳥，紙的，紗的，方的，圓的，樹上掛着，池裏飄着，手中提着，穿着新衣的，噴着酒氣的，伴了嬌妻，牽了兒女，忙碌地，起勁地，在燈光裏攘攘的擁擠。

中秋的圓月已快移到當空，荷花廳裏有人唱起崑曲來，嘹亮的笛聲把滿園子的人都引到廳旁。祇有文禮一人獨自在燈彩絕無的荷池盡處，大假山旁，伴着粉牆上的自己的瘦影，默默的味着自己的悲愴。

晶瑩明澈的圓鏡緊貼在死沈沈的天上，又把自己的影子投在靜蕩蕩的荷池裏。荷池裏稀疏的留着幾片敗葉，幾枝敗梗，看上去十分衰頹；瘦骨嶙峋的大假山浴在銀灰色的月光裏，死一般的沈默。一切的東西都把夜景變得十分淒涼，在文禮的心中本祇有一味淒涼。夜風拂拂的吹得他發抖，遠遠的飄來了歌聲笛聲，在身傍又吹動了池裏的殘葉，颯颯的低吟，這夜景，這哀音，勾起了他的萬千愁緒。

——現在我那破披屋上，一定也灑滿了這淒涼的月色了吧？我那

可憐的女人，一定還抱着那可憐的小東西在候着我把好消息帶回家的吧？噯噯，枉爲七尺男子漢，上不能顯親揚祖，下不能蔽妻蔭子，到處被人憎厭，受人笑罵，噯噯，雖有此身不如無！

讀書又有什麼用呢？枉讀了聖賢經訓，依然到了今日。做討乞的人吧，辱沒了門庭。做賊做盜吧，且不說違犯法禁，並且也沒有那種膽量，那種勇氣。噯噯，一事無成，生不如死！

一樣的女人，一樣的兒子，這裏是衣暖食飽，開心作樂；那面呢？……那面啊……唉唉！……

他想起了自從那次瘟疫，父母相繼喪亡；那次天火，家財盡付一炬之後，他便沒有放開眉頭的一日；他更想起了近幾年來的窮況和妻兒們隨着他所受的苦厄；他的心紛亂了，酸淚止不住的流出眼眶。

——那面是斷炊了四天了，噯，豬狗不如的窮人啊！誰來顧慮到你？

別人現在是快樂的在庭心裏一家圓聚着，仰望着圓月，嚼着糕點，月供桌上的香煙裊着，年輕的夫妻們絮語着甜蜜的愛情。我呢，淒涼的在這裏徘徊，而我那可憐的女人，一定也和我一般，在月下流淚。一定的，她一定孤零零的在家裏哭呢！

而且還有我那兒子，那可憐的月，將來不也還是如我一般！難道有誰肯提拔他麼？噯，我那可憐的月！

他的心幾乎要碎了，他想到了他的兒子的將來，他想到親友的無情，他又想到那協和會長的冷酷的神情。忽然他如有所憶地的慘笑起來。他想起了在軒外聽到的兩句話：還是死了，他的妻兒倒可以到恤

舞會裏領一份月糧呢。

——假如果然這樣，我的確還是死了最好。他幽然的想：這幾年來我幾曾有一些力量助過她們呢？而且，這樣無情的世界，脫離了倒也乾淨。……不過，不過，……

他無可解釋的躊躇起來。

銀色的霧在他的周圍籠罩着，天上池中的圓月依然晶瑩明澈。燦爛的羣星閃閃的在他的眼中跳動。身旁假山上的大小洞穴都黑黑的如有魔怪在嘻着大嘴向他獰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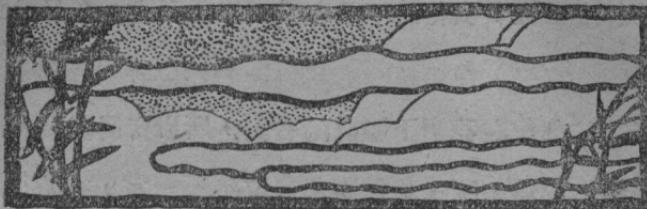
——不過！不過你今天有何面目去見你的女人呢？還有明天呢？後天呢？大後天呢？你這貪生怕死的懦夫！

好似假山洞穴裏的魔怪厲聲責問他，他悚然地逼身起了痙攣。他茫然地走到池邊，遠遠看見對面荷花廳裏燈火煌煌，人影憧憧。他長嘆了一口氣。微風拂拂，池面上也諷諷的哀吟。

他愴立着，緩緩拾起了破衫的下角。一陣緊風帶來了廳裏的靡靡的曲聲和歡樂的嗤笑，引起了他最後的生的留戀。餓火在遍體燃燒着，他一瞥那當空的中秋月，又俯視着池裏的一枚。他迅速的把衫角蒙了面，頹然的向前一倒……

池裏的圓月碎為萬千碎片，天上的圓月依然點着。

漸漸的，漸漸的，碎片又圓緊成為一枚，池裏也依然靜蕩蕩的收起了那同型的圓圈。靡靡的曲調和歡樂的嗤笑也依然被秋夜的寒風送着，消失在這淒涼的夜間。



## 盲腸炎與資本主義

沫 若

我們學過醫學的人通常容易遇見的病症，有所謂盲腸炎的。我遇見這種病總要聯想起箇人資本主義上來，不僅他們的性狀相像，就是人們對於他們的態度也大概相像。現在且讓我先說盲腸炎的性狀是甚麼，人們對於他的態度是甚麼，再來說到他和資本主義相像的地點。

盲腸炎的病名，嚴格地說時，應該稱爲蟲狀突起炎。在我們人身上消化系統裏面有一箇無用的長物，這便是小腸和大腸交界處，在小腸開口部下方的一節盲腸。這節盲腸在人體的營養上完全沒有功用，他只儲蓄些老廢物在那兒時常作怪。他何以會時常作怪呢？因爲盲腸的盲端還有一箇兩三寸長的附屬物，就好像一條蚯蚓一樣吊在那兒，這箇附屬物就叫著蟲狀突起。這箇虫狀突起來也是一段腸管，因爲發育不良，所以只萎縮成蚯蚓般的外狀，但是他的中心是仍然有空穴的。盲腸中有害無用的廢物，如像化膿菌大腸菌以及由外界誤吞入的果核石粒之類，偶爾竄入蟲狀突起的空穴中時，便在這兒作起怪來，發生出種種程度的炎症。——這便是盲腸炎的病源論了。但他發表出

來的病狀是怎麼樣呢？我在此不是在做醫學教科書，我只能簡單地敘述幾句。

蟲狀突起的部位在我們下腹部的右側，所以盲腸炎發作時大概是右下腹部疼痛，發燒，嘔吐。但腹部痛位每不一定，有時全腹脹痛，有時又祇在上腹，這是初學診斷的人容易受騙的地點。全腹的脹痛在二三日後仍然會限制於右下腹部的，在這兒製造一箇膿庖，膿液漸被吸收時，體溫也漸次平復。大概兩三禮拜，多則四五禮拜，病人終會復原的。但不幸遇著病狀劇烈時，一二日間便要丟命。即幸而復原，但終竟要會再發，要屢屢再發。

以上我把盲腸炎的病源和症狀粗略說了。我們說到治療上來，便時常要聽着兩派的爭論。簡切痛快的外科派，他們的主張是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行開腹手術，把病源地的蟲狀突起割了，便把盲腸炎根治了。這箇手術是很簡單，而且手術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但可惜人類的精神，根本上害着了一種姑息病，一種怕流血的病，不怕手術的效果如何好，手術的痛苦如何輕微，而他總是怕流血的。因而溫文爾雅的內科夫子們走來再始平和的說教，先教病人保持着絕對的安靜，靜靜地睡着不許移動，然後再換患部或者用溫水來溫他一下，或者用冰塊來冰他一下，或者用鴉片來麻醉他一下，病輕的不醫也會好，病重的是閻羅王要他命，然而重症總比輕症少，結局是內科夫子的收入總比閻羅王占勝利了。好了又發，發了又姑息，弄到後來把身體弄衰弱了，又纔跑到外科門前去要求行手術的正不乏人。我常聽見外科的先生們說：盲腸炎病好醫，姑息病真是不好醫呢！

資本家是社會的盲腸。他們對於社會是並沒有甚麼貢獻的。他們的主義是在榨取勞動者的體力以獲取剩餘價值（贏利）。他們這種營利的精神使他們於同階級間不能不起競爭，使他們不能不採取擴張複生產（Erweiterte Reproduktion）的手段。甚麼叫擴張複生產？那便是每年每年以所得的贏餘除去資本家自己的費用外，全部迭次加入起業的資本內以推廣繼續其產業。現在的資本家階級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他們沒有通觀全局的計算，他們只顧自己的私圖，他們自由競爭之結果，使供給與需要之間不能協調，於是產業停頓而呈社會的恐慌。多數的勞動者在平時做了他們的芻狗，而在此時更不得不被他們拋棄於街頭。社會呈出紛擾的狀態，這不是勞動者的罪過，這是資本家階級這條社會的盲腸害了盲腸炎的結果啊！

我們箇人誰都是要想保持身體的健康的，我們對於社會也誰都是想要他保持健康的狀態。社會的健康狀態，在我們所能思議及的，怕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纔能顯現。社會主義的標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們在那時候沒有生活的憂悶，我們的生活社會能為我們保障，社會的生產力可以聽我們自由取得應分的需要，而我們箇人和萬衆一樣對於社會亦得各盡其力所能而成就箇人的全面的發展。這樣的社會我恐怕不會有人不歡迎的罷。宗教家所仰望的天國不必在天上去尋求，原是在這地上可以建設的。有人或會以為這是不可實現的理想，但是這種人並不是不歡迎這種地上樂園，他們是歡迎過度而生出了這樣的杞憂，在飛行機尚未發明之前，人誰信二十世紀中有人會在天空中翱翔呢？

# 眞的藝術家

## 爲法

「藝術」，這是多麼高貴的名詞。因爲他是高貴，而在一般的短見者的眼中又不易分別出誰是藝術，誰不是藝術，誰是真的藝術，誰是假的藝術，於是那些恬不知恥的人，都使出他的手段來參與這種權威，所謂藝術家便充斥於中國了，——慣會魚目混珠的中國人啊！

我以爲眞的藝術家必有他偉大的性格，在不自知之中做成他的偉大；即用以永遠立在人類的前面。他有慈祥而又帶着悲痛的雙眼，注視着羣衆；他有深沉而又帶着憐憫的呼聲，指導着羣衆。他反抗一切的權威，他反抗一切的傳習，他能赴湯，他也能蹈火。他祇忠於他的良心，因爲他知道：良心之所指示，才是世界上最高的道德律；舍此，便無所用其顧忌，無所用其躊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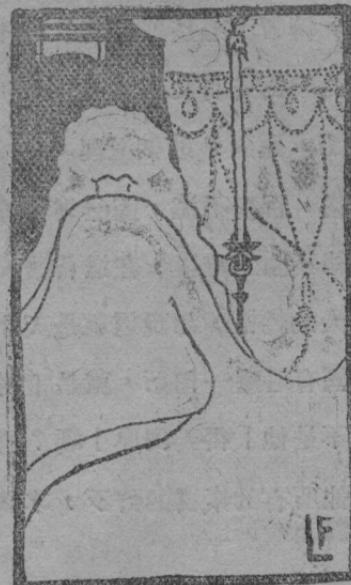
眞的藝術家，他必是良心的戰士，良心的擁護者；他的藝術便是他良心的呼聲。我們人類自從在伊甸園中喫過了智慧之果，（其實是罪惡之果）便一步一步的向下墮落。披上樹葉，躲在草裏，生恐赤裸裸的見到上帝，這便是墮落的初步。幾千萬年墮落的結果，便是良心的堙沒。人們都在虛偽的面具下面過活。應當說的話因爲一己利害關係便可不說，應當做的事因爲一己利害關係也可不做。凡是人們一舉一動，你若是仔細分析一下，便可看出他前面既帶上虛偽的面具，不知羞恥的蠢動；後面又被那功利的魔鬼引惹着：這還談什麼正義與道

德呢？多感而又仁慈的藝術家便從這一點上呼喊起，造出他們不朽的藝術。

藝術家，他是全人類中的聰明人；因為他知道良心畢竟是最可貴的；良心的呼聲終必得到別人的迴響，博得最後的勝利。但他又是全人類中的愚笨者；因為他要冒社會上的大不韙，反抗一切的權威與傳習，犧牲一時的榮譽。

反抗一切權威與傳習，祇忠於自己的良心，這確是一種聖者的態度。聖者是照例不能容於流俗的，要遭遇到底的。藝術家的良心是一盆熊熊的烈火，這外來的嫉忌便是繼續不斷

## 夜 蘭



L. F. 作

的加上的煤油。其結果，更增加他反抗的決心，赴湯也可，蹈火也可，然而委屈他良心以遷就這墮落的社會則不可。耶蘇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祇悲憫下面的羣衆，何嘗怪到他自己擁護良心的不是？

這是聖者！這是藝術家！

宋之間爲要奪劉希夷的詩句，便殺害了他；李賀的表兄爲怨恨李賀生時的驕貴，趁機將李賀詩歌捺在廁所裏；然而劉希夷的詩句，李賀的詩歌，依然是傳誦千古，膾炙人口。這因爲真正良心的呼聲，對於醜惡的侵襲，祇增加他固有的光芒，並無損於作品與作者之毫末。人都說愛丁堡評論罵死了濟慈，實則濟慈何嘗被

罵死，祇是愛丁堡評論罵死了他自己而已。

這些眞的藝術家，他因爲是良心的戰士，爲了擁護良心起見，有時不但犧牲他一時的榮譽，並且能很慷慨的犧牲他一時的生命。說到這裏，我可以鄭重的加上一句話，就是眞正的藝術家無不是眞正的革命家。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們便有這種氣概。祇須我覺得能說，我便說；我覺得能做，我便做；習俗與傳習，都可置之不聞不問之列。本來習俗與傳習不過是些無聊的梏桎人的東西，有什麼過慮的必要呢？陶潛不能因爲貧窮便來爲五斗米折腰，李白也不能爲要顯貴，便去阿諛高力士，通同是這個道理。

但是這種不顧習俗，百折不撓，固然爲著擁護良心起見，而所以能擁護，肯擁護，始終不渝的擁護，在這背後又不得不有他偉大的性格來做後盾。所謂偉大的性格，如說這就是天才之所以爲天才之一面，也正不錯。我們中國有這麼一句話，就是「得天獨厚」，一個人能有偉大的性格，能說不是他「得天獨厚」嗎？自然，一個人之成功，還得要顧及環境，而他所有的素質的好歹，才真是他成功與否的原動力。

不過我們中國對於什麼名詞，都喜歡胡亂使用，如「天才」也是其中的一個。祇須睜眼一看，到處便可看到天才的標榜，甲說乙是天才，乙又說甲是天才，真比雨後的蚯蚓還多些。雨後的蚯蚓啊，這便是我們中國所謂天才！前一時我在藝術上看到「天馬者，千里駒也；千里駒者，天才也。」（大概如此）一時我的筋肉幾乎全身麻起來。天才是不世出的，偉大的性格不是人人具有的；所以良心的戰士之真

的藝術家也不能多見。此刻我一面固希望真的藝術家多出幾個，一面又希望假的藝術家減少幾個，使我國藝術界中少丟一些臉。然而希望怕終於是希望，何日能够實現呢？何日能夠實現呢？

這總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國的藝術界中，愈是不堪，愈是出醜，愈是無聊，而他的聲譽却愈大。讀者略想一想，許不以我的話爲唐突吧？唐突雖然不是，然而却使我十分痛心。末了我祇有鄭重的再告訴讀者：

——所謂真正的藝術家：他須有他偉大的性格，他須是良心的戰士；他的作品，又須是他良心的呼聲。非是者，我才不知道誰是藝術家！

一四，九，四晚南京。

## 我 有 長 劍 在

徐 紹 烈

惡魔們，  
莫獰獰的笑，  
笑我是你們的犧牲，  
笑我被屈服在你們的膝下呻吟。  
我有長劍在！  
  
——那銳而且利的長劍呀，  
斬斷你們的頭顱，供我大嚼，  
剗去你們的肝心，供我狂吞；

飽餐你們的骨肉，  
約取你們的鮮血喲，舉杯長飲！  
不饒恕你們衰老的祖父，  
不赦宥你們呱呱的幼孫。  
任你有萬馬千軍，  
決不稍餒我的雄心！  
當我一息尚存。

十四，六，四，在馬鞍山礦

# 主 義 與 主 義 者

—論 是 非 二—

## 霆 聲

自從什麼什麼的主義喧騰於報章雜誌的上面，道儒碩學的口中之後，什麼什麼的主義者便多如寒空中聒噪的老鴉；——從上至下，從南至北，幾乎不是主義者便失了做人的資格一般——在暗灰色的背景下，他們哇呀哇呀地滿天飛着，撒下了一地白屎。

一個人是不是定該信奉一種主義，定該成爲一種主義者，這全是由各人的自由和願心，誰也不能加以干涉；淺學如我，更何敢妄加論斷？至於那種主義好，那種主義壞，則題目更爲高大，我這個非主義者，實也沒有來細細加以評衡的精力和閒暇。現在我在這個題目中所要說的，祇是我們對於主義和主義者應取的態度的小小問題而已。

我先要說一說主義和主義者的關係。

誰都知道信奉某一種主義的便是某一種主義者。信奉國家主義的叫國家主義者，信奉帝國主義的叫帝國主義者，信奉共產主義的有共產派，信奉三民主義的有國民黨，信奉佛教的有禿頭大和尚。主義與主義者的關係是很爲顯然的，何用着我來多講？

可是，如寒鴉一般多的主義者中，真正是信仰奉行某種主義的僧徒，實在並沒有那般以主義爲招牌的「賈維新」那麼多。賈維新們擺了主義的招牌是另有作用的，所以，主義者對於主義到底是怎麼一種關係就很難說了。

僅僅以主義者的言行來作為評衡主義的憑藉的那般態度十分武斷的批評家，在這種冒牌的主義者滿天哇呀哇呀地飛叫着的時候，便不免常常有把是非混淆的錯誤發生。

即是真正信奉主義的主義者，他的言行仍不免被個人的情感和習慣支配着而往往有非主義中所應有的狀態；譬如一個熱心奉行國家主義的青年而恰有酒癖的，我們決不能因此便武斷說：國家主義是提倡飲酒的；同樣，主義者的個人甚至是就是多數人的言行，並不就是主義本身的所有物。這一點在思想混亂的我國是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許多歹人和鄙夫正在揹了主義的招牌到處造謠生事的時候。

最近我們常常看見不同的主義者互相咒罵，互相攻擊，例如醒獅派和共產黨，他們的視點便多謬誤如我以上所述：他們互相摭拾一些主義者的個人言行來咒罵，來攻擊主義的本身。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是不能研究主義本身的是非，還是有意顛倒黑白來欺騙局外人？

總之，在各種主義並列的現代，我們不能不鄭重我們的態度；我們在一種主義還未曾澈底知道之前，決不宜輕加論斷，如那般時下的冒牌主義者的無理舉動一般，徒為識者所笑。

末了，我要說一說我所希望的主義和主義者的幾個根本條件：

第一，我們所要的主義的精神至少要不反時代精神的，要不擁護舊有惡勢力的，要不為統治階級張目的，要不把人民全體分割的。

第二，我們所要的主義者的態度應該是研究的而不是迷信的，應該是真誠的而不是假借的，應該是實地去做而不是隨口空喊的。

# 我 們 同 聲 叫 喊

## 全 平

讓我們同聲叫喊吧，死了的洪水又汹湧起滔天的巨浪來了。

洪水，是我們幾個手無寸鐵的青年人自己所有的一個發表自由思想，並與惡勢力爭鬥的唯一的工具。不善逢迎，不能妥協的青年人在現在的社會上本來是找不到開口的地方的。錢勢，兩層堅韌的封皮，緊緊的封住了青年人的嘴。然而不自量的我們偏想用這一點點錢勢也沒有的「洪水」來毀壞這兩重堅韌的封鎖。但不幸洪水在去年祇發行了一期便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總括起來說時——由於我們的力量太弱小了；換句話說時——由於我們的經濟力太微薄了。

我們的發刊洪水，一點組織也沒有，一點準備也沒有，純由於青年的一腔憤火。我們憤於社會的黑暗太濃密了！我們憤於階級的壓迫太殘酷了！我們憤於人們的思想太混濁了！我們尤憤的是：我們的樂園——文藝的花園裏的罪惡也一天天的增長起來。身處其間的我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我們還是青年，我們的感情是暴烈的。我們的器量是偏狹的。我們的耳朵不能再聽醜惡的叫囂。我們的眼睛不能再看僞詐的做作。青年人的憤火快要燒穿我們的狹窄的胸腔！

我們不再吞聲，我們要毫不顧忌的叫喊，喊出青年人的全部的羞辱和憤慨！但是，要叫喊，先要有自己的嘴；要是自己的嘴，纔能毫無顧忌的叫喊。因此，洪水便匆匆產生了，一些組織也沒有，一些準

備也沒有，祇憑着我們的一腔憤火。

第一期出版後，齊盧戰事驟起。擔任發行洪水的書局因為交通阻礙，金融緊迫，不肯繼續了。拿了契約和他交涉也依然無効。沒有一些組織和準備的我們便祇能眼看着自己的愛兒被人生生殺死而不能加以救援，雖然我們胸中的憤火還是炎熾如初。

停刊的一年間，我們是刻刻的想把洪水復活，然而經濟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辦洪水的經費並不十分大，但在衣食不週的我們窮人看來，實在是無可設法的了。

幸而現在又找到了出版的機會，我們便又刻不及待的把他復活起。我們自然不能說洪水自此便永無災難，可是我們敢說，出版方面沒有阻礙時，我們是決不肯中途停止。

我們的感情還是暴烈的，我們的器量還是偏狹的。我們喜歡老老實實的說出心中要說的話，雖然我們的話不一定是真理；我們喜歡爽爽快快的指出人們的短處，雖然我們也一樣有許多短處。我們要一洗從前「思前顧後」「隱惡揚善」等等懦怯的偽君子態度。

一重美麗的黑幕遮在現在的世界上，好像是一枚蒙着絢爛的果皮的爛果子。人們只是掩着鼻子在讚頌這果皮的鮮豔，但我們卻要挑破這果皮而露出裏面的一囊臭肉。

這種工作顯然是不受歡迎的，甚致是招怨樹敵的，但既想做了，便也不再來顧慮到這些。「我們願意憑着良心，順着感情，來做被人咒詛，被人嫌惡的撒但。我們更願意因為世人所加於我們的罪而把我們投入焚着永火的硫黃湖。」

一九二五，八，三夜於上海

## 我 們 同 聲 叫 喊

### 全 平

讓我們同聲叫喊吧，死了的洪水又洶湧起滔天的巨浪來了。

洪水，是我們幾個手無寸鐵的青年人自己所有的一個發表自由思想，並與惡勢力爭鬥的唯一的工具。不善逢迎，不能妥協的青年人在現在的社會上本來是找不到開口的地方的。錢勢，兩層堅韌的封皮，緊緊的封住了青年人的嘴。然而不自量的我們偏想用這一點點錢勢也沒有的「洪水」來毀壞這兩重堅韌的封鎖。但不幸洪水在去年祇發行了一期便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總括起來說時——由於我們的力量太弱小了；換句話說時——由於我們的經濟力太微薄了。

我們的發刊洪水，一點組織也沒有，一點準備也沒有，純由於青年的一腔憤火。我們憤於社會的黑暗太濃密了！我們憤於階級的壓迫太殘酷了！我們憤於人們的思想太混濁了！我們尤憤的是：我們的樂園——文藝的花園裏的罪惡也一天天的增長起來。身處其間的我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我們還是青年，我們的感情是暴烈的。我們的器量是偏狹的。我們的耳朵不能再聽醜惡的叫囂。我們的眼睛不能再看僞詐的做作。青年人的憤火快要燒穿我們的狹窄的胸腔！

我們不再吞聲，我們要毫不顧忌的叫喊，喊出青年人的全部的羞辱和憤慨！但是，要叫喊，先要有自己的嘴；要是自己的嘴，纔能毫無顧忌的叫喊。因此，洪水便匆匆產生了，一些組織也沒有，一些準

備也沒有，祇憑着我們的一腔憤火。

第一期出版後，齊盧戰事驟起。擔任發行洪水的書局因為交通阻礙，金融緊迫，不肯繼續了。拿了契約和他交涉也依然無効。沒有一些組織和準備的我們便祇能眼看着自己的愛兒被人生生殺死而不能加以救援，雖然我們胸中的憤火還是炎熾如初。

停刊的一年間，我們是刻刻的想把洪水復活，然而經濟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辦洪水的經費並不十分大，但在衣食不週的我們窮人看來，實在是無可設法的了。

幸而現在又找到了出版的機會，我們便又刻不及待的把他復活起。我們自然不能說洪水自此便永無災難，可是我們敢說，出版方面沒有阻碍時，我們是決不肯中途停止。

我們的感情還是暴烈的，我們的器量還是偏狹的。我們喜歡老老實實的說出心中要說的話，雖然我們的話不一定是真理；我們喜歡爽爽快快的指出人們的短處，雖然我們也一樣有許多短處。我們要一洗從前「思前顧後」「隱惡揚善」等等懦怯的偽君子態度。

一重美麗的黑幕遮在現在的世界上，好像是一枚蒙着絢爛的果皮的爛果子。人們只是掩着鼻子在讚頌這果皮的鮮豔，但我們卻要挑破這果皮而露出裏面的一囊臭肉。

這種工作顯然是不受歡迎的，甚致是招怨樹敵的，但既想做了，便也不再來顧慮到這些。「我們願意憑着良心，順着感情，來做被人咒詛，被人嫌惡的撒但。我們更願意因為世人所加於我們的罪而把我們投入焚着永火的硫黃湖。」

一九二五，八，三夜於上海

# 足 跡

## 嚴 良 才

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在這十幾天內我心上只是怪抑抑的，有時竟會偏憶起受過中傷的許多事蹟來。起初的三四天，還可以自己辯護說這是快要離家以前的惜別的懊惱，後來的五六天，或者也可以說這是初別以後的思慕的鄉愁；但是今天又爲了什麼呢？

想到昨天破曉從上海動身的時候，——在學校裏僅僅只有一個星期便又趕到蘇州來——雖是雨下得這麼大，車上的布蓬祇能遮掩我的後身，前身幾乎濕透了，然而一毫沒有涼意侵襲到我的心頭，我只看見筠妹和表弟誠的兩個親熱的笑臉閃動在我面前。在暑假裏，她們同我幾乎天天在一起。當那感情的高潮正向上擁著的時候，忽然分散在兩地，或者這便是十幾天來不安定的源泉罷！然而在昨天正午時候，她們由L鎮到蘇州的輪船上上岸了，到底在綠蔭之下大家握過了手，并且靜靜的表示過懷念的同情。自見面以後，一直到電燈快要放光的時候，筠妹才進城去。我同表弟誠送她到城邊，她才戀戀不捨的催促我們回去。這一晚我們在旅館裏幾乎話了一個通宵，談鋒雖也曾及到過各方，但終是歸結到憐惜筠妹現在所處的苦悶的境遇上去。表弟誠兩次幾乎爲她下淚，這固然是他的性情是這樣的容易引起悲傷的同情，但是因此也可以證明她的境遇確是可以引人下淚的了。

今天筠妹同表弟誠進城去考L女學去了，雖是她即使僥倖考取了

以後，能不能進去還在她的哥哥的權力之下，然而她到底很有勇氣的去了。在天亮得沒有多少時候，她忽然從城內走到了我們的旅館裏。在昨晚本來約定今天早上表弟誠進城去陪她應考，所以她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因為從那裏到L學校去比較近便些，但是在我們還沒有起牀的時候，她竟先出城來了。她雖然說因為天氣忽地涼爽起來，要來多穿一件衣服，她昨天沒有帶進城去，放在表弟誠的箱子裏面。可是真實的心到底是掩飾不住的，在留戀不到十五分鐘的時間內，她留我今天再住蘇州一宵不要回上海的話卻說了近十次。現在她去了，他也去了，我的思緒給她逗引得逐漸凌亂起來，我深切的覺得她的出城來只是爲了留我，並且又因爲聽到了她昨天晚上爲了她自己的問題一夜沒有睡著的話，我怎能不深深感傷呢！

在旅館裏，一個人是再也坐不住的了，便信步走到留園來。從廣濟橋拐灣在省立醫院面前的一條綠柳成蔭的路上走著，有多少的意念往來起滅在我的腦子裏。想到昨天晚上筠妹進城以後，我同表弟誠在這條路上所講起的說話，我的情緒分外的緊張起來。走進留園，這是我五年前常來的地方，然而這一回覺得比以前蕭散得多了，或者這也由於我的心象不寧的緣故罷。記得春風池館我曾經在裏面坐過的，我便仍舊坐到那裏去。對著舊地，想起初別的人，心上淒緊得像有什麼東西在擠壓著，無名之淚竟像零落的秋雨。我只有低了頭呆看那池水裏面瘦弱的我的影子。只有他才是我一刻不離的好伴侶麼？

想到暑假初放的時候，我從煙塵擾攘的上海跑回到家裏。到家沒有十多分鐘，表弟誠便來了，筠妹也來了，在各人的心內都充滿著熱

情的狂躍。一星期以後，她便住在我家裏；他每天也要到晚上近十點鐘才回去，——在小鄉鎮上，這差不多已是六街靜寂的時候了。雖然相聚在一處，實在也不過無聊的消遣，玩音樂，喫瓜果，閒談，有時我因為受了或一種的刺激，會默然靜坐在明月之下的庭心裏繼續到兩點鐘以上。因此筠妹和表弟誠或許要誤會我的不快之感發生在她們的身上。自然這決不會真的永遠誤解下去，過愛的結果往往會走到多心的路上去，不過只要一句解釋的話也就消融了。到了孤獨的現在，忽然這許多往事都來逗上我的心頭，戀念過去的情緒，把我送到了空幻而淒咽的夢中。

我因為住居在水鄉裏面，偉大而變幻的自然，於我幾乎成功了老友，每天總得去訪問她一次。筠妹和表弟誠也和我有同樣的愛好，所以晚飯以後，落日還畱戀在遠樹的梢頭的時候，我們便走到後門外的柳塘上。塘的東岸有幾家不成村落的茅屋，人影雞聲，時常在塘上往還。有淡淡的青山，有叢叢的遠樹，寂寞的池塘在這樣的懷抱裏，無論什麼時候，便都有了生趣。我們出來以後，總要一直送落日歸去了才走回家去。

她們喜歡坐在靠近後門的河步上，我總愛沿了池塘一直走到外面草原上去，不過在愛的領域裏面，意志不過是口上的裝飾，所以我總常同她們坐在一起。這或許不僅是我的感覺是這樣罷：每逢置身於大自然的面前，潛伏在心上的不安定的祕密自會冉冉的高漲上來，所以當我們坐在明淨的天空下面，對著傍晚的斜陽，各人的心靈透澈得像柳塘裏的清水一樣，真是一塵不染的時候，自然會有一種微妙的感覺。

慢慢的從宇宙的胸懷裏，滲進我們的心靈裏面來。於是各人的內心的不安定的秘密，便在這時候相互的訴述出來。筠妹是一個剛要入世的小孩子，所以她受到的中傷，覺得比我們要深刻得多，殘酷得多。在沒有開口之前，淚珠兒往往已經流轉在他的眼睛裏，表弟誠和我的慰安她的說話，到底不能夠使他的淚珠消融在沒有滴下來的時候。

在我到校前的三四天，我們對於自然分外的密切和留戀，而她的心上或許像有小刀正刺著，不然，她為什麼總是這樣的常常向我呆看著，好像剛才我對著池裏的自己的影子一樣。最沈痛的傷心，大概是在有話而說不出的時候了。

我到了上海，初別後的情緒，好像中了酒。尤其是想到了她們送我動身時候筠妹的含淚的眼睛和表弟誠的揮動的帽子，最使我淒咽。在四天之內，筠妹給了我兩封信，都是報告我她哥哥不許她讀書的話，並且隱約有願以身殉自己的志願的意思流露在行間。最容易動感情的我，看了這許多話，因了她的境遇，竟聯想到我的身世。我寫了一封回信給她，中間有這樣幾句我自以為解勸她的话。

「……平臺的欄杆外面，便是浦江的支流，我常把牠當作柳塘，每天靠在欄杆上向下望著。遠樹青山，竹籬茅屋，都不見了，便是僅有的幾個伴侶也都變換了，只有潮水退後兩三個赤了膊在沙泥灘上捉蟬蜞的小孩子。

「他們倒也很快樂的。赤裸裸的不穿一件衣服，左手提了發鏽的小鐵罐，右手擎了一根棒，彎著腰，把棒一點一點的在沙灘上往來走著。尋到了蟬蜞，便丢了棒，一把擎住了連泥放在小鐵罐裏

去。有時因為同時發見的緣故，互相爭奪，結果相打起來，為了在淤泥上行動的不便，都跌翻在沒有退盡的黃水裏。

「我這樣一天一天的看他們，我的情緒有時會清淡到像坐在柳塘上一樣。然而他們去後，一切便都寂寞了，只有沙灘上一條條很深的足跡永遠留在那裏，看見了可以想到他們當時捉蟬蜞的情形。但是他們到底去了，所畱下的工程只是這些足跡來給我作為默想時候的印象。不要多少時間，等到潮水再來了退下去時，沙灘依然平如砥石，便是僅僅畱下的足跡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我本來想勸慰她，覺得這樣否定人生的話，或許反要添上她的惆悵，因此沒有寄出去。今天剛好帶在衣袋裏，便把牠撕毀了，像落花樣一瓣瓣飄落在荷池裏。可是我的零落的心緒卻不能跟了紙片也一起飛了去。人生原不過是一個一個足跡，印在大自然的沙灘上。只要平臺上有人像我當心幾個捉蟬蜞的小孩子一樣，把我的足跡保留在他或她的心上，雖然第二次的潮水是就要來的，這一個短時期裏的小生命也就够永生的了。但是這許多思慮，只能引起我現在的糾紛的感傷。

在筠妹的志願沒有達到之前，居然還能在她苦鬥的路途中看見她的笑臉，這雖是多麼歡慰的事，然而襲來的中傷，往往潛伏在未來的沒有影踪的希望裏。這時候她大概坐在教室裏了，命運之神不知正在她的前途為她布置些甚麼網羅！

園丁泡了一壺茶，擎了一盤嫩藕來。我倚在檻上，一面飲茶，一面又在想到明天我們又要分離的時候。

# 姊嫁之夜

葉靈鳳

壁上的一座時鐘，機輪先噠噠地響了一陣後，隨着就破了空氣的沉寂，悠然鳴了兩下。在這暫時的響動消滅後，房中的深夜寂靜的空氣，立時又歸到原狀，祇有一盞昏黃的油燈，還在無言中繼續着牠的殘喘。這時的天氣正是惱人的豔陽時節，雖在夜間，在街市中的行人依然可以感得春風的沈醉，惟有這一間小房，緊閉的窗櫺，却拒絕了春之驟拂。

「啊，好奇怪！精神這樣疲憊，怎麼反不能成睡！」

二十一歲的舜華，睡在這間房內的一張牀上，聽壁上的鐘聲敲了兩下後，便這樣地煩燥了起來。同榻的他的一位表叔，呼呼的聲聲，和那一雙已黑污了的雙足自被底所蒸發出來的氣息，尤使他輾轉得益不安甯。

其實區區的腳臭，在凡百滋味都受過了的舜華，並不是不能成睡的主因；他今晚所以這樣，實是在他的心中有些無形的東西作祟的原故。這種情形，與他三年前的一晚所經過的正復相同——那一晚，便是他哥哥結縭之夕。

他的精神今晚確是很疲憊了。今天是他雯姊的婚期，他以弟弟的資格，一早起便幫着在禮堂裏佈置，好不容易待到四句鐘行過婚禮後，又忙着在酒館中作賓客的招待。他這一晚，是與他姊姊坐在一席的；

座中除新婦新郎外，還有四位相伴新娘的她的同學，這四位女士都打扮得花團錦簇，如開屏的孔雀般，似是有意與新娘爭妍。感覺敏銳的舜華，雖是對於異性的滋味已有過很深刻的經驗。然在這萬物都萌動的春天，對了這當前的少女，眼看着一朶朶紅霞飛上了她們酡然的雙頰，和那紅灼的嘴唇接近酒杯時筋肉的顫動，都不覺感到一種苦悶。這分明是一種誘惑，是一種帶有閃避不脫的勢力的誘惑。他幾次立意垂下眼簾注視面前的雙箸，但是祇要兩秒鐘之後，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飛上他所不敢看的東西上去了！

經驗是能與人以智慧的。他經過幾次這樣地失敗之後，忽然悟到這誘惑不過僅是誘惑，多看一眼決不會發生有實在性的罪惡，便索性盡情地看了。很奇怪，因為是婚筵，在各人的心中差不多都聯想到一件不好說出口的事情，但是各人又都想着要說，因此彼此便借了象徵的東西和暗示的話語來互相戲謔，以發洩自己的興奮。尤其是這幾位初感到春意的少女，戲言諧笑，更像着了魔似的幾乎忘記同席尚有異性的他存在——這或者是他們故意如此。帶有幾分醉意的微朦星眸，表示拒絕時扭動的腰肢，白晰的手，嫣紅的腮，營啄的香息，都燦然並起，他如進了天花繽紛的禪室一般，心旌不住的搖搖。新娘本來也很風流，但是今晚好像是受了拘束或是感到一點別的事情，竟變得很莊重了。這一桌的人物，既成了今晚各席的重心，加之又都是些年歲相若的青年，所以一直鬧到其餘的賓客都走完了纔散席。在舜華送了一對新人登車自己回到家中時，已快近十句鐘了。

今晚舜華所睡的地方，并不是他平日的臥室，他自己的臥室因為

這次姍姊出閣，親戚來的太多，已經讓給別人住了。現在的一間是在他家的隔壁，恰巧新近有人遷移了，正空着，所以他便臨時租借了下來。這雖是一間在上海人對於房子的判別中認為最好的前樓，但是講到佈置，與其說是簡略，不如爽快說是沒有。一張架牀，一面方桌，合起燈上的油燈，壁上的時鐘，大小尚還不滿十件。如此大好一間房間，僅安下這樣幾件家具，雖說是有點疎空，然因為不過是暫居，且近日更有些別的事情，所以即是平日對於房中佈置很留意的舜華，到此亦任之不問。

他回到房中時，那位與他同榻已三日，彎腰曲背，迂腐騰騰的表叔，已一枕鼾然了。他在房中站了一會，一種初自熱鬧地方歸來，腦中尚不時翻現着適才的印象的情調，佔滿了他的心頭。他因為房中空氣太肅靜了，祇得又跑到隔壁他們的賭博場中，作壁上的觀戰，一直等到十二點鐘已過，一連幾個呵欠給了他一個疲倦的通告時，才又邁步歸來。

可惡的春天，似是在空氣中散下了麻醉劑般，使人到處都有點朦朧之感。他走進房來，即覺得昏悶惱人，便推開一扇窗子，然後才預備就寢。一日來奔走的困頓，使他頹然在牀沿坐下，他側了頭無精打采地正解衣紐，窗外的一角滿布了小星的湛藍色的天空，不期闖進了他的眼簾。就像從星光中飛下了一股中人欲醉的東西般，他才解了一半的衣紐便突然中止。因為他在暇時曾閱過一兩冊無聊文人寫情的文章，不覺受了影響，到此便脫口嘆道：

「呵！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

一種愴惄的心情，驅使他很很地將窗子重行關上了然後才卸衣就

寢。表叔此時入睡已久了，祇有酒後咻咻的鼻息尚時時可聽。

上牀後才展開棉被，一陣冲人欲嘔的熱臭的氣氛便從被底發出。舜華雖已和他睡了三天，而今晚似乎覺得是特別難受。同他睡在一頭去雖可以好些，但是舜華又不情願；他不僅沒有這種習慣，並且睡在一頭會聯想到一些別的事情反益覺不便。他無法，祇得緊緊將眼睛閉上，但那裏能入睡！脚臭在他鼻端環繞，眼簾裏卻現出一隻肥白的纖手，挾了一雙牙箸，伸過來在自己面前的碗裏佈菜，袖管大了，從迎面望過去，正看見白絲邊的粉紅襯衫和一條線彎上去的手腕。

一點鐘早過了，慢慢兩點鐘又過，他依然未能成睡。眼中儘現出些修長的黛眉，豐潤的紅頰，笑時抖動的肩頭和偶爾現出的白牙！

「呵，真討厭！兩點鐘已過了，怎麼還不能入睡！」

舜華悶得不耐煩了，便在被裏用力將身體一翻。這一翻，竟將沉睡的表叔也驚動了；鼾聲暫息，竟說起囁語來：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今夕是良夜，今夕是春宵，我要祝新郎……」

舜華聽了，又氣又覺得好笑。

「呵，可惜睡在我旁邊的是腳臭薰天的表叔，假若另易一位……」

「呵，已兩點了，遙想愛姊此時當已……」

這兩種離軌的意念，不知怎樣，突然在舜華的心頭浮起。彷彿恐怕他的想念竟已實現似的，他連忙閃眼向旁邊看了一看。旁邊仍然是一件黑布棉袍蓋在被上。一陣陣的腳臭緩緩地從被底發出。

他又想到他姊姊今晚的事。關於在結婚幕後躲着的祕密，他自己

是早已窺破，他想姊姊或不致像他這樣，姊姊今晚或許小鹿怦怦，正不知怎樣是好好哩！……舜華才想到這裏，一股不知從那裏來的熱力流貫了他的全身，逼他不由自主地將側轉身子，將兩腿略略彎起。他受了苦惱，立刻又自責道：

「該死，該死！怎麼這樣無聊！姊姊出嫁與你有什麼相干，值得要你想到這些事？時候不早了，不如快點睡罷，快點睡罷。」

他勉強閉上雙目。



這是一座半圓形的禮堂。正中懸着一幅廣闊的紅幔，幔上綴了一雙金黃的喜字，從台上望下去，一直到牆脚，黑壓壓地都是人頭，都是來參與今天這婚禮的嘉賓。但是在他的眼中並看不見一個人，他的目光，此時祇認識幔上兩個金光燦爛的喜字。電一般的目光，一直透過了喜字的背後，從這背後，他漸漸看出一對青年的男女，男的着一套黑色的禮服，女的則自頂至踵，都籠在霞光的蟬翼紗中。兩人漸漸走近了，伸開長臂，微笑着，互相擁抱了，女人血一般紅的雙脣，粘在男人的嘴上。在兩人旁邊，遠遠地又有個瘦白的青年，像嚴冬赤身立在風雪中般，不知何故，這青年戰慄得竟是這樣厲害，兩耳濃濃地冒出青煙，目中噴出了赤燄的烈火，一種炸裂的聲音，續續自胸部發出。他看見這兩人接吻後，雙眉一縐，即緩緩地自身邊抽出一柄……

「呵，新娘來了！」被這聲音一驚，他眼中幻覺立時消滅，回過頭來一看。他的姊姊果然來了。四個盛妝的姑娘攙扶着，穿一雙水紅的高跟鞋，走一步時，手中捧的花束和頭上的紗球都在巍巍的顛動。

她才走上禮堂的階級，斜刺裏又有兩個青年將新郎擁出，他一看見，兩眼真噴出火來，要不是面前站的人太多，他簡直要跑上去撕裂她的披紗，將他的禮帽摔在地上！

——啊，也罷！什麼事都已過了，我又何必再爭這一點？姊姊，今天祇要你用眼睛對我望一望我便可以饒恕你一切……

他一人在下面這樣自言自語。

但是新娘今天突然莊嚴了起來，走上去時垂下了眼簾，什麼人也沒有望！

——呵，姊姊！言猶在耳，誓墨未乾，你竟負心了麼？你不是伏在我的胸前，哀求我不要自殺，說祇要此身長健，何事不可作麼？休問你我是姊弟，休問你我是一姓，祇要奮鬥到底，什麼願望都可以成功，戀愛不應有一點的顧忌，這不是你講的話？但是你現在怎這樣了呢？你會說與他訂婚並不要緊，祇要不正式結婚，於實質並無妨碍；堅持着不允同他訂婚，反使家裏人啓生疑竇；到必要時再聲請解除婚約，實不爲遲，也並不礙事；這是你對我講的話。但是你今天怎跑到這裏來了？我赴校才一個月，你怎麼就突然改變？要不是我昨天在報上看見趕回來時，我今天還在夢裏哩！你爲什麼好好地要棄我？你是鄙我無能，你是嫌我瘦弱？你還是怕受不住家庭和社會的攻擊？還是燦爛的黃金迷住了你的心？還是他一頂平頂的方帽眩昏了你的眼？你總該預先向我說出個源由來！你戲弄我不足惜，你怎對得住聖潔的愛情二字？呵，愛情！——愛情被你踐踏尚不要緊，我卻不允你踐踏你這件比愛情還可貴的東西！你這兩瓣紅脣，這兩瓣讓我吮接過的紅脣

我怎麼也不能讓你踐踏！這是我的！這是你親自在一個晚間送給我的，我豈可任你轉給他人！這上面有我的痕迹！這上面有我的悲哀，也有我的歡樂，我怎麼也不能讓它再靠近別人的唇上。我任你撕爛你的精神，我任你毀壞你其餘各部的肉體，祇有這一點地方，這是我的，這是你親自送給我的。這已沒有你的主權，我怎麼也不能任你糟蹋！你要想和他結婚，你就該割下你的嘴脣給我！你不把你這個屬於我的嘴脣給我，我是無論如何也不干休！

他瞪住眼睛，心裏說出這樣長的一篇話。可惜衆人此時都在注視台上的婚儀，沒有那一個肯回過頭來看他；假若有人回頭看他時，一定可以看出他的臉比死人還要慘白，他的眼睛比瘋狗還要可怕！

這時台上的秩序，已經到新人交換印戒了。他看見姊姊從手上褪下指環交給新郎，他低頭望望自己的手指，一種嫉妒的憤火冒穿了他的腦門。他忍耐着用牙齒死咬住嘴脣，嘴脣已被他咬破了一條創裂。繼着又是來賓演說。有的說有情人終成眷屬，祝他們幸福無量；有的祝他們早生貴子，為國家培養一個有用的人才。他在時起的掌聲與哄然的歡笑中，聽了這些話，心裏更加憤怒。他想到早生貴子，他眼睛裏看見了一雙筋肉都緊張的赤體男女，女的側着臉，不住將兩瓣鮮紅的嘴脣在男人的嘴上喋唼……他想起這種情狀，他的神經再也無力統馭了，他忍不住叫了一聲，立時覺得眼前一黑，天地都在旋轉，什麼都消失了！

在衆人的慌亂中，他又徒然清醒轉來。他想起適才所見的情狀，祇覺心裏一陣翻騰，咽喉癢癢，忍不住哇地一聲，突然嘔出了一口鮮

血。衆人忙將他仰起，他接着又漫出了幾口。此時新娘似乎已聽出這聲音是什麼人所發，臉色突然變白，但是始終沒有抬起眼來。他的父親自台上跑來問他怎樣，他祇閉目不語。昏昏然他被衆人移在禮堂旁室內辦事人睡的一張牀上，血雖略止了，祇是神志依然還錯亂。其時外面的秩序已經恢復了，掌聲與歡聲又續續起來，他聽了心裏更劇烈作痛，想要站起，祇是不能。過了些時，他神經漸漸平靜下去，倦意來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慢慢地睡去。

他一覺醒來，小室內已一燈熒然，外面寂然無聲，婚禮已散過多時了，他腦經雖依然昏痛，但是身體已復了原狀。他聽聽外面已沒有人聲，知道婚禮已畢，不覺想到今天這嚴重的一場，竟也忽忽過去，忍不住萬念俱灰，覺得什麼都消失了……

「呵，不行，我決不讓她過去！」他想這樣自己未免太懦弱了，不覺突然又發作了起來。「我若隱忍不言，她將以為我懦弱可欺，嫁後更又要用別的話來欺騙我了。不行！今天已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我決不讓她過去，我要往旅館中，當着衆賓客的面前，當着兩家家長的面前，我要質問她對於我的負約！她既棄我，我雖不定要她執行她的信約，然我卻要她親口取消她的信約。呵，不行！我今天若任她安穩地過去，到明朝便甚麼也沒有可提的價值了！」他想到這裏，突然翻身跳下牀來，穿上衣服就走，雖是兩腿軟綿無力他也不顧，雖是看門的攔着他叫他不要出去受風，他更不顧。在外面找着了一輛車子，他叫車夫急馳向旅館去。

抵了旅館，他往二層樓上就走，上了樓，找着房間，他一直闖了

進去，看見一對新人和兩家親長坐在一席，衆正人圍着鬧酒。他一見這盛妝的姊姊，想起以前的事，忍不住淚流滿面，嘶聲喊道，「呵，姊姊！你欺騙得我好啊！你怎輕輕地背了誓約？」新娘的纖手正舉了一滿杯的葡萄酒。一聽了他的聲音，渾身戰慄，噹的一聲，酒杯突然墮在地下，面色慘白，站起了反身就走。他的父親和其餘的人都楞住了，正不知何事。他見姊姊走了，跑上去便拉，新郎卻從旁邊將他攔住；他一看見這面目，怒從心起，伸手抓住新郎的襯衣，咬緊牙齒，劈臉就……



「哎呀，舜華！舜華！甚麼事，甚麼事？」

在沉睡中的表叔，腿部突然被人猛烈地打了一拳，嚇的連忙坐起來用力將同睡的舜華推了幾下。

他被推醒了，睜開眼睛一看，自己正罩在一頂破舊的夏布帳內，房裏充滿了火油燈的黃光，適才的景象都消滅了，不見旅館，也不見姊姊和一千人，祇是心頭跳得利害，口角還粘着涎沫。他知道是夢。

「甚麼事？」

「沒，沒什麼。哦！我夢見我捉着了一隻老鼠，我把他往地下一攢，不期竟打在你身上了！打痛了麼？」他不由的說起謊來。

「呀，原來如此，還好，沒有打着什麼。」

表叔說了，依然重行臥下。棉被一掀動，他又開始聞着了腳臭。

他不相信適才的事是在夢中，他也不相信現在是在醒着。他祇覺得好像初從黑暗的影戲場中，重走入了街市一般，腦中的印象與當前

的實現都分不清悉。他怎麼也想不出他竟會作出了這樣地一個夢來。他今晚曾見了很多的少女，關於他姊姊的事他僅想過一點，他今晚不做一個旖旎的春夢，卻做了這樣地一個慘夢，實是他想不透之事。

這時已五點多鐘了，千金的春宵，看看已近天曉。他知道不能再入睡了，祇得將鼻子塞住，閉目養神。沙漠般荒涼的上海，住在這連青苔都沒有一點的弄堂裏，在這天曉的一刻，休說聽不見鶲鳴，即連犬吠也從未聽過；祇是牆頭上有兩隻懷春的貓兒正在嬌媚的呻喚。

十四年四月三十夜

## 編 輯 餘 話

在一個不夠充分預備的短期間，由我們寥寥幾個少能力的少年人於匆忙中產生了的洪水，我們對於它的前途是不敢懷着什麼奢望的。然而出於我們的意外；第一期產生了還未滿十日，初版已經不夠支配了；同時，有許多朋友對於這新生的嬰兒給了過分的贊許和恰當的指摘和懇切的勉勵。朋友們對於我們的關心，真使我們增加了不少的希望和勇氣！我們要更為努力！我們一面要盡力完成朋友們贊許的美點——結實的內容，猛利的精神，莊嚴的態度；同時更希望朋友們多多指摘我們的缺點，讓我們可以時時改進，使這新生的嬰兒成長為一個如朋友們所期望的有為的青年。

第一期上的缺點一定是很的，因為準備的功夫太少。已經有朋友們來問：為什麼沒有仿吾們的文章？關於這一點，編者應該申明：一則洪水要趕緊出版，二則除了很忙的沫若外，仿吾等多不在上海。

發了通知去後，我想有稿子來總要在二三星期後，所以我們也就不去等待了。並且我們也不願學時下的刊物專在開始用功夫，我們寧願從不好漸漸修正到完善。這一點，同情的讀者定能原諒的。至於本期上沫苦的一篇，已經在舊洪水上發表過；因為舊洪水少有人見，加以他新在孤軍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有需這篇來補足的地方，所以他又把它重載於此。（九，二三，編者。）

寫完了上面的話，正待交到印刷所時，郵差送來了一批信。令我喜出望外，這幾封信裏藏着一個可貴的教訓。這一個可貴的教訓是一位沒有具名的朋友送來的，我沒法表示我的謝意，我祇得在此地再說幾句。洪水出版後的批評，有許多譽語是很使我們覺得慚愧的，但今天這位可敬的朋友的指摘，確令我們十分感謝。他以為洪水第一期「在現在的定期刊物中確能算是較好而且有希望的」，所以「希望她能達於完善之域」，纔來寫這封信叫我們改革他所看出的許多缺點。他所指摘的正是我們力未能盡的地方。第一，編輯的編者經驗很缺乏，所以選稿時往往有用文章去遷就篇幅的毛病；第二，我們期前不會預蓄一些稿子，所以有幾篇急就的文章。關於內容方面，我們原想成為一個純文藝雜誌，但工程太巨，我們想讓給「創造月刊」去負擔，但我們規定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去容載「創作」。至於「少談政治，少論主義，保持創造社的作風，常登老作家的作品」這本是我們的規約，我們自當勉力做去。還有擴充篇幅，廣告上登載作者姓氏二項，俟三期起再實行。還有，封面畫的作者便是本期插畫的葉靈鳳君。還有，我們希望常常有這種可貴的指摘。

時事短評三則

(立庵)

我和我的魂(四)

章善燕

長虹

李遇安

白波

劣者

朱大樹

鈕文

遂誠

## 市報週報

第十六期 目錄

讀列強拒絕修約復文  
歐洲少年運動之略史  
社會主義談  
科學的兩性觀

(易華)  
(孫中山著)  
(謝傳茂)  
(謝倩茂)

莽原週刊 第二期

死道兒與其左右

你去了  
跳下床來  
悲愴的不如順  
心的狂笑

讀『每下愈況』

唯民零售每本北京八枚外半三分郵寄

一元三十期  
俄會議與關稅會議之對照(汪清淪)中

讀梁任公墨經校釋質疑(伍劍禪)青島的不

短評(國民黨與革命黨)「小康」(汪

清淪)「九七紀念的上海慘了(文伯)中

通訊處北京西城二龍坑口袋胡同十六號

總發行所北京中國大學出版部

讀梁任公墨經校釋質疑(伍劍禪)青島的不

短評(國民黨與革命黨)「小康」(汪

清淪)「九七紀念的上海慘了(文伯)中

## 閩南評論

這是上海閩南學會負責出版的週刊內容注

重地方批評兼介紹現代社會思潮報費國內六十期連郵費二元三十期連郵費一元國外加倍學生半價零售洋二分發行通信處上海

西門黃家闢大吉路二十號

注重地方批評宜興評論 第一一五號出版

射馬論

這五日

城市董會選舉爭議案

堅水雜誌

報費

每年一元  
通信處 宜興旅社下

(曜賓)  
(念焦)

## 孫伏園編輯

語絲合訂本第一冊出版了每冊四角第二冊亦已出版洋宣紙的每冊五角報紙的每冊四角外埠寄費加一郵票代價九五計算且以半分及一角者為限

總經售處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刊副報京

每日隨京報發行學術思想文藝各項文字俱備月終合裝成冊定價三角發行處北京小沙土園京報社總代售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 現代評論

學文週報

第一九百期 出版

黑暗時代法庭之一幕  
(希聖)

(李勤人)

(沈雁冰)

上海寶山路香山路仁餘里二十

八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定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外

加二角六分(國外一元)

第四十一期 目錄  
時事短評二則

甚麼是反革命  
羅素眼中的英國對華政策

教員與學風

中國經濟發展之趨勢

出版界的根本問題

同情振動的根本問題  
儀老丈獻着關兒走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

趙少壁 賀學文 唐王有 刘大鈞 蕭樹棠

# 今後的覺悟

成仿吾

五卅慘事傳遍全國之後，各地的新聞雜誌全體議決停載文藝遊戲之類的文字。在哀慟之中，也禁不住一種痛快的感覺。老實說，遊戲文字固不待言，便是那些所謂「文藝作品」，我們也正渴望着立時有一陣旋風起來把牠們捲入太平洋的深海，沉入那黑沉沉的大海深處。我們爲了牠們含羞忍詬實在不知經過多少年月了！

沒有比文藝還不值錢的。那些淺薄的心靈所露出的醜惡的裸體尤足使人掩鼻。一個人要成爲一個文學家先要懂得這一點。假使有人說這是暴慢的武斷的話，那麼，你尊貴的文學家喲，我且問你們，你們的寶貴的作品，就假定牠在藝術上已到完全的境地，對於人生牠究竟能有什麼貢獻？誰說不至於是供給一些寄生着的特權階級和一些同樣寄生着的游蕩兒的游藝？我們反對功利主義者的主張，我們承認文藝不一定要與社會有關係，然而對於人生自己，牠究有什麼貢獻？不止於是一些苟且姑息的，暫時蒙醉自己的假藥，外樣好像充實，骨子裏其實空空洞洞的嗎？

一陣狂風起來，從一些跳動着的刺眼的黑字堆中，把那些刺眼的所謂文藝作品一齊捲去了，實是一件痛快不過的事。而我個人替那些在報紙上爭名奪利的一羣鵝——（霸用資平的字，稍加以別的意義）私心竊喜的就是，這一大羣總也應該有一番覺悟了。一個人要有外界

的激刺，纔能覺悟起來，已經是不堪造就，然而我希望這一大羣中的優秀分子能從此真正覺悟起來，於不堪造就的資質中，勉強圖自己的造就。

自有新文藝運動以來，一天天增大的這一大羣，他們把文藝看得太尊貴了，也許是看得太下賤了。他們不曾有過真正的了解，所以不會有過真正的肯定。真正的肯定要從否定之中出來。沒有否定的精神決不能達到真正的肯定。這裏的定則是：由否定達到肯定 Durch verneinen Bejahung。

這一陣的狂風總算吹得很厲害，我希望大家從此覺悟起來，想想已往的過失，決定今後的態度。現在我提出最重要的兩端，促大家的猛省。

我們的新文藝，自從運動發生以來，便已被一部分無聊的分子腐蝕，弄成了裝時髦，出風頭的捷徑。一些乳犬般的未開眼的學生，也跳出來爭着談長論短，發表些淺薄無聊的著作；一些外國字母還認不清的低能兒，也跑出來搶着譯譯，弄出一些「手勢戲」與「雅典主義」的笑話。他們的動機是出風頭，學時髦。他們批評文藝的標準是「好玩」，或「也好玩」。

這「好玩主義」或「也好玩主義」不始於我們這個時代。然而近來因為借此易出風頭，又有人盛倡佛蘭士的欣賞主義，於是「好玩主義」就風行一時了。

這種新奇的主義在文藝上培成了一些淺薄無聊的作品，在青年間傳遍了一種驕淫輕佻的風氣。這種種的結果合作起來，誘起了一般的

人對於新思潮的反感，致有近來對於新文藝的總攻擊。世人對於新文藝的非難，明眼的人是早已豫期，而且表示相當的同情的；就是那些開倒車的種種現象，也是因為有機可乘；這都是時代對於新文藝極端厭棄的一種表現。

我們從此應當痛改以前的「好玩主義」或「也好玩主義」。佛蘭士的批評上的主張，我已屢次痛擊他的錯誤，我們應當猛省過來。真的文藝作品不是可以胡亂苟且創作出來的。藝術上要做工夫，同時人格上要有修養。當此是非鼎沸的時期，我們如果還要建設真有價值的文藝，我們應當一洗目前的風氣，與忠實的信徒一般，保持堅忍的殉教的精神與態度，換一句話說，便是：嚴肅一點罷！這是希望大家覺悟的第一點。

自從社會運動的聲浪傳播以來，便已有許多眼明手快的作者，自稱要為被壓迫的第四階級一吐不平之氣。然而他們多不會有過實感，僅憑自己很貧弱的想像力，以拙劣的藝術，寫他們不費本錢的同情來誘起他人的反感。最使人發噱的是他們寫了滿紙的「血」，「淚」，便以「血與淚的文藝」自豪，而封他人的作品為藝術的藝術。

同樣專橫而更可使人噴飯的，是他們所提倡的自然主義。什麼是自然主義，他們自然不會了解；自然主義有無提倡的必要與價值，他們當然更不介意。中國人總是在迷途上盤旋，中國的事情總是一些鋼鐵鑄成的大錯；一個人妄入迷途，便要一齊跟着進去，再也喚不回來，喚他們的人還要受他們的毒罵與排擠。文藝界當然也逃不了這個公例，不過願入迷途的人，我們不必枉費氣力去把他們喚回，只是強人

踏入迷途，想把一種奇形怪狀的主義來箝束新生的文藝，使不能自由發展，那是非加以痛擊不可的。

近來又有許多人因為自己不能創作，便武斷現在還沒有人能夠創作，而盡力勸人從事翻譯。他們的用心無非是一方面想冷卻他人對於創作的信仰與努力，他方面想借此勉強遮飾自己不能創作的隱痛，暗地裏也想藉此多少擴張他們那不三不四的翻譯品的行銷。高倡這種武斷的人，他們的翻譯品，據我的經驗，是從來沒有一本不大錯特錯的。他們這種陰險的行為，我們不僅為培養創作的精神起見，就單為翻譯界的澄清，也應當聲罪致討。

這種種行為都是關心新文藝建設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推考這種種行為的原因，多是一些不成器的狡猾東西，借此動人耳目，妄想延長在文藝上的生命。這種種行為的動機是利己的；他們是為虛榮所驅使，他們是不忠於文藝。對於這種人，我希望他們能够脫離虛偽，悔改過來，誠誠實實地忠於文藝，換一句話說，就是：誠實一點罷！這是我希望大家覺悟的第二點。

現文藝界的弊端不一而足，然而大抵可以歸納於此二點。嚴肅！誠實！實是我們所急須覺悟，急須勵行的標語。五卅事變的不幸的狂風，讓我們善用牠，把牠做一個起點，劃一個新紀元，以新生的毅力與熱誠，致力於我們的永遠的使命，圖自我的完成，也為牠留一個永遠的紀念罷！

# 評胡適之「愛國運動與求學」

— 原文見九月十六時事新報 —

未 艾

在崇拜偶像崇拜符咒而不知求什麼真理的中國現代思想界裏，胡適之是最受人崇拜的偶像的一箇；胡適之的文字是最受人崇拜的符咒的一種。的確，胡適之的見解，學問，思想，文字，也有足以使人崇拜的地方，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便盲目地無條件地崇拜他，看他是威靈顯赫，有求必應的菩薩。譬如這篇「愛國運動與求學」中便有許多不對的地方，我們決不能因是胡適之做的便依舊去迷信它啊。

那篇原文甚大，我不能把牠抄下來是遺憾的事。但是我可以摘出大意來。全文有五段：第一層說北大學生不爲五七事件罷課而五卅後才與別校一致行動之難能可貴；第二層說因政府不會利用一時的情感民氣去爭外交勝利，以致民衆的犧牲，白白地糟蹋；第三層說對英日的罷工，轉變而爲對內；第四層說吶喊殺身宣傳無裨於事，應先救出了自己，才去救國；第五層說不要仿效別人呼號，引德國大文豪葛德和哲學家費希特的故事爲證。

救國必須救己，我很相信這句話，因爲國家之強弱，不僅在吶喊，吶喊的結果，決不就能致帝國主義的死命。老實說，只有槍彈才能打破帝國主義的城牆，也只有國民的實力才能抵禦帝國主義的鋒芒。現在帝國主義者敢白晝殺人，敢罵我們爲番民，都是我們被他們看出了弱點——無能力，無科學，無組織的弱點，才這樣橫行的，假使我



們也有他們那樣的科學，能力與組織，他們決不敢這樣作，便無須我們搖旗，吶喊，掲公理與正義出來。爲了沒有他們那樣，所以他們得寸進尺了。後面沒有預備的國家，受了別人的侮辱，要只靠喊三聲帝國主義可惡，喊三聲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是決不畏懼的。所以根本之計，還在增進我們的能力，科學與組織。救國必先救己這一句話，便是爲此。胡適之說這句話，怕也是爲此。我相信這句話是透澈的，也是爲此。然而我卻不以胡適的看愛國運動爲白白地糟蹋精神和事業爲然。我更不以胡適之的勸青年在國事蜩螗危機迫矣的時候，服了定心丸也似的伏在科學的桃花源裏執試驗管爲然；我更不以胡適之的責備對外之愛國，改變方向而爲對內的工潮和攻擊章士釗等爲然。

某事之是否可做，不在犧牲之是否值得，而在某事之是否當爲。當爲之事，不能計較值得與否；不當爲之事，根本已不成立；復何計其是否值得。（譬如胡適的出席善後會議，我以爲是根本不當爲。）這次愛國運動之犧牲，雖然依胡適之的說話，因政府不能利用民氣，未得勝利，而犧牲終於成了犧牲；但是我們應當先知道：爲何學生們肯犧牲了他們的唯一的要務，赤手空拳的起來和槍砲對壘？如果國家盡了保護人民的責任，本不會有被壓迫的情形發見；即使有發見，政府也早能先發制人的交涉，使人民可以安居，學生可以求學；乃顛頽到如是的國家，拙劣到如是的外交，卑鄙到如是的政客，殘忍到如是的軍閥，怎會把「國家前途」放在眼裏？學生們——血氣旺盛，人心尚在的學生們忍無可忍，眼看得政府麻木，宜加刺激；外人暴行，宜加抵抗；而全國的領袖階級和智識階級並不聞有何舉動，於是不得不

權之以輕重，計之以緩急，而立起來作愛國的運動，表示民氣尚在，民意不亡。這種運動，以能力講，誠然不會使帝國主義者屈伏，但多少可以使他們寒心，使政府興奮，尤其是可以震醒國人的良心。這在急救上是不可少的手續和表現。政府不能利用民氣，是顛頽的鐵證，是學生不能不這樣做的鐵證，這正足以坐政府之罪，安得反以之非難學生？譬如治病：當病痛突來的時候，不能不用急救法。這急救法是一時的對於病敵的制伏，在身體調養上雖然沒有效力，但是我們怎能一變而為對內罷工，廣東的殘殺，推倒章士釗，那真可笑了。

## 毀 滅

李 伯 昌

毀滅過去的一切，  
完成未來的前程。  
朋友，你錯了！  
只有碎裂，沉淪！

懸在死灰的太空，  
暴雷正撞着喪鐘，  
電神揮銀光寶劍，  
霍兵擲炸彈紛紛。  
沉入洶湧的狂潮裏，  
讓殘軀碎成灰粉！

說在調養上沒有效力而斷定那急救是不需要。學生們一時的愛國表現，正因為國家突受了創痛，急救重要於後日之調養，故願犧牲來日為國家致力的求學，而做一時的運動，這實是不得已的舉動，我們安得過分非難他們呢？

至於胡適之說很熱烈的愛國運動

的頭腦，素來清晰，但這次卻大大的不對起來。廣東的殘殺，商務等罷工，居然會拉到愛國運動與求學裏去，我不懂胡適之是怎樣把這幾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拉攏起的。真是信口雌黃！並且就是對內有所

攻訐，也未必便一定不對。內政不良，外侮乃乘間而入。一面向外抗強，伸長民意，一面也應對內建議，從事監督。胡適之自己也說，政府不能利用民意是失策，那末我們可知現在的政府非建議監督不行了。監督的責，本不在學生，然而在野名流，無一非政客之變相，宿學碩彥，無一非軍閥之手足，對腦較清，眼光較明者，舍血氣旺盛之青年還有誰？不幸而為中國之青年，不幸而為有知識的中國青年，除了負求得知識，到將來獻身社會為國家為人類謀幸福的責職外，還要管其他的事情，——別人不管而不得不出來幹的事情，也太苦了。胡適之不責授人以口舌之章士釗等，而責攻訐監督之青年，得毋太過？還有我最不能折服的，便是胡適之介紹哲學家費希特大文豪葛德為我們之前車。須知我們的國民性，正在愁這種「火燒眉毛而不覺」的根性太深，而不在愁沒有這種人啊。我並不以為國必須求學為不然，胡適之的救國須先救己我是很贊成的，不過我也不以急救式的刺激式的愛國運動為非。我更不以對外抵抗和對內監視並行為非。我贊成在相當的急救之後，救出自己，我不贊成在危迫時大家冷淡，像費希特等一樣。但我卻也不贊成永久的作刺激式的救國，在非要時隨隨便便的廢學。總之，我意如是：救國勿忘求學，求學勿忘救國。——請恕我忘了這是誰的兩句現成話。

編者按：胡適先生的原文先見於現代評論三十九期。時事新報是轉載的。他在這篇裏所說的救國必先救己，我們是贊同的；在慌亂的大羣中要鎮靜自己，我們也是贊同的；但現在的中國太容易誤會，好的議論最容易被壞人利用。所以未艾先生的這篇文章便有發表的必要了。我希望麻木的活死人不要拿葛德作護符纔好。

## 立 方 主 義

倪 賴 德

我本來所住的房子，原好像一只鴿子籠，狹小而又黑暗，而且又和一位朋友同處，兩個人軋在裏面，更覺得悶塞不堪。新近因為和那位朋友鬧開了，而且又因了某種的原因得獨住一間較大的亭子間，這於我好說是一件極幸福的事了。然而因為我的行裝輕薄，用具簡單，這樣一來，越顯出了我的空洞無物。環顧人家的臥室，有的是絲絨的沙發，有的是溫柔的被褥和輕薄的紗帷……相形之下，更覺卑陋。前天一位朋友走進來便嘲笑我說：「你這間房子的佈置未免太簡單了，蹩腳！倒霉！」我却笑對他說。「這是你的鑑賞力太低，我這屋子裏的佈置是採取新派的裝飾法的喲，是近乎新派藝術中的立方主義 Cubism 的喲。」那位朋友却被我說得莫名其妙。

我不是美術史的專門家，對於立方主義的精神究竟在那裏是不十分知道，不過我看過幾張立方主義的藝術品，那好像是由無數的幾何立方形湊聚而成的，只有直線而看不出曲線（這話說得或者不大妥當），他畫美人會變成個夜叉，使公子閨秀們看了要為之却步。我因為我的房子裏面，一點溫柔的曲線美也尋不出來，一只方桌，一張板櫈，一張木牀，幾本破書，和四個牆壁角合湊攏來，都是有角度的立方體，所以我替他取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立方主義的裝飾。

這是我的老皮氣，所謂三句不離本行。學了幾年西洋畫，開口閉

(口，離不了西洋畫上的幾個名詞。譬如我們閒着沒事做，批評女子的美貌的時候，如說那個女子臉兒生得不好，便說是輪廓不準確；如說那個女子衣服着得紅紅綠綠，便說調子不統一；又如說那個女子走起路來風流嫋娜，便說她很有曲線美，夠得上做模特兒的資格……

提起曲線美這三個字，在目下的上海不是很風行的嗎？許多無聊的畫報，許多騙錢的模特兒照片，不是常拿曲線美三個字去號召觀眾的嗎？然而我覺得中國人有曲線美的實在很少，大抵是有曲線而不美。束胸，缺少運動，都是主要的原因。

這是誣妄之談，中國人何嘗沒有曲線之美？記得有一位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有兩條曲線美，一條是在背上，一條是在腿上，這兩條曲線永遠直不起來，而造成了衰老殘廢的中國的現象。不過這還是表面之談，其實中國人的曲線美還不僅僅在此，在他們的處世方面也處處可以找得出，譬如做起事來四面圓到，說起話來婉轉動聽，看看前面的路走不通便馬上轉灣，看見了權威金錢便卑躬屈膝，對了王公大人便柔順如綿羊兔子，……誰說中國人沒有曲線美？

曲線美究竟是不錯的，試看他們，有的是到處被人讚揚，到處受人歡迎；有的是竿頭日上，漸由窮酸而變成暴富；有的是養尊處優，為萬人崇拜的偶像，……啊，何怪曲線美在中國這樣的風行！我知道江蘇省教育會如果曉得還有這樣的曲線美，定不會再發出那種皇皇的通告來禁止的吧！

可憐的是立方主義的藝術家喲！他們只得永遠哭喪着一個方板面孔在面壁而坐，却永沒有人會走近前去鑒賞他那種立方主義的藝術。

因為他們的走路永遠是直線，從不肯跟了人去轉灣；他們的言語是有稜角的，人碰了就要受傷；他們又是一面一面分得異常清楚，不肯把美醜善惡混雜在一起的；他們對於曲線美是鄙棄，因為那是婦人女子的妖態！

但我要讚美這立方主義的藝術家！我要提倡這立方主義的人生！

## 秋 的 晨 曜

蔣 傍 川

(一)

秋風將要涼了  
在夜的餘蔭裏  
她輕翹着舌頭在破窗紙口微噓  
澄明的慧眼還不時來窺望我的幽居

我孤處在如斛的室中

靜聽那遠方傳來的雞鳴  
猛憶起我離家的那一個早晨  
有同樣三兩聲在晨曦中幽引

(二)

是原始時代的烟墩

潛形在那郊闊蔚林

那裏送來的一聲聲惱人的軍號  
要把我的全心神擊成碎粉

我弓身摘了朵野花

放在鼻端狂吻  
我們都是這秋風裏的朝顏花  
同待着不可測的時辰

今朝我爲你憐惜

想來無人再會哀傷我的命運  
你我皆是受着秋風驅逐  
一齊向永遠滅亡前進

## 漆黑一團的出版

### 霆聲

爲法先生在本刊第一期上把我們底漆黑一團的創作界，翻譯界，批評界數說得痛快極了！可是，我覺得他還遺漏了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我們底漆黑一團的出版界。

說起我們現在底出版界，那真得把人笑死，憤死。本來出版界在一國底文化上是負有極大的職責的。說得簡單一些：出版界該負責培養著作界底成長之責，同時又應擔任解除讀書人底困難之職。出版家在著作家和讀者底中間像是兩岸間的一條渡船。著作家必須有出版家的帮助纔能把自己底工作普遍宣示大衆，讀者也要得出版家的幫助纔能很利便地獲得著作家底工作。三者合力同心，一國底文化才能日日上進。但我們現在底出版界，著作家，讀者，是否能同心合力成爲一個密集團體而努力向前進呢？啊啊，這可難說了。真正誠懇的著作家並不多，真正熱心的讀者也很少。這裏面底原因，我們若細細推究，自然不止一端，可是出版界底放棄職責，惟利是圖，實爲致此惡象底最大的動力。實在說：我們現在底出版界對著作家和讀者兩方都未能盡力；非特不盡力，反一面刻薄誠懇的著作家，一面欺騙熱心的讀者。我們試把幾家有名的書店底書目翻出來看。由書名上批判起來，我們底出版物已經不算貧乏了；可是，你再去一檢它底內容，啊，你底失望將要比你起先所得底歡喜大上至少二倍。差誤的翻譯，不通的創作

，抄襲的編纂，胡亂的標點。已經有許多熱心的人細細地把這種荒謬的出版物指摘過了，可是他們所摘出的荒謬，還祇是荒謬全體的千萬分之一。而且他們的錯誤被指摘了依然不改，反而再用廣告來助長他們底卑劣。廣告本是用来使人知道商品底真價值的，而習慣性成的虛偽的商人反利用它來淆亂社會上底耳目。書賈當然不能例外。明明是一本蹩腳的翻譯，偏說是譯筆暢達；明明是一本不通的創作，偏說是空前巨製；總之，誠實兩字在書賈中本來是找不到的，於是讀者苦了！照了廣告所說，幾乎沒有一種不是好的出版物；於是你也買，我也買，且不說這種臭東西吃了要壞肚子，即使人家拏去後發見了它底臭而不吃，可是他們書已賣出，賺錢的目的早已達到了，你將奈何？

書店一面出版壞書，倘若同時仍能出版好書，我們還可以原諒他祇是一個錢是命式的商人。可是他們常常因為特殊階級的利害關係或其他無聊的原因而把人家的好稿子拒絕了。於是我們到書店去時，真如入鮑魚之肆；——這使我們不能不深恨他是故意欺騙讀者了。

尤是可惡的便是他們對於著作家底刻薄。我們一晌以為勞工被資本家剝削是太不人道的事，可是出版家對於著作家底刻薄也並不亞於此。一部書底印刷成本，照我所知，祇是書價底三成；印得多，還要便宜；裝訂和紙張粗劣些，更要便宜；著作家祇拏了一成五（商務中華底版稅例）；餘下底五成多，便都被出版者取去。固然，還有發行費，但我想發行費多不過二成許，而直接賣出時所費更輕。這樣，嘔盡心血的著作家底利益大都被資本家掠奪了。這還是抽版稅。假若賣稿，那更要令人傷心。五圓千字幾乎是最最高的價值，而真正好的作

品，終著作家一生究能有幾，於是著作家要靠作品的收入來維持生活便不是易事了。這還是稿子能賣。假若你祇是一位未成名的著作家，假若你又沒有名人給你吹噓介紹，那麼你的作品便祇能在書局底編輯所中旅行，而決不能在書局底發行所裏佔得一席，於是你底著作家生活便只好宣告終結了。——這便是我們底出版界對於我們底著作家底刻薄。

出版界既這樣地欺騙讀者，刻薄著作家，其結果便是：一，摧折真正的著作家底成長——真正的著作家一定是忠實於著作而不會阿奉名人與資本家的，也一定不肯爲了易於賣稿而把作品隨波逐流的，也一定不忍爲了要增加作品的量而把作品的質減低的，於是真正的著作家不是餓死便祇能改行；二，引起真正的讀者底反動——裴復恆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的好：國內缺乏專做書評的出版物，而新出的作品又混亂不堪，愛讀書而審擇力不精的人往往覺得無所適從。富於同情和希望的讀者祇得將新書都買來，花了錢，費了時間，而得的結果是愛讀書的反動，讀書的厭惡。這樣，沒有好讀者，也沒有好作家，於是我們底出版界便更一日日地滾入黑漆一團的魔洞而不可救藥了。所以，如果我們想促進全國的文化，不可不先把這一團漆黑打破！

——作者附識：本篇所論，還祇是對幾家較爲革新的書店而言，至於那些下流的文人的機關，我是不忍寫來佔去洪水底篇幅的。再本篇有未盡的地方，請讀者參看現代評論三九，四一及京副二七五——一九二五，九，二九上海。

編者按：本篇原名出版界的混亂與澄清，分上下兩章，上章論出版界的混亂，下章論怎樣澄清出版界。因全文太長，故先刊登上半，易以今名。

## 鴟　鳥　與　鳴　蟬

## 爲　　法

沒有一些『幽默』的情韻，祇知老實的在樹梢上叫喊的夏蟬，被一旁蹲着的貓頭鴟鳥厭惡了。

『嚇！醜陋的小蟲，你以為叫喊得好聽嗎？』鴟鳥驕矜的指示。

『鴟先生！我這叫喊雖不好聽，難道說是妨礙你嗎？』夏蟬未動一點聲色，一面依舊叫喊，一面和緩的回答。

鴟鳥不想在他驕矜而高貴的指示之下，竟有這樣帶有反抗性的答案，他雙眼緊張得更大，若不是不能看見，幾乎一嘴將夏蟬吞了。他全身筋肉一齊顫動，兩翅微微開展出去，頭向前面伸着，露出更橫暴的模樣，向夏蟬說：

『嚇！你這小醜！你這無聊的叫喊！你須知我該有指示的權威！』

『先生！我雖叫喊得無聊，我却有叫喊的自由。』

『自由？嚇！權威之下還有自由？在這種日光像火燃，一絲風也沒有的時候，睡睡不正好？無聊的叫喊做甚？嚇！不受訓誠的小醜！』

鴟鳥埋頭欲睡，蟬聲的響噪使他總不能入夢。他知道此時對於夏蟬的權威有所不及，表面上的態度也就和緩些下來，他向夏蟬又冷冷的說：

『天氣太熱了，你也該睡睡才好啊！……』

夏蟬停了停，轉來向鴟鳥看看，才回答他：

『先生！因為天熱得厲害我才叫的呢。至於睡，先生，在我還非其時。不過，先生，你日間睡了，夜裏——』夏蟬明知他夜間是捕捉弱小鳥雀以飽腸腹的，說到這裏，便故意停下來等他自己的解答。

『我夜裏嗎？我夜裏便看看夜色，在黑暗中遊行遊行。啊啊！黑暗中是好呵！我在希望夜的來到。』他說過之後，眼睛閃了又閃，在追憶他每個夜間所做的

一切。

『先生！我誠懇的和你說，你喜歡夜裏，我喜歡日裏，是你和我已在兩個世

L  
F  
作

### 舊夢

界裏。你不能了解我為什麼要在烈日中叫喊，也正如我不能了解你為什麼在黑暗中遊行一樣。』夏蟬覺到和他答辯

祇是一種枉然的事。

『是的，是的！我在希望夜的來到。』這時的鴟鳥已浸沉在黑暗的回憶中了，不覺這麼又重說了這一句。

夏蟬再無多話可說，當他展開薄翅飛去時，祇低低的向着太空說：『我希望黑暗中罪惡的暴露！』

## 落 花 時 節

汪 茂 遂

一年中的春天，是個活動的時期。枯黃憔悴的樹木花草，到時便都活潑潑地舒展起來。好鳥愉快地在綠蔭中唱歌，野獸也姿情地在森林中遊戲。人們開始活動了，好像小草萌芽一般，各種思想都慢慢地蔓延。尤其是那些從前曾受了很深的悲痛和絕大的打擊的失意人，在去冬還可勉強抑捺的住，到了如今春天，便不容易再抑遏了。鬱結在他們心裏的悲哀，隨着春光生長起來，他們若不是變了瘋狂，便是出於自殺，情不自禁，有誰能把自己過分的悲哀遏制得住呢？所以青年 M和他的朋友 C也便因為去年結鬱太深，近來的生活頗有些變態了。

差不多這幾十天來，他倆終日沈醉於酒肉薰香的酒樓上，或是沐浴於暖風花香的郊外。這種浪蕩的生活，好像是他們近來的習慣，有一天不是這樣度過，這一天便會鬱鬱不歡。有時喝醉了酒，或是遨游得起勁了，便會在人羣裏不自覺的高歌起來；有時更痛哭，有時也歡笑，引得旁邊的人摸不着他們是什麼道路。

他們狂放的樣子，畢竟難入一般自稱端方嚴正的君子們的眼，所以他倆常常被人家罵他們是白痴，瘋子，不上進的下流。他倆聽了那種不相干的責言，也並不去理他；反而更加狂蕩的厲害。旁人的無聊的謾罵和譏笑，怎能改變他倆內心的表現呢？

漸漸已到了桃花時節了。粉紅的，純白的桃花，夾着軟細瘦嫩的

綠柳，在嬌陽中爭豔奪麗。尤其是城外渭溪的一片桃花，格外開得十分爛漫。到渭溪去賞玩桃花的游人是絡繹不絕的，那班成羣結隊的女小孩更是像找到了天上的樂園，在樹下玩得十分有趣。

M和C當然也是游人的一份，而且他們是幾乎每天必去。他們徘徊在林邊水旁，看在春風中微笑的桃花，看着在草地上嬉戲的女孩，往往會忘却了回家的時間。C更是着了迷一般，每看到那鮮麗的紅花，他總要折下一枝，在花片上接幾個蜜吻，輕輕的說：多謝桃花爲我開。——他是多麼愛他啊！

但可惜連日來微微的細雨，拂拂的和風，把渭溪的桃花都摧殘完了，只剩下幾片花萼，一簇花蕊；間有幾個殘花留在枝上，和許多細小的綠葉相映着，但格外顯出她的零落的難堪。這一天天晴了，M和C趕去看時，心中說不出的惋惜，幾乎不爲她哭了。

那天雲色很是黯淡，天氣到還舒爽。他倆從渭溪回來，都懷着莫名其妙的煩悶和不可言喻的悲哀，好似慈母失掉了他的兒子一般。

已經是薄暮時光了，他倆還是懷着悲感在繁喧的街道上悵悵地走着。他們並無一定的目的地，祇要是適合於他們的地方，他們便不妨畱下來息息；但是能適合於他們的地方是怎樣的少啊！

慢慢已走到瀛園的大門前了，他們忽然的想起了去年的今日。去年今日他們也曾到過瀛園一次，那時園中桃花已是盛開的時候。他們爲她——桃花曾徘徊留戀於花影香霧之中，沈醉了半天。他們現在想起了，精神便頓時興奮起來，不是主地走進了園門。

——啊！這裏的桃花還不會落，花窗裏映滿了花朵呢。啊！還有

那窈窕的柳條。真好光景！

——啊！原來有這樣一塊仙境，我們早先爲何沒想到他呢？

——這真是別了洞天了！……

他倆讚嘆着已走到園中荷池旁的廊下，他倆更坐在石欄上靜心的觀賞。剛才爲惋惜湄溪桃花的早落而起的感傷，都被目前的美景淘去了，他們真像在絕島中遇着救生的歸帆，歡喜在心頭跳躍。

桃花是環植在花池的四周的，每七八尺便有一株，其間還夾着許多垂絲楊柳和垂絲海棠，她們的身後還滿植了許多桂樹玉蘭和松柏。所以她們的身體都斜出池上，好像美人的對鏡，格外妍媚可愛了。

他們默默坐着，桃花的清香，陣陣飄蕩過來，使他們心醉神迷。

但畢竟桃花時節將過了，放足了的花兒，招了風姨的嫉妒。晚風中，片片桃花，或紅或白的在空中一上一下，飄飄搖搖地飛落池面。

——啊！一片錦繡文章，綠絨似的浮萍上又鑲嵌了白玉和瑪瑙。

——這幾朵整個的花兒更是有趣。

——真個是落花水面皆文章，好一幅豔麗的圖畫喲！……

他倆歡喜透了，恨不得躺在這錦繡似的池面上，在綠萍紅花間做一個忘憂的大夢。

那時，桃花的芬芳之外，還有初開的海棠花窗上攀着的紅薔薇的香氣，也陣陣的在薰蒸他們；他們一發閉目端坐着，領略這無上的花香。似乎落花的聲音也可以聽到了，而樹嘯，風吹，鳥鳴的聲音，都似在爲池上的落花奏樂。池中的小魚，也似貪着落花的香味，在發出輕微的唼喋的吻聲。

『自然的樂音，當然別有雅趣，但在這時候能再點綴着有音調，合韻律的歌聲，豈不更是美妙嗎？』M這樣的想。

忽然間，果有一縷高亢的笛音和柔婉的歌聲從花池的一角——荷亭中飛揚出來。

——啊，這是多巧啊！這不是夢境嗎？這不是仙境嗎？M歡喜得叫了起來。那時，樹上的桃花，也似因有了彈琴的女郎在身旁一般，格外裊娜地飛舞起來了。

一九二四，七，七，在蜀山。 一九二五，八，二四改作。

## 寄—

### 陳尙友

請莫傷心呀，  
假使你曉得我的悲哀！  
我在焚香望著雲天，  
遙遙地向你展拜。

你是何等的崇高呀，  
天地是沒有你的偉大！  
我俯伏你的身下，  
在把我瞻仰你的眼淚揮揩。

莫問我的身心爲你毀碎，  
我的命運呀，本這般的應該。  
在你莊嚴的冕旒之間，  
我請你把我的淚花簪戴！

白月將要淹沒西山，  
飛雁將要死落碧海。  
那荒涼的廢墟之上，  
快要蓋起我的墓臺。

# 植 樹 節

趙 其 文

蒼冥吾友：

今天是十二年的植樹節了。天氣真好，溫煦的日光，照得我怪軟的；徐徐的清風，也吹得我快要醉了。但是那預備着到野外去踏青，植樹，及到龍華去看桃花的人，無有不興高采烈的。你看那些遊人，誰不是肩並着肩，手挽着手，一隊隊，一羣羣向他們的目的地進發。另外的——我的同學們，也一個個背着畫箱，提着畫架，三五成羣地，歡天喜地地，談談笑笑地，精神百倍的去鑑賞春景而練習他們的寫生術。這是多麼快樂啊！可是我何以竟無緣去享受這些幸福呢？

故鄉的氣候如何呢，想來也是非常宜人？你今天也許跟着母校同學去憑弔 Y 先生的坟墓，或者也隨你們學校的同學到城外去植樹，即不然，至少也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塊兒坐着談天或散步吧；那又是多麼有趣啊，怎不令我羨煞！我的命運竟是這樣薄！蒼冥，我不要呻吟了。其實我也知道享樂現在，人生只是這樣混混，玩玩就完了；只是處在這種「欲言無余和」，為符良心主張而弄得仇人四佈，窮得無飢吃，無屋子住的現在，怎不呻吟？不用呻吟舒舒氣，鬱積在肚裏時，怕更要悶死人哪！請原諒我，原諒我只呻吟這一次。至於以後？——以後呀，這一絲呻吟的力量，能否保持得住還難說定呢。

我還沒有告訴你，那些戀愛着的青年男女，也一對一對的緊緊地

貼着他們的身子出來了，他們全被愛力沾着了，——其實金錢，名譽，面貌，性慾……不能沒關係吧；但我却希望他們沒有那些臭味——我想這不是九牛二虎之力能把他們扯得開的。因此他們那揚揚得意，旁若無人的樣子，真不可一世哪。街旁站着瞧熱鬧的人們，都目不轉睛，兀自出神的神氣，把他們在羨慕人家，嫉妒人家的心全表現出來了。在窗內立着的我呢，自然也不是例外；但是可恨那些瞧熱鬧的人們，並不睬我這過來人一睬，勢利薰天的上海人，於此已現出他們的原形了。唉唉！蒼冥啊！我真悲憤極了！我除了你，還有甚麼相知的人？那末我的一點過去的事，也只有告訴你了，我也只能在你面前出這口氣，也只有你能爲我打一把抱不平啊。

我認識密司L，忘了自己是女子的密司L，受盡社會虐待而又無父母，兄弟，姊妹的密司L，在從前的信裏，曾幾度告訴你，自然用不着再去說怎樣認識她的了。現在我要說的是我送她赴柏河縣女子中學去讀書的一天的事。哦！那天的天氣——除了太陽，清風比今天好得多外，更加了上下飛舞的鳥，一望無涯的自然界。可惜！可惜我既不是詩人，又不是畫家；不然我定把那天的景緻捉住在我的藝術品裏來，叫鑑賞牠的如身臨其境。哎！我總愛說廢話。既無那些偉大的能力，就再說起勁些，也未必使你相信，還是說密司L吧。我同她在火車上是坐在一排椅子上。我們一排坐，一共有兩次：有一次同她趁電車是第一次；這要算第二次了，——也許是末次啊！啊啊！不錯，真是末次了！昨天接到她的信說她被迫着月底就要與名義上所謂夫的結婚了，又說我的信她一封也不會接到，又說她將爲婚姻而戰，此後的

生死已不可卜了。蒼冥啊，你想想我得着這些惡消息時的心境。啊！末次啊！可恨而又可怕的末次喲！——他是靠着窗坐的，在我右邊。當我的右膝同她接觸時，我的周身感一種莫名其妙的熱。當我注視她全身時，我更像醉了一樣。至於由她身上時時傳來的陣陣香氣，更不禁令人體酥。那時的快慰，你是可以想見一斑的。

那天我和她的衣服，裝飾，舉動，……都和平日一樣，並沒有什麼特別情形，這是我和她相信的。但是奇怪的很，同車的人們丢了窗外的美景不看，却都把視線集中在我倆身上。他們——同車的人以我倆是姊弟麼？不會，決不會！戀愛之落伍者要由羨慕而嫉妒，像我今天對那些女男一樣，這是我敢斷言的。但在那時我除了覺得榮耀，高興，驕傲，間或斜眼看一看同車的人們外，甚麼都不知道。

「弟弟！你替我摒擋仇人，助我脫離機械生活，現在又使我得受貴族專有的教育，我將如何報答你呢？」在車開後，車上的空氣沉靜多了，他忽含着誠懇的笑容對我說。

「你總愛說什麼報答。我看見一個人將墮人家的陷阱而去救護她，難道是爲的報答嗎？」我說了也微微一笑。

「雖然……我必不承認母親給我代定的婚姻，」話還沒有完，在她雪白而豐潤的臉上便泛紅起來。蒼冥老友喲！你知道這話裏的意思麼？我不能不以我的心去忖度了。在我心正起伏之間，她又繼續說：「你的枕頭太小了，我決定另外替你做一對，——哦！你看我那天給你看的花樣，把薔薇花配鵠子而鑲 Good Morning 的一幅，再加上我的名字 S H，好不好？」

「……」我只是笑着。

「你在想什麼嗎？連你的……哦！我講話都不聽見麼？」她似怒似嬌的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我那能不聽見啊！然而……只是找用什麼話來回答呢？」——她這纔釋然地笑了。這是何等醉人的笑啊！

「我以為你是怕將來歸去時弟媳見了要……」她似乎知道失言，趕緊收住，但是已不可能了。

「姊姊，這話怎樣解釋呢？」——她那豐潤的臉兒，此時更越發紅得可愛。在我想來，她也許是因為脫了樊籠，復了仇讐，而今讀書的目的也達到了，高興得忘了一切，並且忘了她是置身多人的車中。「你還要問麼？」她用手在我臉上打了一下，隨即低下頭去，大概是不好意思的表示。我看着她笑。在這沈默的剎那，我覺得同車的人們在竊竊私語，哂哂微笑起來，我也呼吸了一口氣。

這時火車早過了幾個驛站，已經完全離開銅臭喧天，勢利充馳的上海了。時時有新鮮的空氣傳來，着實令人興起。車窗外的綠毯似的平原，臨風翩飄的飛鳥，赤臂工作的農夫，遊頑的小孩，如電影般遞換着呈在我的目前時，我更有身在圖畫中之感。

「弟弟！我們還是在鐵的時代，要到鋼的地步，非經許多打磨不可，所以我總相信我倆有再見之一日，雖則你在此地，我在那邊，相隔數千里；不過不能不經過一些離別罷了。」

「啊！……」當她的「再見」「離別」在振動我的耳鼓的時候，心裏不覺悽慘起來，而這時的車中空氣也分外寂靜，也許是同車的人

們因忙碌而疲倦了，也許是去思念他們離別了的親友，離別了的情人，也許是想他們茫茫的前程去了：更使人感到寂寞的難堪。啊！「再見！」「離別！」人們在這兩句話上，不知送了多少眼淚，造了多少罪惡。啊，可怕啊！蒼冥，在這四面夾攻的社會裏，我再不知道還有「重踏來時路」與你「再見」之一日否？

在這觀察同車的人們而不斷的幻想的一忽，由陣陣的清香和足部的熱氣，使我回復了常態。並且當我搭頭看她的時候，她正在注視着我，因此我倒覺有些不安。但是我覺得她不該說這些話，於是說：「好姊姊！這時以後的事，儘可不必管牠。」

「你不願和我……你不愛……」

她沒有想這是足以使人傷感的事。她誤解了我，而且似乎怒了，而且在她眼裏立刻起了漣漪。

「啊，不愛？這是那裏說起呢？今天是什麼日子？你難道還不知道嗎？今天以後，我為我的讀書問題，就要到北京去了。那時你在此地，我在北京，相隔是多遠。我們不趁此爽心樂意，何苦？老實說：能否再會是不能必期的，況且這個殘酷的社會，把我團團圍住着，現在他們撤去了一面的兵力幫助其他三面攻擊，而在撤去兵力的一面底前途，就有死神站着。啊，我這孤城已不能守了。為要避去這個攻擊，我不能不向死神站着的前途逃去。唉唉……再會……我那敢……希望？不過做夢……罷了。」

「不要過於傷心了吧！我只不過……說……」她雖則了解了，却因着這一層話，引出她串珠般的淚來了。但是我想想傷痕滿身的現在

，又想想不可測而大致荆棘叢叢的將來，更想想我在家年高的慈母和眼前孤零可憐的她，我的淚隄更大潰特潰了。我只好定睛看窗外的自然電影。

嗚……嗚……的汽笛聲，蘇縣到了，於是同車的人要在蘇縣下車的都忙着收拾行李。我倆雖則恨時間之等於白駒過隙，而火車也跑的太快，究竟蘇縣到了，不能不下車。於是我們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叫了一個挑夫挑着她的被蓋及箱子，我同她走路隨在挑夫後面。

「姊姊！你還是坐轎吧。到學校有三里多路遠呢！」

「不，我的力量可以走四十里路。從前我從寧城回家，就是走四十里再騎七十里的驢子，就到家了。一些不覺得喫力。」

挑夫像沒有挑東西似的，跑的如飛一樣。但她却始終沒有離開他——挑夫五尺遠。走了三里多路，我反轉時時落後，要他們等我，並且汗流夾背的。

「你真像一個小腳姑娘了。——哼！上海怕要把你造成一個十足的貴族呢！」她笑嘻嘻地而又氣憤地指着我說。可是她又像不過意，並且有了什麼別的感觸的，在她經過長時間運動緋紅的臉上現出憂鬱的神氣來說：「可是你為誰苦呢？然而我知道感謝你喲！」這時我累極了，除了心跳及喘氣而外，再也沒有說話的能力。

嬌媚的太陽，牠的面龐這時特別紅而豐滿，牠盈盈的在西邊的天上，似乎說：「我今天的工作快完了呢，送別的人還不歸去麼？」我恨不能以戈挑轉牠到東邊來。可是接洽辦事人，安放鋪程，密司L早辦定當了。我呢？學校已走馬看花似的參觀過了，內容也已知道了不

少，此地已沒有逗留的餘地。

「啊！天不早了，再見吧，我要走了呢！」

「你不好請 C 先生給一間屋子住一晚嗎？我還有話……」她從她剛收拾好的寢室裏出來時的笑容，頓時收斂了，她的喉頭，更像梗住了一樣。

「終歸是要走的。並且不防我那些以嫖為正當消遣而罵社交為罪大惡極的同鄉們的怪議嗎？」

「那末，你……你是……定要走的了。」

我本來打算硬着心腸，三言兩語說了就走的，因她將在此獨自過舉目無親的生活了，若我再有傷心之表示，不更使她感到前途的孤寂而悲傷麼？可是一見着她斷續落下的淚，又不禁思前想後起來，心裏已覺無限悲傷；又為她設身處地想着後來的一日日，孤寂的後來的一日日，我更大大悲痛起來；沸騰的淚竟不受我的控制而擅自點點下滴了。是時她倒收了淚，勉強含笑過來握着我的手勉勵了不少的話，並且說：「不要哭了！我希望彼此互相把小照深刻在各人的腦子裏，誰不要忘了誰。」說着把我的手吻了一下，一股熱氣直透我的心裏。在這無言的俄傾，她只握着我的手呆看着我的面孔，忽兒她又沉着聲氣說：「然而究竟何時再會呢？」又哽咽起來。

太陽的光與人們的眼光成平行了，四面的暮色已經很重，夜鶯快來了。我若不再下走的決心，定會把我軟禁在這裏。只得依然吻她一下，並且說：「我們在信上在夢裏再見吧！」擺脫了她的手，頭也不回的，如逃走般的跑了，雖然還聽見她在說：「你的責任大啊！你的

身體太……不要爲我過於……哦！你究竟何時到北京呢？」

及至到了車上，我的心的空虛，如失了寶貴的物品一樣，氣焰是完全沒有了。同車的人們的談話者，都似乎在說：「你們的再會是無望了，這只是末次啊！」向我看的人們都似乎帶了不少譏刺，我的頭只好低下去。後來上車來一個鄉村姥姥，在有人滿爲患的車中，後到者已沒有享坐位的權利，雖則對於上來的年輕女人也有讓位的，但對這位姥姥却不如他們的恭敬了，我終站了起來，讓她老人家坐了我的座位，獨自跑到車門傍去看郊外的夜景。

這些女男一對對的雖則被人羨慕，然而不知我也是被人注意過來的。他們那旁若無人的神氣，怎不令人嫉恨？至於那些勢利的旁觀者，只顧眼前，鼠目寸光，尤爲可恨。唉！蒼冥喚，我總是愛亂怪人，這一次又不免冤枉人了吧！

你的小弟弟—— 四月六日。

### 彈 琴 者 之 歌

沫若節譯自 Goethes „Welhelm Heister”

人不會把麵包和眼淚同吞，  
人不會悔恨煎心，夜夜都難就枕  
兀坐在床頭上哭到過天明，  
他是不會知道你的呀，天上的威陵。

## 編完了再添上

○————○ 洪水居然出了第二期，現在又編完了第三期，  
〈我們的高興〉

○~~~~~○ 固然還是很年輕，然而想到去年纔出了一期便夭折了的洪水，我們已很高興了。而尤其使我們高興的便是社會上對於我們的注意。記得誰曾說過：笑罵都還不妨，祇怕沒有人理。確的，盡力叫喊了而一無應聲，實在是一件頗為掃興的事。現在，我們微弱的叫喊，先曾收到了同情者的鼓勵，昨天又聽到了許多指摘，指摘得對不對在此也不必細說，可是由他而證明了正反面方都注意這新生的洪水，我們怎能不格外高興呢？（全平）

○————○ 昨天毛一波君在時事新報的學燈上說：周  
〈周全平想做詩人〉

○~~~~~○ 全平曾親口向他說過，周全平想過詩人生活，想每個月寫幾篇小說來騙生活費。又說：他曾親自聽見過周全平敬隱漁二君互相商量如何出單行本賣幾個銅板。在此我應當申明：我就是全平；可是我非常抱歉，因為我竟會把曾親口向他說過私已話——的友人的名字都忘了。直到昨天看了那篇批評纔恍然於我的友人中竟有毛君其人者；可是我到底記性太壞，雖恍然於毛君的名字，而曾有一面的毛君的樣子，和我為什麼引毛君為知友而告訴了自己的私衷的原因，竟全然想不起來。我這樣說並不是想否認毛君所親聽見的話，我是恐怕我的私已話未曾向毛君親口說完，以致因了他的誤解，引起人的疑竇，為我擔憂。我敬請毛君再親聽一下：周全平確是想過流浪的

詩人生活的，確是想每月寫幾篇小說來換生活費的，確是想集單行本來賣幾個銅板的；周全平有叫化子的脾氣，所以想過流浪生活；周全平有創作的衝動，所以想每月寫幾篇小說；周全平要維持他的流浪和創作，所以想擊小說來換生活費，想集單行本賣幾個銅板；總之，創作慾起時便要寫，寫好了作品便想賣錢；一本也不想不賣錢，可是房子不能白住，菜飯不能白喫，雖然不穿麗服，布店裏也照舊不肯白剪的——但並不想寫而祇爲了錢的誘惑錢的恐嚇，便拖泥帶水地拘拘束束地敷衍出來的那種事，請毛君放心，周全平還不致墮落到那樣。總之，爲了要錢而想做詩人，和爲了要做詩人而想錢，這裏面的分別我自己以爲很可看出的——雖不必親眼。（全平）

○人人人人○ 我的一篇小文字居然能蒙莽原的長虹君放在他的  
〈不敢妥協〉

○~~~~~○ 弦上去，我是很覺榮幸的；而且我寫的文字常常會寫不盡意思，甚至會連自己的論據和論點都攬不清楚而還不覺得，如今有長虹君替我指摘了出來，使我有自省的機會；那麼，除了感謝外我還有什麼可說呢？然而，一篇文字的意思可以有是全對的，但也許會夾了錯的，我決不能爲長虹君的指摘我是對的便把他另還說錯了的地方也加以贊同。

我最先要請長虹君頂好不要把評古今中外新舊之爭的人祇分作尊古崇洋妥協三派。我以爲至少要添上一派不武斷地尊古，不盲目地崇拜，不苟安地妥協，祇知信仰真理——即以好壞作為批評好壞的標準的——的有獨立批判精神，不爲成見所有的特立派。這一點意思若蒙長虹君採納，那麼論是非一文中所說的一等人以爲古今中外新舊也有

好的也有壞的者（這當然是批評以前的態度），便不致被誤認為不問是是非祇講調和的妥協派了。其實，古不必尊，洋也不必崇，看了好的便稱贊他是好；稱贊是為他好，不是為他是洋或古啊！

其次我想擎長虹君所說的紅綠比喻應用到古今中外新舊上去。長虹君說沒有人會以為祇有紅的纔是好的，祇有綠的纔是壞的。所以同樣我們也不應該以為祇有古的纔是好的或祇有中的纔是壞的。而且我們還應該知道：定了好壞的標準去批評古今……時，評出了古（或今）的是好決不就等於尊古（或今）。因不是為它是古（或今）纔評它好，乃因它是好纔評它好。長虹君說尊與崇都是由成見而來，所以我們定好標準，除去成見，（這兩句恐有語病）盲目武斷的尊崇便不能存在了。

此外長虹君有許多指摘是誤會了我所說的一個時候或地方祇有一件東西，以致疑我所說的有好有壞是妥協論調，實則果真是一件單純東西時，好壞當然是祇能佔一項的。總之，長虹君的論點與我完全相同，即以好壞為評好壞的標準，不過因我說得不清楚，纔引起了他的糊塗。其實努力求達獨立批判精神的我是不敢也不肯妥協的。（霆聲）

○————○ 洪水產生的原因，在復活宣言和二期我們  
〈一點小小的申明〉 同聲叫喊中，已差不多說得很詳了，可是  
還有看不清楚，妄加猜測的，以致毛－波君竟武斷它是創造社的機關報，說它當然要痛快地排斥異己；又說出可惜出馬的不是創造社的健將而是洪爲法等奇語。編者不敢武斷說毛君的思想不清楚，以致會說出這種無意識的話，編者祇是自己反省，恐怕那兩篇文字做得太不明白，以致人家看不大懂。所以編者再在此申明：洪水是我們幾個年青

人大膽地不顧一切而產生的嬰兒，撰述者並不全是創造社社員，但因為有大半是社員而小半又很同情於創造社的緣故，編輯者便用了創造社的名義。但是什麼機關報的名詞我們實在是聽不慣的，尤其是什麼出馬的健將，我們更覺得莫名其妙。老實說，我們要排斥的不僅異己，要出馬的（？）不僅健將，我們祇知自由發表我們的思想，為我們自己的喉舌。（編者）

| 勘   | 誤  | 表      |
|-----|----|--------|
| 貳   | 行  | 謙      |
| 一四  | 一九 | 不會     |
| 四四  | 五  | 倣人     |
| 一〇  | 一九 | 統      |
| 一七  | 一〇 | 最不足    |
| 二一  | 一六 | 將來永    |
| 二一  | 二  | 蚩蚩     |
| 二四  | 一九 | 蚩蚩     |
| 二五  | 一二 | 也帶有    |
| 二六  | 六  | 像他     |
| 二七  | 一八 | 一家家    |
| 二七八 | 一九 | 月      |
| 二八  | 一三 | 月      |
| 三〇  | 一八 | 諷諷的    |
| 三〇  | 一六 | 點着     |
| 三四  | 一七 | 再始     |
| 四六  | 五  | 再換     |
| 四六  | 六  | 而不縮    |
| 四七  | 二二 | 足進     |
| 四七  | 九  | 疑園春風池曉 |
| 五〇  | 一五 | 聲聲     |
| 五六  | 一四 | 結縭     |
| 五六  | 七  | 良玄     |
| 五七  | 八  | 廳過     |
|     | 一四 | 十四年    |
|     |    | 編輯的編者  |
|     |    | 編者的編輯  |



## 窮漢的窮談

沫若

我的朋友靈光先生在孤軍雜誌上做了一篇文章，裏面有一句話說道：『共產黨利用共產的美名，以迷惑一般無十分判別力的青年與十分不得志的窮漢。』我覺得他這句話真是好，真正是盛水不漏，真正是把共產黨的內容完全道穿了。怎麼說呢？

第一，共產黨信奉的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廢除私有財產的，他要把社會上的產業從個人的手中剝奪過來，讓大家來共他一共。所以這種主義和有產業的人是對頭，換句話說，就是有錢的人是不受共產的美名迷惑的。有錢的人不受共產的美名迷惑，能受共產的美名迷惑的當然只有窮漢了。

而且窮漢也是有等級的，窮漢假如得志，就是說現在雖然窮，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還能够有碗飯吃，或者還能夠有成為資本家的人，那他對於反對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不消說也是反對的，不消說他也不會受共產的美名迷惑。這樣能得志的窮漢既不受共產的美名迷惑，那嗎能受共產的美名迷惑的，當然只有不得志的，而且是十分不得

志的窮漢了。

其次呢，共產主義既是反對私有財產的，那嗎在現在私產制度的天下裏面，他要算是大逆不道的革命的主張了。就給我們民國以前，在君主的國度裏要實行民主革命一樣，我們知道我們的許多先烈，有許多是攬掉了自己的腦袋子，有許多至少也是亡了二三十年的命的。所以現在要在私產的國度裏實行共產革命的人，失掉腦袋子的事情就算被他免掉呢，這二三十年的命是不能不讓他亡的呀！自己的頸子上頂着一個替別人家建功立業的腦袋子還要去亡二三十年的命，這又何苦來喲？人生只有這幾十寒暑，養養兒來防防老，積積穀來防防飢，也就樂得馬馬虎虎地過去，何苦要把自己的腦袋子來作玩，弄得個妻離子散呢？所以共產的名不怕就怎樣美，凡為世故很深，很有判別力的人，他是不肯受他的銜惑的。這樣的人多半是老人，老人不肯受銜惑，受銜惑的當然是只有青年了。

但是青年也不一定就是無判別力的，有的青年剛進學堂門他就要問你畢業後的用途，他們的判別力有的比老人們還要充分。這類的人是我們所稱為『老成持重』的罷，大約他在私產社會裏面是十分可以得志的了。像這樣的青年，他當然也不會受共產的美名銜惑的。這樣的青年不會受共產的美名銜惑，那嗎受共產的美名銜惑的當然只有無判別力的，而且是無十分判別力的青年了。

這樣看來，共產黨人的材料，就只有這兩種：一種是連死也不害怕的小孩子，一種是連錢也不會找的窮光蛋。但這不怕死，不要錢，這豈不是把共產黨的精神談得乾乾淨淨，把共產黨人讚美到十二萬分

了嗎？中國的共產黨人我恐怕不見得值得這樣的讚美罷？

不過靈光先生說：共產二字是美名，這在我看來倒覺得有點不對。這共產二字實在並不甚美，不惟不甚美，而且因為他反轉弄出了許多的誤會出來。

我們中國的字是再簡便也沒有的字，我們中國的國民也是再聰明也沒有的國民。只消看見一兩個字便可以抵得着讀破幾部大書。譬如你講自然主義是怎麼樣，他聽見『自然』兩個字便要說道：『哦，是。這是我們陶淵明的「暫得返自然」呀！』你要講寫實主義呢，他就說寫實是照着實實在在的物件去寫生。你要講唯物史觀呢，他就說馬克斯是把人來當成物件的。你要講共產主義呢，那自然你衣包裏的錢是該我共的，或者我衣包裏的錢提防他要來共了。唉，簡單的確是簡單，聰明也的確是聰明，可是可惜所謂共產主義這樣東西，完全纔不是那麼一回事。

共產主義的革命，決不是說今天革了命馬上就要把社會上的財產來共的。共產的社會自然是共產主義者的目標，就給大同世界是孔子的目標一樣。不過他們要達到這個目標，決不是一步就可以跳到的，他們也有一定的步驟。我們知道馬克斯就是共產主義的始祖，但他說共產革命的經歷便含有三個時期。第一個便是以國家的力量來集中資本，第二個便是以國家的力量來努力發展可以共的產業，第三個是產業達到可以共的地步了，然後大家纔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地營共產的理想的生活。共產革命要經過這三個時期纔能成功，而且這三個時期要經過多少年辰，我們是無從知道，其實就是馬克斯自己也無

從知道。不過共產主義者只是努力把產業集中，使他可以早日得共而已。據這樣看來，共產革命的精神分明是集產，何嘗是共產呢？所以共產主義又稱爲集產主義Collectivism，這個名稱倒還比較適當一點。你看在那第一第二的革命的途中，所謂共產主義不分明還是實實在在的國家資本主義嗎？並且我們還有事實來做證明，我們知道，俄國是實行着共產革命的國家，而他現在卻是實實在在地施行着國家資本主義的呢。不明白此中關鍵的人，他以爲俄國的革命是失敗了，殊不知所謂共產革命的本身纔本來是有這樣的步驟的呢。據這樣說來，那嗎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共產主義和現刻盛行一時的所謂愛國主義又有甚麼矛盾呢？然而偏偏中國的愛國主義者，不怕他的主張實際上就和共產主義並無區別，不怕他也在信奉着甚麼尼山的木鐸，但他對於共產主義這幾個字總是視如洪水猛獸一樣的，我想來終怕還是這『共產』兩個字的名稱弄壞了事罷。爲甚麼呢？因爲一說到共產上來，人家總以爲你就要共其他的產，或者我就要共你的產，所以弄得來一團墨黑，弄得來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在實行共產主義，實行共產主義的人在反對共產主義了。

我說共產兩個字實在並不甚美的，便是這個原故。

末了我再聲明幾句。靈光先生不必便是望文思義的圖簡便的聰明人，但天下也儘有這樣的聰明人存在，所以我這個窮漢也免不得在此多說了一番窮話。好在我自己並不是共產黨人，我也沒有受過蘇俄或者其他任何老板的一個片邊的銅板的帮助，我想靈光先生雖然『有合衆國三K黨的精神』，或者總還K不到我名下來罷。十月十九脫稿。

## 『胡 譯』

顧 仁 鑄

暑假中閑得無聊，便教一位小朋友補習英文；因為他的興趣趨向文學，所以我們就讀英譯的 Daudet 的短篇小說。不知道是那天的午後，他來到我的寓所，笑嘻嘻的對我說：『我的英文程度真低，Daudet 的小說集中最後一課，我拿胡適的譯本來對照看都看不懂。為什麼譯本和英文不大同似的？』我心裏很奇怪：豈有譯本和原文不同的道理？後來我取來一對，才發現胡先生的譯筆的簡練。英譯本有的，胡譯卻沒得。我心中仍是懷疑，取出法文原本一看，才知道其中的底蘊。原來胡先生主張刪節主義，許多地方都被他刪去了。無怪我那位朋友看不懂，說他自己的英文程度太低了。

翻譯本有意譯直譯之別。胡先生的譯本當然不屬在直譯之列，而是意譯了。然而無論其為直譯意譯，最要緊的信條，就是不失原文的意義；所謂意譯，不過是不死死的將一字一句照原文譯出（就是直譯也不能如此，）而僅將其原意用另一種方法全盤的譯出罷了，絕對不是杜撰，也絕對不可刪折的啊！本來翻譯的目的，就是將一國作品的內容，用第二國語言忠實地寫出。雖然有時可以擇譯，也僅能在相當範圍之內，文藝作品（小說，詩歌，戲劇……）總不在此列啊！

胡先生將『短篇小說』刊行之後，也不知害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多少人覺得他們自己的外國文程度太低！聽說現在已經出了七版（？）

並且報紙上大登廣告，將此書作爲中學校的教材，未免太不慎重了。我本不願做這種乏味的校對，因爲上面的緣故，甚怕將來流毒太深，所以便草草的作一次義務的校對了。

現在我擇幾條較大的謬點寫在下面，以供大家的討論：

1.(原文)On entendait les merles siffler à la lisière du bois, et dans le pré Rippert, derrière la scierie, les Prussiens qui faisaient l'exercice.

(英文)I could hear the blackbirds whistling on the edge of the wood, and in the Rippert field, behind the sawmill, the Prussians going through their drill.

(胡譯)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

胡先生所謂『竹籬』，是不是 à la lisière du bois 的意譯呢？如果是的，那末，未免譯得太『意』了！ a la lisière du bois，明明英文譯着 on the edge of the wood，爲『林邊』之意；胡先生爲何荒唐至此啊！而且 derrière la scierie (即 behind the sawmill) 一句，也未譯出。

2.(原文)……et je pensai sans m'arrêter: "Qu'est-ce qu'il y a encore?" Alors, comme je traversais la place en courant, la forgeron Wachter, qui était là avec son apprenti en train de lire l'affiche, me cria: "Ne te dépêche pas tant, petit; tu y arriveras toujours assez tôt à ton école!" Je crus qu'il se moquait de moi, et j'entrai tout assoufflé dans la petite cour de M. Namel.

(英譯)……and I thought without stopping, "What can it be now?" Then,

as I ran across the square. Wachter the blacksmith, who stood there with his apprentice, reading the placard, called out to me: "Don't hurry so, my boy; you'll get to your school soon enough!" I thought that he was making fun of me, and I ran into M. Namei's little yard all out of breath.

(湖譯)……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啊！胡先生的筆法才多麼簡鍊啊！大概他也無心去細譯，一口氣『跑譯』到這裏。其中一大段，他也無心去寫出了。

(大意)我一壁走，一壁想：『現在又有什麼事嗎？』後來，當我經過方場時，鐵匠 Wachter 和他的學徒在那裏看佈告，對我說：『孩子，不要着慌，你到學校還早哩！』我想他在譏笑我，便氣喘喘的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裏。

胡先生的譯本，落去一大段，固然是荒謬絕倫；就在他這寥寥數語中，也有幾處不妥的地方。『我也無心去打聽』不知從何處譯出，豈是由 Sans m'arrêter 中演譯出來的嗎？果然，以胡先生譯書的主張看來，未免太多事而浪費筆墨了！還有 out of breath 譯爲『一口氣』也有點不妥吧？

3.(原文)D'ordinaire, au commencement de la classe, il se faisait un grand tapage qu'on entendait jusque dans la rue, les pupitres ouvertes, fermes, les leçons qu'on répétait très haut tout ensemble en se bouchant les oreilles pour mieux apprendre, et la grosse règle du maître qui tapait sur les tables: "Un peu de silence!"

(英譯)Usu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there was a great uproar which could be heard in the street, desk opening and closing, lessons repeated aloud in union, with our ears stuffed in order to learn quicker and the teacher's stout ruler beating on the desk: "A little more quiet!"

(胡譯)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嘗聽得見。

(大意)平日學後才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在街上都可以聽見，抽屜關閉之音，一齊高誦功課之聲；爲着讀書易熟起見，我們嘗嘗鑿通我們的耳朵。先生的粗大的戒尺在桌上擊着：『安靜一點啊！』看呀！胡先生的手腕真高明，別人用許多的字句，而他僅用『種響聲』四字包括盡淨了！這也是『神譯』的一種吧？

4.(原文)Mais justement ce jour-là tout était tranquille, comme un matin de dimanche.

(英譯)but as it happened, that day everything was quiet, like a Sunday morning.

(胡譯)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的，一點聲音都沒有。)

(大意)但是，那天一切都很靜悄，和星期日的早晨一樣。

胡先生又行刪削主義，將 Comme un matin de dimanche 刪去了。

5.(原文)Mes livres……me semblaient à présent de vieux amis qui me ferai-ent beaucoup de peine à quitter.

(英譯)My books.....seemed to me now like old friends, from whom I should be terribly grieved to part.

(胡譯)從前……的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

(大意)我的書現在似乎成為我的老朋友了，和他們作別，我必感苦痛。

胡君譯文中， qui me feraient beaucoup de peine a quitter (from whom I should be terribly grieved to part) 一句。又不知譯到那裏去了。

6.(原文)Cela semblait dire qu'ils regrettaient de ne pas y être venus plus souvent, a cette école. C'était aussi comme un façon de remercier notre maître de ses quarante ans de bons services, et de rendre leurs devoirs à la patrie qui s'en allait.....

(英譯)It seemed to mean they regretted not having come to the school. It was also a way of thanking our teacher for his forty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and of paying their respects to the fatherland which was vanishing.

(胡譯)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不曾多讀些法文書，咳，可憐得很。

(大意)似乎他們在懊悔不曾常常到學校裏來讀書。這也是感謝我們教師四十年來忠誠的服務，以及對於將亡之祖國表示他們的敬禮的一種方法。

我對胡先生譯書的態度，實在無法形容。他並非『譯』書，實在『著』書了。

7.(原文)Comment! Vous prétendiez être Français, et vous ne savez ni parler

ni écrire votre langue!

(英譯)What! You claim to be French, and you can neither speak nor write your language!

(胡譯)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

(大意)什麼！你自謂是法國人，反既不能講又不能寫你的國語嗎！

這句話是 Hamel 教師學普國人口氣講的，上句的 Ces gens-là 就是指的普國人。而胡先生却譯爲 Hamel 自己所說的了。從這句起，以下的 Vos parents n'ont pas assez tenu……est-ce que je me genais pour vous donner congé? 一大段完全譯掉，此節太長，我不願意費時細錄了。

S. (原文)On n'entendait rien rien que le grincement des plumes sur le papier. Un moment des hennetons entrerent; Mais personne n'y fit attention, pas même les tout petits quis appliquaient à tracer leur batons avec un cœur, une conscience comme ci cela encore était du français……Sur la toiture de l'école, des pigeons roucoulaient tout bas, et je disais en les écoutant: "Est-ce qu'on ne va pas les obliger à chanter en Allemande, eux aussi?"

(英譯)Nothing could be heard save the grinding of the pens over the paper. At one time some cockchefers flew in; but no one paid any attention to them, not even the little fellows, who were struggling with their straight lines, with a will and conscientious application, as if even the line were Trench. On the roof of the school-house,

pigeons cooed in low tones, and I said to myself as I listened to them: "I wonder if they are going to compel them to sing in German too?"

(湖譯)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纏繩的響。

(大意)一點聲息都沒有，只聽得筆尖在紙上相觸的響聲。有時蝴蝶飛進來，也無人注意，雖是小學生也不理，他們只是熱心地，誠摯地專心畫他們的粗線，好像這些線也是法文似的……在學校的屋脊上，有幾隻鴿子在低叫，我聽着自語：『難道舊人也強迫牠們去用德文唱歌嗎？』

這是一段多麼富有詩意的散文啊！在這寥寥數語中，表示孩童對於祖國的惋惜，表示他天真的腦海中的幻想，實是全篇中不可多得之處；而胡先生偏偏刪掉，未免太可惜了！



上面是幾條最大的錯誤，其餘尚有好幾處，因為時間的關係，實在我不耐煩再寫了。至於字句的錯譯，及用字的不妥，且待他日有機會再談罷。

我的譯筆本是一時信手寫的，當然不十分靠得住。最好胡先生在出第八版的時候，自己修改一次！

這幾天一算外面寄來的稿件，總在一百以上了。有不少很好的，可是洪水限於篇幅，不能同時把它刊載出來，真是憾事！現在我們有把洪水改為週刊或旬刊的意思，在未改前，特得暫請惠稿的朋友們允許我們把你們的稿子依次慢慢的刊載。

## 寫在「胡譯」之後

### 爲 法

我的朋友顧君從武昌將這篇文章寄來後，我總想寫封信勸他允許不發表這篇文章。我的意思是：

(一) 胡氏是位大學教授，並且教着翻譯班。他在『胡說』(現代評論一卷廿一期) 那篇文章中不是鄭重在說嗎？

『我常對我的翻譯班學生說，「你們甯可少進一年學堂，千萬省下幾個錢來買一部好字典。那是你們的真先生，終身可以跟你們跑。」』

我又常對朋友說，「讀書不但要眼到，口到，心到，最要緊的是手到。手到的工夫很多，第一要緊的是動手翻字典。」

我怕我的朋友和學生不記得我這句話，所以有一天我編了一隻  
「勸善歌」

少花幾個錢，

多賣兩畝田，

千萬買部好字典！

牠跟你到天邊；

只要你常常請教牠，

包管你可以少丟幾次臉！』

如此善於讀書譯書而又怕丟臉的胡氏，豈有對於譯一篇短篇小說

而鬧出許多笑話的道理？他沒說從什麼英譯本譯出，自然胡氏應是懂得法文，從法文譯出的了。然而和法文原文又大相逕庭；或者法文原文還有兩種嗎？我深知顧君無胡氏那樣博洽，那樣有考據癖，此事也許是顧君的淺薄，顧君的『胡說』？

（二）我們中國的所謂名人，是從來不畏人言的，『人言反正祇做了他的廣告，提高他身價的法螺。』（用我『漆黑一團』中語）顧君說他是在做『義務的校對。』然而這怕太是義務了！是當事人甘心承認你這校對呢，還是旁觀者歡迎你這校對呢？不過是一塊細小的鵝卵石，拋撒到蒼茫的大海中去，不會有一點迴響，更不會有一點成效的。譬如，爲了『人生之意義與價值』譯文，胡氏不揣其本，偏要爲余某辯護，既已亂罵了人，還說，『努力第二十期裏我的一條「罵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來和我討論譯書。我沒有閑工夫來答辯這種強不知以爲知的評論。』顧君此文，在胡氏眼中，安知不也要被道爲不通英文又不通法文的來和他討論譯書嗎？『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顧君此事，不是自討設趣嗎？

爲了上述的兩種原因，此文似乎實在犯不着發表。然而，如今又決定發表了。我的意思又是：

（一）查『短篇小說』中之『最後一課』譯文的前後，並沒提起他是由英譯重譯，在『最後一課』的四個字下面，且附有法文名，是已明確告訴我們他是由原文譯出的。顧君除法文外又附以英文，雖是顧君小心，我看正是多事。然而胡氏譯時既一刪再刪，一誤再誤，不怕平素再會詭辯，我怕也無以自解，我怕還是胡氏之『胡譯』罷？於

是胡氏法文如何，不難推知了！

(二) 在這種『胡譯』橫行的時代，儘管承受這義務的校對以及歡迎這義務的校對之人少，然而這畢竟是件難能而可貴的事，值得提倡的。記得昔人有首詩如此寫，『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世人皆盡醉，何忍獨爲醒。』這種態度，最爲下乘。越是人醉，越是我要醒，這才是英雄的態度。我們總希望英雄能多出幾個，庶幾這人世有點清明的希望！鬼怪雜出，真是令人不可耐的啊。

——於是這篇『胡譯』便決定登載了。

○

本來在我們中國像沒有什麼人能接受正當的批評。正當的批評，在一般人的眼中，祇不過是些告法的偏激文言，有失溫柔敦厚之道。於是『搗亂』『過激』的名詞，便成了披評者的花冠。——雍容爾雅而又不察是非的中國人啊！

不過我們中國暫時想也不會滅亡，未來的文人想必不會像如今這樣的恬不知恥；則我們爲千秋後的唾罵計，或者也可說是積德計，總得要略留些面場才好。誰不願享受一時之榮祿？可是榮祿要享，『人』也要做。爲『享受榮祿』與『做人』不可得兼，『做人』該比『享受榮祿』是重要些吧？如今所謂翻譯家，大率才會翻字典，就動手譯書。祇須出得風頭，弄得金錢，則良心可以堙沒，靈魂可以拍賣。拍賣了靈魂，堙沒了良心，榮祿或者暫時有了，其如非『做人』之道何！

所謂『禮讓』，『包容』，『敦厚』，這是我國人修身的秘訣。却不知許多罪惡便由此造成。儘管社會混亂到如此，都可置之不管；

儘管世人壞到如何，也可以寬恕。其積弊則『禮讓』變為『虛偽』，『包容』變為『懦弱』，『敦厚』變為『昏曠』；社會也就隨之銷沉麻木不仁了。

『洪水』就是不甘隨着如此胡鬧，如此麻木才產生的。不能雍容爾雅，我們可以承認，不善『享受榮祿』，我們確是如此，不能『禮讓』，『包容』，『敦厚』，也是我們所心願，我們但求將來少受點良心的責罰而已。

看過『胡譯』之後，百感交集，不覺寫些附在後面。

九，二二，

## 夢罷

裘柱常

簷前愁苦的雨滴——  
滴破了漫漫秋夜的淒清，  
寂寞裏這嗚咽的聲音，  
侵入我迷離飄忽的夢境。  
  
消逝了，柔美溫靜的姑娘；  
凋謝了，我生命蓓蕾的青春。

{更向那裏去找睡鄉的路徑，  
呀，夢裏的溫存！處女的柔情！  
  
黑暗裏展開了幽想的前程，  
追尋那縹渺恍惚的夢影，  
只捉得浮雲般的閒愁無量，]  
在悲抑的夜雨聲裏追尋。

## 〔漆黑一團〕的應聲

—— 呈 為 法 先 生 ——

谷 鳳 田

這樣泱泱古風的大國，到了現在思想界，著述界也會混亂到這等地步；我們雖說不必杞人憂天，但是我們看了這一切一切的現象，也不得不有所戚戚於心者！別的先撇開不說，只就我們的出版界——尤其是文藝的出版界——來談談吧，其混亂狀態，已至如何程度，我真有點不敢明言了！為法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這漆黑一團的中國的創作界，翻譯界，批評界；那一件不是教我們見了都會嘔心的呢。我們只聽見一個一個的文學團體，天天在那裏喊喨；只看見一種一種的刊物，天天從印刷者的手中印了出來，但是我們喊喨的成績究在那裏？怕不都是徒盜虛聲吧？試看以這樣的出版界能教我們滿足嗎？那也無怪乎為法先生在恨極之餘，在那裏發為漆黑一團的呼聲了！為法先生在漆黑一團的末後說，他要靜聽回響或反響，我以為法先生所說的這漆黑一團的三界，還有些未周到處，因此便也來說幾句話，以補為法先生的未足處。我並不是要來多言惑眾，我覺得我很有幾句要說的話，或者至少也須對為法先生說的話，所以我不避責難，也來聊附驥尾，發洩幾句了。

為法先生說中國的創作界不要臉，這句話都是痛快到二十分！呵，為法先生只知道瀏河戰場不是詩，但你那知血歌，為中國，牆角的創痕，我們的中國，泥澤，……更不是詩呢？固然在他們的心目中，

以為這真是悲哀沈痛，為弱國呼冤的文學了；但又那知在我們看來，這都是些無力的狂叫，無味的號傷呢？我並不是故意要說些刻薄話，讀者請一讀今年剛出版的小說月報第七號裏的幾首妙詩，也就可知道了！砍石土白，杭州土白，固然我們不能承認他們是詩；就是那鼎鼎大名的王統照先生的童心，又是什麼詩呢？實在那部詩集在未出版以前我就拜讀過了！而且還是在書館退回原著之時我得拜讀的！（在此我要聲明，我與王君多少還有些友誼，我現在來講到他，並不是我要故意的詆毀他，而不忠於友誼！不過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我為求真理起見，所以關於此事，我也就不得不說了！這是我要求王君的原諒的！）那本童心，本是來商務書館不給出版的，因為我有一天（是去年暑期）同了朋友宋君去到王君家裏去閒談時，無意中曾親眼看見商務書館退還原稿的信；童心既被退回了，為什麼現在又出了版呢？諸君當知王君是文學研究會的成熟的作家之一，他多少與那資本家腋下的編輯先生，有些勾當，因此所以童心又可以威風凜凜的出世了！（下略）

說到中國的翻譯界，豈只有王統照的譯成胡說，就是李小峯式的一部書譯成一二百處大錯的也還不少哩，至於意門湖的譯者那更不用說了！小說月報上的『雅典主義』將永傳為笑柄，就是Desk與made of的譯者，還不足夠笑斷肚腸的嗎？只是功利的主義牢牢的存在他們的心目中，那裏還問對於原文的了解不了解，只是譯出來賣錢，出風頭吧了！（下略）

在中國的文學界中，現在有希望的希望就是洪水能常此繼續下去，

能有幾篇性靈的創作出來，能有幾段信，達，雅的翻譯產生，更希望有公平持正的批評，以指迷途而正人心，這不得不希望於創造社的各有爲份子！拉雜的寫了下來，已經不少，或者我也說了幾句老實話，或者我的話也都是所謂胡說之流，那麼尙請爲法先生指教，並請閱者原諒！恕我不再囉嗦了！

一九二五，七，二〇於濟南文專。

鳳田先生：

你的來信，使我們破除一些難堪的沉寂，增加一些殺敵的勇力，這該向你表示謝意的。我那『漆黑一團』，祇不過是憤極的呼聲，在如此久安於沈淪與麻木的社會中，不又視爲叛徒的狂吠？然而骨鲠在喉，必吐爲快，我豈好說哉？先生該與有同感罷？

我們的能力有限。既要喫飯，又要做人，這在我們國裏原多不易兼顧的；於是我們便流離於各地了。先生對於我們期望太高，轉使我們慚汗不已。此後仍望振臂相助，並予以有力的諍言。至於先生信中所論列是非如何，明眼人自表同情，不再贅了。



苦悶的追尋

爲法九，廿八。

# 告 青 年

(散 文 的 韻 文)

## 木 天

不要看十字街頭象牙的殿堂。

不要看低聲默坐那裏的和尚。

他們不能告訴你們那裏是你們的故鄉。

得知你們的故鄉即在你們的心頭上。

不要看他們的廟裏偶像與石神。

不要看他們的武者小路，廚川白村。

不要上了他們一知半解的欺騙。

得努力追求人生的至義與藝術的幽深。

得求神秘的奧妙從平凡的生活，

得知道桑麻雞犬才是永生的餌餉。

徹底看你們的房間，徹底看你們的書棹，

徹底看你們的房前，院後，你們的父母，你們的哥哥。]

詩歌不是在九霄天外，詩歌就在人間的國裏；

北風刮來的黃土，春煖化出的汙泥，

農夫閑話時的心肝，內戰時軍人的哀泣，……

找出來，用最單純的言語，綴成最新的詩。

要永遠看彼岸的茫茫，無限的雲山，  
要永遠看那荒城，古渡，那一片草原。  
永遠修橋，永遠補路，永遠造船，……

啊！在人生坊中；誰有權利傍觀；望洋浩嘆！

得喫好喫的 Beef Steak，香噴噴的大餐，  
也得喫燻雞，醬肉，包子，饅頭，八寶飯；  
但得用方法喫到你們的肚子裏，  
作成你們的血液，你們的筋肉，你們的心肝。

不要看向東方不住跪拜叩首的人們。  
更不要向西方不住鞠躬脫帽的人們。  
不是同「向左轉！」「向右轉！」那一樣的單純。  
你們要求新的東西，得先換新的眼睛新的心。

青年，回到故園，回到自己的荒涼的故園！  
回到故園！擣着苦痛的花，走過了平原漫漫！  
不要聽路邊喊的「苦悶」，「乾燥」，「文化的」「風，花，雪，月，天」。  
要聽自己的心聲，昇汞水洗出的斷續的辛酸。

得知道什麼是新，得知道什麼是舊。

得知道東西沒有新舊，新舊即在你們的心頭。

青年，你們須看異國的榮華，你們也得發現故園的荒丘。

青年，活化了你們的故鄉！你們的故鄉在你們心頭。

二五，九，二七。

## 秋 意

— 白葉雜記之一 —

### 葉 靈 凤

偶然起得很早，覺得儘將時間拋在讀書中似乎有些傻氣；便開了門，慢慢踱到街頭小立。

街上冷冷清清。昨日細雨，兩旁街樹上新綠照眼；街心祇餘幾條蜿蜒的車轍，路已乾了——上海一天中的黃金時代是在晚間而不在清晨，清晨的街上祇有短衣的勞動者和推車的菜販或偶一見到。——在這樣的清寂之中，我抱臂悄定，我覺得我已成了當前宇宙的主人，一切煩惱和不平都被忘了。

偶然一陣曉風起處，兩旁的樹葉都沙然互相摔擊。風過後，從我立處附近的一株樹上，飄然落下了一片黃葉，正落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怎地記起了今天是所謂立秋。雖然樹葉天天都在落，但是我今天因想起了立秋，對這眼前的一片黃葉，不覺便有些零落之感。我念着『一葉落而天下秋』，我好像已越過了炎帝之宮，跨入素女青娥之殿。

立刻間，我的感覺銳敏了起來。並沒有風，我覺得身上似乎已有些瑟瑟的意味；街上的清涼，也給了我一個蕭條的感象。我仰首望天，晨曦還沒有升起，天上佈滿了灰白色的絮似的密雲，寂然不動。間有一兩隻烏鵲翩然掠過，也聽不出翼響，祇有樹葉在蕭蕭細語。——啊！秋竟潛到了人間！我不覺這樣感慨了一句。

我開始緩緩地徘徊，想從記憶裏追尋出我所曾讀過的詩文裏關於秋的描寫。想了好久，似乎都很茫然。新詩向來是背不出的，小說裏片段的描寫也記不清悉，倒是幾首舊詩詞反記了起來，但又與目前的景象不大合，不是秋夜，便是秋暮。

最後，我想到了張翰的『西風蓴鱸』那段話。

可是，秋天雖足動人鄉思，然在我這樣有家歸未得的人，却是一無所動！我誠有家，然而現在不是我歸家的時候。

『燕然未勒歸無計』，我想起了這不知誰氏的一句詞，我不覺微含笑。我笑我現在能有點英雄氣，不再作兒女態。誠然，不能衣錦，還是永莫還鄉！

我走了回來，從架上檢出一本葛蘿集，翻到『還鄉記』，讀了幾頁。我更茫然。我既永不會還鄉，我也永不會有那『累贅』，像作者的痛苦我也永不致受到了。

我微笑掩卷，走到中庭。方廣不到一丈的天井裏，西面牆上已有一尺多朝陽，天上夜雲還沒有褪盡，正在一朶朶地向南飛去。

## 七 月 四 日

全 平

江南的黃梅天氣本是令人難耐的，尤其是這雨後的今天。氣溫並不高，也不是沒有風，然而水氣迷漫低空。昏曇的太陽在濃厚的水氣中閃着微光的時候，四圍都有一股帶濕的熱氣蒸騰向你身上，便不由你不覺得一種難以忍耐的熱悶。遍體的筋骨都酸酸的作不出勁來，胸口也悶悶的似乎吐不出氣，頭上更如澆了一勺漿糊，粘粘的沒有一處覺得清爽。

蟄伏在這大街旁邊，亭子樓裏的我，因為生活失了秩序的緣故，早已得了個神精衰弱的所謂時髦青年病，所以在這天熱蒸騰的今天，格外的比別人感着不適，尤其是一個頭腦，本來便因為太肯幻想的緣故，常常會昏痛，有時甚至痛得如抽絞一般，現在更恰如是誰來把腦子吸空了，投進一塊搖擺不定的黑鉛，左右的衝撞那軟弱的太陽穴。

從天未亮便醒在牀上聽腦壳裏的鉛塊在搖蕩的時候起，自到喫畢午飯，並不會會定下心來看一頁書，寫一行字，講三句話。不是不肯，實在是不能。無論什麼都提不起我的精神，也引起不起我的興趣。失業以後的生活問題橫互在我的眼前，遮蔽在我的心上；看出去的一切都變為一個大？，「你的生活怎樣？」；想念起的一切也變為一個大？，「你的生活怎樣？」。

真的，從前是十分輕視這生活問題。以為生活是我的自由，我可

以任意選擇我的生活；但現在纔夢醒了，生活固是你的自由，不過你的自由早已不是你自己的了。從前的一切慾心，一切希望，一切驕傲，一切勇氣，在夢醒後都變為無聊的一聲嘆息。裹在這生活問題的網羅中，除了這無聊的嘆息又還有什麼呢？也用力掙扎過了，也使勁吶喊過了，哀求是不屑的，哭泣是不願的，但是結果除了一身大汗，幾處傷痕外，又還有什麼呢？祇聽聞更深沉更淒厲的長嘆吧了。

也許這是弱者的態度，強者的奮鬥是不可抵抗的。那麼我只得承認我是弱者，因為我幾次奮鬥的結果祇是一聲更無聊的嘆息。

真無聊極了，從昨到今，從白晝到黑夜，只是一個衰弱的靈魂在敷衍他的時光。本來是喜歡講話的，但生活永遠不生變化，只是談些老話終要感着厭煩的。看書呢，書上複雜的新奇的生活又會使我更感着自身的單調的非生活的乏味。至於寫，雖然寫的不是好文章，但也頗感興趣的，然而現在呢，沒有什麼要寫了——既然對於一切不生興趣，又那里有可以寫出的東西呢？

所以，祇有無聊是唯一的生活。從早晨到喫畢午飯，祇是無聊的把時光苦挨。明知時光是寶貴的，青年的時光是尤其寶貴的，惜寸陰惜分陰甚至惜秒陰的典故是完全佩服的，然而橫在目前的時光，只覺牠是無聊，只是希望牠速去；也並不是希望時光速去，只是希望隨着這速去的時光會有一點新的東西來刺激我的生活。

然而從早晨到喫畢午飯，只如昨日一樣；便是每日換着新聞的新聞紙也只是一紙老套，找不出一點新的刺激。

「這不成，今天下午得找點事做纔行。」我喫畢午飯後洗面時，

暗暗的想。我知道今天天氣太昏悶了，假如依然不作一些事，無聊地苦挨的時候，一定會頭痛得要死，或者便要睡覺。頭痛當然難耐的，但是午後若然睡了覺，晚上一定要失眠，明晨更是要頭痛，若要不睡覺又不頭痛，祇有作事之一法。有一件事情在認真工作時，暫時會把推不開的無聊忘了的；所以永遠有事做，便永遠感不着無聊；我唯其找不到可以認真工作的事，纔感得生活的無聊了。

可是「找什麼事」的難題又把我頭都想痛。拉胡琴，無聊；讀古文，無聊；做算學，無聊；研究外國文，一個下午有什麼用呢？出去找朋友，單調的生活有什麼可以談論呢？看戲，錢呢？倒法國花園去，去看人家的快樂？……啊！這不成，那又不成，到底怎樣好呢？

想了好久，纔決定還是到街上去閒走。到街上閒走是我失業後的唯一工作，唯一娛樂。不妨礙經濟，可以停止過分的幻想，藉此運動身體，看些街巷瑣事，——這都是在街上閒走的妙功。前幾天陰雨，忘了上街，今天本該出去見識見識了。

決定了計劃後的半小時，我已走在黃浦江邊了。

黃浦江邊以洋涇浜爲界可分爲兩段。一段是清潔寬大的柏油路，一段是狹隘污穢的石子路。我所到的便是這一段石子路。這一段石子路非特是普通的狹隘污穢，簡直是過分的狹隘穢污。一側是三層樓的堆棧，一側是雞鴨行。堆棧側的人行道有一尺多闊，雞鴨行側的人行道上堆滿了雞鳴籠和雞鴨屎。當中的崎嶇的狹車道便馳着電車，奔着汽車，擠着大車小車人力車，行人便在車縫中熙攘着。

我的目的是閒走，我的頭腦又昏痛，因之在車縫人叢中便不免時常要闖些小窮禍了。先是眼睛看着一担桃子，脚下便踏黑了一位西裝少年的白皮鞋，得了一對很大很大的白眼。接着揮着右手，打落了一位黑香雲紗短衫褲壯年手指縫中的小雪茄，燒焦了我手背上幾根汗毛。接着背後嗚嗚的汽車聲把我嚇得往人行道上的雞鴨屎堆上一跳。接着無緣無故的撞入拉着堆積空桶如山的大車的車夫堆裏，嗅着汗臭，趕快退出，灰布長衫上已沾了幾處汗漬。接着呆望着對面堆棧門口，穿藍衫的黑臉巧妙的用鐵扦扦入米袋，索索的流着白米的時候，如飛的包車輪輻痛了我伸出的右腳；車影閃得我後退，又踏了一位大腳姑娘的小腳尖。『阿是係走路走到後頭來格？』『對不起，對不起，』我茫然地照呼着，又茫然地移步向前。

沿路所看見的多是短衣的人，除了路上走的不算外，閒立在店門前的也不少。這不見得因為大罷工了，纔增加的吧。上海的房子，每一幢裏有二三十人本不是奇事——我住的兩上兩下共有三十七人——冬令是蟄居的，天熱便完全離巢了。所以鵝籠的門前便列滿了灰色的鵝子。

因了這人多我便想到滬西的大住宅。寬闊的人行道旁立着矮牆，牆上鏤着花紋。牆裏是從一畝到十畝到百畝的花園，鬱茂的闊葉樹，蒼翠的常綠樹，鮮豔的花叢，軟嫩的草茵。園中適合的地位矗立着偉麗的住宅，一層，二層，三層，地屋，氣樓，主房，僕室，車間，花棚。住在宅裏的是雍容華貴的紳士，受用着，指揮着，遙遙着，有人服侍他們，有人保護他們。然而還不夠，還有總會，還有旅行。他們

一個人佔了無數人的地，自然這兒只好無數人佔用一個人的地了，甚至還有連地還佔不着的無數人了。

這樣想，心裏頓然湧起了不平。實在不平的事情太多，任什麼事情都會生出極端的高低來。朱門酒肉臭，門有餓死骨，這不過顯而易見的不平。還有那生生來便賦有差別的智能的，那種不平豈不是不平之更甚的麼？天生是個蠢才，努力也是枉然；賦性便帶憂鬱，快樂當然無緣。這種不平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呢？天生的不平已夠人憤恨，再加上了這許多不必有的人爲的不平，難怪和平兩字只是騙人的虛話了。

我一面憤憤不平的想，一面飄飄蕩蕩的走，突然一股難當的鹹魚腥氣夾着蒸鬱的臭氣猛烈的冲進鼻孔來，立刻胃腸像要倒翻似的，喉頭泛着清涎。這腥臭實在難當。我四面瞧看，一面屏着呼吸，一面緊着腳步。我發見了腥臭的來源了。堆棧的盡處是一座公坑所，公坑所的旁邊是一帶魚行的碼頭房。

水門汀砌的公坑所的牆根變成濃黃色，入口外的地面上流滿了黃黑色的粘液，入口內的地上的穢物可與雞鴨行前人行道上的雞鴨屎媲美。短衣的，汙流滿面的苦力匆忙地輪流地交互出入，攜動着蒸鬱的臭氣。

魚行的碼頭房是一間一間的小木屋，漆着淡灰色，已經蒙滿塵灰了，街上揚起的塵灰。裏面有的堆積着潮濕的竹筐蒲包，有的放着帶着水濕的小車，顯然是推鹹魚的小車，有的小車與竹簾蒲包並列。不甚濃烈的日光照進木屋裏，濃烈的腥臭便一陣陣的從屋裏噴吐出來。

這腥臭比公坑所旁的臭氣更令人難當。

但是第三間小屋裏的小車上有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兒酣睡着。那老頭兒看上去像是小車夫。紫棠色的皮膚，塗着煤灰；皺紋條條的枯臉，短黃的胡須，緊蹙的眉心；蜷縮着身體，脚上繫着潮溼的草鞋，藍布褲，捲起了褲腳，青布衫，敞了衣襟，乳旁一個大瘡癩，隨着規則的呼吸起落。

我緊靠木屋仔細看這睡着的老頭兒，濃烈的腥臭從他身旁湧出，但是我並不覺得胃腸要倒翻了，喉頭也不泛清涎了，眼裏卻來了酸淚。我的眼淚有時本來是極賤的，我並不是可憐那老頭兒，但我終禁不住我的眼淚。一路走回城裏的時候，我從淚光中看見了形形色色的許多瑣事。

頭痛似乎好些了，鉛塊似乎不在太陽穴上突突的衝撞了，然而那酣睡在蒸騰着濃烈的腥臭的灰室小木屋裏的老頭兒，那具有或者比我更要完善的靈魂的一堆臭肉，盤據了我空空的腦中所有的空隙，燃起了我心頭的憤火，我的雜亂的思想像一羣灰白的飛蛾，自然的都撲投到火焰中去。

也許有人說，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安知精神生活不超出於物質生活呢？安知那被腥臭薰蒸的老頭兒的內心生活不比大花園裏的紳士們更充實些呢？安知你為他憤慨的不反是他自己所甘願的呢？安知你努力的不是他所鄙夷的呢？休了，休了，一百個臉一百個相，一百朵花一百種香，天生萬物那是一式的呢？

# 自殺

日本江馬修著 張資平譯

正六品勳五等退職陸軍中尉Y因尊重做軍人的名譽自殺了。我由他生前的好友，也是個退職將校，現在某公司當辦事員的E聽見這個話以前；沒有直接會過他，也不知道在這地球上他的生存。

E有一晚跑到我家裏來，用他的慣用的口才，把Y的事情這樣的告知我。——

『我和Y認識，不是因同爲軍人，是在同當公司裏的事務員的時候。我休了陸軍的職務，到現在的公司裏來辦事時，他比我先休了職，也在同公司辦事。因爲同是軍人，我們馬上就做了朋友了。但Y過了沒多久，就辭了公司的職務。不是辭了職，是公司把他退了的。

『他原來是不會說話，不和婉，性質固執的人，決不是能在公司裏辦事的。他給公司辭退了後，就到我家裏來，託我在別的地方替他找個職業。我那時候，這樣的向他說了：『你不是個能代人做工，領薪水的人。你每年有三百圓的陸軍恩賞金，不如帶妻子到鄉下去住，做個農民，安靜地過田園生活。若不然，就把這次因爲退職，公司給你的二百圓做資本，開個書店或糖菓店，做做生意也好。』可是他聽見了，很憤慨的說，我說這樣的話，太侮辱人。他以爲勸當了帝國的軍人再做農民或商人，不是有惡意就是輕蔑了。我那時就苦諒他，不該有這種沒意職的思想。作算是軍人，是什麼東西，由自己的勞力換

學校出來到現在六年多了，死的陰影一天天的在眼前濃密起來，生之歡喜卻連夢中也親近不着。生活是你的自由，但你的自由早已不是你自己的了，碼頭房裏的老頭兒不是一個好例嗎？

我一面在路上閒走，一面悶悶約想，任怎樣想終平不下心頭的憤氣。

四五個小兒蹲在街側，眼看地上，那種專心的神氣把我引住了。我走到他們的圈外仔細的看。

無數的螞蟻，在一塊不正形的石板上歷亂的奔跑，螞蟻叢中有一個較大的蟲子在蠕動，是一個祇有一翅的無足的蒼蠅。這顯然是小兒們捉來引誘螞蟻的。蒼蠅的獨翅時時顫動着，一面被螞蟻們拖着在石板上蠕進，但是惡作劇的小兒，每等到蒼蠅將拖出石板的界線時，便用手指又把來撥到中央。這一撥，螞蟻們受了巨大的打擊了，碌亂的，跌衝的，找尋那美而巨的獵獲物。這樣一次次的，小兒們愚弄着小小的螞蟻，後來，一個小兒從衣袋裏取出了火柴，嚓的一聲，燃着的火在螞蟻叢中發威了。小兒們的臉上都顯出奇怪的笑容。

我不再看下去了。我從這兒到着了一個教訓。自以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大自然的眼裏，不也同小兒們對於蒼蠅螞蟻一樣嗎？小兒一時的高興便愚弄了，犧牲了，無數的螞蟻，自然一時的變化便愚弄了，犧牲了，無數的人類。啊，嘆什麼不平！在偉大的自然懷裏，人類是實在太弱小了！也許這不平的廝殺，正是自然的享樂呢？啊，弱小的人類！我心裏輕笑着，我的憤怨再也提不起來了。

# 自殺

日本江馬修著 張資平譯

正六品勳五等退職陸軍中尉Y因尊重做軍人的名譽自殺了。我由他生前的好友，也是個退職將校，現在某公司當辦事員的E聽見這個話以前；沒有直接會過他，也不知道在這地球上他的生存。

E有一晚跑到我家裏來，用他的慣用的口才，把Y的事情這樣的告知我。——

『我和Y認識，不是因同爲軍人，是在同當公司裏的事務員的時候。我休了陸軍的職務，到現在的公司裏來辦事時，他比我先休了職，也在同公司辦事。因爲同是軍人，我們馬上就做了朋友了。但Y過了沒多久，就辭了公司的職務。不是辭了職，是公司把他退了的。

『他原來是不會說話，不和婉，性質固執的人，決不是能在公司裏辦事的。他給公司辭退了後，就到我家裏來，託我在別的地方替他找個職業。我那時候，這樣的向他說了：『你不是個能代人做工，領薪水的人。你每年有三百圓的陸軍恩賞金，不如帶妻子到鄉下去住，做個農民，安靜地過田園生活。若不然，就把這次因爲退職，公司給你的二百圓做資本，開個書店或糖菓店，做做生意也好。』可是他聽見了，很憤慨的說，我說這樣的話，太侮辱人。他以爲勸當了帝國的軍人再做農民或商人，不是有惡意就是輕蔑了。我那時就苦諒他，不該有這種沒意職的思想。作算是軍人，是什麼東西，由自己的勞力換

麪包吃，有什麼可恥的事呢。你抱有這種偏見，才是可恥。但他很不歡喜的惱了的樣子，像在說：「關於這件事，再不攬擾你了；」但沒有說出口，就跑回去了。由是約一個多月不到我家裏來了。但後來忽然的又跑了來，他說，「種種事情也思考過了，也奔走過了；但我無論如何是不會巴結上級的人討工資的。現在覺悟了，還是聽你的忠告做什麼生意的好。有什麼生意可做的沒有。」他和我商量起來了。因此他就在四谷附近頂受了一家小店，開始做麪包生意。

『生意勉勉強強的做得下去。本來沒有多大的利益。因為他有恩賞金，又賺些小利，就可以把生活混過去。他的夫人出了四十歲了的，因患頭痛，顛顛上常貼着藥膏。面勢帶長，眼睛很小，一見不很大方的樣子。並且有達了年齡的，名叫絹子的女兒，天天滿塗着白粉，帶着時髦的圍裙，很動人的走出店前來。所以比附近的各家麪包糖菓店的生意好些。但Y還是一個樣子不和婉，寧說是用倨傲的態度去接待來客。但看他很覺悟了般的，昔日的中尉，現在自己拉着車子到各街配送麪包了。』

『這個樣子過了三四年吧。是去年冬的事了。Y的舊友K跑來向Y說，他想經營一件前途很有希望的商業，不過資本不足，有些困難，要求Y把恩賞證明書借給他，他可以把這個證明書在當店裏換千多塊錢，就一定可以成功這件商業了。借的錢以後連充分的利息，半年之內就還給Y。說得很好聽的哀求Y。可憐的就是年過了四十，不懂世途人情的，頭腦單純的Y，終給K的甜密密的話欺騙了。不給他的夫人知道，把恩賞證明書借給K了。那個K把那證明書押得了一千圓，

自己裝進荷包裏，鴻飛冥冥，一飛不知去向了。

『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平素不很說話無趣味的人，變成更陰鬱更不快意的人了。本來全賴有那恩賞金，生意纔勉強強的做得過去；今就像車輪急的沒有塗油了。最初還不敢對家人說，但事實還是事實，終久要給他們曉得的。曉得了後，妻就不能不攻擊丈夫的無見識。女兒本來又是帮母親的。有一晚我到Y店裏去，他的夫人當我的面囁嚅叨叨的數罵了起來。什麼他的丈夫人太好了；什麼完全是個蠢蟲，當時若和我商量下，也決不會受人的詐騙；什麼家中這樣貧窮苦勞，完全是Y一個人自己隨便任意處置。最初Y還交叉着雙臂，沈默着，完全像待罪的罪人，儘由他說不回答。但到了後來忽然的跳了起來，說了一句『畜生』，向他的夫人一脚踢過去；他的夫人悲鳴起來，倒下去了。他的女兒是愛強的女人，『父親！為什麼這個樣子！自己做失敗了，還這個樣子！』女兒高聲的叫了後，打抖着怒視他的父親。Y又想過去踢他的女兒，我好不容易止住了他。我想，假使那時候我若不在的說話，他不難把妻子殺了後，自己就自殺了罷。

『Y企圖自殺的一星期前，很憂鬱的樣子，在街上走。忽然的遇着了我，那時候他說了許多厭世的牢騷話。什麼人生實在是悲寂的；說什麼妻子，到了終局，還是和陌路相逢的人一樣；朋友更不消說靠不住。並且他是當過將校的，現在做這樣的生意，生活困難；像害了他的名譽心，他說：「我又是個軍人，有了勳位的人，這樣的潦倒着做勞苦的生意，實在很羞恥的對不住今上，還是死的好。」我便對他說：「若有個像你這樣尊重軍人的體面的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了。」

」說笑了後，就走開了。那時候他定已經有了自殺的覺悟了。

『那天是星期日，我因為有些事情到外邊去了。回到家裏來時是下午三點多鐘了。——恰好是四月中旬櫻花正盛開的時分。我待除履，還沒有除下來，我的妻很惶惶的走出來說，約一點鐘前Y自殺了。阿絹臉色蒼白的飛跑着來叫我。聽說在樓上鎗聲連續的响了二响，他的女兒跑到梯上去看時，父親已經倒在地面了。他開手鎗前，先用剃刀割咽喉。死不下去，才開手鎗的樣子。他的女兒跑來我家裏時說，還沒有絕氣。我聽見了後，想那個先生到頭還幹了！我雖然吃了一驚，但我並不當是件意外的事。這到底是什麼緣故？這樣說來，但我並沒有預想過：「Y君會自殺也未可定。」那個臉色很黑，身體很高，有堂堂的體格的男子和自殺之念聯想在一起，很不調和般的。但已經到了這個樣子了。我追憶及聽見這個消息的瞬間的心思，雖說是無意識，但總覺得像由Y感着一種幽暗的，不安的，悲慘的預感。

『我馬上跑去看。到Y的店祇有半里多路。在途中又遇着阿絹向我家裏來。並且很忙急的樣子。

「真是意外的事！我就急着要到你那邊去的。還沒有斷氣麼？」我問她。

「又幹了！」他的女兒說。

「又再幹了？是什麼意思？」

(未完)

編者按：本篇原擬排完，奈篇幅有限，稿件特擠，祇得分爲二次刊登，這是請資平先生和讀者諸君原諒的。

## 廢話二則

○人人人人人人○ 我真是個冒失鬼，在杭州時與毛君相處多  
向毛尹若君道歉○ 時竟不會在請教大名之外再請教台甫，以  
致鬧出知有尹若而不知有一波的笑話，以致害得自己白廢了許多疑猜  
，白寫了好幾百字，現在還要來道歉。上一個當，學一個乖，奉勸諸位以後在友人前請教尊姓大名以外，一定再要把台甫，大號，芳字，  
雅篆，別署一一都打聽仔細，省得後來因偶然的不察而被人罵你的『  
舉動用心』為『卑陋已極』。

因了自己的冒失，自己的智慧又不會會知道『做文章批評洪水的  
毛一波』就是『在西湖和我周全平有一面緣的毛尹若』，那麼闖了禍  
祇好道歉了。但在道歉之餘，似乎還有幾句冒失話想說一說。

毛君『好意』的批評洪水，我個人是很為感謝的；前期的答語中  
本也未曾拒絕他的批評。但我所以說他是誤解者，是為他『誤解了洪  
水刊行的原由』。他說『洪水是打起招牌來指導青年』，但我自己始  
終不會知道洪水果有這種野心。復活宣言裏說得明明白白：我們祇是  
因為看不慣目前的醜態（例如毛君之於洪水），遇不住自己的感情，  
（例如毛君之於全平）而又找不到可以讓我們自由發表思想的地方，  
（例如毛君之於學燈）纔把這小小的洪水復話。何曾想到要做青年的  
指導呢？

毛君又說『為法祇罵別人』，但我始終未曾看出為法文字中有把  
創造社或自己除外的意思，他是一概說到的，假為我周全平果然也有

如他所說的行為，當然也被罵在內；但我周全平的私衷已經完全請毛君聽過了，雖然毛君說我的話不攻自破，可是他所舉的例子祇是一個譬如，在這個譬如裏全是些不可證實的『假使』『假定』，他就拏來武斷我將來的『自然』，但你毛君安知我周全平到那時是不會另設他法而一定要爛了良心去創作呢？

算了吧！我既知道了不識的毛一波便是相熟的毛尹若，我也不用多說了。多少一個朋友也不見得就有什麼榮辱，人家不來崇拜更是無損於我，所以我不願因一時的誤會而口出惡言，我願意承認自己的冒失而向毛君道歉，並盼望毛君在有暇時不要忘了洪水的批評。

○人人人○ 編者早已說過：洪水祇是我們幾個年青人自由發表  
〈活見鬼〉

○~~~~~○ 自己思想的一個小刊物，並不是一個怎樣值錢的東西，無聊淺薄，怕恐難免，所以學燈上的顧正洪君的痛罵我們也可以承受的。可是顧君曾說他寄了大洋一元去定了一份洪水，後來他「因為心中太覺得悲哀了，想去收回定洋，但是書局不肯」云云，這幾句話使我聽了「心中太覺得悲哀」，於是我想我應該自己拿出一塊錢來償還顧君的損失。但不料我到書局去詰問時，查遍定戶名簿也找不出一個姓顧的，更不要說什麼顧正洪。這是什麼道理呢？哦哦，我明白了：天下的事果然是無奇不有！學燈記者大概是遇見五卅慘案中的鬼魂了。（編者全平）

勸 誤 表

|       |      |      |    |      |     |      |        |
|-------|------|------|----|------|-----|------|--------|
| 頁五九七〇 | 行一題五 | 誤不於  | 於不 | 表二八六 | 行四末 | 誤找威陵 | 正用威私   |
| 七六    | 一二   | 出版看在 | 看在 | 八七八  | 一六  | 私已還活 | 我用威私另外 |

# 共產與共管

## 沫若

恐怕是雙聲疊韻的關係罷？有許多人一談到共產主義上來，總要這麼說道：中國人假如要實行共產，那嗎外國人便要立地走來共管。『共產』和『共管』這兩個東西竟來得這樣密切，我恐怕終是雙聲和疊韻的關係罷？

又是靈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他在孤軍雜誌三卷四期的『獨立黨出現的要求』裏面說道：『以我之見，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不成功則已，若一成功，同時便是中國受列強共管之時。』他也這樣，覺得共產就要共管呢。不過靈光先生從前也是高談過共產主義的人，不能說他對於共產主義完全不懂，那嗎他這『共產』和『共管』的意思，恐怕又不僅是雙聲和疊韻的關係罷？

靈光先生這樣說，其他的先生們也多在這樣說，共產便要共管。是的，這其中怕一定有絕對的真理存在罷？那嗎，干卿甚事？爲甚麼我們一起產來，他們外國人就要來共我們的管呢？哦，我明白了。我們大家都已曉得我們中國是窮光蛋的國家，我們就要共產也還無產可共呀。那嗎我們說要共產，豈不是要去共他們富家翁的外國人的產嗎？這樣一來，這雙聲疊韻說就不攻自破了。我們要去共外國人的產，所以外國人就不能不來共我們的管啦。我們彼此算是不共戴天之仇，不是你共便是我共。但是，這其中至少恐怕總還要打得一個你輸我

贏，然後產也纔能共得起來，管也纔能共得起來罷？作興中國人就算打輸了（中國人總不行，總是打不贏外國人的），但是從共產革命起至共管實現止，至少總不能說是『同時』，至少總不能說是『立地』罷？中國人就算軟弱，像五卅慘案一樣，多少也還支持了幾天啦，而靈光先生偏偏要說是『同時』，我恐怕這於無心之間未免有幾分在替外國人說話罷？

外國人深怕我們要去共他們的產，所以他們就把『共管』這個戒尺來恫嚇我們。其實他們真個要來共管我們嗎？他們要駭我們這些麻雀子，只消立幾個稻草人不也就夠了嗎？

唉，我想，我們真真是在做夢呀。把洋煙大抽而特抽的，抽得已經上了大癮了，聽見別人家說『我要把洋煙來毒死你呀！』，纔駭得把頭藏在被窩裏來。這不真真是『阿彌陀佛』麼？

靈光先生，靈光先生，你是聰明的人，你要曉得我們受外國人的共管，其實已經不消等共產黨來革命，其實已經有了好多年辰了。譬如你我身上穿的西裝，那呢絨的料子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你我都在孤軍上做文字，孤軍用的報紙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你要說這是經濟上的自由買賣，不是行政上的強迫支配麼？那嗎我要問你：我們的關稅是甚麼人在管？我們的鹽稅是甚麼人在管？我們的郵政是甚麼人在管？管我們中國財政部的太上財政部是甚麼人在管呀？你還可以說他們還沒有握到我們中央及地方的主要行政權麼？好的。做我們執政的是段祺瑞，做我們督軍巡閱使的是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這一竿子百家姓上有名的人。但是，這些人你還以為他們真是中國人嗎？那嗎李提摩太

，李佳白，朱爾典，湯若望，張伯倫，康德，林權助，你都可以說他們是中國人呀！唉，我們都是受了百家姓的欺騙啦。你並不是不曉得的：他們的財產是存在外國人的銀行裏的，他們的糧餉，他們的軍火，是外國人供給的，他們不過是外國人養的幾隻反毛句，養來看管我們這幾萬萬條馴善的羊子的，或者也可以說就是外國人立來駭我們這些麻雀的稻草人呀，你看他們不是專心一意地在替外國人保全生命財產，只把我們中國人的生命財產拿去孝敬洋大人，洋祖宗的嗎？你還以為他們是中國人，你未免太把他們小視了呀。

照這樣看來，到了現在還怕外國人來共管，豈不是上了煙癮還怕別人擎洋煙來毒殺你嗎？靈光先生，我們現在不是怕毒殺的時候，我們現在是看要如何纔能够把烟癮戒脫的時候呀。戒了洋煙打嗎啡針，戒了嗎啡用黑羅陰，這在黑甜鄉裏是永劫不能翻身的。而你偏偏說：『我們還可以利用帝國主義本身利害的衝突，以圖我國家之獨立發展。』你這豈不是就好像把烟癮過足了，在天堂裏談天話一樣的嗎？我們終歸是怕外國人的。怕了又不敢惹他們，只得用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老本領，聯這個去打那個，合那個去打這個，合來聯去，縱橫還是自己上當，這就是所謂『利用』麼？這就是所謂『獨立發展』麼？靈光先生，你也未免太冒稽了。

我們現在不是怕共管的時候，我們現在是應該想想，怎樣纔能夠從這既成的經濟的國際共管之下脫離的時候呀。外國人以絕雄厚的經濟戰鬥力來君臨着我們，我們於不識不知之間，無條件地把我們這個世界最大的而且幾幾乎是唯一的市場提供給他們去了。他們的經濟的

侵略，一直殺到我們的五腑六臟裏來，我們不僅沒有心思和他們抵抗，而且還有條約去保護他們。這點靈光先生想來是很明白的。那嗎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唯一的生路，不該是澈底地去反抗他們的經濟侵略嗎？你要反抗他們的經濟侵略，這第一步的手段不就是應該把那種保護他們的條約廢除，回頭還要集相當的資本來，和他們在經濟場中決一死戰嗎？現刻世界上的市場所剩無幾了，我們即使很幸福地能把種種不平等條約廢除，但他們外國人要發洩他們過剩的資本，他們還是要來侵略我們的。他們即使受了種種的制裁，但他們單以雄厚的資本來和我們競爭，我們的資本力如弱小時依然還是要受他們制服的。那嗎，我們只好趕着我們的力量收集最大的資本來和他們對敵了。但我們一國之內能夠使資本集中到最大的地位的，不是只有以國家為單位，以國家的權力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嗎？更換句話說時，不是只有把全國的私有財產集收於國家的手中，以國家為單位努力去提高產業，以防外國人的侵略嗎？這樣一來，共產黨人就要說話了。雖然我不是共產黨人，但我對於馬克斯主義，借過靈光先生的書來研究過一下（我譯的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的原本，是靈光先生借給我的。）我覺得勵行國家資本主義，是共產革命在產業後進的國度中所必取的形式呢。那嗎實行共產革命豈不就是抵抗共管？實行共產革命豈不就是實行國家主義嗎？假使居今日而談國家主義另外還有一種經濟政策的方針，或者是要勵行個人資本主義（關於這一層，國家主義者均未明言，所以不敢斷論），那我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國會怎樣行法。

勵行國家資本主義既是反抗共管的唯一的武器，而勵行國家資本主義又是共產革命在產業後進的國度中所必取的形式，那麼我們中國的共產革命假如真個『成功』，豈不就是列強（這列強兩個字我實在不高興用）共管的消滅嗎？我們中國的共產革命的成功，同時就是各個資本國家的失敗。

希求與崇拜 灵鳳  
 ，他們把商場失掉，過剩的資本沒有地方發洩，他們的內部愁他不起革命嗎？那麼我們中國的共產革命的成功說不定就是世界共產的發軔呢？怎麼能够說『我們中國共產革命一成功，同時便是受列強共管之時』呢？這在道理上我恐怕說不過去吧？在道理上說不過去，然而靈光先生和其他的先生們偏在那樣說，我想去想來，怕還是雙聲疊韻的關係罷？



## 怎樣去清理出版界

霆　　聲

現在的出版界的混亂情形，我在上面（按即『漆黑一團的出版界』）已講了一個大概了。我想出版界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直接固然只是摧殘著作家的成長，遏抑讀書人的熱心，而間接直是使一國的文化漸漸沒落。這不見得是我故甚其辭，你想：一個國假如沒有一本好書可讀，那麼對於這一國裏的人的思想上學問上要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無庸張揚，中國青年現在的墮落，不良的出版物至少是要負一份責任的。

出版界所以會如此混亂，別的人當然也要分任其咎：譬如著作家的濫製作品，讀書人少鑑別力，學者放棄指導和糾正出版物的工作；但所以致此之最大的原由，總還是由於出版家的放棄職責。

出版家的職責，如前所述是該應為溝通著作家和讀者的一條渡船的，但現的出版家都是些只知發財主義和苟安主義的大小資本家，於是這條渡船一變而為關卡，反成為兩者間的阻礙了。

看出了出版的發財和苟安主義，便可恍然於出版界的混亂是必然的結果。壯學先生在現代評論上曾把出版物不良的原由寫出三項而統歸之於出版家的發財主義，實在是不差的。現在我不妨再重說一次：

（一）不專力於正式的出版物。因為出版家祇知發財，所以他們的心力全注意於容易賺錢的印刷品如公司的廣告之類的身上去。招攬

著幾家大公司的廣告生意的利益要比出版十數部正經書大得多，也就難怪他們，他們對於專門書籍的出版是祇為點綴門面之用了。

(二) 利用時機，投合社會上的卑劣心理。他們不問某種著作究竟有否價值，怎樣粗製濫造，但能適應某種時機或配合社會上一般人的卑劣心理時，總肯熱心出版；下焉者譬如直奉戰後的江浙戰史，齊燮元歷史以及第一奇書，秘訣千種等等內容極無聊不堪的東西；上焉者譬如近來忽然風行的性生活的書——據我知有一友人前年持『夫婦的性生活』譯稿求售，無應者，但現在也有別人譯了出了版了。

(三) 看情面收稿。出版家為點綽門面計，有時也不能不收幾部比較正式的稿子，可是他們收稿的標準不是作品的好壞而是送作品者的情面的大小。許多無名作家常常憤說：你的著作，只要經過名流博士介紹吹噓，那怕是糟粕臭屎，定會帮你出版；否則，饒你是鮮花麗草，總只求得一個不睬。這話似乎太過火，但與事實相去實在並不甚遠。

(四) 拒絕有革新精神的佳作。因為出版家是大小的資本家，是抱着苟安主義的，所以趕在時代前面的，和帶着反抗的色彩的有價值的稿子一概被他們擯諸門外。他們怕資本主義的地位搖動，怕得罪舊勢力，他們是甘願隨著社會走而不肯走在前面為社會的領導的。

(五) 不肯出相當的報酬。他們祇知賺錢，可是因為資本的利息和銷路不大——由於出版物不良——的緣故，要使成本減輕，多獲利益，除了使印刷粗劣或定價增高外，就祇有在稿費方面盤算了。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們對於無名作家的刻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同時，設

有編輯所的書局，對於編輯員的報酬也非常菲薄，所以他們不易請到有學問的人，就是請到了也不能盡心著述的。

上面的五種情形是發財主義和苟安主義的結果，再以此果爲因，便引起著作界的墮落。像郎弗羅，太戈爾等的貴族富豪著作家本是很少的，大半的著作家不能不用自己的佳作來易得物質的生活。但出版界的情形使他們不能專心著作而且也不必專心著作。三年五載苦心研究的作品或許反不及經名流吹噓過的或投合時機的隨意濫譯來得易賣易銷，這又何怪乎真正著作家不屑與鄙伍而寧願餓飯，寧願改行，以致無聊的虛偽的著作家起而與出版家狼狽爲奸呢？

或許有人問：他們的出版物既如此的不良，社會上的智識階級爲何不起而監督？是的，這是一個疑問：學者爲何不起而指摘，讀書人爲何不加以鑑別？但這也還是出版家的手腕。他們一面用賄賂主義來敷衍名流和教育機關（這便是壯學先生所說的蜜封政策），一面用廣告政策來欺騙熱心的讀書人（這便是陸稿薦式的所謂招解主義）。他們是商人，他們祇知用商業手段來達到賺錢的目的，更不用管這不良的出版物會鬧成怎樣一個惡果。

總之，無論什麼事情夾了發財主義和苟安主義的資本家在裏面的時候，一定要弄成一個漆黑。所以我們要清理這混亂已到不堪的出版界，不可不由負文化發展責任的智識階級自己起來去做。我現在想着我們可取的二個步驟。

第一對於目前，應由智識階起來把目下的出版物嚴格的審定一下，痛快地指出它們的荒謬，同時也把有價值的東西提出來，讓出版界

曉得一些畏懼，讓讀書人有個選擇的標準。

二，對於以後，應當由讀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事業；同時再由真正有學問的學者在旁作建設的批評，求出版物的進步。讀者和著作家合作時，一方書價可以減輕，一方著作家的酬報可以較多，這因為少了一個資本家從中剝削的緣故。合作的法子，當然要詳細研究。但我也粗粗想到兩個法子：一個是預約法，著作家的作品經真正學術團體審定後，便招募預約，由預約款來印刷；一個是貸款法，先由喜讀書和願著述的人集些股子起來，組織一個出版機關；凡某作品審定後，便貸款於該作品的著作者，助其出版，助其發行，出版機關僅取些微的手續費。這兩個法子都是輕而易舉的，祇要有幾個真正熱心的人起來舉行，一定可以收效。這樣，出版界的力量在讀者和著作家自己手裏，那種混亂情形當然無由再發；同時著作家因為作品有了真價，自然可以更專心於著作，作品的量，質一定有長足的進步，而讀書人的興趣自然也隨着來了，出版物的功效纔真正顯來了。 九，二九

這篇東西我自覺對於目下出版界的混亂情形已說出了一些，我想真正愛讀書願著作的人也已看出了。趁便我還要加上幾句，便是這裏的二個辦法，洪水都是十分贊同的。不量力的洪水本來就想參加這第一個工作，但是力量太弱，很希望熱心的讀者來幫助這個工作的實現，不論評譯，評創作，我們都是歡迎的，祇要是真誠的批評。第二個工作，我知道創造社今年曾想實現過，但後來為了別的關係而中止。現在我頗想知道同情於這個工作的人有多少，假如是還不少的時候，我想我們可以合力使它實現。

十一月一日作者又謹

## 拆 穿 西 洋 鏡

— 撤且工程的一部分 —

### 冥    冥

現在中國頂頂大名的大藝術家（？）是那一個，想大家多是知道的，用不着我來呼出他的名字。記得上海某大書館出版的有名的雜誌內曾有一位現正游歐的大教育家（？）詳細地介紹過那位大藝術家，更無庸我來再替他吹牛。這時我要講的是一回怪悲慘的故事——拆穿西洋鏡。

『諸位先生們，請了！

『話說有一天晚上幾個教員模樣的人路過一個大藝術家的住宅門口，他們似乎商量一下後，就走了進去。讓坐送茶的客套做過後，那位大藝術家就怪興奮地開始他的談鋒了：

「我真要氣死了！就是你們聽了怕也要替我氣死吧！真倒霉，說說大話說出那麼大的氣來！」

這時那幾個客人靜默地聽着，好像真在替他擔憂。他很傷感地少停，又接着說：

「平日我在雜誌報章上所說的大話，不過是一種應付社會的慣常的敷衍話，誰料也會有人來信的！

「口口口回國後，不是我替他在報紙上大吹而特吹麼？前幾天有個安徽的資本家特派了代表到上海來，和我接洽請他雕刻九個石的像事。他來時還伴着兩個紳士樣的老人。開談後我就天花亂墜般拼命又

說了些大話。我說□雕刻家能否允許替你們雕刻還是個問題，從前國父孫中山先生曾遣他的兒子來要他雕像，可是他終於沒有答允，——這是我瞎說的，所以不見得他會肯替你們雕象吧。停一回，那個代表問起雕像的價錢來，我又鋪張揚厲地說石像原料怎樣貴，因工作雕像而增加的生活費又怎樣大。末了我信口開河下了個每像五萬元。這時我想嚇跑了那個代表就算了。一面可以不再嚙嚙，一面表示我們□□□學校（他自己辦的）聘了那麼大的雕刻家，多麼闊氣啊！出乎意料之外，那個代表竟會接着問道：

「每像五萬元麼？那末先生能承辦這件雕像事麼？」

這一問使我故態復萌，替自己說大話了。我掛長了臉，厲聲地說：

「喲！我□□□（他的令名）又不是個商人；我們□□□□學校又不是爿商店！……」伴着的兩個老人不等我說完，就搶着埋怨那個代表說：

「□□□先生是現代中國的大藝術家，豈肯擔任這種的包辦事情呢！這件事我們再從長計議吧。」

這時我雖經那兩老調解，猶怒氣沖沖，旁若無人地就立起來，離了坐位說：

「如果你們要雕儘可和□先生去接洽去，我決管不了這些閒事。」

「我們的談判告終了；可是我的氣的種子已不知不覺地就在這裏播下了！」

「現在他們兩方面已訂了約，簽了字，限兩年內雕刻完工，雕費四十五萬元不缺半文。你們替我想想：如果當那個代表要我承辦的時

候，我一口答應了他，我一定可以出每像千元的價去請口口口雕。他當然很願意雕的。那末我可不是有一筆四十四萬許的大款子進益麼？啊啊！這票橫財差不多已到我手裏，我却把牠放棄了！你們想：我要氣死不要氣死！？

「後來聽說在那個代表請求口口口雕像之前，先問明我有多少家私。口口口回他說我大約有二百餘萬，因此那個代表以爲我的話總靠得住的，就毅然決然出那重價請他雕刻。呵，誰知口祇是個窮措大，祇會說說大話的人！替人家吹牛，又要替自己裝面子！假使那時我不掛起藝術家的招牌，承辦了下來，我現在不是變成個小資本家麼！？住宅也築起了，出洋的費用也有了，……啊啊！你們想我要氣死不要氣死！？」

『那位大藝術家講完了這一大篇的氣話之後，那幾個客人——除其中有一個外——多長吁短歎，深深地替那位大藝術家表着同情。你一句，我一句，他們怎樣還津津有味地談着那該氣死的不幸的事件，暫且按下不表。却說那其中的一個客人聽了那位大藝術家的「氣」話後，他的確也要氣死；因爲他細細尋味着浮在腦海裏的「大話」……「應付社會的慣常的敷衍話」……「裝面子」……「掛起藝術家的招牌」……「一筆四十四萬許的大款子進益」……「做了小資本家」，……他氣極了，他悲痛極了！他暗暗地叫苦着說：

『那西洋鏡——現代中國的大藝術家——被我拆穿了呵！』

『後事光怪陸離，且聽下回分解。』

## 【讓世人把我們投入硫黃湖去】

——通信三則——

### (一)

全平：

馬不停蹄的太陽，真是快得沒有道理的了！上海的旅行，彷彿還在目前；誰知已經匆匆的隔絕了兩個星期多了？說是做夢，做夢恐怕還沒有這樣迷離，這樣短促吧！

在這兩個星期多的日子中間，我的精神覺得異常的恍惚。幾次想捉住自己的在外面飄泊着的靈魂來寫幾篇文章，但是逸馬一般易放難收的心終究是收不轉來的。在上海時你曾囑我寫些短短的文章給你，我總沒有寫成。一篇記錄這回旅行杭州的事情的雜記，僅僅寫好了一千多字的第一節，以下便沒繼續下去了。就是這封寄給你的信，早一星期以前便把信封寫好了的，到今天纔能着手寫成寄出。倘若長此下去，我的精神和肉體，都要糜爛得和陳腐的屍體一樣的了！真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救出了我自己。

『洪水』的復活是我們這班窮鬼的青年的徵倖！我們四周的景物是汗穢而嘈雜到極點的了！環繞着我們的是無奇不有，無醜不備的鬼怪；呈現在我們的眼底的是醜態百出的影象；無禮的叫囂和淺薄的言論充塞了我們的耳鼓；奇臭的氣味迷滿了空間。全平！我們的言論界和出版界混雜到這樣無可收拾的地步，稍有幾分人性的人能不爲之髮指嗎？有些掏出了名士的招牌，用以招徠生意；有些利用羣衆的弱點，用以魚目混珠；有些支分派別，用暗箭傷人的方法來攻擊別人；有

些濫登作品，用以號召狐羣狗黨的黨徒。正義和公理早已屏出了他們的思想之外！像這樣混亂的我們的言論界，若不經過了一番大大破壞的工夫，深恐沒有漸入正軌的一日！

我們的能力雖然比週歲的嬰兒還要薄弱，我深望我們能盡力的吶喊，讓我們高聲喊醒了正在睡眼之中的醉生夢死的國人！我們縱然沒有受過高明的師傅指點過我們的拳腳，我們却像初生的小犢那樣的不畏外面強禦！縱使我們的力量不足因而被惡魔榨取了我們的生命，也勝似那縛了自己的手足讓別人去搬弄的懦夫！所以我覺得即使有人來攻擊我們，即使在我們的四週樹滿了敵人的旗幟，我們還要吹着觱篥，整齊了我們的步調向前方進取！全平！我們中的政界是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格和良心早已不放在那班政客的眼中；不幸我們的言論界便是我們中國政界的一幅縮影！我們固然不抱項籍所說「可取而代」的那樣野心，我們也不希望在我們敵人的城壘上面拔趙幟而易漢幟。我們只希望能夠由我們的微弱的呼聲引起了人類的同情。我們是只希望能够由我們的努力在汙穢的社會中掃出了一條潔淨的大道！全平！只要我們一日不死，這重大的責任總要負在自己的肩上。——雖然負得起與否還是一個問題。

『洪水』到現在僅僅的出了三期，大約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冷嘲與熱罵了！我僻處在奉化，對於外界出版的東西，差不多沒有看見的機會；不過根據了往日的經驗，大約是免不了的命運！可是我們不要因此而悲觀，我們更不必因此而停止了我們的戰略！有人說我們批評人家就是對於人家的謾罵，那些無聊的作品我們除了謾罵以外還有什麼

法子呢？要是依了他們的見解，我們只好用膏藥牢牢的黏住了自己的嘴巴，或者像啞子那樣的緘默無言，這樣方算有修養的工夫！其實這樣修養的工夫只有神廟裏面的菩薩方能做得到。要我們緘住了說話的嘴巴，壓住了青年的火性，除非用刀來割斷了我們的頭頸！

日安！

以仁 一〇，二九。

## (二)

以仁：

你的猜想一些也不差，洪水這幾天正因為不知忌諱地罵了社會上的醜惡的緣故，引起了不少人的冷嘲和熱罵了。最被人嘲罵的要算是爲法和彷吾，據說是由於他們太會罵人，而且罵得太利害了的緣故。但我想，恐怕是他們二人真罵着了人們的痛處了吧？本來在我們這個國裏，罵人是視為很不道德的，自然『痛罵』更是罪大惡極的了。他們不問你所罵的對象社會上到底有沒有，他們也不管這些對象該罵不該罵，他們只是討厭你的罵人破壞了他們的好規矩。他們歡迎的是無所不包容，無往不稱讚的假道學和僞君子；他們讚美的是隱人之惡，不道人短等等怯懦和苟且的鬼行爲！他們的嫉惡如仇的剛勇是早被這種悖謬思想消滅了。

他們罵洪水的毀人是自譽，我不曉得這毀人和自譽有什麼連帶的關係？毀人不可以同時也是毀己而一定是自譽嗎？而且我始終也不明白自譽為什麼就是不應該，假如自己果有可譽的地方。

他們罵洪水不能容物，他們說：有修養的偉大的性格是無所不容的。是的，這種肚內好撐船的宰相態度確是我們國裏所尊崇的，『拾

在籃裏就是菜』，我知道臭屎盛在飯碗內時，他們也可以一概包容下去的，這是他們所讚許的偉大的修養！

其實我不是不曉得『和氣』可以『致祥』，我也不是不曉得『不得罪人』便容易得着飯吃，可是我終是一個蠢人，終不肯嗅着狗屎不嚷臭，見了好花不說美。以仁，你也與我一樣的蠢，我想我們這種脾氣，也許就是將來不得令終的先兆呢？

我早已說過，我們的工作顯然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招怨樹敵的。許多人勸我們：你們將來也難保；許多人責我們：你們應當看看你們自己；這話也許不錯，但我始終以為自己有了錯便不肯指出人家的錯是一種卑劣的自衛。我是寧願我罵人的錯，人也罵我的錯；我不願人人都為了想避免罪惡反躲入罪惡的影子裏去。

以仁，青年的火光未在世上消滅以前，我們這種工作總是有意義的，我們祇是『憑着良心，順着感情』做去就算了；世人不願意，便讓世人把我們投入『硫黃湖』去。

全平 十一月一日

### (三)

景陽先生：

因為你信裏所述的遭遇正是許多真正有反抗決心的青年人在現在或將來所要遭遇着的，所以我很想把它發表，但後來因為信裏有過譽洪水和我的話，發表了恐落標榜之嫌，便又放下了。該不致見怪吧？

你這封信使我受了很深的感動，使我想起了從前初次失業時的苦況而引起了過不住的淒酸。現在的社會終竟祇有冷酷和妒忌，祇有虛偽和醜惡，不能與之妥協的青年們便不能不領受難堪的刑罰，——萬

惡的教育家也不過是惡社會的一份子而已。但是，朋友，我們不要氣餒，我們應得鼓勇與現社會肉搏，（堅定與奮鬥便是青年與惡社會搏擊時的一雙利器）直到我們的桎梏全除。這話並不是空泛的套語，這正是我們被擯棄的無產者應有的勸勉。景陽先生，我雖不是能領路的牧人，但結伴同行我是十分願意的。我要憶着你，你也莫忘我，連結微弱的力量成為一個巨大的勢力，然後打倒舊勢力而救出我們自己。——這是我的願心，我要盡我的微力做去。我願你我同在苦難中努力掙扎，求得生活的真意味，不灰心，也不屈伏。要知青年人的羞恥不是失敗而是庸俗，青年人的悲哀不是生活過於艱難而是生活過於平凡啊！

景陽先生，『讓世人把我們投入硫黃湖去』這是我們青年人在和惡勢力肉搏時應有的壯語！

全平 一九二五，九，三。

真正的英雄是永遠不知道失敗底悲哀的！

無可挽救的失敗，

在他也只是一味勵志的良劑。

真正的英雄又是永遠不知道勝利底榮耀的！

強大的敵人倒伏在他底脚下時，

他在感著失去了對手底乏味的空虛。

## 與旅人——在武藏野的道上

— 呈 李 白 華 兄 —

木 天

奔遙遙的天邊，  
 奔渺渺的一線，  
 奔雜雜亂亂，灰綠的樹叢，  
 奔霧瘴瘴的若聚若散的野烟；  
 旅人呀！踏破了走不盡頭的淡黃的小路，  
 問遍了點點的村莊，青青的菜圃。滿目的農田。  
 旅人呀！前進！望茫茫的無限。  
 旅人呀！哪裏是你的家鄉？哪裏是你的故園？

不要忘我們的水溝，  
 不要忘我們的橋頭，  
 不要忘，田邊，木上，栓着我們的老牛，  
 不要忘我們的菜車，我們的背影，我們的萊蕪；  
 旅人呀！走過了那漫坡坡的小丘，  
 邊問了那裏的鎮市，那裏的人家，那裏的街頭。  
 旅人呀！前進！對茫茫的宇宙。  
 旅人呀！不要問哪裏是歡樂，而哪裏是悲愁。

## 小

## 坐

## 成 仿 吾

(一)

飄搖，  
我在跟着人羣飄搖。  
這悠永的日日，  
我只是飄搖，飄搖。

(二)

人生已飽和着疲勞，  
於我太荒涼而冷酷。  
我無狂熱爲歡，  
也無熱忱可以歌哭。

(三)

在這飄搖的生活之中，  
只這時候我心清沖，  
當我偷閒小坐，  
坐着生命之流湧去忽忽。

(四)

生命之流湧去忽忽，  
羣動在狂擁而昏昏；  
我飄搖着，  
在羣動飄搖之中。

昨日檢點行囊，偶落舊紙一方於地；今早拾起來一看，却是一篇  
短詩。題下僅書十二月廿五夜，已經不知是何年寫的。返湘以來  
，生機絕盡，偶讀此詩，覺流浪上海時之心緒猶爲難得。

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 迷途之鳥底祈禱

錢蔚華

禮教不許我愛你，也不許你還愛我。因為你是有夫之婦，我也是有婦之夫。

不，我偏要愛你。我底愛是真誠的，也許主也允許我愛你！

在黑暗底夜裏，常藉了星月之燈，走到你底窗前，悄悄地窺視你。看你支頤的坐着，亂了雲鬟，閉了眼睛。也許我會當你——你底一裸心，在念我底孤零。

你有時抬頭微笑；你有時低首輕嗟。為什麼，終竟爲的什麼？

那時，我血沸騰，心奔跳。竟使我欲叩窗問你，入房吻你。也許你也願意——願意將你心杯裏的愛底葡萄酒，一杯杯飲我。

忽抬頭，望見臥在牀上的你底丈夫，他好似一條毒蛇，一口口噴出灰色的毒焰，迷漫了你底幸福的光明。

我連忙抑住了喉頭聲，停止了脚步行；但止不住心頭跳。

你解除了衣裙，露出雪似的雙臂；美妙的乳房，隱隱在妃紅的睡衣裏墳起。——我發狂了，我底血管都激漲了。

愛人呀！受傷底小鳥，在狂濤底夜中，在黑暗底窗前，全羣都離棄了遠飛了，飢渴欲絕。

女神呀！請你的慈悲吧，把小鳥抱在你底溫軟的懷中，使小鳥得到一點和暖的愉快呵！

## 霧

— 白葉雜記之二 —

## 葉靈鳳

Wilde在他的“*The Decay of Lying*”中曾有一段是講到倫敦的霧，使我想起了薄命的Gissing在“*The Private Paper of H. R.*”中似乎也曾幾次提過。英國的濃霧，身歷其境時雖使人討厭，然而在書上讀起來總覺可愛。至於畫上，像有時見到Turner所作的霧的風景，那更使人神往了。

霧的趣味與月光一樣，是在使清晰的化成模糊，使人有玩味的餘地，不至一覽無餘。然而月光與霧比起來，月是清幽，霧是沉滯，月光使人瀟灑，霧却使人煩悶；不過至終，月光祇宜於高人雅士，霧却帶有近代的色彩。

中國因了氣候的關係，不常見到倫敦那樣，瀰天瀰地，使白晝變成黑夜的大霧。不過在鄉間每早當曉霧未乾，或朝陽未出時，在山腰或叢樹間，總可看到像帶樣的白霧，不過時間不長罷了。在上海有時清早也會有點薄薄的霧氣；然而這除非是像我這樣，歡喜起早而又在外面跑的人方可見到，大半的真上海人總要睡到九十點鐘方翻身，恐怕夢也未曾做過。

三四年前，曾在鎮江一個學校中念書，校舍是建在一座小山之頸的，四面都是綿綿的大山，每早起來，總能見到很好的霧景。那時我似乎非常用功，總是趕早起來念書，宿舍與盥洗室的距離是要越過一

片球場方到，我每早起來走過球場時，除了雨天，總能見到牆外白茫茫一片濃霧，祇有樹巔和山尖可見，像大海中浮嶼般，使人想起了聖經中所載，上帝用洪水滅世人時，拿亞從方舟中望見外面的景象，那時地面全淹沒了，祇有世上最高的高峰在水面上露出一點尖頂。——這種霧景，常常會在我腦中浮起，然而逝水年華，一去不再，我祇好在夢中追尋他的痕跡了！

幼年十一二歲時在江西廬山脚下念書，也曾每天都看見霧。『誰見廬山真面目，』廬山差不多總是在渺茫中的，我們也與 Irving 的 Rap Van Winkle 中的村人一般，總是拿他當作風雨表。

中國的山水畫中，有時也有霧景，然而在清晰的叢樹間，截然留下一條白帶，似乎太呆板了。

Gissing 自己曾說，倫敦的霧，曾使他屢次受窘。這是當他還是個可憐的 Garreter 時，因了霧不能動筆，便不能尋錢，可憐燈油盡了，麵包乾了，他祇有於黑暗中整日地睡在牀上挨餓。

最快樂時，當然在他手邊有錢的時候了。不論外面街上佈滿了慘黃或灰黑的濃霧，不論正在白晝正午，他總是閉上百葉窗，點起羊燭，自己欺騙自己，忘去外面世界，作為正在一個溫和的晚上。

以後凡關於全平個人及洪水編輯方面的函件請直寄上海阜民路二九五號，關於發行方面的函件請直寄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以免轉折，或有遺誤。

## 自

## 殺

(續前)

日本江馬修作 張資平譯

「剛才我到你家去，不在的時候，死不下去，再拿出軍刀來刺他的腹部。真的要怎末樣才好！母親祇看了一眼，就打抖起來，不到父親旁邊去了。我也害怕得討厭。望你快些過來，替我們想個方法！」她像患歇斯的里症，不住地瞬着她的眼。

「那末還沒有死？」

「還不得絕氣。」

「醫生來了麼？」

「還沒有叫醫生去。但是母親並沒有說叫醫生去。」

「這時候你該先跑到醫生家裏去的。然後到我這邊來。那末，你此刻快些順足到××病院去，把事情報告他們，帶醫生即刻回來。」

『Y夫人看見我後，突然的飛着般的走出來，捉着我的袖，就哭了。』

「E先生我們往後怎末樣好！望你救我們。」

「Y君在那兒？你怎的不在他身邊？」

「但是他怒罵我，怕連我都要給他殺死呢。那樣糊亂幹的人，真的怕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啊！要怎末樣才好？叫醫生來好麼？」

『我上到面着電車路的樓上去了。Y君在土蓆上染着血污。原是盤腿坐着的，就這個樣子盤着腿向前面倒伏下來。他聽見我的聲音，

抬起頭來時，那種淒涼的樣子，說起來時，真的……！因為最先是用鋒利的日本剃刀，想切斷食道，把咽喉骨和食道割得稀爛了。若很對的切斷了動脈或氣管還好些。這位先生以為糊亂把咽喉切了，就會死的。真是個笨蛋。因為死不下去，又由壁廚裏取出裝了彈丸的手鎗來，連開了兩發。但這位先生不先取一定的距離，突然的向着頭部開鎗，一個在顳顎部擦過去，一個由額部進去，歇在眼球後了。他真的不懂，若把鎗口指着胸口，祇噠的一彈，什麼事都完了。那時候他的女兒跑了來，把剃刀和手鎗取開了。但他還是死不得，他乘他女兒去後。畱他一個人在樓上，再爬過去取了軍刀出來，這回切腹部了。但他氣力很弱了，不能照自己想着般的刺他的腹。就這個樣子，胡亂的把自己弄得體無完膚了。但傷口都不中要害，即刻死不下去，由咽喉流出血來。他的臉完全像個怪物。又像給人枉殺了的憤恨的幽魂般的緊張着。蒼灰色的臉還染了許多血。眼睛突出來了般的，真難看。我也是個軍人，到戰場上去，很悲慘的光景是看慣了的，所以不很驚駭。但普通的人，單看見了那樣的血，就會昏倒下去吧。由此看來，在那時候取開了剃刀和手鎗的女兒，的確是個精神很強的女人。

『但是我較什麼還要驚駭的，就是那個人不單死不得，他還精神很足，想向我說什麼話。但恰好切中了咽喉，不能發聲了。他用手裝出寫字的樣子給我看，我忙跑到下面去，取了信紙和硯盤上來，把筆蘸飽了墨汁，交在他的右手裏。我想，還能夠寫麼！但他顫着動手，馬上在染了血的信箋上，很大的，筆力也很健的寫了「拜託」兩個字。』『當然的！一切我會照料。但是你為什麼做出這樣笨的事來？

真的你做事太亂了。」誰到了這個境地，除這樣的說，再沒有方法了。他以後再在信紙上寫很大很粗的字，像小學生習字般的，寫了四張。

「我為尊重名譽，無論如何，非死不可。」並且最後還大寫了幾個字，「正六位勳五等陸軍中尉 Y××。」

『恰恰醫生來了。醫生循例的檢檢傷口，說怕挨不過今晚上一晚了。隨後詳細的問事情的原委，叫取自殺用的刀和手鎗取來看，又檢看那時候坐在我傍邊的Y夫人和她女兒的手上的血。看見醫生的這種態度我就覺得Y不是自殺，是他的妻女把他殺了般的。真是奇怪，現在都還是覺得這樣的。沒有法子。』

『總之，醫生施了救急的療治後，抬進病院去了。夫人留在家裏，我和他的女兒跟着到病院去。在病院裏，院長也在場，把彈丸取了出來。猶其是把受傷最厲害的咽喉縫回去，很講究的包裹了繃帶。我因為要把事情的委細告訴院長，到院長的房裏去了。他的女兒也因為有些事，祇一刻工夫的離開了病房。看護婦也無心的打開門，向廊下望了一望。翻轉頭來看時，不把人嚇死了嗎？那個自殺未遂者拚命的用兩手亂抉咽喉部的繃帶，他是決定主意，無論如何要死的吧。看護婦跑前去，叫了起來。一時那個房裏，又很騷亂起來了喲。』

『晚上八點鐘，Y君用右手的食指向空中寫了許多字。我幾次又幾次叫他寫了再寫。後來判明了他是想喝葡萄酒。醫生來了，也說可以喝。但是很困難的就是食道已經切斷了，東西不能由口裏送進去了的。於是醫生兩個人解開了繃帶，尋出食道切斷了的地方，把葡萄酒注進去。酒的好味，當然沒有判別的道理，但這位先生也像知道美味

般的，表示出滿足的樣子來。

『以後我留他的女兒一個人在病院裏，急的跑回Y夫人那邊來。因為醫生說，挨不到明朝了。想在未死前，叫夫人和他見面見面。但夫人把店門關緊，額上和顴顰上都貼了藥膏，蓋上了被蓋，睡着了。

『「娘，太太！快點到病院去。此刻馬上去還可以趕得上。」

「但是我頭痛得很。」

「還在說笨話！你的丈夫圖自殺，現在正挨着最後的一點氣的時候，還說頭痛麼？快跟我一路到病院去。」

「………………」

「為什麼不著急些去。在這樣的時候，一分鐘都不能隨便放過的。能夠趕得及，不趕快些，到後來說不定不會後悔的！」

「但是我害怕。因為他在怒罵我。一定是我太把他責備過了，惱了起來自殺了的。看見了我，一定會發怒的。發了怒，怕要死快一點吧。」

「死已經是迫在目前的了。你如果想自己錯了，就趕你的丈夫精神還好的時候，早一刻趕到去向他謝罪。這不是你的做人的妻的義務麼？」

「但是我總不想見他。」

「啐。你儘說些什麼？你的丈夫正在臨終的時候。嚷！快些！快些！……」

『我祇沒有捉着她的手拉她起來了。Y夫人很不情願的，由床上起來了，還要做些使人焦急的事，費了很久約時間在撫她的頭髮，撓

她的衣服。真的女人這種東西，要看臨死的丈夫去的時候，還當打扮得齊齊整整是她的義務。我再趕到病院去的時候，已經是夜間十點鐘了吧。我想或者Y君已經死了也未可知。他的夫人在途中所想的，不用說都給望她的丈夫死的心思佔領了。但是Y君還沒有死，還在生存着。看見Y夫人戰戰兢兢的走近寢床前時，在頭部的綁帶中祇露出來的一個右眼，圓圓的怒睜着。仰臥着的突然舉起一隻腳來想踢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呃的悲叫起來，打開門逃出去了。看護婦忙把病人按住。又起了一陣騷亂。

『像這樣的，病人那晚上還沒有死。第二天的早上，我到公司裏來。到上午，打電話病院去問，說還沒有死。由公司回家的歸途中，順到病院去看看他，還沒有死，還是頻用指頭說要喝葡萄酒，又說快點把他殺死了的好。去會了會院長，院長也驚呆了的樣子。

「真的不可思議。完全是個怪物！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說了後好笑起來了。

『於是，到第二天的那晚上，Y君還沒有死。又到第三天了。那晚上我到病院來時，阿絹把病院開來的帳單給我看，問我怎末樣才好。我擎來一看，手術費和到今天止的入院費，總共四十多元的意外的金額。我以前也不是沒有想到，但一時也覺得不容易。一天一天的生活都不容易過去的Y君，怎末能夠擎得出這許多錢來。雖然這樣說，但以前早已知道了的，這裏並不是慈善病院也不是養育院，不能不要費用的。結局我去會那個病院長了。

『病院長的博士，是個矮小的身材，腹部突出來了，體胖的四十

多歲的人。眼尾略向下垂的圓眼睛，太有憐憫人般的樣子，撫着似有似無的薄鬚。我很率直把Y的家計的困苦情形說了。並告訴他現在無論如何，不能照帳單上所要的擊出錢來。作算延長，也二三日內就要死的，請求他把帳的清算暫等一等。博士聽見了後，急把雙眉湊攏起成八字，

「這樣的擊不出錢來的病人，為什麼抬到本病院來？」這樣的質問我。

「但是，先生，人到了生死關頭，沒有躊躇的餘裕想有錢沒有錢了。」

「但這裏不是施診病院喲！」

「那是知道的。老實說罷，我料不到那個人會這樣的兩三日不會死。這裏的醫生也說過了，最遲那晚上就會死的。偏出人的意外，先生不是也喫了一驚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麼？」

「那當然要喫驚的。但是不能因此便有施診的義務。」

「誰說要求你施診？不過望你等到那個人死了後再算。到那時候，那個人也有四五位朋友，和他們商量看看，總可想點方法。我決不是辯理。不過把那個人的可憐的情況告訴你，求你個人情，不過求個人情。」

「誰都說醫仁術也。引了這樣迂腐的文句來攻擊醫生的不近人情，但醫生每天接的無數的病人，一一要對他們同情時，醫生怕要餓死了吧。」

「那也不錯。不過那個人的病院用費望你暫延一個期，先生的生

命不見得就會生出意外吧。」

「你是打算來和我辦理的麼？你要講情延期，就要用講情的話謙虛的說好話。那麼我也不見得全沒有人情講的。」

「那末我就代那個可憐的家族向先生講個情，請先生把帳單的清算暫延期一下。」

「那沒有法子，就這樣的算了。」

「實在感謝了。那末，先生你看，那個病人到底還可挨幾天的生命？」

「那不曉得。」

「如果到底沒有希望時，不早一天死，真的沒有法子。假定有癒治的希望，但要兩三個月住院時，也還是早一天死的好些。因為多一天就多要一天的費用。他的境遇是一文錢都沒有的。這一點望先生諒解諒解。」

「那個病人原是沒有恢復之望了的。一點都沒有加以治療。那個是病人的女兒麼？守在傍邊的？」

「是的，他祇一個女兒。先生看中意了麼？」

「不是這樣說法。不過問一問的。哈，哈，哈！」

「哈，哈，哈。」我也笑着離開了院長室。

『三日，四日，五日，過了一星期，這個奇怪病人還沒有死。並且不斷地由咽喉攝取牛乳，鷄蛋，和葡萄酒。自己想死，別人也祈望他早一刻死，但還是死不了，祇把半生不死的殘骸拖延時日的人，再沒比這樣的人更難看的更慘痛的了吧。病院也當他是個討厭物，每天

也不很來診察了。想一壺水，叫叫看護婦也完全不見她的影子。這還可以說是沒有法設的。但最難堪的，就是妻女的冷淡。Y夫人最初的時候，咕嚕了許多不平的話，但後來作算丈夫如何的怒她，如何的踢她，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了。她和女兒交代的到病院來看護，——說看護不如說守衛吧。但我曾由電車窗裏望見Y夫人赴病院的途中，在布疋店前停住足，癡望着店頭的裝飾。女兒還是女兒，時常都是滿塗着白粉，很時髦的打扮着，望見在廊下走過的醫生們，用奇怪的眼線送情。因為這個緣故，事實如何雖不知道，但在看護婦們裏面就起了奇異的謠言。她們除等父親死以外，沒有事可做了。所以很無聊的覺得日子難過也說不定。

『二星期。三星期。既經換了月，到五月了。病人還沒有死。病院那邊再忍耐不住了，宣告放逐了。到了這回，我也無從抗議。病院方面已經看定了這邊沒有錢，不馬上逼起要算清一切用費，已經算是很慈悲的了。

『Y居由病院抬回家裏來後，就在企圖自殺的外樓睡。當然沒有來看的醫生了。但過了幾日，還是沒有死。身體暫暫的憔悴起來。受了傷的隻目也完全不中用了。但鎗傷和腹部的傷痕却漸漸的平瘻了。因此我不能不老實說，我對他也漸疎厭起來了，不耐煩了。這樣的驚動了人，但總不死，太把人當傻了。所以我祇每十天一回去看看他。但我每次去看他，他還繼續着呼吸生存着。到後來我也不覺驚奇了。我想，他這個傢伙怕比我還要後死吧。常當傻的這樣想了。

『過了五月，又過六月，到七月來了。那個怪物還沒有死。不單

沒有死。有一天我坐着電車在他店前走過時，叫人驚呆的，就是頭像接木法般的插在頸上。頸部不會動的纏着繩帶。他走出店前，坐在掛鐘的柱下，很疲勞的靠着柱，瘦得祇有骸骨了的樣子，瞬着隻眼呆呆地在眺望街路上來往的行人。

『「啊呀！啊呀！死不了的傢伙，不要臉的又會走出來了。』這樣的想着，急的覺得很可笑起來，不能不對自己笑了。想了一想，覺得世間再沒有像那樣的悲寂，那樣的可憐，那樣的慘痛的樣子了吧。但雖是這樣說，我總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滑稽，因此笑了。你想什麼緣故？

『再過了兩天後，接到Y君祇有最後的一點氣的報告了。喫了一驚，這是因為Y君的念頭幾乎完全沒有了，受了刺戟而喫驚的。人類真是奇妙的東西。到這時候，覺得Y君以那種狀態不能生存一個年頭，又覺得有點不滿足般的。但距自殺之日，是第九十七日了，生存着幾滿百日了。結局我跑去看。他的夫人和女兒在哭着。到頭真的死了。但沒有醫生替他寫死亡診斷書的。因此，我想起四五年沒有會面的舊友來了。跑去訪他，把事情明白說給他聽，拜託他。舊友馬上答應了。但想，不好寫自殺吧。兩個商量了許久。結果，當他是像餓死了的，病名寫營養不良。

『葬式雖樸素，但也很嚴肅的做完了。其實葬殯費用完全沒有。我把這預算得很緊縮的費用，由Y君的朋友約十人分開負擔，作贈寄香楮或奠儀，跑去向一個一個的拜託。但預定有三元的，祇送了一元。預定有二元的，祇送了五角錢。其中完全拒絕的還有兩三人。但東

扯西湖的，棺材錢和火葬費却籌出來了。』

E 氏的話就這樣的結束了。

『真的若聽那個Y 自然的生活下去，不知要到八十多歲或一百歲。真可怕的生存力！但用自殺這樣笨的方法殺他，是很可惜的。像這樣的人，送出去打仗看看。那真的一個人可以擒十個捕虜。一定當先鋒飛上敵人的跑台上去，立堂堂的戰績的！想到這一層，真的可惜了。

(終)

一九二五，廿一，於武昌

### 勘 誤 表

| 頁   | 行  | 誤           | 正            |
|-----|----|-------------|--------------|
| 九二  | 十一 | 凡爲          | 凡是           |
| 九六  | 八  | throth      | through      |
| 九七  | 四  | inld        | into         |
| 一〇〇 | 一三 | quis app... | qui s'app... |
| 一〇三 | 一五 | 設趣          | 沒趣           |
| 一〇四 | 一一 | 告法          | 違法           |
| 一〇四 | 一一 | 文言          | 之言           |
| 一一一 | 一四 | 悄定          | 悄立           |
| 一一三 | 一二 | 自到          | 直到           |
| 一一五 | 二〇 | 惟棧          | 堆棧           |
| 一一九 | 二〇 | 我到          | 找到           |

因印刷所沒有法文字母的緣故，本期『胡譯』文內有許多音符未能標出，乞顧君和讀者諸君原諒。



## 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

成 仿 吾

久在報上廣告內見甲寅周刊第十四號登有章氏「評新文學運動」一文，頗想一讀，因久未上街，不果。今天以俗事入城，纔在一家書店買了一部。我回到湖南以來，從不曾買過，也不會看過這些新出版物。一個薄薄的本子，價目倒值一角大洋，足足化去了我拾七個雙銅板，使我的袋子空了一半，這事情只不會把我嚇倒。

叫好一部車子，跳上去就翻讀起來。把封面後面登着的第二次特別徵文題先思索了一番。坐在車上歡喜看書，實是我的一大毛病。其實坐在長沙的人力車上，左邊一歪，右邊一跳，縱然你的眼力精明，總是看不上兩分鐘的。轉過一灣，雙眼就朦朧起來，只見樣大的「執政」二字滿紙亂跳。

回到家中休息了片時，又雙手捧着誦朗起來。最小的一箇姪兒，笑着學我連連點首。剛把全文讀完，郵差遞來了一份現代評論。打開一看，達夫恰發表了一篇文字在裏面，他的題目是「咒甲寅十四號的

「評新文學運動。」同樣看了一番。陡然想起明天教課的講義還只有雪白的幾頁紙鋪在那邊棹上，不由得性急起來，但是咽喉裏邊却又好像有件東西在裏頭作梗。

胡適之氏在武昌公開演講之詞，我不幸不曾過目，所以我現在所要說的話，只及章氏本文與胡氏演詞經章氏引用之一部，所以我對於胡氏所言，不能負何等責任。還有一點須豫先申明的，就是章氏標題爲「評新文學運動。」然內容却如章氏自身所說：「右舉各條，皆就胡君詞中，稍稍論之，義取消極，辭止答辯。」據道理講起來，胡氏演詞，僅胡氏一人之說，牠的是否，還待研究，實不應據以爲評新文學運動之對象，猶如我們不應根據一省教育當局的報告來評論全國的教育行政一般。章氏這種理法，不知究是小題大做，還是大題小做。我們再來批評章氏這篇文章的人，本不應牽及胡氏一人之說以外的全新文學運動，然而我有許多的話須說，這回恐怕要借題發揮了。

章氏這篇文章，在數目上雖僅寥寥數千字，而不通的地方却實不少。我現在按章氏本文的次第，就事實與理論兩方面指摘他的誤謬。

### 甲 事實方面之錯誤

(一) 章氏謂：「人性卽獸性，其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乃出于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胡君倡爲新文學，被荷如彼其遠，而乃不言而人喻，能收大辯若嘿之效者以此。」

這是極端誤解事實的話。查波動的現象，如各部分的振動數不由相近而一致，必不能成為軒然的大波。新文學運動所以動播甚速的原因，是因為一般青年的心裏，對於舊文學早有不滿的念頭，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話，而他方面因為對於國事極端憤激的結果，認舊文學為衰弱的象徵，不足表現生機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氣，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覺全國的青年都響應了。

(二) 章氏謂：「以英人而治 Chaucer 卽號難讀，自非大學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吾則二千年外之經典，可得朗然誦於數歲兒童之口。韓昌黎差比 Macaulay 而元白之歌行且易於 Byron, Shelley 之短句，莎米更非其倫。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貫乎數千百年，意無二致，人無不曉，俚言則時與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誦習往往難通。」

這種說法直是詭辯。Chaucer 誠不易解，然二千年外之經史，數歲兒童究能朗誦嗎？縱能朗誦，究能理解嗎？元白之歌行易於 B. S. 之短句亦不盡然。

(三) 章氏謂：「一鄉中其得層累而進之徒，較之前清赴省就學攷試，洋洋誦其場作，自鳴得意者，數尤減焉。」

此亦與事實相反。縱有這種事實，也是教育沒有普及的原故，是一箇純粹的教育問題，與文言白話之爭沒有關係。

(四) 章氏謂：「文言死於二千言前，是自距今千九百年以至演義出版之日，中國無文化也。」

此千九百年不知是如何算出來的。這些地方雖然不關緊要，然而

也可看出章氏是信口雌黃，論理錯亂。

### 乙 理論上之誤謬

(一) 章氏以新文學之勃興爲避難就易之結果。舊文學對於現代的青年，確是困難的功課，然而我們在這地方還當考察下列的二點：

- A. 古人創作文字之初，也是這樣人強以所難能的嗎？我們知道先有聲音，後有文字。安知古人讀書識字不是和我們今日讀白話文一樣容易的嗎？
- B. 我們爲什麼一定要保留這困難的功課？

對於最後一點，章氏必曰：「吾之國性羣德，悉存文言。」然而文言亦不過一種容器，假使我們把這些所謂國性羣德，移植別種容器之中，那麼，文言便不是絕對必要之物了。不僅不是絕對必要之物，而且假使我們理想的國語告成，文言直是不必要的贅累。我們在這過渡時期的人，處處受盡了這種二重人格的苦。使將來的青年可不再空費精力與光陰去苦記一些無用的文字與無用的句法，實是我們應當努力做到的一大事業。所以章氏所謂避難就易，應當改爲去繁務實。而且這種行爲的動機，亦決不如章氏所言全是由性情出來的，這裏面的理性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這種因時制宜的行爲，實是我們民族自覺的一個證據，與章氏所盛稱的古之聖人創爲禮文的行爲，同出一途，理無二致的。

(二) 胡氏以舊文學爲死文學，章氏爲下定義謂：「凡死文學必其迹象與今羣渺不相習，僅少數人資爲考古而探索之，廢興存亡不繫於世用者也。」若依章氏定義，則今日之文言實可以稱爲死文學。牠的

述象有許多與今羣實在渺不相習，僅少數人迷戀不捨，廢興存亡與世無涉。章氏又謂：「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章氏之意大約以爲須有 Chaucer 與現行英文間之差，纔可謂死。然而這未免把 Chaucer 時代的文字看得太難，把我們的文體之艱澀看得太易了。現在的青年讀近代文，已經有點像讀外國文要加註釋，再過數年，章氏所謂「如是之一境」將更一天一天的顯現起來了。那麼，縱令舊文學現在還未盡死，然而牠的死期真是指顧間事。其實，在文學內分死的活的，是極不容易而不妥當的事情，我們立刻可以碰着兩個難問：

- A. 希臘拉丁之文學，由文學的價值而論，究竟能不能說是死文學？
- B. Chaucer 時代的文學，文體與現在的差異無多，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把牠視爲僅僅字體上的蛻變？

關於第一問，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承認牠們在文學上的價值，承認牠們不是死文學。關於第二問，我們知道 Chaucer 的詩文是用 Mid-land dialect 寫的，他的文字助長這種白話成爲了英國的國語，他的文字好像很難，然而實是因爲字體的變易很多之故。英國人稱他爲第一個近代的英詩人，所以他的文學亦決不能定爲死文學的代表。

其實，文學之死活，比較這種外形的問題，還有更重大的兩點：第一，在實用上能使大多數人理解而應用的纔是活文學，否即是死文學。

第二，在表現上常能供給新鮮的表現 expression 的纔是活文學，否即是死文學。

看明了這兩點，舊文學的死活問題自然瓦解。章氏所謂：「二千年外之經典，可得琅然誦於數歲兒童之口。……且文言貫乎數千百年，意無二致，人無不曉，俚言則時與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誦習往往難通。」此皆不重事實的話，末了忽提出俚言，尤為詭辯。

此外章氏所言，如「文字限人之說，未或前聞。」及「世界語之無生氣」等等皆無稽之談，不復多辯。不過後面對於胡氏的幾句話，倒還說得爽直：「而又自為矛盾，以整理國故相號召，所列書目，又率為愚夫愚婦頑童稚子之所不諳，己之結習未忘，人之智慾焉傳。」關於這件事情，我們曾經屢次痛論。然而這是胡氏箇人的行為，與新文學運動無涉。

關於章氏評論胡氏演詞的話，約略說完了。我現在想利用這箇機會，關於批評新文學運動的方法與標準稍說幾句，希望以後如果再有人從事這種評論的時候，不至徒費無益的口舌。

一切的道理是由推論或歸納出來的，而這些推論或歸納的根基又都在假設 Assumption 之上，所以一切的道理都在一些的假設之上。譬如一箇道理 A 在一箇假設 B 之上，而這假設 B 又在另一假設 C 之上。這時候，如果有人根據假設 B 來討論 A，而我們想對於這種討論做一種批評的研究的時候，我們不應只就 B 或與他同等的假設討論，我們應當回到更 *einwand freier* 的 C 來。只就 B 或與他同等的假設討論的時候，是容易陷入 *circulus vitiosus* 的錯誤的。

所以我們批評別人關於新文學的議論的時候，我們應當由更原始

的，比別人的假設更 einwand freier 的假設出發。而我們批評的標準也應從文藝的原則出發。文字的諸要素之中，最重要的約有下列數種：

- 一，實用量，有多數人理解與應用，纔能成為有力的文字。
- 二，表現力，常能供給新鮮的表現，纔能是有生氣的文字。
- 三，柔軟，Flexibility.
- 四，明確。
- 五，優美。

這五種要素輕重不同，須各乘以相當之重量 weight。我覺得實用量乘五，表現力乘五，柔軟乘二，明確乘二，優美乘一，最為適當。我們批評一種文字之良否，我以為可就這幾種要素研究。

我在前面用過「我們理想的國語」數字，我們認現在的國語很不完善，我們須把牠改良使成為理想的國語。開倒車的人們儘可以非難現在的新文學（其實明眼人自知得失，正不必問有無非難）我們只是對着我們的目標走。關於這種種，畱待下次的機會細說，現在引用 Lounsbury 關於 Chaucer 的幾句話做一箇尾聲，并且免颶我心堅氣壯的同志者。

「一種能使一切讀書人讚美而研究，一切著作人取以為模範的文學如未創出，真的國語是決不能成立的。能由一羣方言之中拔出一種使超出一切，或者能以生命之統一與元氣給予存在其中一種之渙散的勢力的，只有天才，只有天才。」

十一月九日於長沙賓園

# 精神的洪水

——致沫若彷吾的一封信——

## 何 畏

好久沒有和你們通信，近來偶然接到「洪水」三輯，深感你們不會忘我，更想起東京大地震那一年夏天我寄食於沫若家裏和你們起居時親見的你們兩個的努力——現在你們大約也像那時候一樣罷。別來三載，還記得去年春間（？）沫若到東京來時我那時做不起東道主反老了面皮喫了他的東道，又冤枉他到大學構內那破落庫 barrack 寄宿舍裏在煤灰塵埃厚積的空榻上睡了一晚，第二晚又在「東洋第一！」的東京停車場門前麵擔上喫了兩碗東洋貨的支那大麵後分別以來，音問寥寥；彷吾之行蹤更覺茫然，只偶聞西來者的傳言而已。今年初夏曾得沫若寄來創造復活宣言，又教我歸國做教習。但我當時正想翻譯一部不名譽的小說以圖大利。竟杜絕一切友情，聽了一個新聞記者的甘言躲在鄉裏三月餘；其結果不但圖不到大利，還增了許多無產者的悲哀。初起以不名譽之故，不願以這種翻譯作為口實辭沫若之招，而其外却沒有口實，其時我還沒有得進大學院的許可，故後來央舍弟道生對沫若說迄大學院研究暫不歸去云云。其後譯事失敗以來，更覺慚愧，更不願告訴於友輩以形自家的醜態。親見我和那新聞記者草訂合同者為京都陶君照。陶君當記得我當時的得意。但失敗之後陶君也沒有顧去通告失態，只在劉君侃之處微露口氣而已。現在已成過往事，不過當做別人的事發表一下罷了。但我現在仍可主張權利，只要內容

省肖讓這部書出版就是了。不過我也不願多說。我現在想和你們說別的——更重要的話。

自從我接到「洪水」之後我便急馬心猿地想和你們談心。所以我第一把「洪水」的宣言讀了。「洪水」是曾經創刊過的，這是從「洪水」的復活宣言裏看出來的。但復活的宗旨是和創刊當時的宗旨一致的——創造的破壞及預備創造的破壞。「洪水」是中原精神界最沈默最沌混最陰暗的時代研裂出來的。這初期的洪水却有時代的意義，我不十分熟悉中國出版界近狀的人却對於這已往的「洪水」表無限的同感。現在復活了，我自然喜歡中國精神界有了淨化的泉水可以洗去不少妖魔。但我所祈願的「洪水」却好像間歇泉一樣忽畊忽息。現在雖宣言復活却不具什麼巨大的野心，不過復活了「小小的洪水」。我應當道謝「洪水」同人諸君的盛意寄「洪水」給我，但我，在感謝之外，還想希望「洪水」同人諸君把「小小的」洪水弄成「大大的洪水」，則不但我一人更加快活，我想中國文化史當印「洪水」的功績。不但如此，並且世界史也恐不得忘却我們的「洪水」。因為我們的意志在洗蕩一切中華一切的妖魔，但在這二十世紀世界關係聯構的時代非得蕩盡世界的妖魔不可。我們既要求一種精神界的洪水而以洪水二字為我們精神努力的象徵，則我們的洪水當有世界的性質。做世界的精神界要求一種洪水，我以為便是這一種洪水。這並不是吹牛皮。這却是中國的現狀中國的實情所要求的。中國自己豈待說有不少歷史以來的妖魔潛在我們的生活裏頭，世界的妖魔也早已，從開港以來，侵到無國境無國防的老大帝國來了。譬如拿最近的例說。關稅會議有人說

是中華復興的歷史的會議。的確在支配階級以及能和政府結托的少數資本家們看來這會議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但我可以斷言這所謂「自主的」會議是在不得不讓外國資本家來蹂躪，不得不順着外國資本的威勢這兩箇條件之下的自主。老實說，這「自主」和「領土保全」是同工異巧。現在外國人不一定要你們的土地權。土地是不動產，他們要你們的幹什麼？況且你們的經濟思想很幼稚，以為把持一塊土地便是中華民國的主人了。所以動了你們的土地你們便痛切感覺亡國的慘禍而羣起反抗。倘把你們的經濟權掌握了，把你們的政府壓成外國政府的代理公司你們還不知道。可憐中華民國主人上自大總統下至叫化子在世界資本主義之下都是一樣——都是不知世界的苦力。不過大總統是苦力的頭腦而已。這自主的關稅會議雖還沒有得結果，但這會議是世界各大資本國之侵入中國的會議是明白歷史的人所大都承認的。中國的窮大少爺莫要空快活，以為中國政府可以自主了，所以這會議是光耀於青史的會議。我以為這是一種侮辱的會議。這也是一種結不平等條約的會議。但我也承認一箇方面。中國因外國資本的侵入，在中國建設外國資本的工廠，來榨取價廉的勞動者的勞動，並榨取廉價的原料以生產廉價的貨物，以消行世界博厚利，其結果中國人不得不經過一久的生活難——物價增高，生存淘汰，犯罪增加，人口減少——以及勞動苦。其中當發生無數的人生悲哀，陰慘的文學恐在這暗黑的時代能告訴我們同胞的血淚史。之後漸漸可以為子孫得一種物質上的福祉。我雖不得不承認已經做了外國政府的代理機關之中國政府，此後當更加用其對外不足齒，對內則兇狠的軍隊來壓制真正的文化運動。

及國民運動。但倘我們一般知識階級不消滅，肯臥薪嘗膽為中國國民謀智識之進步，則二十世紀之苦力焉不能在二十一世紀奪回他真正自主的生存？但中國的苦力想奪回自主的生存是一件驚世界的事。世界資本家必用他的狡計來壓制我們的運動。那時候倘我們的勞動者沒有預先和世界聯絡則必陷於孤立無援。故以後中國知識階級一方面當以知識階級的良知傳給一般工人，一方面更要把世界勞動運動的消息傳給他們並且引起他們想和世界勞動者交換意見思想技術的意志。我深以為這是我們智識階級的任務，而一方拿「洪水」來把精神界洗滌潔淨以引出創造，則中華大陸不至於變阿弗利加洲也。

我對於關稅會議太悲觀了，但我決不是庇護那些舉反兵的督軍，督軍是在這會議之前竟像死刑囚的臨刑時態度。釐捐取消了，督軍的財源就會沒有，中國十數年羣雄割據的禍根將為此會議所誅滅。這反是不幸之幸。

我對於關稅會議未免太饒舌了。自然我們的杞憂對於那些苦力頭腦豬仔販賣人是風馬牛。我們當進行我們的事務。我現在專讀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等著作。我數年來的思想近來受社會學的影響漸漸改變了。我現在自不想取社會主義，自然更不願取資本主義。我不能取一極端的態度。我只能取傍觀者的態度，批評的態度，不取第一線的態度。我以為中國現在真能為共產主義戰鬥的勇士都缺少經濟學的知識，更缺少經濟史社會史的知識。在這一方面有許多人才出來也是一種慶事。我想洪水同人也贊成這種努力。諸君對於文藝的態度我極表敬意。也敬佩你們的努力不限於文藝而包括廣泛的範圍。（下略）

# 友人與敵人

## 爲法

慣是靜悄無語的黃昏，適才還蹲伏在屋脊那邊的，一轉眼又走到我面前了。這時不論什麼東西，總像收斂了一般，淵靜下許多。無知的貓狗一樣也蜷臥在一壁，沉思什麼。即勉強叫出一聲兩聲，音調似乎總比日間低些，轉足增加週遭的寂意。我立在天井裏，仰視天空，天空已被灰黯包圍了，當然見不到什麼，祇不時還聽見肅肅的羽聲，像在從頭頂上擦過，我沒有話講。不可見而又寥廓天宇，看去使我心中充滿了難堪的鬱悶。我便開始來想：假使此時有一箇好友，坐在身旁，他定能使我破除這鬱悶。——好友呢？好友真是難找啊！……

於是我又想：假使此時有一箇敵人，立在面前，他必也能使我破除這鬱悶。——敵人呢；敵人也真是難找啊！

就在一箇黃昏，剎那間的靈感，竟使我灼知友人與敵人之價值。



假如我們生在這樣一箇世界裏，過活了數十年，就沒有得到一箇朋友，是如何的使人難堪與鬱悶呢？我們如果沒有一箇朋友，將在在感覺到淒涼。不怕是風和日暄，鳥語花香，在這孤獨者的眼中，亦不過是黃砂一片，淒風幾陣而已。蔚藍的天空，祇是沈鬱的面龐，委婉的歌聲，祇是變相的哽咽。沒有朋友的人，他在這世界上，不會得到真正的人生的樂意的。在我們人類一生的中間，最與我們有關係的，

自然是父母兄弟妻子。然而關係最密最深而且最可貴的，則當舍此三種，推到朋友。父母兄弟與我們的關係，都是在血統上不期然而然的中間成立的。不論他們與我們之恩愛如何，這種關係總不會因此而消滅，更不容你不加承認。至於妻子，在舊日則是束縛在禮教的圈子中間貓貓虎虎的成立了，這且不要去管他。再論到新式的婚姻，雖不必再受禮教的束縛，可是結合之原動力，終不外愛力的交感，若論到智識上的觀摩，怕就寥落若晨星了。而朋友則不然。

這恐怕誰都能想到的：你心坎所蘊藏著的一切話，有可向妻子訴說的，却不可向兄弟訴說；可向兄弟訴說的，却又不可向父母訴說。無論是父母，是兄弟，是妻子，他們總不能忘却他們特有的地位，承受你無論智識上或是感情上的一切的感興與行止。他們有時可以知道你是哭，却不必深悉你哭的背景；有時可以知道你是笑，却不必了解你笑的泉源。你在劃然長嘯，你又在悠然長嘆，你在默然遠望，你又在淵然深思，此中底蘊，祇有你真正的友人能與你作同情的感應。因為他同你的結合，絕不如父母，兄弟，妻子那樣。不論在智識上，品格上，習慣上，……你的友人必是一箇了解你最多而又最深者。所以古人說：『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又說：『士爲知己者死。』——然而所謂知己，所謂『真正的友人』，這談何容易！試問幾人在他的生命中間能得到一兩箇呢？孔子之栖栖皇皇，孟子之『吾豈好辯，』他們也不過在感覺到真正的友人之難得罷了。詩經伐木篇上說：『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這種求友的呼聲，不怕

越千百萬年，也正不會消滅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誰不知道真正的友人之切要？又誰不感到真正的友人之難得呢？

不過真正的友人固然切要，固然難得，而真正的敵人也正一樣的切要與難得啊！假若我們已有了真正的友人，若還無真正的敵人，這一樣也使人不可忍耐。在普通的見解總以爲敵人是和我們立在確確相反的位置，是不可並存的。然而人生的火花才能從此爆發出來，真正的人生也才能從此體會出來。我們這人生，決不會遮遮掩掩簡單單的。他有潮，他又有汐；他有狂濤，他又有細浪。就在這潮與汐，狂濤與細浪中間，我們才能了解人生的一體的兩面。這和我們祇見到天朗氣清而不見到陰雨雪下終不會了解天氣變幻的真像一樣。所以真正的敵人在我們的生命史中也佔有重要的位置。

真正的敵人，他一方面固然做我們的敵人，另一方面却又做我們的恩人。有了敵人，才能了解友人之可愛；有了友人，也才能了解敵人之可貴。敵人或者不能給我們一些安慰，然而敵人却足以給我們許多幫助。在相反的地位之下，至少他能幫助暴露出你的真像來。換言之，朋友眼中的你，因爲友誼的關係，或許要在你的實體外面加上一層薄薄的輕紗。於是敵人便不留一點情面，不作一點猶疑，代你把這一層足以碍人視線的輕紗揭去，他大聲急呼道：『這才是某某的真意所在！這是我們應得補苴的！』如此的敵人，能說他不與友人是同爲重要嗎？

無論在學術界上，思想界上，我們環顧週遭，若是一箇真正的友人都沒有，在心上自然感受到一種空虛；然而沒有真正的敵人出來以

鋒刃相加，也正使我們難堪。並且如容許進一層來說，則真正的敵人也正是我們真正的友人。爾雅上說，『敵，匹也。』又說『敵，當也。』廣雅上說，『敵，輩也。』這都是幫助我們了解敵人之價值以及敵人與友人之關係。



因為真正的友人與敵人都不易得，所以做人家一箇真正的朋友，或是一箇真正的敵人，便不是一回容易事！

在學術上或是思想上，你若是要做人家一箇真正的友人，你對於他的思想與學術，自然表示出熱烈的同情。可是你必須先對於他的思想與學術徹頭徹尾的了解，而後這熱烈的同情才能深厚而可貴。並且對於他所有的弱點，也須親切的觀察到，於是對於他有所贊同，有所補正，有所襄助，才頭頭是道。孔子所謂『友直友諒友多聞，』這是如何警闢的話啊，

至於敵人，你既要做人家真正的友人，你對於他的思想與學術，自然出堅決的反對。可是你也必須對於他的思想與學術，有徹頭徹尾的了解，而後這堅決的反對，也才深到而可貴。設或他有一長可取，也須確切的體驗到。於是對於他有所辯駁，有所摧殘，有所保留，也才不是浮游之撼大樹，空費一場心力。孔子以爲好友應是直，諒，多聞，我則進一步說，凡是真正的敵人，必也是直，諒，多聞。直，諒，多聞原不必是友人所獨具。

因此，真正的友人與敵人決不是隨在可有，他們是必須有相當的修養做他們的後盾。



然而時至今日，所謂友人與敵人的意義却統被人家誤解了。友人是互相阿附，敵人是互相傾軋。不阿附不足稱爲至友，不傾軋不足稱爲勁敵。我才不知道我國的學術界思想界何日方能露出清明之象！

在如今的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中，原談不到什麼權威，什麼牛耳。祇要有光華而且響亮的銀元做他的後盾，不耐久的花粉做他偶像的裝飾，於是阿附者便如蟻之趨擅，大吹大擂起來。在學術界思想界上便博得一種暫時的權威，自居於領袖執牛耳之地位。這種人色，固無與之相友的餘地，也正無與之爲敵的可能。在金錢眼裏翻筋斗的人，原醜之又醜，何足道也？

至於敵人，說來更是可憐。還沒看懂人家文章便信口雌黃起來；說他不對，說他沒有批評的必要。即幸而被其批評的，亦多浮光掠影，不加深切之品定。這種無識的批評者，還想出來做人家的敵人，不是笑話？敵人豈是易做的？你要做人家的敵人，你就應先有堅強的陣壘，做你作戰的根據：更要有比對方還精銳的武器來攻擊人家。（我以爲攻擊並不是壞事。祇須攻擊得當，便是可貴的批評。本來這『批評』兩字，指摘謬誤也在其內。指摘謬誤不就是如今的短視者所認爲攻擊的嗎？）如祇向天施放空槍，或白白搖旗吶喊一陣，自以爲中了敵人的要害，而不知自身的淺薄，除去爲他灑一些悲憫的眼淚，也能認之爲真正的敵人嗎？在學術界思想界中如盡是這種有名無實的敵人，其結果必使週遭的氣氛增加沉重，學術思想更是昏沉而已！

## 缺 陷 的 美

— 畫室雜感之一 —

倪 賴 德

我常常覺得，就是人家也好像說過，什麼事情一到了完全十足的地步，反使人覺得索然寡味了，月到了圓足的時候，花到了滿放的時候，反不如半鉤殘月或含苞未放的時候比較的耐人尋味，

文學家便常常利用了這一種道理來引動讀者的同情，一部小說或戲劇的主人公，他的性格上往往有許多缺陷的地方。因了這缺陷而造成許多悲劇出來，以致得到了不幸的收場。然而我們對於這主人公的缺陷，絕不會如教書先生對小學生一般的苛責，反覺其可愛而爲之下無限同情之淚，看紅樓夢的總是偏護林黛玉，不就是因為她的多愁善感的原故嗎？

在繪畫的表現方面也常有利用了這缺陷來增加美點的。我們看一張畫的好壞，其要點並不在描寫的準確，而在於畫面上的「趣味」。描寫的準確可以由工夫得來，這趣味才是作者天真流露的所在。

一個技巧修養到十足的老作家的作品，他的表現固然是完滿無缺，沒有再可指摘的地方，然而我們鑒賞到這樣的作品，祇不過嘆服作者努力的精神與表現的誠摯，除開了這兩點還有什麼呢？原始時代的初民藝術與小孩的漫畫，在他們的稚拙和滑稽裏面，反能找出許意味深長的美點，很可以細細把玩的樣子。

近代的新派繪畫有復歸到原始時代的傾向，怕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吧。譬如像 Cezanne 的作品，他的「水浴」中的裸體，大都不合於解剖，他在靜物中畫檯子的邊線（Outline），也常是不合透視，而 Matisse 等所作的肖像畫，老歡喜把端正的相貌變得怪形怪狀，這樣的畫，倘若由 Classical 的崇拜者看來，當然是一種離經叛道的東西。然而實際上，却正因了這一種缺點而增加了內容的豐富，使我們不致一看就無餘味。

畫面上顯出這一種缺陷，並不是作者要學時髦，故意做作幼稚。若是故意做作幼稚，那就根本失了天真的趣味，有背於近代作風的真精神，不值得我們尊重的。

近代的作風是專注重在一部份的趣味上的，他們在創作的時候，因為將精神全傾赴於一部分的趣味上——這一部在畫面上是比較的更重要的——於是便疏忽了別的部分。而因了這別的部分的疏忽，便顯出缺陷的美。譬如 Cezanne 的畫，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是在傾向在自然的韻律方面，於是在輪廓線上每不知不覺的顯出矛盾錯誤的地方。不懂的人以為這是不忠實自然，其實這正是超越庸俗的一點。

所以，我們在製作的時候，應當善於保存這缺陷的美。如果我們在製作完成之後，發現了這樣的缺點，或是有許多極幼稚的 touch，切不要急急乎去修正他，還是讓他保存原來的形式，在畫面的趣味上是很能增加效果的。

但是有許多欺人的藝術家，因為自己藝術的拙劣，或故意做成稚拙，也在對人家說：這是缺陷的美哪！這是內心的表現哪！那又是誤入於將好聽的新名詞來遮掩自己的醜惡的迷途中去了。

## 腐 尸 的 讚 美

安 漢 生

大清早起的蘇州河邊，從南漂來一具浮屍；

眼珠像膽包似地爛，歪斜地緊咬着牙關！

污黑的身體，青灰的顏面，

十分臃腫的肌肉，短小寬大的身段——

他是赤裸裸地仰臥在河的污泥之上。

人們男男女女的過去，總少不了說一聲“悽慘”。

悽慘呵！有什麼悽慘？

他不過悄悄地把人們的假面拿掉，把宇宙的神秘揭穿！

朋友們啊！他是我們的前鋒，他是我們的預言，

他把宇宙的劣迹陳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流覽！

他已經打破了一切的虛偽，給我們一箇忠實的人生的表現！

朋友們，我們應當頌讚！

頌讚，頌讚，我們應當一齊大聲地頌讚！

蘇州河的水天天從南朝北地流着，

一具無名的浮屍順流向下歪斜地飄蕩！

朋友們，我們要頌讚，我們要永久大聲地頌讚！

## 飲 器

## 滕 小 燕

深宵中，他執着短匕，  
赤足蛇行到荒涼的墓地，  
偷割了一具死美人的頭面，  
——來做他奇特的飲器。

他用紅酒灌進她的嘴唇，  
立時接在她的唇上狂飲，  
呷喋的聲響，肉的交黏，  
啊，吸乾了女人的血液的精晶！

彈一曲蕩婦吟的十四行，  
再寫一篇醉酒與婦人的詩章，  
他要趁今夜完成他自己的偉業，  
他要在大自然中作一個魔王！

沈醉的赤顏埋在白蠟光內，  
他看見許多蓬頭，飛舞隊隊，  
他徒然伸臂從椅上跳了起來，  
大叫一聲：我認識了一個 Salome！

一九二五，雙十節病中。

啊！這雙魚！（夢裏的微笑插畫之一）



# 你的心曲

張子三

你的芳名，是叫什麼，我還沒有知道，——當然也不能向你直接請告。看來，你今年的年紀，是三十差不多了罷；不過，你一向的生活，若是都是像你現在的樣子過着，——「憂傷令人老，」終日愁眉不展，沉默寡歡的與悲哀爲伍，當然是要增加你額上的皺紋的——我恐怕你還只有二十五六呢！

你每天坐在你自己的小門裏，好像毫無所事的看過往的人們，與幾隻閒散的母雞與小鴨。你在你自己心中所縈洄的究竟是些什麼思想，外人固然不得而知。但是在你的外表所給與外人的推測，却離不了兩種假定。其一，當然是舊社會的觀察，說你是一個蕩婦，說你是一個「半開門」的土娼，——至少，也要說你生了一種「婊子心性」，所以終日只想坐在門口，看門外過往的男人。其二，便是新社會，——不，是我們神經過敏的文學者的觀察了。在你這種倚門而望，愁眉不展的態度中，便可使人想像到飽嘗了別離滋味，天天想着遠征的良人，「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少婦了。

我第一次走你的門口過時，還沒有留意你；及到第二次，我心裏就有點異樣了；以後，我便時時觀察你的動靜，注意你的環境，調查你的家庭和身世。

你現在可能了解我是什麼人，你的腦海裏可能浮現起我的影像？

在一個禮拜日的下午，正是四點鐘的時候，我同我的兩位西裝朋友，漫步的走過你的門前。他們是剛才在我的寓裏，談着一個少年朋友與一個中年婦人的戀愛的故事。不瞞你說，當他們談起那位婦人的柔性時，我的腦海中便浮現起你的影像了。我覺得你是站在你自己門外的河邊，一手支着公孫樹的巨幹，向小河的遠方出神。你身上穿的也正如我平素所看見的一樣，滿身都是黑色的洋綵夾衣；你額上不甚零亂，看來却似十分零亂的短髮，被秋風吹得似要飛去一般；你的臉上，滿堆着愁容，這正如你胸中堆滿了無數雜亂的不堪訴說的悲哀。

當時我爲了你的幻像，差不多一時失了知覺，我沒有聽清楚他們以後說的那位少年與中年婦人的戀愛的結局。

他們自然不知道我心中的事情，所以當我同他們一道走過你的門口時，我便有意的落後一步，要特別的觀察你的動靜，要給你一個暗示。我在你的門口，曾經作了一個故意的躊躇，意思似乎是，我是忘了什麼要緊的東西，或者一件急事，驟然發覺了，便使我懷疑起來，不期然而然的立定脚跟猶豫；最後，又好像另有所悟，似乎斷定便是忘了也沒有什麼的樣子，又毅然決然的走了。在這許多的舉動中，我一面分外做得誠重，做得溫爾文雅；而一方呢，却又不時的提起頭來，看你一眼，但同時却又自知羞愧的低下頭去，竭力的向你披露我的愛意與傾慕的熱忱。這自然是很暫的一剎那間的事情，倘使同我現在這麼累贅的說起來，我的那兩位西裝朋友不是要笑死了嗎？

不瞞你說，我那時代你起了一種感想，——不是代你生起感想，乃是我設身處地的想你有這樣一種想像罷了！至於你真的有否這一種

想像我是不得而知的。

你可是在這樣的想着嗎？你說這一個男子的態度與風采，是何等的使人可愛呵！他（我）是不是前面兩個暴躁的穿西裝的少年所能夠比得上的；而且他的相貌和身材的長短也同你自己久別的良人有幾分相像；——而側面看去，這一種不決的猶豫的態度，尤其是十二分的相像。因此，你又想起了你久別的良人來。你一面回憶着同居生活的愉快，同時就反映出別離後幾年獨居的孤苦和寂寞；你一面在憎恨你一去不返，毫無情意的丈夫，同時便心旌搖搖的傾心於我。你想到要向我用情時，心裏便是一股血潮，剎那間漲得滿面通紅。而我呢，也同時覺得你的非分之愛，加到我的身心了，心裏便不住的跳動起來。

從那天以後，我便覺得你心中天天有個我的印象存在着。

你感覺到深夜獨宿的悽清時，你便鍾情於我這溫爾文雅，而對於女子善於用情的男子了。你整夜的，推想着，只是輾轉反側的不能入睡，你想我是一個誠實可靠的男子，你想我是一個服裝漂亮的青年，你想我是一個血性的壯士，你想我是一個舉止大方的上流人。你籌劃着，你將何如的向我傾心相愛；你計劃着，你將如何使我領受你的愛心。你理想着，你我相愛後，將來如何密切地過着愛情的生活，如何使我永久的愛你，永久做你的情人，不至像你的不良的良人一樣。

你最想得入微的，便是你將在什麼時候給我一個暗示，要我在某一夜赴你的約會；你又如何暗示我以門路與出入的機關。你預料你我相會的第一個晚上，你將怎樣的坐立不安的等待，怎樣的心裏暗中催促家人們去入睡，怎樣的你期待的心弦與時間同時緊張；以後，你又

怎樣的聽見門外的狗叫，便偷偷的在黑暗中摸到門邊；你摸到門邊之後，又怎樣的輕聲斥着你那可愛的黃狗；你在這一個情景中，你的心境便跳得十二分的厲害，你便週身麻木了。

此外，你也會盤算到我的履歷，我的年紀，與我的心性。你似乎對於我的品性和人格，早已經很了解似的，保定我將來不會被他人所搖動，不會三心兩意的又棄了你而愛別人。你以為對於我的履歷，也沒有一定要知道的必要；——正是因為我不是本地人，倘使你我的事情將來被人發覺的時候，便可即時遠徙。只是你想到我的年紀時，你到心裏起了一個驚慌；你以為若我這樣三十上下的青年（你看我有三十上下罷！），一定沒有還不結婚的道理；若是我已經結了婚了，究竟還會愛你不愛，到是一個問題；——或者我的老誠持重，溫爾文雅便是因為我是已經有了老婆的呢？於是又沉默了。

其實，你應曉得。——呵！我將怎樣宣誓，才可以使你相信呢？我的老天爺喲！——我還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光棍呢！你看我的年紀是三十以上了罷，實在的，豈只是你呢，許多與我平素相識的朋友，許多新結識的新交，那一個不猜我的年紀是三十開外的了呢；呵！天爺哪！我今年還只有二十五歲呢！我一向的生活，是在怨苦，飄零與孤獨的煩悶中過來的，所以便這樣憔悴了。我倘使要向你告訴說我以往的歷史，我心裏的悲哀與煩惱，又不知將如何使我涕泣呵！

你以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嗎？那裏，那裏，我是一個不幸的，畸形的，社會零餘者呵！我的悲哀真無從訴說呢？呵！可愛的人，你錯了，你錯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無賴。

你可以在我的寓所的東家那裏，得到一點關於我的真消息。他必定會告訴你，我是怎麼樣一個人的，但是，我曉得你是含羞得很，你怎麼可以說出你的傾心相愛的理由來呢？大概你是坐在他們的客堂裏，含糊的酬應一下，你便沉默下來凝思了。你在心裏經營的，當然是如何可以啓齒探聽我的消息，而且要毫不露出一絲破綻，給他們看穿你的漏洞。那天的上午，我從我的辦事處回來，差不多是十二點鐘了，你還與我的女東家相對的坐着，幾乎把你們喫中飯的時候迷糊得忘記了，可不是就是爲了這件個中的秘密嗎？

這是我也能夠看得出的：你看見我進來之後，便無意間喫了一驚。但是，你又特別的裝出持重的樣子，把頭低了下去，說是沒有看見。其實，我可以曉得，你那時的胸中的小鹿，真真如要衝破你的胸膈，而一隻隻的跳出來呢。我走上了樓之後，沒有一息功夫，我便聽見我的女房東送客的聲音了。

你去了之後，我從樓上下來，裝着沒事般的向我的女房東探聽你的消息。——呵！我真不應該有這一種舉動呀！我不曉得這是我的不幸，還是你的不幸；我更不曉得這是我的罪惡，還是你的可憐。呵！這是一個怎樣的不幸的消息呵！

我的女房東寥寥的告訴我，她說你是一個「半獮式」的男子的女人，她說你是一個能書能算，掌理全份賬目的賢婦。她很欽佩你的能幹，她很欣羨你的福分。她說你真是一個福人，什麼事情都由你自己作，什麼事也不受制於丈夫，或求懇於別人，如同她的際運一樣。

她說你的父親是你的阿翁的賬房，他看見你丈夫從小就帶有白痴

的狀態，便決意要你讀書，要你代他擡持家產，使你享受「一生喫着不盡」的艷福；——因為你的丈夫是你的阿翁的獨生子，而你的阿翁又是白髮婆娑，衰邁得不堪了。她很羨慕着你的幸福，她說你是前世修成的福人。她又贊嘆你的父親的眼識過人，說他現在得到你的優待而至於家境豐裕，那是應當的報應。她口口聲聲的說你自由自在，不用犯着丈夫的惡氣。

你的現狀真是如此嗎？你的境遇真個如我的女房東所欣羨的那麼情形嗎？你心中所想念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便不敢知道了。

她又說你一天到晚不要做什麼事，只是坐在門口看看過往的人。她說你要喫又有，要用又有，又不要受什麼人的拘束，什麼人的限制；——公婆是沒有了，丈夫，自然是讓你做「主」的。

但是，我却不能爲了你的有喫有着，爲了父親的得計，就欣羨你！我一面在女房東面前含糊的答應着，一面却代你起了許多無言的悵惘，無論如何，我覺得你的生活，不見有如我房東所說的那麼有樂趣罷；就是在你的臉上也能窺探得出來。你自己覺得麼？你覺得你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什麼呢？便是我，我也覺得你是少了一件東西——我早就窺探出你的底奧，照澈你的心肝；——你所缺少的，呵！簡直是非同小可，簡直缺少了最高的靈魂，簡直喪失了無上的生命！呵！那是何等的不幸呀！你簡直是沒有靈魂與沒有生命的軀壳！

你一定可以諒解，這不是我故意的挑撥，那是你自己心坎中永久壓抑着的悲哀。我是一個飄零者，但還有一點人性；我可以把我以前對於你的妄念消除，但是你自己心中的缺憾，却不能填充些許。

豈只是我呢！你天天坐在門口，默沉着看來往的人們的情態，誰不疑心你是一個不安於家而所謂「開半扇門」的蕩婦呢？你覺得嗎，你覺到這一層，你便不會咒罵我在挑撥你，或是有意的看輕你了。

天籟在我的頭上，我以前對你的態度，便是認你是一個蕩婦。我因為自己的終年流落，便想隨處不負責任的找到一個女人，解解異性的煙癮，消磨異鄉獨客的歲月。

真的，你的身世與你的境遇，供我起了許多無名的帳櫈呢！

現在是一個深秋的靜夜，我因為耐不住客中的寂寞，便把關於你的許多影像想了起來。我似乎記得我的女房東說你是寫算皆能的，所以便想寫信告你。——呵！我告訴你，我現在還是愛你呀！只是我現在的愛，已經超乎一切卑污的想念，肉感的希求之外，而是一種同情的，高潔的，精神的愛了。

聽呀！窗外已經淅淅瀝瀝落起秋雨來了，這是何等的使人感到飄零的滋味，孤獨淒涼與身世的悲哀呀！呵，我怎麼能夠與你通信呢？——你是有夫之婦，而我却是異鄉之客。——我提着一枝禿筆默想，我不曉得將如何的使我有一個機會對你表白我的心曲。

厲鬼的呼嘯與淅瀝的雨聲合奏，森嚴的秋夜便陰險得怖人。我靜穩的閉着兩眼，覺得你的靈魂立在我的面前，我的靈魂便宣誓一般向你懺悔。——但是，請告訴我：你現在是不是正輾轉反側的睡在你那白痴的丈夫的脚下唉聲嘆氣的覺得你是缺少了一件東西呢？

——二五，中秋夜，作於雷波。

## 理學士

陶晶孫

S的三月還有陳雪積在門前的一夜，無量君的家裏有在理科大學比他高一級的A來訪他。原來他們是理科大學只有三箇中國留學生中的兩箇人，A初進三年級後就因他的夫人的病而回到家裏去，到了翌年一月方回來，只是A已考滿單位數，所以這三月就可以畢業。

A已經過了三十歲，所以也很通舊文章，他全然不能住慣日本，他得到理學士文憑，即刻要回到中國。無量君雖然是沒有誦過論語而進新式初等小學的，也能夠了解他們的心理。從拳匪賠款裏被日本政府培養的學生們已經沒有吸過清末空氣的氣概，所以像A的就是前期日本留學生的遺臣——無量君也是前期產生，不過他沒有作遺臣的勇氣。

A穿一身舊的大學制服，足上穿一雙日本下駄的足袋襪，兩雙趾甲已經穿出足袋。

“你好了，你可以回去了。”無量君說。

A的面上帶有憂色。

他講起來，他的話滿熱心，他的話是悲痛。

他一月前被薦着××高師的教授席，不料有他的同鄉也在××高師，因為這一位同鄉同A同在某中學時有緣故，又沒有好好畢業大學，又沒有出洋過，到佔據了理化主任，所以這位先生中傷A君了，現

在A君倒變成沒有職可就了。

A君仔細講起來，無量君也被他感動，但是他對於就職問題還沒有十分興味，雖很同情A君，並沒有爲他義憤。

×                    ×                    ×

A爲謀事而回中國了，五月的新綠，像成熟的處女。遠望河對面的山上，無量君的近視眼也可以看得踏青人三四。

這時候，他埋頭於數式中預備考×××

試驗已即迫於兩天後了，他接到一封電報。

“事情有變動速來”

這是在東京的朋友B打來的，原來無量君已畢業××大學醫科，因爲他將來要專攻生理學，他再到S來進××大學理科。大學雖有官費資格，××省經理員不肯給官費他了，當這時候有拳匪賠款補學費之事。照補費規則，他在資格第一的大學，又有資格第一的年級，所以他托在京的朋友B去報名的。

現在有「事情有變動」的報告來！——他仔細想一想——爲什麼必須我上京去？——他一時總猜不出，不過他不願放棄考試。

他遂打電去問B可不可以延期上京。

B的回信說不能。

所以無量君不得不上京了，上京後的結果仍落於消極。他將回S的晚上，還去單獨辦最後交涉的B回來說：

我在學務處同××作最後的交涉，他說無量君的情形誠可同情，他在帝國大學本科，年級又高，資格已在第一，不過，名單已成，不

論造名單時有錯誤或者有意遺漏，今我來一改名單，必定以後再要有許多人來要求改名單。

B 說到這裏，丟下他的帽子。

他再說：

我將要出來，逢到幾箇同省人，他們說：現在你要運動把無量君加入麼？你加入無量君，便要從名單中逐出一位自費生，你想這一人不可憐麼？

B 因爲悲憤，不再說了。

貧困迫使無量君，他到了秋初不能再支持了，只是他總要學完。他去告訴生物學某教授，某教授因他專攻的就是生物物理，就把他編入生物學教室的助手。他可以仍舊上學。只因他可以不作助手雜務，只可以得助手的半俸——四十圓日幣。

無量君有時也想到回中國去就某大學教授職的A，想到中傷A的他的同鄉，想到在外國的中國留學生的一種習性。

不過他不恨經理員，也不恨學務處；他從四十元中付三十五元於下宿機的老婆子，殘餘五元作一箇月的零用；他也不恨下宿機的味噌醬和昆布湯。他逢到兩三天還仍不能解的難解的微分方程式時候，就要攜一本他愛的 Rostand 來念：

Mais……chanter

Rever, rire, panser, etre seul, etre libre,  
Avoir l'oeil qui regarde bien, la voix qui vibre,  
Nuttre, quand il vous plait, son fentre de travers,  
Pour un oui, pour un non, se battre ou faire un vers!  
Travailler sans souci de gloire ou de fortune,  
A tel voyage, anguel ou pense, dans la lune!

## 報告兩個動聽的消息

○————○ 月刊的出版畢竟因達夫南來而實現了。三月一  
〈月刊的發行〉

○~~~~~○ 日離開現在不過整三箇月，我知道許多愛讀創造社作品的朋友聽了都會十分高興的，但最高興的一箇還要算着我——洪水的編者。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多寫信來詰責洪水為什麼不成一箇純文藝刊物？為什麼選稿不似從前週報上那麼嚴格？他們警戒我這樣胡擾時會把創造社的同情擾壞。——朋友們的忠告我是十分願聽的，可是我要申明：洪水本來不是可以代表創造社或代表創造週報的，它本來就是幾箇暴亂的青年胡擾起來的，但是它始終不曾想到朋友們對於它會懷着那麼熱的希望。為了這許多信我會為難了好久。但現在可把我的難關打破了。將要出版的月刊便恰是朋友們所希望一箇可以代表創造社的純文藝刊物。達夫和彷吾已預備把全副精神用在月刊的編輯上，將來的成績便也不用我在此推測了。以後的洪水自然也要格外努力，努力發揮它的胡擾的特質。

○————○ 創造社的出版部組織的動機遠在去年週報休  
〈出版部的組織〉

○~~~~~○ 刊時，但其後我們一千人都為衣食所驅，東西的飄泊，始終不曾會把它實現。現在沫若達夫都在上海，便「一口氣」把它也組織起來了，出版部的事業除發行社內的作品外，社外的朋友如有好的作品也可以代為出版，代為發行。它不是一箇商業化的書局，它是讀者和作家的公開的會作機關。它將來的成就要看兩方面合作的程度如何而定，但它的這一箇空前的主張，是值得我來報告一下的。至於它的詳細情形，他們另有報告，現在不多說了。（編者）

## 又 是 兩 則 瘦 話

洪水因為篇幅少而積稿頗多的緣故，很不願刊載那些作意氣的爭辯的文學；更因為時間不夠的關係，也很不願和人作無謂的爭辯。然而我終竟是一箇沒有修美的狂小子，不怕彷吾幾次寫信來叫我『不用管那些無理的攻擊』但懊惱來在心頭時，不免又執筆寫起下面的兩則瘦話。無多暇的朋友們，不看也吧！

### 一 無聊的雜感

○人人人人○ 『烏話』者，言其是『烏嘴』裏所說出的話也。烏  
○一鳥話○

○~~~~~○ 先生者，唱無錫灘簧的鳥名角也；在某天的鳥『道白』裏，曾笑我們的洪水是『烏嘴』調，是『小生戲』。這兩句當然不是『不堪一曝』的笑談，所以我聽了十分願意。既然是小生，當然唱的是小生戲了；勉強強掛了胡子，啞了嗓子去學譚老班唱的那種『老小生』，我們本來是裝也裝不像的。至於烏嘴，則既沒有紫得可怕的專想我女人親嘴的厚嘴唇，又沒有偶然忘了洗刷便要塗滿黃泥的爛牙齒，實在是頂頂可愛的一樣好東西。以後我的小生資格，或者時間會來限制，但說烏話的烏嘴資格却不肯讓人隨便撤銷而要霸用一時了，可是既做了說烏話的『林步青』，雖然『不堪一曝』也祇得仍舊『坐在大世界』裏妄想『說話救國』；但將來若能超昇到坐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時，或者要掛上胡子學唱無錫灘簧的『老生調』而妄想『不說話救國』也未可知。

○人人人人○ 想『說話救國』，已經是『不堪一曝』何，  
○二說話救國○

○~~~~~○ 况這箇『想』還是『妄』。自然，雖是一點

理由也未曾講出，然而既蒙吳稚暉校長加以制詞，洪水自是罪無可逭了。原來『救國』決不是『說話』所能奏効的，最好的法子自然又是吳稚暉校長的『妙語』：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們也把機關槍打去。一句話也不說的悶打，快何如之！可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老闆捕房居然用快槍打來了，然而我們的吳稚暉校長祇安坐在京寓做他的委員，唱他的灘簧，打個信來行使他大學校長的職權不會見他的機關槍還打一下，這可是什麼道理呢？呵呵！不說話而救國的人啊！

## 二 『答二龍坑鍾隱先生』

黎先生的批評（？）我是早已見到了的，我覺得他說的話也並不差，但可惜的就是與洪水無關，所以我未曾作答；不過既勞你從北京趕了信來，不得不寫上幾句廢話了。

第一，黎先生是錯看了霆聲的論是非是一篇『批評』古今中外的『新舊思想』之爭的文字，其實他這篇短文祇是一段感想，說不上批評，更不會批評到新舊思想。他祇是爲了現在懷着成見（就是黎先生所說的一種狹隘眼光，的人太多，纔這樣的主張應該就事實或思想的本身的好壞去論是非，不應該鑽入時間或空間的成見圈子裏去瞎說。這篇東西要說他淺薄是可以的，說他不近情理，我不知道近情理的話是怎樣說法。

其次，他說爲法的漆黑一團是向文學研究會挑戰，這話好笑！我們是承認向一切醜惡挑戰，但並不限於文學研究會，我們有時也許向自己挑戰呢！黎先生又說青年應該少批評（？）然而他自己却連寫了兩篇。由此可知青年的感情動時雖是明理如黎先生也還是要拋了創作

的工夫來寫批評（？）的，何況爲法並不是『素稱文壇的建將和學者』呢？

總之，黎先生的文字雖多雖好，就可惜對於洪水有點無的放失或造的放失的態度，遊是用不着我們來辯的，我們還是遵他的命多多創作吧。你的那篇脈案，下期或可登出。（編者）

介紹淺草社出版的文藝週刊

「沉鐘」

這是國內最近的出版一個週刊。已出了五期，內容非常之好，真正愛好文藝的是應拿來一讀的。報價每期二分。通信處是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勘 誤 表

| 頁   | 行  | 誤   | 正   |
|-----|----|-----|-----|
| 一三五 | 二一 | 工在  | 工作  |
| 一三六 | 一七 | 石的像 | 石像的 |
| 一四七 | 一一 | 曉露  | 曉靄  |

# 赤化與軍閥

## 漆樹芬

軍閥與赤化不曉得有甚麼仇怨？軍閥口內天天都要取締他。有的在出山的宣言上就要設法消滅赤化，有的見諸堂堂煌煌的告示，有的或向外國記者宣言，有的竟已實行拿捕主義者，好像赤化便是他們的不共戴天之仇了。但是，我們老百姓實在是莫名其妙！究竟這赤化是甚麼東西？爲甚麼軍閥大人們那樣不憚煩要去管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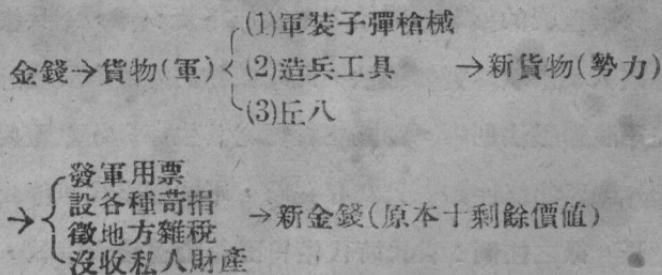
赤化這個名詞在我國古書上是覓不出來的。如從字面上看來，那赤化二字檢直是含有頂好價值的意思：如赤心，赤忱，赤胆等，那一個不是表示人類忠心的呢？那末，照這解釋是不對的。我這幾年來，曉得一個『外國人兇』，曉得一個『軍閥兇』了，這是我們受了多少年辰的切膚之痛，然後才經驗得的啦，現在突如其然的又來了一個『赤化兇』，覺得比外國人比軍閥們還要兇一點的光景：因爲外國人和軍閥們都在說『赤化兇』，而且還有那般名流，君子也和着他們說。說是不得了！不得了！我們中國大禍就是這一赤化了！鬧得這樣烏烟瘴氣的那赤化的意思，我們老百姓還是莫名其妙。

你們莫名其妙嗎？我打個譬比給你們聽罷。譬如我們老百姓現在正在提起全副精神在追捉強盜，追來捉去已經弄得頭昏眼花了，追到盡頭處，看看要把真強盜捉住了，真強盜就用手一指說：強盜往那邊去了！那邊不是強盜嗎？我們老老實實就受了欺瞞，把目的一掉，那

真強盜真真就逃脫了。朋友，你們明白麼？現在軍閥說是赤化兇，外國人也說是赤化兇，他們無非是想把我們老百姓的眼光移在別一方面去呀！他們說赤化兇毒的地方，就是在共產主義。因為是這共產派一出，便要共我們之財，共我們之產。殊不知要這軍閥與帝國主義才真是他們所說的共產黨呢！他們所實行的方策才是他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吳稚暉先生在拙著『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序中說的『帝國主義終古爲惡物，止許強者一小部分共全世界之產，舉大部分之弱者非但屏之於無產階級，且從而竟滅絕之，是彼實狹義的共產，非與共產主義有相反之心理也』，這話雖是反面文章，但剛剛道着實際。至於軍閥之爲共產派，差不多已成自明之理了。去年討賄軍興，丘八爺在揚州拉去女子無數，是他已實行共我們老百姓之妻與女！每次戰事，無不以老百姓之財產爲戰利品，搶劫我們的室家，佔據我們的財產，剝去我們身上的衣服，是非共我們之產，共我們之財，共我們之衣<sub>目</sub>何？此次軍興，不論江南江北，一遇着我們老百姓，不管農夫也好，曾戴過秀才的頭銜之酸子也好，便用索子來綁成一串，有人說像串大螃蟹一樣，取個名字叫『拉夫』，這豈不是無代價的共我們之力嗎？其他還有遇着輪船就拉輪船去運兵，一個銅板也不出；遇着火車就拉火車長久佔據不還，這豈不是有合於化生產手段爲共有之共產主義？這還不算厲害，還有厲害的是我們怕共產黨出世，就是沒收私人財產，而現在的軍閥是已經實行此主義了。山東張宗昌要沒久大精鹽公司爲省有，這是人人皆知的。四川連年戰爭，一些丘八爺飢得沒有飯吃，連老百姓倉內的米穀他們是要封而據爲己有的，還有田畝內未曾收

穫的禾稻，他們也要派人等候，要代爲收穫。前次陝軍入川，在川拉去婦女無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列位，他們如再這樣膨脹下去，我們還有甚麼所有權？還有甚麼叫夫權呢？我們天天在怕赤化，在防赤化，怕他們來共我之妻，共我之產，殊不知現在的軍閥已經在實行共我之妻與產了！最可痛的他們就是赤化與共產，而他們偏偏要說捉拿共產，取締共產，不準赤化，禁止赤化。老實我們老百姓這樣蠢，這樣笨麼？既已把我們弄得人窮財盡，反口口聲聲說是旁人要來窮困我們，這豈不是在誑三歲孩子嗎？還有更可恨的是一般摺紳先生，假名士假名流，也情願跟他們當爪牙走狗，來說是赤化可怕，赤化可怕！以爲這一種宣傳，可以爲軍閥減輕無數罪惡，可以爲外國人緩和民氣。同胞們！你們自己之產已爲他人所共，自己之妻已爲他人所佔，你們還向那裏去防止主張共妻共產之赤化派呢？

我們現在要研究這軍閥宣傳反對赤化之心理了。同胞！你們如欲明白這個道理，這要點就在軍閥之基礎純粹是設在帝國主義上面的一事！我在『獨立青年』上曾著了一篇文字，叫『軍閥膨脹法則之研究』，倣馬克斯之擴張複生產式，擬成一個軍閥膨脹之循環式如次：



即軍閥以一定之金錢來換取一種之貨物(軍)此貨物如分析時，實

含有三種要素而成：即其（一）爲軍械子彈，其（二）爲兵工廠所用之機械，其（三）爲丘八。此貨物既到手後，則以之入生產行程而製得一種新貨物（即所謂勢力是也）。此新貨物如一構成後，則軍閥憑藉其勢力遂以老百姓爲對象物，或向之爲軍用票之發行，或向之爲各種苛捐地丁之徵收，或沒收私人之財產，而新生之資本遂得實現化了。此新生之資本不但含有原有之金錢，並且包有大於原本數十百倍之剩餘價值。此即軍閥膨脹法則一回循環行程之概要。如這循環行程無限繼續下去，即軍閥爲極大之膨脹。這就是我國民元時全國不過數十師之軍閥，而至現在已到數百師的原因了。現在我們試從此式以檢點軍閥所據以成立之基礎。

軍閥膨脹之法則與馬克斯之擴張複生產式無異，資本家要靠商埠才能繼續其膨脹：因有商埠才能買取材料，才能憑貨物而換得金錢。軍閥膨脹式也是一樣。吾人從上式一看，第一必要的即爲開張發始之本錢；其次必要的爲軍械子彈，造兵機械，及丘八等，第三之必要的爲向老百姓所榨取之資金。惟丘八爲我國之特產，只要有錢即可募集，而向老百姓所榨取之資金，只要勢力一成，亦可如意榨來。是此數項中最爲軍閥所重視的就是一開始之本錢與軍裝子彈，造兵機械。此本錢除向外國人爲借款外實無他法，此軍械除向外國人買取外實無他途。所以在軍閥膨脹法則中，帝國主義實爲其生存發達之重要條件與其外圍。此外圍與此條件如一失其存在時，軍閥膨脹式即停止其循環而有破滅之憂。徵之往例：袁氏時代借得五釐金善後大借款，而我國軍閥爲一次之大膨脹；其次至段氏民七秉政之對日參戰大借款而軍閥

又一膨脹；此次金佛郎案解決後，而張馮兩軍又為一次膨脹；天津海口且為此次張馮議和之重要條件，蓋以海口一日不得操為已有，即軍械輸入一日不得自由呀。你看這借款與軍械之關係於軍閥是如何的密切！這豈不是軍閥的基礎建設在帝國主義上的嗎？那末軍閥之口口聲聲的反對赤化之理，我們可以明白了。赤化是帝國主義之敵，他們即曰『嚴重取締赤化』。共產主義是帝國主義眼中之釘，他們即以拔釘之任務為己任。他們這樣為外人努力，這樣為外人効命，其實也在希圖軍械購入與資金借貸之便宜。軍械與借款如得源源繼續，則自己之勢力即可長久保存，而昇官發財之慾望俱可以滿足。是這樣看來，帝國主義實為軍閥衣食生活之源，他們之反對赤化，一方面在為外國人說話，一方面也在為維持自己本身之發展，我們可以明白了呀。

## 文 藝 論 集 序

沫 若

這部小小的論文集，嚴格地說時，可以說是我的坟墓罷。

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

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

是的，僭妄！我從前實在不免有幾分僭妄。但我這麼說時，我也

並不是主張一切的人類都可以不要個性，不要自由；不過這個性的發展和自由的生活，在我的良心上，覺得是不應該由少數的人獨佔罷了！

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地生活自由。

但在大眾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於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無寧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爲大衆人請命，以爭回大衆人的個性與自由！

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便是這個意思。

這兒是新思想的出發點，這兒是新文藝的生命。

在我一兩年前的文字中，這樣的見解雖然不無一些端倪，然從大體上看來，可以說還是在混沌的狀態之下。

如今『混沌』是被我自己鑿死了，這兒所收集的只是牠的殘骸。

殘骸頂好是付諸火化，偏偏我的朋友沈松泉君苦心孤慮地替我收集了攏來，還要叫我來做篇序。好，我就題這幾句墓誌銘在我這座墓上罷。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上海。

## 林 中 的 序

### 爲 法

該是因爲戀愛是舊目的，於是命運得從旁播弄罷：我讀完『林中』之後，心中總是廻環的如此想。

『林中』的主人翁仙丹，自己已經難堪了。他是衰秋的浮雲，他

是嚴冬的夜雨。他之身世，祇有飄流；他之心境，祇有苦寂。愛神雖曾微笑着向射了一箭，使他在愛之世界裏掙扎着，却又為命運所播弄，將那一箭又收轉回來，使他嘗嘗失戀的苦痛。更生生送他到實現的世界裏；於是愛人露萍所受的仳離之苦，也由他一齊擔負了。愛箭雖是收轉，傷痕却永永不會平復的；而況又使他時刻接觸着『痛定思痛』的機緣？

不過，戀愛之值得人玩味，重視，却又在這波瀾詭譎之中，沒有波瀾與詭譎，我想，也不會發覺真正的愛，這正同生命不經過波動，不會體察出生命之可奇貴是一樣，——於是仙舟的『薄暮』，轉給與他許多的妙悟。

\* \* \* \*

一個文學作者，他總有關於愛的描寫。有些是他追憶，有些是他想像，更有些是他追憶與想像的揉合。『林中』是屬於那一種，我不願為之推闡，不過我却看出『林中』的作者已將他對『愛』的態度間接寫了告訴我們：

『……啊！如火花般，一閃便已銷沉了；如春夢般，一瞬便已渺茫了：這便是人生的意味，幸福的實際，……』

『銷沉』與『渺茫』，這和『聖誕之夜』中的老人，隨着慘黃的燈光，漸漸冥滅了是一樣的沉痛。——這怕是作者從愛裏觸着實現的世界的緣故罷？

\* \* \* \*

『林中』的全文，在我讀過之後，總不免聯想起『茵夢湖』來，

這原不必遮掩的，作者多少是受了『茵夢湖』的暗示，不過『林中』畢竟是『林中』，『茵夢湖』畢竟是『茵夢湖』。一個寫着愛，同時觀着實現的冷酷，一個寫着愛，同時却追求美妙的幻影，前者老老實實是一篇小說，後者却處處像一首散文的詩。這與其說是各人寫法的不同，不如說是各人對於人生的觀照不同，更不如說是各人的性格不同。所以我說『林中』畢竟是『林中』，『茵夢湖』畢竟是『茵夢湖』。

\*\*\*

我讀過『林中』之後，有上面一點意思，全平以爲可，便寫出來贈給他；至於其他各點，讀者更易知之，原不須我多畫蛇足。

一九二五，七，  
一九夜於上海



可咒詛的一幕（夢裏微笑的插畫之二）

靈鳳作

## Lament—雪萊原作

## 一. 哀 歌

——仿音原譯，見創造季刊一卷四期——

哦，世界！哦，人生！哦，時的黑海！

在他們的最高峰，我在前邁，

還顧來途，我心驚欲碎；

往日之光榮何時可再？

不回——哦，永不再回！

由茲日夜

歡情忽焉消滅；

四時輪次，長餘憂晦，

只有悽情的歡悅

不回——哦，永不再回！

一月二十三日。

## 二. 悲 歌

焦 尹 孜 譯

呵人寰！呵人生！呵時晨！

我攀援在你們的後影；

故步徘徊我常悽然顫震。

韶華去矣何時歸？

呵不回——永不再回！

白晝又黃昏，

歡樂馮然殞，

春秋幾更，使我心神悶，

何時令我心歡？

呵難望——難望此景！

附語：此詩曾由成仿吾先生譯登「創造」，

日來偶讀雪萊詩，興味比前更濃，朗

誦之餘，順手譯出，誠不敢與仿吾先

生之譯文較，錯誤之處，尚希仿吾先

生指正。

### 三. 薤露之歌

沈家駿譯

|                 |             |
|-----------------|-------------|
| 囁，時光！囁，人生！囁，世界！ | 歡情已日夜遞次遷改：  |
| 我已攀登在你們最後的梯階，   | 流轉而不朽的春夏秋冬  |
| 驚顫呀，回顧那前時登立的    | 移我脆弱的心以悲哀，  |
| 所在；             | 欲其移我心以歡快    |
| 你們少壯時的光榮何時重來？   | 不再——啊，永遠不再！ |
| 不再——啊，永遠不再！     |             |

### 致夢裏的友人

全平

預備了好久好久的時光纔由我底無力的手裏造出來底一件小小的禮物——這塗滿了我底辛酸和歡樂底淚痕的一本薄薄的小書，居然在這次的聖誕節前到遞你底手中了。幾年來連續在羞辱和憤慨織成的失業生涯中掙扎着的我，本來是除了難望痊愈的創傷外，無論在物質上，在精神上，在什麼上，都是一些些什麼也不會會獲得的，但現在也居然會有這一本小書來做我今年的聖誕節的禮物了，我底苦透了的魂靈怎能不十分欣喜萬分滿意呢？

這樣的滿意和欣喜立地使我想起了那年春間我第二次寫信給你時底情形。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我把那封信寫好待發時，巨大的驕傲在我底耳傍大聲頌讚我的佳遇，過敏的神經也在我底眼前幻出了一幅我

正希望着的美景——啊，那時我心裏底欣喜和得意，我是永遠忘不了的，永遠忘不了的啊！……然而，就在那樣的時候，我日夜翹望着你底回音底時候，我上了漂泊的旅途了。

從那時——我上了漂泊之途以後——起，直到現在，我未曾有，也不想有一個字兒給你，身外的一切，在形式上是把我倆完全隔絕了，可是，我底一顆心，一顆赤熱的，願意獻給你的心，是無論什麼也阻當不住的啊！我的不會，也不想寫信給你，決不是我把你忘了！我是永遠忘不了你的！我所以不寫信給你，是爲了我沒有寫信給你的勇氣了。幾年來的漂泊，孤獨的艱窘的生活使我常常有自省的機會，我這纔從被謠騙和虛憍遮斷了一切的屍堆中認識了我底自己。我再也不願，也不敢把像從前曾寫給你的那樣的信寫你給了。我已認識了自己的真相了，我底真相祇是一具腐爛的軀體，裏面藏着個污濁的魂靈。我是再也不敢妄想的了。從前我給你的信上，雖也曾有慚恧的話，但祇是咒咀物質的壓力，祇是咒咀舊禮教的專斷，這些咒咀僅是自私的，怨尤的；現在，已認識了自己的我自知那些的咒咀全錯了，我應該咒咀我自己，我底一切都是該咒咀的呀！我底怯懦，我底自私，我底衰弱，……啊，我底一切都是該咒咀的呀！我底一切對於你都該是自慚的呀！可是，我還有一顆心，貞潔的，熱烈的心，這心，我敢誠懇地獻給你而無愧。這是絕不希望有答贈的一個不值錢的禮物，這是我感謝女神時的祭品，——因爲有了你，我底心纔有了寄托而不致隨着我底靈魂，我底軀體一淘墮落。

真的，我的心已全部獻給你了。我有可愛的母親，可愛的兄弟和

妹妹，可愛的其他朋友，在這世間，他們都是能給我以巨大的安慰的，然而，在我的記憶裏你是佔着最大的位置。在漂泊的途上，也曾遇着不少的女伴，朋友們是逐漸地減少了獨身者的數目，而我終還是孤另另地。

母親是這樣的向我說：兒啊，年紀也不小了，獨身終是不自然的，男大當婚，你是該找一個能安慰你的終身的伴侶纔好呢！

啊，像我這樣的人也配做別人底終身的伴侶麼？我底身體裏叢滿了罪惡，我底這些可怕的罪惡使我連在上帝前懺悔的勇氣都沒有了。像這樣的懦怯的人，也配找別人來做他底終身的伴侶麼？我有了肯憐我的母親，我有了肯愛我的妹妹，已經是意外的福分了，我還要妄想麼？然而母親也是這樣說；她是知道做兒子的在母親，妹妹之外應該要有一個能安慰自己的終身伴侶的，但是，我祇能違了母親的慈命！我是再也沒有求你底愛底勇氣了，——但我怎能在你之外再愛別的人呢？啊！我便這樣的造就了我底矛盾的運命了：因了自己的反省而認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以後是沒有愛你的資格的了，然而偏還不肯拋棄了這已絕望的舊夢而另愛別人……啊啊！我是這樣的造就了自己底矛盾的運命！

我的命運是定了！我的美夢也醒了！啊，這可戀的往日的美夢啊！那一個音樂般美妙的暑假，那初見時的一瞥，那意外的晤面，那寫信給你時的甜美……啊，那些那些，都在夢醒時候地失去了。以後我將不會再有這些美夢了吧？啊，我將不會再有這些美夢了！然而這夢裏的友人，我還是永遠忘不了的。

我是永遠忘不了你的啊，你在我記憶裏佔着最大的位置！——

這並不是虛語：在別了你底明年——一九二三年的春間我曾在太湖中洞庭山上漂泊了若干時。有一天下着濛濛的細雨，自山腰以上都籠罩着昏朦的霧氣。我赤腳穿了草鞋，披了油衣，走上莫厘底峯頂。三尺以外便看不出什麼的霧氣在我底四周滾湧，山坳裏的松林在烈風中狂嘯，山腳下的太湖中的濤聲也隨着霧氣飛騰。我獨坐在這白茫茫的霧團裏，寒風吹着，水滴濕着，我渾然忘了人間，忘了我自己，但是忘不了的你便輕輕地浮上我底心頭。下山的時候，穿過一個陰暗的樹林；在一株大的銀杏樹下看見一座新墳，看了墳碑知道安睡着的是一個年紀十七的處女。我悽立在墳旁凝視着那潤濕的褐土，我忽然又想起了你，許多悲涼的故事斗地湧上心頭，我不知這些故事是從那裏來的，然而我底淚是和着雨絲洒在那處女的墳上了。回家的時候，在蘇州書攤上買得一本茵夢湖，從蘇州到家的短短的時間裏便把它讀了有不止十遍的我便起了寫林中的念頭了。回家以後，在昏暗的廂房裏，如死的陽光抹在長了綠苔的高牆上的沉寂的三個下午，我寫了林中底前三節。同年的秋間，在浦東底荒涼的草舍底油燈光下，野風在茅屋頂上吼着往來的失眠的夜，我又憶起了你，便再寫成了姑母家，湖畔，秋雨和聖誕之夜。一九二四年的早春，獨居在狄司威路一個小弄子裏的後樓，黃梅時節的病雨在窗外微呻的時候，每夜每夜都覺得淒涼，在這樣淒涼的夜間憶着你時便又續成了他鄉，佳節，月夜三節。同年殘冬，我從上海到南翔整理家中的兵餘器物，曾在空廓的大宅中底稻草堆上睡了四夜，冬夜的酷寒時時催我醒來，無涯的黑暗輕撫着淒涼。

的魂靈，在這樣的夜裏的我是最肯幻想的，我想到了借寓在朋友家客堂裏的憂鬱的母親，想到了以後更要艱難的家計，想到了在遠方爲了家庭而苦學的哥哥和兄弟；又想到了在戰時獨處家中時每夜必聞的令人心悸的機關槍聲，想到了纔死了不久靈牌還放在中堂的房東……這樣想時，我每每會戰慄起來；但後來終是想到了你，想到了你，黑暗中便也覺得我是在微笑了；這樣，四個寂寥的白天，便寫成了愛與血的交流。今年我和母親移寓上海，小小的亭子間裏，燠暖的春日底午後的恬靜中，隨着遠遠的市聲，我續完了林中又寫了一篇舊夢。——啊，寫了舊夢，我真該從戀愛的美夢中醒來了。——就這樣，這一場夢是從我底記憶中移到紙上了。你看我是怎樣的忘不了你呀，雖然我是知道我不能愛你。而且，在這裏，你可以看出我別了你的幾年底漂泊的生活。

現在我把這疊和了淚的墨痕呈獻給你。世人對於這件禮物，自有世人的批評，它們將會譏嘲它，將會斥責它，甚至謾罵它，也許會可憐它，讚美它，——但這些我都不願問。我所以寫，是爲了你，爲了我，不是爲的別人。世人是不會參加我倆底往日的夢，他們是不會知道這裏所寫的是些什麼；然而你，夢裏的友人，你總該是完全明白的呀！

赤熱的心已遺留在往日的夢中了，往日的夢又已移在紙上而呈獻於你底面前了。此後我將治療我底肉體，淨化我底精神，不再在迴憶中消磨我底歲月了。我要把這失了心的身體依舊獻給我底母親我底兄弟姊妹。我要向更艱苦的途上奔跑。在那途上，我知道是少有愉快也

少有悲哀，是不用狂笑，也不用痛哭的。顯在他們臉上的只是一味嚴重的，沉鬱的莊容。我便要戴着這莊容直到我底末日，在我醒着的時候。

別了，我的友人，在我醒着的時候，願你長安樂！至於我，也將在你底安樂中，微笑的，輕唱着我底晚歌：

今朝啊，只有今朝，我還是這般窈窕；

明朝啊，明朝，萬事都已休了！

只這一刻兒，你倒是我的所有；

死時候，啊，死時候，我只合獨葬荒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上海。

## 我也來談幾句閒話

攷 友

自從有人提倡白話詩以後，一些文藝刊物上都充滿了「風呀！」「月呀！」的「歪情詩」（因為這種連打油詩都不如的句子算不了詩，整天的喊愛人呀的更算不得是情，所以我杜撰這名）於是一般人以為這是不好的現象，極力的批評，要推倒這種「歪情詩」而提倡革命文學。

在這混濁黑暗的社會，我們固然不能祇知道寫「風呀！月呀！」的詩；而撇開一切我們應做的功夫，但現在我姑不論這一層，我來談幾句關於詩的閒話。

我們都承認「詩」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情意，有熱烈的情懷，然後纔能寫出『詩』來，並不是可以胡亂湊幾句出來的。因為一般人想出風頭，但他們却沒有戀愛的經驗——因為社會制度的不良，使他們沒

有戀愛的機會——於是他們便胡亂湊成幾句歪詩，將「風花雪月」滿砌在裏面，他們便以爲盡做詩的能事了。一般盲目的編輯者，却替他們大登特登，於是我們便覺得這種歪詩的討厭，極力的攻擊，甚或有人懷疑到白話詩的本體了。

在這種歪情詩被攻擊以後，革命文學的呼聲就乘機而起了。但可憐他們也陷入同樣的錯誤裏。有些作者，自己既沒有革命的思想，也沒有革命的經驗（請恕我的魯莽和武斷）祇坐在書房，拿着筆，便寫「殺呀！斬呀！」——或者他們連殺人也沒看見——便以爲這便是革命文學，這不是和寫「風呀！月呀！」的「歪情詩」，一樣的謬誤和討厭嗎？我就奉送這種詩一個名稱——歪革命詩，因爲這樣便于稱呼。

五卅慘案後這種歪革命詩更出現多了。爲中國，牆角的創痕，泥潭……這都是現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呢，但我讀了，不但我不覺得有什麼印象，反使我覺得難過——爲著作界難過。那首灔河戰場長詩，真不愧爲近代特出的傑作！我欲無言了！

若說是怕中國的民氣更趨懦弱，或是怕著作界沒有生氣，所以要提倡革命文學，我們固然是十分贊同這個意見，但我們不敢贊同這種作品。若說這便是革命文學，恐怕那一般「歪情詩」的作者，將要順水推舟，借風轉舵，將從前「風呀月呀，愛人啊！」的歪詩，都改爲「血呀！肉呀！志士啊」了。難道我們那時又反對革命文學麼？

所以我們批評詩，當從「質」一方面着眼；設若是一首真實而美妙的情詩，我們當然是稱贊她，不能因爲她有「風呀月呀」就棄掉。同時，我們又當極力反對一切的「歪革命詩」，不應因爲牠背着革命

的招牌就放牠過去；至于真實的革命詩，我們當贊賞牠。總之，詩是真情的流露，加了限制，便是假的了。

我在這裏，並不是要攻擊什麼人，但我覺得現在出版界著作界太黑暗了。一般作家，因為靠着資本家的扶掖，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胡亂發表，而一般真實的作品——因受經濟的壓制，却被湮沒了，這不得不令人痛心的。

現在我敢在這裏冒昧說一句忠告那些資本家翼下的作家的話：設若自己沒有好的作品，請要鄭重一些，不要胡亂發表一些歪小說，歪詩以及歪……遺害未來的青年，或者也會損害你現在享有的盛名呢！

九，二四，早

## 煙雨樓頭

曹鈞石

1.  
注想到煙雨樓頭，  
禁不得眼淚雙流！  
年來不相逢的鶯湖，  
問景物可否依舊？

2.  
也曾在湖濱的綠楊下徜徉，  
聽那把舵的女郎曼聲歌唱。

湖心浮一個紅樓  
碧樹把牠掩映。  
3.  
也曾泛一葉扁舟，  
在煙水茫茫裏飄浮。  
湖面籠一層薄縠，  
景物是別具清幽。

4.

或在那煙雨樓頭高眺，  
故意與長天俱遙。  
一湖的碧水盈盈，  
幾頃的菱花開早。

5.

我今爲何拘在牢獄，  
舉目盡是慘霧漠漠！  
想湖邊明月定在相招，  
我在這裏以眼淚還報！



雲鳳望着漢中（夢江奴的微笑油畫之三）

## 緬甸的民歌

K. T.

1.—

那個棕棕的女孩子喲！  
 因爲愛上了我所以她惱怒。  
 惱怒！惱怒是沒有用的呀！  
 試問你和我是配得上嗎？

這個白白的小孩子喲！  
 因爲愛上了我所以他在哭。  
 你哭！你哭！由你去哭着！  
 我的母親不許看你要奈何？

2. 銀月

銀月兒正是皎皎  
 愛人兒真是窈窕；  
 呀！假如姻緣是不相關聯，  
 我的愛情和追述終是空然。  
 銀月兒正是皎皎  
 愛人兒已經來了；  
 呀！檳榔樹底花已經開了滿枝，  
 愛人呀！我們來定做永久的相知。  
 銀月兒還是皎皎  
 愛人兒的心興高；

呀！郊野已經漲滿了春的潮，  
 來吧！我們攜手去洗個涼澡。  
 銀月兒漸是修修  
 愛人兒已經不留；  
 呀！檳榔的花已經凋落了，  
 郊野的春潮也已經退消。  
 銀月兒是已經沒藏  
 愛人的窈窕是難忘；  
 呀！假如姻緣是不相關聯，  
 我的愛情和追述終是空然！

# 馬克斯進文廟

沫 若

十月十五日丁祭過後的第二天，孔子和他的得意門生顏回子路子貢三位在上海的文廟裏吃着冷豬頭肉的時候，有四位年青的大班抬了一乘朱紅漆的四轎，一直闖進廟來。

子路先看見了，便不由得怒髮冲冠，把筷子一攢，便想上前去干涉。孔子急忙制止他道：由喲，你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呀！

子路只得把氣忍住了。

回頭孔子纔叫子貢下殿去招待來賓。

朱紅漆的四轎在聖殿前放下了，裏面纔走出一位臉如螃蟹，鬍鬚滿腮的西洋人來。

子貢上前迎接著，把這西洋人迎上殿去，四位抬轎的也跟在後面。於是賓主九人便在大殿之上分庭抗禮。

孔子先道了自己的姓名，回頭問到來客的姓名時，原來這鬍子螃蟹纔就是馬克斯卡兒。

這馬克司卡兒的名字，近來因為呼聲太高，早就傳到孔子耳朵裏了。孔子素來是尊賢好學的人，你看他在生的時候向著老子學過禮，向著師襄學過琴，向著萐弘學過樂；只要是有一技之長的人，他不惟不肖得罪他，而且還要低首下心去領教些見識。要這樣，也纔是孔子

之所以爲孔子，不像我們現代的人萬事是閉門不納，強不知以爲知的呀。孔子一聽見來的是馬克斯，他便禁不得驚喜著叫出：

——啊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呀！馬克斯先生，你來得真難得，真難得！你來到敝廟裏來，有甚麼見教呢？

馬克斯便滿不客氣地開起口來——不消說一口的都是南蠻鶻舌之音；要使孔子曉得他的話，是要全靠那幾位抬轎子的人翻譯。孔子的話，也是經過了一道翻譯纔使馬克斯曉得了的。

馬克斯說：我是特爲領教而來。我們的主義已經傳到你們中國，我希望在你們中國能夠實現。但是近來有些人說，我的主義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著的中國，我的主義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因此我便來直接領教你：究竟你的思想是怎麼樣？和我的主義怎樣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樣的地步？這些問題，我要深望你能詳細地指示。

孔子聽了馬克斯的話，連連點頭表示贊意，接着又纔回答道：我的思想是沒有甚麼統系的，因爲你是知道的，我在生的時候還沒有科學，我是不懂邏輯的人。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雜地說起來，我自己找不出一個頭緒，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負了。所以我想，還是不如請你先說你的主義，等我再來比付我的意見罷。你的主義雖然早傳到了中國，但我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你的書還一本也沒有翻譯到中國來啦。

——怎麼？我的書還一本也沒有翻譯過來，怎麼我的主義就談得風起雲湧的呢？

——我聽說要談你的主義用不著你的書呢，只消多讀幾本東西洋的雜誌就行了。是不是呢？你們幾位新人！（孔子公然也會俏皮，他向著那四位大班這樣問了一句；不過這幾位新人也很不弱，他們沒有把孔子的話照樣翻譯出來，他們翻譯出來的是『不過大家都能夠讀你的原書，就是這幾位大班，德文和經濟學都是登峯造極的啦』。就這樣馬克斯和孔子也就被這四位學者大班瞞過去了。）

——那也好，馬克斯說，只要能夠讀原書也就好了。

——難得你今天親自到了我這裏來，太匆促了，不好請你講演，講名人講演是我們現在頂時髦的事情啦！至少請你作一番談話罷。

——好的，好的，我就先作一番談話，談談我的主義罷。不過我在談我的主義之先，不得不先說明我的思想的出發點。我的思想對於這個世界和人生是徹底肯定的，就是說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樣把宇宙人生看成虛無，看成罪惡的。我們既生存在這個世界裏面，我們應當探求的，便是我們的生存要怎樣纔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們的世界要怎樣能夠適合於我們的生存。我是站在這個世間說這個世間的話。這一點我和許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學家不同，這一點我要請問你：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麼樣？假使這個出發點我們早就不同，那嗎我們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再往下繼續的必要了。

馬克斯剛好把話說完，子路不等孔子開口便先搶着說道：

——是呀，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厚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所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

——是的，孔子又繼續着說下去：我們的出發點可以說是完全相

同的。不過你要想目前的世界適合於我們的生存，那嗎要怎樣的世界纔能適合，要怎樣的世界纔能使我們的生存得到最高的幸福呢？你當然有這樣一個理想的世界的。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你問我的理想的世界嗎？好啊，好啊，你真問得好啊！有許多人都把我當成個物質主義者，他們多以爲我是禽獸，我是只曉得吃飯，我是沒有理想的人。其實我正如你所問的一樣，我是有一個至高至遠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個頂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們生存在這裏面，萬人要能和一人一樣自由平等地發展他們的才能，人人都各能盡力做事而不望報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無飢寒的憂慮，這就是我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這樣的社會能如是實現了的時候，那豈不是在地上建築了一座天國嗎？

——啊哈，是的呀！這回連莊重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來叫絕了。

——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你請讓我背一段我的舊文章給你聽罷。『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嗎？

孔子拉長聲音背誦了他這段得意的文章來，他背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兩句，尤爲搖頭擺腦，呈出了一種自己催眠的狀態。但是馬克斯却很鎮靜，他好像沒有

把孔子這段話看得怎麼重要的一樣，孔子在他的眼中，這時候，頂多怕只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罷？所以他又好像站在講壇上演說的一樣，自己又說起他的道理來。

——不過呢，馬克斯在這一個折轉的聯接詞上用力地說：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虛構出來的，也並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我們先從歷史上證明社會的產業有逐漸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漸增殖的財產逐漸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中，於是使社會生出貧乏病來，社會上的爭鬥便永無寧日。……

——啊，是的，是的。孔子的自己陶醉還未十分清醒，他只是連連點頭稱是。——我從前也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呀！

孔子的話還沒有十分落腳，馬克斯早反對起來了。

——不對，不對！你和我的見解終竟是兩樣，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貧且患不安的。你要曉得，寡了便均不起來，貧了便是不安的根本。所以我對於私產的集中雖是反對，對於產業的增殖却惟不敢反對，而且還極力提倡。所以我們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剝奪私人的財產，而同時也要以莫大的力量來增殖社會的產業。要產業增進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後大家纔能安心一意地平等無私地發展自己的本能和個性。這力量的原動力不消說是贊成廢除私產的人們，也可以說是無產的人們；而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而至於國際。這樣進行起去，大家於物質上精神上，均能充分地滿足各自的要求，人類的生存然後纔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

驟，有堅確的實證的呢。

——是的，是的！孔子也依然在點頭稱是。我也說過『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話，我也說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爲政方略（說到此處來，孔子回頭向子貢問道：我記得這是對你說的話，是不是呢？子貢只是點頭。）我也說過『世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我也說過『齊變至魯，魯變至道』，我也說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呢。尊重物質本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洪範八政食貨爲先，管子也說過『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國的傳統思想，根本和你一樣，總要先把產業提高起來，然後纔來均分，所以我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啦。我對於商人素來是賤視的，只有我這個弟子（夫子又回頭指着子貢）總不肯聽命，我時常叫他不要做生意，他徧偏不聽，不過他也會找錢啦。我們處的，你要曉得，是科學還沒有發明的時代，所以我們的生財的方法也很幼稚，我們在有限的生財力的範圍之內只能主張節用，這也是時代使然的呀。不過，我想就是在現在，節用也恐怕是要緊的罷？大家連飯也還不彀吃的時候，總不應該容許少數人吃海參肉翅的。

——啊，是的！馬克斯到此纔感嘆起來：我不想在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你這樣的一個老同志！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怎麼有人會說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們中國的國情不合，不能施行於中國呢？

——哎！孔子到此却突然長嘆了一聲，他這一聲長嘆真個是長，長得來足足把二千多年悶在心裏的噏氣一齊都發洩出了。——哎！孔

子長嘆了一聲，又繼續著說道：他們那裏能够實現你的思想！連我在這兒都已經吃了二千多年的冷豬頭肉了！

——甚麼？你的意思是中國人不能實現你的思想嗎？

——還講得到實現！單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會反對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會反對你了。

——啊，是那嗎我要……

——你要做甚麼？

——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婆去了。

在這兒假使是道學家眼中的孔子，一定要大發雷霆，罵這思念老婆的馬克斯爲禽獸了。但是人情之所不能忍者，聖人不禁，我們的孔聖人他不惟不罵馬克斯，反而很艷羨地向他問道：

——馬克斯先生，你是有老婆的嗎？

——怎麼沒有？我的老婆和我是志同道合，而且很好看啦！

滿不客氣的馬克斯，一說到他的老婆上來，就給把他的主義吹成了理想的一樣，把他的老婆也吹到理想的了。

夫子見馬克斯這樣得意，便自喟然太息而長嘆曰：人皆有老婆，我獨無呀！

子貢的舌根已經癢了好半天了，到這時候纔趕快插說一句道：四海之內皆老婆也，夫子何患乎無老婆也？

倒底不愧是孔門的唯一的雄辯家的子貢，他把孔子的話改用過來，硬把孔子說笑了。

沒明其妙的是馬克斯。他盤問了一回，纔知道孔子是自由離了婚

的人，他覺得孔子這個人物愈見添了幾分意義了。

回頭孔子又接着向馬克斯說道：不過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

馬克斯聽了駭得大叫起來：喂，孔二先生！我只是提倡共產，你公然在提倡共妻！你的思想比我更危險啦！好，我不敢再惹你了！

馬克斯說了這幾句話，趕快把四位大班招呼著，惚惚地便臨陣脫逃起來，真好像他留在歐洲的老婆立刻就要被孔子去共了的一樣。

師弟四人立在殿上，看見馬克斯的大轎已經抬出西轅門了，自始至終如像蠢人一樣的顏回到最後纔說出了一句話：

——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今日之夫子非昔日之夫子也，亦何言之誕耶？

夫子莞爾而笑曰：前言戲之耳。

於是大家又跟着發起笑來。笑了一會，又纔回到席上去，把剛纔吃着的冷豬頭肉重新咀嚼。

十一月十七日脫稿

### 打 疑 古 玄 同 一 棒

鍾 隱

一 疑古玄同先生別說，「捧郭沫若的腿的最多」！我——鍾隱先生至今才逢着您先生在京副上似是而非的捧了他一躺，怎麼算得「最多」呢？如果是以爲那些熱心改革文學和改革社會的人們作了文章投在洪水上而登去，鼓吹繼續努力革命，就說那些是「捧腿家」麼？果真有人懷着

這樣的心理，我敢說他是糊塗蟲！他是「新腦盲」！他的腦筋「天鵝絨」了！那種人不是「目光如豆」？也不是「局促如轎下駒」？也不是「烏佳子弟」？也不是「烏紳士」？也不是「烏官僚」？怕是烏「教授」吧！？疑古先生，我老實說：

『不要看向東方不住拜跪叩首的人們。

更不要向西方不住鞠躬脫帽的人們。

不是同「向左轉！」「向右轉！」那一樣的單純。

你們要求新的東西，得先換新的眼睛，新的心。』

上面的是木天先生一首散文詩裏面的一節，像這樣的作品，到底是「捧腿」呀？還是「學舌」？須看清楚！說到這裏，我先生曾知道您先生要發你自家兒的「老小孩子」的脾氣，說：『您，這小孩子！我講文學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在那裏？』這樣說來，還不足以表現先生是「老革命家」，還得要這樣的說：『小孩子！我是老資格！我早就承認東方文化是糟糕的，不足以救國的！』那麼，先生就不應謾罵那些人是「捧腿家」，就應知道那些人都是愛祖國的，熱心救祖國的健全的活潑的青年！我想這些青年們中不滿意東方文化的不說比先生還認真些，至少也與先生相等吧！東方文化糟糕，只有您就知道麼？

二 別說：『那種捧法實在可醜得很』。我想你說的「那種捧法」，本也是醜！好在霆聲先生反對尊古，反對崇洋，反對排新，並沒有說到郭沫若三字上面去，至於鍾隱先生，「連郭沫若三字」也從沒注意過只是從今天（十一月二十三號）疑古先生在京副上面所發表的一篇信裏，才碰着一次。疑古先生像煞有介事的板起面孔說，人家

捧腿，這真是「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疑古先生的「威風」也和「奴氣」上面有了「十足」兩字了！我以為真正捧郭沫若的到不常見，只是捧黎錦明的到有。怎見得？有文為證！『您的作品，自然也有愛讀的，也有不愛讀的，老實說，也有不滿意的；但是我從沒向您起過不敬之意。因為您的作品，的確是黎錦明的話，不是學這個人，學那個人的舌……』像這樣的人，豈不是「尤為可鄙」麼？黎錦明「是碰不得一碰的，人家偶然涉及他一聲……已經犯了「大不敬」的罪名，捧腿家便要指着那人痛罵的」（穿了古疑先生的套鞋，對不起啊）。像這樣學舌捧腿家，可醜不可醜，我可不知道了！

三 鍾隱先生「二十一」歲，文章雖不會作，却頑頑皮的套別人的文章還來得兩下兒，現在又要套點作結了。

「有一般所謂名流學者，老實說，我簡直看不起他們。他們有「胡說」的，有尊古的，有崇洋的，有跑野馬而捧腿的，……無論他名得怎樣，我總是看不起他的；而且覺得越名得很的，越是可鄙。您的作品，我見過不少，……文章也還過得去。只是思想欠高明；如在第24期國語週刊裏，對於官廳不用白話文，便表示隨他去，（這是大概的意思）這簡直退步極矣」。先生也不是「一個人」麼？太不曉得「妄想」，「胡說」，「發明一種辦法」了！『呸！只說「發明科學」，誰告訴你的「發明辦法」？您不曉得「大蟲」是咬人的呀』！這最末幾句是自家兒矛矛盾的「聊弄筆頭罷了」，倘若完全套先生的，又會說是「學舌」；即或不說，他的「蝦兵蟹將」都是要對着我的「佳作」放綠氣炮的，好吧，且先打疑古玄同先生一棒。

## 一條惡狗及其他

——通信二則——

(一)

全平先生：

你們現在是很受人們的嚴肅的排斥了。在漆黑一團的中國的思想界裏，幸而還能聽見幾聲因不甘『悶死我也』而呼叫反抗的聲音，那嗎，自然，牛鬼蛇神的四方的妖氣，怎麼不四面一湊，痛責你們的無聊，斫倒你們的反抗的坐纛旗呢？

然而這不過是一件極尋常的事。歷史上，固然是充滿殺人的腥氣，而同時還充滿着反抗者的奮鬥的精神，失敗而被宰割的血淚，成功而仍舊猛進的壯志。不然，就使是漆黑一團，也永遠是這般的黑漆一團的。這正和『蜀犬吠日』一樣，習于故常慣了，也不問到底太陽的光明是否是牠的可怕的仇敵。

肚內好撐船的宰相，滿面是寬容的笑渦地仰高着頭說：

『這是未諳世故的小孩們的一時的妄躁舉動罷了』。

於是人們都首肯。我想：洪水得了一個定評了。

所謂世故，大該是這樣的：人要像水一樣柔弱而沒有一定的體積；又要像鮮艷的紅墨水，藍墨水一樣帶着銜惑他人的臉面或招牌；只要馴順如小羊般的就夠了，何用大聲叫喊呢？只要像槐葉蘋般的隨波逐流就夠了，何用建立什麼皎然的主張呢？吶喊是有損於聲帶的；奮鬥是徒增身體的疲勞的；看着他們去開山闢路地前進

吧，聰明的人們，我們在旁邊冷眼指摘他們的或有的過失，痛快地看他們深深的墜入陷阱裏；我們要保持我們的莊嚴的面具哪，同志們，巧妙地文飾我們的過惡，大擂大打捧出我們的或有的善德吧；聖人是互相恭維出來的；不問底細而僅觀表面的美善，是我們處世的秘訣；……。

所謂老於世故的人們，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海量的大肚皮的聖者。然而你們的肚皮，又是如何的褊狹呀！又是如何的未識世故人情呀！這是確然而無疑。你們該受叛逆的罪，至少是要殺頭的。

狗見了賊在偷東西而狂叫了，於是賊就不慌不忙地申申而詈：『你是狗，——未曾開眼的狗；我是人，——堂堂而又堂堂的人！趕快閉你的臭嘴，像啞子一樣！』

狗呀！是多麼卑賤的未曾開眼的東西！而人呀！又是如何地堂堂而又堂堂的人！假如堂堂而又堂堂的人們，盡是賊了又干卿甚事，也輪不着你狗這張臭嘴來罵的。孔二先生，聖之時者也，在從前也曾受過邪端狗的臭罵；假令夫子活到今日，想來也該嘆息一聲『惡狗未免太多了！惡狗未免太多了！』吧。夫聖人固盈天下而滿坑滿谷，亦無妨焉。而惡狗云乎哉？

洪水太喜歡罵人，若再寬容，那末，天下聖人的面具<sup>\*</sup>都有些危危乎了。所以洪水的得着『一條惡狗』這個雅號，固是活該。

但是天下事真不可料，有時惡狗咬得兇很，却正咬到賊的心坎裏的隱處，所謂堂堂而又堂堂的人們，也終於不免棄面具而逃的。因此，惡狗的臭嘴，還值得大大地努力。

我曾經，而且常常地這樣想：假如你們都諳熟些世故人情而像坐仗馬一般地緘默其臭嘴了，那嗎，世上滿是因失了一筆四十四萬許的大款子進益的好機會而大大地氣痛的藝術家，和裝面子而賺錢的提倡新文化的印書館，馴至人們的尿屎裏也滿充着聖者之氣味了，這樣的世界，是多麼極樂而且郅治的世界呀！那是何等地有趣呢，何況你們又不至於被世人投入硫黃湖裏去了？你們是聰明人，所以我這樣的誠懇地勸告你們。悠悠宇宙，樂得隨便享樂，幸勿河漢斯言！此請  
撰安！

弟行健上十八日

(三)

全平先生：

我最愛看的是創造社的作品，——真心的愛看，並非因為對着你故意說是愛看。——因為他們的作品裏邊，有洞澈一切的眼光，與作者的「真誠」流露着，又有巧妙的文學手段以敘述之，那能不令人心醉呢？前幾天我聽說洪水是由創造社的一部分人組織的，就趕緊買了一份看起來。看過之後，我覺得有幾點不及創造季刊，現在寫來，請教於先生。

1. 體裁不純，不是純文學的刊物。如第一期裏『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攬在裏邊，不倫不類。令人讀了，發生不快。

2. 有許多教訓式的文章，覺得無聊。如第一期裏『論是非』。這種意思在頭腦稍微清楚一點的人，都能知道，絕不會以古今中外去定是非的，用不着板起教師的面孔，去作訓話。如果現在還有人以古今中外去定是非，就認為他不堪造就好了，也用不着向他去費話。

第二期『主義與主義者』與『論是非』犯的是一樣的病。

又第二期裏『中國的言論界』。也是無聊的一種。中國言論界的無人格與他們所作的罪惡，稍有腦筋的人就會知道，用不着賣氣力去攻擊他們。我希望你們不要專對低能兒說話。

三期裏『評胡適之「愛國運動」與求學』，可讓第二流的出版物去登載他，不要濫佔洪水的篇幅。

近來談主義與政治的文章，鬧的『甚囂塵上』，這種東西都是些出風頭的少年，互相抄襲，千篇一律的文字。看了止會令人頭痛！洪水不要再去蹈他們的覆轍。

我希望你們誠心說你們心裏要說的話，不要怕讀者不懂去遷就讀者。本來中國人專好誤會，若希望個個人能懂話，是很不容易的事。與其勞而無功的遷就，無甯聽其不懂之爲愈也。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袁子和十一月三日

均吾兄：請示通信處！

靜之兄：有信在此。

## 末了的幾句話

○—————○

〈再談談創造社出版部〉

○~~~~~○

我們國裏的習慣，指摘別人的謬誤的  
人常常是不肯自己去動手幹；自然，  
指摘是一件事，動手幹又是一件事，並非指摘的人也一定就是動手幹  
的人。不過，指摘的人假如肯動手幹時，我以為，他的勇氣就很可佩  
服了。我們國裏能指摘別人的都很聰明，他們是知道自己動手幹時未  
必會一定不受指摘的，爲了保全令名起見，他們是寧肯縮手冷觀而決  
不肯去扛那溼了的木稍。這種「深思遠慮」的持重態度，有勇氣的青  
年是不願採取的，所以雖有「打倒別人，抬出自己」的嫌疑，但既然  
認爲要務，便依舊毫不顧忌地幹了起來，創造社出版部這種勇氣，我  
以為就是我所謂很可佩服的了。將來他的成就誰也不能說定，也許還  
不及現在的書賣，也許就成爲我們理想中的出版者。不過他的動機和  
態度我以為是無可訾議的。他把股額定得極小，就是想使許多愛讀書  
的人都有認購的力量，好達到讀者和著作家合作的目的。他是想不藉  
資本家的力量來經營。他是預備將來愛讀書的人可以廉價從那裏取得  
有保證的良好的書籍。他的希望是如此。尙祈表同情的朋友趕速助成  
這空前的事業！（欲認股的朋友，即請投函上海阜民路二九五號本刊  
編輯部轉）



## 新國家的創造

沫若

好讀書不求甚解，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壞脾氣。不讀書好求甚解，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壞脾氣。

譬如有人要贊成一種主義，他對於該項主義並不加以甚麼的研究，只要看見一個名稱起了一種感情作用，或者抓扯得一兩句口號來望文生義地解釋一下，他就夢夢然地成了該項主義的主義者了。

他要反對一種主義時，也是這樣。

近來國家主義者之反對共產主義，已經成了公然的對敵，這是無可隱諱的了。國家主義者如真真正正能從學理上把共產主義攻破，在我們以研究學理為職志的人，亦未嘗不是一件痛快的事體。然而他們之攻擊共產主義也，則多因共產黨人之不愜人意因而遷怒及其主義，是猶因飯碗之不潔而生辟穀之想，其於所攻擊之主義也無損於毫末，而攻擊者則徒遭人以笑柄耳。

國家主義者之攻擊共產主義，除去許多因噎廢食隔靴搔癢的感情

話而外，他們所持的最大的理由大概是說共產主義是否認國家的。不錯，共產主義如果到了完成的時候，那就是所謂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國家這個制度的確是有消滅的可能性的。然而在共產主義未完成之前，共產主義者正須以無產階級爲中心而組織新國家，何能說共產主義是否認國家的呢？

不過國家主義者——尤爲是中國的國家主義者——說共產主義否認國家，也有他們的贓證。他們慣愛引用馬克斯『共產黨宣言』上的一句話叫着『工人無祖國』(Die Arbeiter haben kein Vaterland)。這句話的本意在馬克斯自己本是用來表示他並非否認國家，而我們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却轉引來做他否認國家的根據，這不消說可以算得是天下的奇聞，然而也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不讀書好求甚解』的一個鐵證了。

國家主義者如肯多讀兩部書，或者就把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肯拿來略讀一遍，也不至於鬧出這樣的笑話了。『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二章，就在『工人無祖國』那句話之後不多遠一點，不是有十條共產黨的政綱嗎？請看那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的條文是些甚麼。

第五條 以國家資本建立完全獨佔的國民銀行，以收集信用於國家之手中。

第六條 集收交通機關於國家之手中。

第七條 增殖國民工場與生產機關，準據一種共同的計畫以開闢並改良土地。

5. Zentralization des Kredits in den Händen des Staates durch eine

Nationalbank und Staats Kapital und ausschliesslichem Monopol.

6. Zentralization des Transportwesens in den Händen des Staats.
7. Vermehrung der Nationalfabrik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 Urbarmach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Landereien nach einem gemeinschaftlichen Plan.

在這兒他重重疊疊地用了許多『國家』Staat和『國民』Nation等字樣，只要是冇眼睛能認識字的人，想來總不會再說馬克斯是否認國家的，馬克斯所倡導的共產主義是否認國家的了罷？並且我把馬克斯的原文也特意一並引用了出來，想來總不會再有那樣善於懷疑的人竟疑我說馬克斯是承認國家的，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初期實在是施行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話，是完全出於我的杜撰的罷。

馬克斯既是承認國家的，他爲甚麼又要倡導『工人無祖國』的『謬說』呢？這豈不是他自相矛盾，自己搬石頭來打腦壳嗎？我們的問題就在這兒了！馬克斯是承認國家的，不過他所承認的國家，決不是現在的建立於私產制度上的既成的國家罷了。現在的既成的國家是由私產制度派生出來的，她只是少數特權階級的護符。更詳細地解說時，在這種國家制度裏只有少數有錢的人纔有發言權，大多數沒錢的人只是附席的供人使用的有生命的物件。國家裏面的種種法律行政風俗道德，都是這少數有發言權的人的自衛的工具，所謂『竊钩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的話，這已經是被我們古人道穿了的，我們現在也用不著再去引些社會學上或者經濟學上的學說來徒事紛擾了。

(關於這一類的學說有人想知道詳細的，請讀長虹雜誌第二期漆樹芬先生的『馬克斯派之國家觀』一文。)

現代既成的國家是成立於私產制度上面的，她只是少數特權階級的護符，所以這樣的國家只能說是少數人的國家，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工人是還沒有資格敢說他自己是有這種國家的。讓我們在這兒打一個譬比罷。譬如我們現在辦一所大學，我們現在辦的大學不消說都是立足於私產制度上的，我們第一要徵收學費，至少要每年能繳納百元上下的學費的人纔能成為我們的學生。這些學生一入了學堂，他們當然便是學堂的主體了，像他們這樣的人可以說是有學堂，或者說是有學籍。但是和這學堂有關係的校役，他們只是以僱傭關係給學校服役的工人，他們雖然也得在學校裏面住，得在學校裏面吃，然而無論若何德摩克拉西的學校，在他們的一覽表裏面，總不會有校役的名籍的罷？這校役無學籍的事實就是『工人無祖國』的說明了，所以馬克斯纔說出這句話來以表示他並不是否認國家的啦。

馬克斯說：『工人是無祖國的。本來沒有的東西，人不能從工人們取去（就是他根本不否認國家）。無產階級者只要先求政治的支配權，把自己提高到國民的階級，自己來組織成一個國家，這雖然決不是有產階級者所說的國家，但仍然是國家的。』

Die Arbeiter haben kein Vaterland. Man kann ihnen nicht nehmen, was sie nicht haben. Indem das Proletariat zunächst sich die politische Macht erobern, sich zur nationalen Klasse erheben, sich selbst als Nation konstituieren muss, ist es selbst noch national, wenn auch keine

weges im Sinne der Bourgeoisie.

是這樣看來，『國家』這種制度可以有兩種形式的成立：一種是舊式的國家，一種是新式的國家。舊式的國家是有產階級所形成的，他是掠奪榨取的一種武器，他的本身就包含醞釀戰爭的毒素。新式的國家是反對舊式的國家而起，他是要取公產的制度的，他當然只能構成於無產階級者，而他的目的便在實現永遠平和。

國家的形式有兩種，國家主義也可以說是有兩種了。

在舊式的國家制度之下主張富國強兵以圖少數特權階級的繁榮的，這是舊國家主義，這就是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變形，對內則稱為軍國主義，對外則稱為帝國主義，這用我們中國古代的話來表現時就是『霸道』。

反對這種國家主義而欲糾合無產階級者以建設公產制度的新國家，以求達到全人類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不消說就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但也可以稱為新國家主義，這用我們中國古代的話來表現就是所謂『王道』。

這王霸二道本來就是對蹠的。在他們歐西或者日本的國家主義本來就是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所以他們對於馬克斯的學說及其信徒不惜加以極端的排斥。但是我們的國家主義者之排斥馬克斯學說及其信徒，我想來總不會是因為信奉資本主義，信奉個人主義的原故罷？你看他們也在不滿意於國內的特權階級的暴行，也在不滿意於國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他們之中也還有標榜孔子的大同思想的人，雖然他們的經濟政策還不見得有甚麼鮮明的表現，我想來他們那般愛國的

至誠（我誠心誠意地在這兒寫出這一句話，我深深覺得國家主義者中是有不少的真誠的志士，我們不能徒用感情的話來一概罵倒的）總不會想把我們中國再造成歐西或日本的那種畸形的國家的罷？我希望他們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排斥要只是出於不了解，或者誤解纔好，實際上他們實在不免有些誤解，就如上面他們引用馬克斯的『工人無祖國』的話來說馬克斯不承認國家，也就可以證明了。

假使他們是完全出於誤會而反對馬克斯主義，那我勸他們再潛心研究一下，然後再來反對或者贊成。本來就是中國的所謂共產主義者也有許多不了解乃至誤解馬克斯主義的人，但是人和主義本來是兩個問題，我們只可以因主義以開導人，不能因人而厭棄主義。因人而厭棄主義的傾向，我覺得在國家主義者的論調中很是不少，我覺得這種態度應該有改良的餘地罷？

假使他們根本是反對共產主義，那他們也應該把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旗幟打鮮明起來，不要久藏在『國家』的一個美名之下以誘惑青年的視聽。本來『國家』二字在表面上看來原是很冠冕堂皇的東西，古今來多少的志士仁人，因為不明他的本質盲目地為他犧牲了的，不知道有多少了！軍人說是為國捐軀，然而萬骨之枯僅僅在造成一個英雄的名將。農人說是在為國闢除草萊，工人說是在為國殖產興邦，然而萬民的膏脂僅僅填滿了幾個便便大腹者的私囊。鄉下人走進城隍廟裏去燒香，一些血汗錢投在進香錢筒裏丁丁當當的響，他滿以為是城隍老爺領了他的香錢，殊不知道城隍廟裏的香櫃司纔拿去挾了拼頭，打了馬將，抽了大烟，灌了黃湯。啊，國家主義者啊！你們假使真

個是這樣的蒙昧，那你們的動機不怕就出於利國福民，然而你們的結果必弄到禍國殃民，你們在熱心鼓吹之餘也要三加思索呀！

總之居今日二十世紀的世界，居今日深受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我們中國，無論從學理上，從經濟的事實上，從人道上，都沒有再提倡舊國家主義的餘地了。我們真真是愛國的，我們真真是想救我們中國，救我們中國的國民的，我們是只有採取新國家主義的一條路，就是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以勵行國家資本主義！在這兒雖然把有產階級的衰落公除外了，然而這是勢所必然，但也要看你們自己覺悟的程度怎樣。你們假如覺悟到你們的產業在外人的經濟壓迫之下終沒有多麼大的發展的可能，你們假如覺悟到你們的產業終久會被外人鯨吞，你們假如覺悟到就在共產的社會裏你們的後代兒孫也有無上的福分，你們假如覺悟到你們愛國的心真真是比愛財產還要真誠，那你們當然儘可以前來實行新國家主義，前來作無產階級的伴侶，作無產階級的中心；那我們中國的革命也纔可以稱為『全民革命』啦！

真正的愛國者啊；我們大家覺悟起來，大家團集起來，大家來從事於新國家的創造罷！

十二月二十夜草就

流水般的春天過去了，過去了……

春之女神坐在愛之河邊嗚咽：

春天呵……過去的春天呵……

愛之河裏的流水淺了枯了，

春之女神仍舊兀坐在那裏嗚咽：

春天呵……過去的春天呵……

二、一二、二五、安淇生

過去的春天

# 爲日本出兵東三省警告國人

漆樹芬

我在洪水特刊中，本來預定著一篇「共產問題之我見」。但是，這

幾天，我見着日本已決定出兵東三省，我認定這個問題非常重大

，關係我國生死存亡。所以我不得不將那個題目放下移於次期。

同胞們！我們的生死關頭已迫在目前了，我們自己要救自己之責任，已牢牢靠靠的落在自己肩上不容旁貸了。同胞們！五卅事件，我同胞之碧血未乾，現在在東三省，又發生日本人出兵干涉我內政。同胞們！你們有如何感想呀？還覺得我們國家是獨立存在麼？我們天天在講救國，天天在講愛國，這國家偏偏一天更危險一天，外國人更一天一天的實行他們侵略的步驟。五卅事件後，不旋踵又有日本出兵來佔領我東三省之惡耗傳來，驚我的心，動我的魄。同胞們！這究竟是甚麼原故咧？我以為這軍閥內爭的原因猶小，最可痛恨的，就是只顧自己權利，不顧國家危亡的賣國軍閥，常常勾結帝國主義，常常取媚帝國主義來壓迫我同胞，荼毒我人民。今回五卅事件，民氣是如何激昂？以後是如何消沈下去的？同胞們想一想：上海的總工會，學生聯合會，海員工會，工商聯合會是爲五卅事件，抵抗英日人而組織的，張作霖偏偏要逮捕他，解散他。這還是帮中國人的忙，帮外國人的忙咧？山東天津等處，大殺工人，大捕學生，表面上就是防止赤化，我恐怕內容是要騙我們變成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同胞們！總要記着軍閥

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只要有機會都要壓迫老百姓來報一報豢養之恩。甚麼叫愛國？甚麼叫亡國？他們心目中，這種名詞早已不存在的了。五卅慘案，張作霖之舉動，就是第一個證明。

同胞們！東三省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是中華民國的版圖，你看現在成了如何的景象？鐵路附近，既非爲專設之租界，又非租借與他人，現在日本人，已經作爲已有，已經行使支配權。反轉來警告我們真正主人說：『你們軍隊，不許入內，入內就要繳械。』你們天天要打倒帝國主義，天天口講抵抗帝國主義，現在這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得這樣的厲害，你們反噤若寒蟬一樣！同胞們！你以爲這就算厲害嗎？這還不算。現在日本人又要增加大隊軍馬，來佔據我們的滿州了。同胞們！想一想在東三省日本兵隊已經不少，保護他們居留民是儘夠的，並且我們中國近時，人民程度已經進步，證於近年之內事，對於外人毫未加以傷害，是中外已經知道的。但是他們爲甚麼還要增兵？增兵的必要在甚麼地方呢？我敢大聲急警告國人！這是日本人要滅我國之第一步！這是日本人實行幫助賣國賊張作霖之第一着！同胞們！近代滅國家頂厲害的方法是甚麼？就是買通內奸一事。英國以是亡印度，日本以是亡朝鮮。現在日本又以這種故技，施之於我們。張作霖甘爲石敬塘似的皇帝，日本人自樂得爲契丹。同胞們試一看報，郭松齡爲甚麼要反對張作霖？這可說郭松齡尚是一個有人心的人，他實在由近年不忍見張作霖之賣國喪權才有此舉義之行動。但是郭松齡自在錦州大敗張作霖後，爲甚麼遲遲難進，不能長驅直入，張賊尙得苟延殘喘呢？就是一日本人爲之保護。今日的路透電（十二月十九日）

已載有日本兵占據奉天之消息，同日電通社亦載有日本干涉郭松齡軍隊之自由。同胞們！此次實爲日本滅我國家之第一步，其居心欲使郭軍潰敗，無所不用其手段，時而以飛行機爲張作霖放散傳單，時而以領事出名向郭松齡交涉藉作緩兵之計。同胞們！此次我國戰爭，不是我國之內爭，不是張馮之戰爭，實爲郭馮軍與受帝國主義幫助的張李之戰爭，質言之此次戰爭，實爲我國民反抗帝國主義戰爭之序幕。此戰爭如歸我國失敗時，則爲帝國主義支配我第一步之成功。此戰爭如歸我勝利，則爲我國民第一步之戰勝。同胞們！現在日本人已經實行出兵了！你看他們宣傳這愛國的郭松齡馮玉祥就是赤化，居心是如何毒很呀？我國情勢已危到十二萬分了！帝國主義已實行進攻了！同胞們！快快起！快快起來救國！快快起來反抗日本人！甚麼赤化問題共產問題反共產問題，請犧牲一下，這是內部事件，因爲國家在，還有地方爭論，國家亡，連爭論的地方都沒有，這道理是易明白的。同胞們！請立在一條戰線上來合作！請立在一條戰線上來打倒勾結帝國主義之軍閥，反抗實行出兵之日本！

但是我們如要來反抗日本出兵，如要來工作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沒有一種組織，沒有一定步驟，沒有一定方法，徵之於往回事例，反抗也是徒然的。這組織就希望於各個工會商會學生會。第一以內部團結與整頓爲重要，第二以互相諒解，切實聯絡，一致動作爲要件。至關於進行步驟宜從速喚起全國民氣，先打倒勾結外國之軍閥，否則抵抗日本出兵之舉動，實爲無益。因爲你要抵抗日本作種種組織與舉動，這軍閥偏能禁止你，壓迫你，今年五卅事件，就是一前車之

鑑。所以要抵抗日本出兵，須先從勾結日本之軍閥打倒起。第三抵抗日本之方法，除與以經濟上之打擊，實無別道。但是這經濟打擊之手段，約言之，就是抵制日貨，與經濟絕交二種。歷來行之都沒有持久性，我們懲前毖後，當特別的讓之於另篇精密討論。同胞們！事已急！國已危！此次日本之出兵，實爲帝國主義實行助長我內亂之表現，實爲我賣國軍閥引鬼入宅之鐵證。我們如置此事於等閑，則天津外國也要來兵，山東外國也要來兵，浸假我中華民國全國四萬萬同胞一個一個都要輾轉呻吟於外人鐵蹄蹂躪之下，及今不圖！禍將噬臍！同胞們！快快起！

十二月二十日

編者按：日來各團體對於此事已有嚴重表示，可見愛國心是大家一樣的。但總望誰如漆君所云：大家團結內部，互相諒解，立在一條線上來作戰。庶不致再似從前一般得不着什麼結果。

## 破影

### 滕小燕

廿年的青春輸給頹喪，  
綠色之衫早被衰老收藏，  
枯萎的情苗化作黃塵飛去，  
贋餘的悲傷冰結於心牆。

羸弱的靈魂似古鬼之嘆息，  
蠟色的皮囊——醜惡底雕像，  
淡陽光下瞥見破碎的瘦影，  
淋淋的淚雨敲打着創傷。

星光透過了愁慘的黃昏，  
點火去尋肉上的情人，  
夢幻與幽黯的罪惡之長蛇，  
慢慢地爬過靈台之新墳。

# 牢 騷 五 種

郁 達 夫

## 一 自己的事情

美國的一位肺病詩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W aden 的頭上，彷彿有一段說到文人所寫的東西，都是寫他自己的事情的。實際上連我們最愛的女人身上的毛髮有幾多，月經有多少等問題都不明白的我們，那裏能夠真真實實的描寫他人的事情呢？不過寫自己的事情，有兩層危險。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關係等寫出來的時候，人家要說你臺房裏叫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無錢化無職業等苦處訴說出來，人家若不說你『弱者弱者，活該活該，你像一箇女人，在無聊賴的啼哭。這是靡靡之音，亡國之兆。』就要說你在發牢騷，在罵人。

但我想自捧自吹，雖則是近世中國成名的第一捷徑，究竟有點於自家的良心上說不過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寫點自家的失敗的話，和自家心裏想說的話，即使人家說我所發的是『牢騷』，究竟還比『吹牛』高尚些。

小子在一兩月前頭，在現代評論上寫了一點小小的文章，說了幾句公道話，竟被幾個能在學生時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貼的高徒侮辱了一場。這一場侮辱，比起現在的大學校長的被綁被打來，總算是文明得很。他們幾位受人津貼的大學生，不過向我發了一封匿名信，畫了一

隻狗，把我的名字寫在狗身上。我當時看見這封信的時候，竟不知不覺的笑了起來。因為在家裏的時候，我的兒子，老受了我的母親和女人的運動，把小手舉起來，罵我『老賊』。我的兒子的這種行動，和我的學生的此番的行為，竟同一箇印板印出來的一樣。芝蘭玉樹，桃李薈菲，竟一樣的成達了。你說我這『老狗』『老賊』，該不該掀鬚大笑呢？兒子今年四歲了。

本來是肺部不強的我，兩三年來，在京華的塵土裏，只以Hu en und Saufen. 為唯一的消愁之計。霜降前後，因為謀『創造』的復活，回到上海來的一天早晨，竟吐出了兩三口鮮血來。我一見血痕，心裏真覺得悲喜交集。朋友來弔問我的時候，我就對他們說，『赤化了』。到得現在想回北京去靜養，又阻於兵匪，不敢出租界一步，大約這一次的赤化，要到明年的春季，纔能化白罷？

## 二 赤化

現在在中國最流行的是『赤化』兩字。凡政治上的政敵，互相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時候，就說對方是『赤化』了。

我想中國人本來都是赤黨。有錢有勢的人，大家都去捧他，社會上就叫這一箇人是『紅人兒』。這豈不是赤黨麼？窖子裏的最嬌，最有買賣的妓女，叫作紅姑娘。捧紅姑娘的人，自他都稱作赤黨。這一次居然有一箇紅姑娘自家稱起大總統來了。這豈不是赤黨麼？幾天前頭，從浙江回上海來，看見滬寧杭滬一帶的火車站上，滿掛了紅燈紅布，上面寫著凱旋的字樣。我因為幾日來沒有看報，以為五卅事件起來以後，我們中國竟有一個像拿破崙一樣的軍人，去滅了英國，滅了

日本回來了。後來問問旁人，纔曉得這一位凱旋的拿破崙姓孫。我又問他，『歡迎他的應該是全國的人民，你我也應該參加在內，何以到現在我還不曉得這一位拿破崙的海外歸來呢？』他又說，『歡迎他的，就是幾箇從前歡迎過何豐林盧永祥齊燮元的老主顧。這一位拿破崙打的不是英國日本，仍舊是中國自家的幾箇不打仗的兵。他的凱旋主是不打仗的凱旋，』看看車站上的紅燈紅布，想想那些捧紅人兒的主顧，我又要說了，這豈不是赤黨麼？

### 三 共產

與『赤化』兩字相類似的，是『共產』。罵主張稍為新一點的人為共產黨，我覺得比一口含糊的罵人家赤化，還要進步一點。在我們中國，在那裏實行惡意義的共產的，只有軍閥官僚。是誰也知道，誰也會經說過的。所以我想勸勸攻擊共產黨的諸君，你們若要攻擊，請拿出實力來，把那些軍閥先殺個乾淨再說。幾箇附和軍閥的官僚，也應該給他們一個入一個子彈。因為這些畜生，纔是你們所攻擊的真正的共產黨。至於那些光是紙上談兵，空中畫餅的學生們，還不能說他們是共產主義的實行者，儘可由他們去研究共產主義的真義，是在什麼地方。

攻擊共產主義者的一般的目標，是在中國的共產黨，在收受俄國人的金錢這一點。若要下攻擊的說話，那麼我想，只有我可以攻擊他們。因為我既不收受俄國人賄買的共產黨，又不是受過軍閥官僚的運動的小政客，并且也不是有幾萬家產的『怕共產狂者』。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共產黨員，既想在中國做一番事業，當然要一個經濟的後

援者接濟他們。孫中山當日，也曾經受過日本人的金錢的。若能點滴歸公，拿了人家接濟我們的資財，來做我們良心上所應做的事情，我想也未始不可的。不過在這一個地方，我想提出幾箇質問，要問問共產黨的諸君。『你們把你們的頭目認清了麼？你們以為這頭目是在中國可以做一番事業的麼？你們的頭目，不在做曖昧的事情麼？借了自由戀愛的名義而娶姨太太，以共產黨的名義而暗地裏又受資本家的津貼的事情，一定是有沒有的麼？那些年齡還沒有成熟，沒有十分判斷能力的青年，你們以金錢去買他們來胡鬧的事情，是的確沒有的麼？』上舉的幾箇問題，若在良心上按來，你們覺得都可以答得過去，那麼共產黨諸君，你們就是再受些俄國以外的國家的金錢，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神聖的目的可以使手段也化為神聖。笑罵由人家笑罵，你們但去做你們工作好了。

#### 四 國家主義者，你們的國家在那裏？

聽說攻擊共產黨最激烈的，除了軍閥官僚以外，還有一派國家主義者。總之不打仗的凱旋也好，主義的戰爭也好，由我們旁觀者看來，覺得諸君都是能幹的人，諸君都在社會上露頭角，都可以受我們一班沒有主義的老百姓的崇拜的。不過崇拜之餘，我們清夜們心，仔細一想，覺得這事情有點奇怪。譬如現在，我們大家一樣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國人的電車，在用外國人的電燈，並且有時候拿起筆來寫點東西，還在抄襲抄襲外國人的可以扶助我們的主義的文章。現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國人，差不多生活境況，都是這樣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當大談國家主義之餘，若受旁人一問，『你們的國家在那

兒？』有時恐怕要回答不出話來。雖然有時，當我們窮促的時候，可以大聲回答說，『我們的國家在章太炎的身上，在宣統皇上的宮裏，在我的便便大腹中，』但鎮靜下來一想，覺得一個章太炎，一個宣統皇帝，一個便便大腹，還有點不大夠。那麼不得已的時候，只好加一點添頭，說張作霖馮玉祥李景林孫傳芳蔣介石等等就是。但是照這樣的說來，那麼問的人又要說了，『既然如此，你們的國家，已經是很好了，你們的主義，已經可以賣錢了，明年你們還打算主張什麼呢？』……

國家主義者諸君，我對你們的主義是十分的尊敬的。毫沒有訕笑你們的意思，不過我想光是高談主義，是沒有用的。文天祥，史可法，並沒有留過學，並沒有主義過什麼主義。他們因為國家沒有了，就挺出身體來硬幹。若能回復他們的國家，他們就願於國家回復之日，退歸田里，若不能回復國家，他們情願乾乾脆脆的為國家而死。我覺得這些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的人物，由我們後人追遡上去，纔可奉贈他們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尊號。現在我們當事功未立之先，就以國家主義者自命，歌於斯吃於斯，坐高車駟馬於斯，覺得有點不大對。

我北京有一位朋友說，『強者不言，強者是不必有什麼主義主張的。蝦蟆在田裏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來，不聲不響的一口就把他吞了去。』事情須挺身出來硬幹纔行，不要瓦拉的亂嚷。

## 五 創造月刊及叢書

兩三年來，於無聊之極，寫下來的無聊的東西，足足也有十幾萬字了。這些東西都散亂的在各種雜誌報紙上發表的。人家每問我何以

裏不收集起來出書呢？我當受人家這樣的詰問的時候，嘴裏雖則是說『這些東西，是不成東西的，沒有出書的價值。』但心裏却在想，『凡我的著作的讀者，都是些窮極無聊，和我一樣的苦學生。他們連天天坐電車，買麪包的錢還不能自給，又那裏能使他們再吃一刀痛，抽出幾箇錢來買書呢？況且出書的利得，都被書賈弄去吸鴉片煙，運動做官，我又何苦爲資本家作走狗，去剝削窮學生呢？』因此我近來非但不願意出書，就是已出的一兩本淺薄的東西，都想要毀了牠們，免得遭臭在人間，受人家的利用。但這一次和上海的幾位朋友一說，他們的意見却和我相反。他們以爲我們不出書，終有一批比我們更不如的人來出書的。窮學生的受剝削，終究是一樣的。我們若想救濟救濟這些目下正在受欺騙受剝削的窮學生，最好是由我們自家來印書出書，圖作者和讀者的直接交換。我被他們一說，心裏也有點動了。所以第一就答應來編輯創造月刊，以後想繼續的來把已出的叢書，加以改訂，未來的叢書，馬上付諸手民，無爲城的王者，又想活動了。若蒼天厚我，使我的痼疾能早一點痊愈，那麼我們在創造月刊上見面的時期不遠了，今天就止於此。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海上

○人人人人人○你的『介紹大文學家的大文』收到了，後來的信也收  
〈答尚且先生〉  
○~~~~~到了，可是我還是不肯把他發表。你想：那位鄭先生的十載好友夢良一旦竟『如此匆匆的放下了一切而去』，以致鄭先生的肚子都發起痛來，這可見他的悲哀已到了怎樣的程度。計聞上常常有苦次昏迷，語無倫次的話，所以我們也難獨怪鄭先生寫出這樣的妙文。而且十二月七日的學燈具在，要看妙文的儘可找出原文來

## 評易家鉞著『社會學史要』

李劍華

在中國這樣寂寞無聲的社會學界裏，能夠有一本易家鉞君做的『社會學史要』，我們對於易君，祇有表示敬意。

易君說：『做一部好好的社會學的歷史，是何等重大，何等難事，即在歐美各國也極少的，不僅極少，簡直可以說，社會學的諸科學的歷史，或許有幾部，至於社會學的歷史，則吾未之前聞。』

不錯！做一部好好的社會學的歷史，實在是一件難事，據不才所知，在歐美方面，近於社會學史的著作，亦祇有——

L. M. Bristol—Social Adaption. 1915

E. S. Bogardus—A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1922

J. P. Lichtenberger—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1923

三種。可看作社會學史的，亦祇有——

F. Squillace—Soziologische Theorien. 1911

一種。比較詳細的，亦祇有——

P. Barth—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1922

Ludwig Stein—Die Soziale Frage im Lichte der

philosophie. 1923

兩種。在日本方面，比較簡單明瞭的亦祇有樋口秀雄氏『社會學小史』（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二松堂出版）一種。

自從一八三八年社會學的老祖宗孔德 Auunst comte 算起，直到今天，可憐世界之大，社會學史的著作，僅僅才有幾種，可見做社會學史的不容易啊！

社會學史之難如此，而易君公然能有一部『社會學史要』出現（共學社叢書之一民國十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這確實為我社會學界增光不少。

但是，我很失望，不幸而易君做的那本『社會學史要』，並非易君所著，而完全是日本樋口秀雄氏『社會學小史』的抄襲！

然而易君在敘論裏卻開口便說：『我以孔德做本書的中心，有兩大理由……』這明明是易君自家的一種系統。

易君又說：『以我這樣淺學的人，編著這樣重大的書籍，一定沒有多大的好處，』這明明是易君自家的編著。

易君又說：『不過也有兩件事可以自信的，（一）史筆必平行，（二）敘述必扼要。』這明明又是易君自家的讚語了。

易君抄襲樋口秀雄氏的書，硬始終不提及樋口秀雄一字，易君在最末頁，雖亦提過樋口秀雄，但這是原書一四一頁已就有的，決不是易君的特別掛齒。

易君未免太沒良心了罷？學者道德之謂何？！如果是抄襲人家的書過來，就算是自家著的，那嗎，天下第一容易的事，莫如學間，亦

莫如做『社會學史』了！

易君抄襲的那本『社會學史要』，中間譯錯的和譯落的，不知多少，我在此隨便舉個例罷。

原書一一六頁是『從這點看來，他所謂社會意識，不是個人意識的統觀，或者總和，』即是說社會意識，并不是個人意識的總體，或者總和。這是斯賓塞的社會學說的大關節目。

而易君乃譯作『那嗎，他所謂社會意識，是將個人意識視為總體的，不是總和的，』（見百頁）單就文字上講來已經通不過去，而他的前半豈不更是冤枉了『他』嗎？

原書一〇五頁。關於基丁格斯 Giddings 的主要的著述，曾經舉的有他的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而易君於他的 Theory of Socialisation 不過有四十頁的小冊子則舉之，而於他的這部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的大作獨捨之，是何理由？

並且如『同類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 說，固然是基丁格斯的社會學說中心，但他在一九〇一年著 Inductive Sociology 時，他的學說，已有變動，到一九〇六年，他著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時，他所謂『同類意識，』已經不是社會現象的根本原動力，不過是第二次的原動力，他說『對於同一刺戟為同一反應』，乃一切社會現象的根本原動力，這種變遷之跡，在社會學史上，何等重要？原書忽略，而易君亦因之而忽略，豈不笑話？

易君抄襲的那本『社會學史要』，中間也有易君自家畫的蛇腳，

然而易君畫來，竟有些連脚也不像了。

譬如易君在四八頁說：『斯摩爾 Small 分社會學爲十二派，』四九又說：『斯摩爾說得好：「在社會學上獨樹一幟的人很多，差不多一輩高過一輩，他們簡直不顧其他的思想，獨成一派，如果要將此派一一介紹給讀者，到底不是一章一節所能勝任的，非專出一大本書不可！」』

分社會學爲十二派的，不是斯摩爾 Small，乃是沃德 Ward，這是誰也知道的。沃德在他的 Pure Sociology 裏論社會學之系統 System of Sociology 說：『一種之科學，達其綜合的時代，不可不經過無政府的長時代，社會學猶在無政府的時代，欲爲綜合之計畫，亦且有批難之者，惟我獨尊，誰亦不承認誰，不但不承認，卻思有以排斥之，（中略）社會系統之建設者甚多，其著者各樹一幟，總欲凌駕他人，然彼等皆不顧他人之思想，故其所建設的系統，不外爲自己獨立的系統，如果要將此等系統一一紹介，終非一章一節，所能勝任，非別出一大冊書不可，此巴爾特 Barth 教授之『社會之學歷史哲學』，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既已試嘗，……予亦嘗研究十二種之系統，都爲一卷，決意另刊行世，是等十二種系統之各一，皆看作完全之社會學，是故倣巴爾特教授之「社會學之歷史哲學」表成社會學之各系統云。』

可見分社會學爲十二派的，並不是斯摩爾，斯摩爾在他的 General Sosiology 雖亦曾舉過各家的社會學系統，但明明白白的分成十二派的，實在是沃德，而易君偏偏說是斯摩爾，這豈不是張冠李戴？

又易君在『各國研究社會學的現狀』（頁一一九）中，說傑格姆 Durkheim 傑姆麥爾 Gimmel 沃德 Ward 還在，不知傑格姆已死於一九一七年，傑姆麥爾已死於一九一八年，沃德已死於一九一三年，樋口秀雄氏雖是那樣的說，但樋口秀雄氏說的時候，在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〇），而易君抄襲他的書，在民國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以上死的三個人，是無名小卒，還是罷了，然而他們都是鼎鼎大名的社會學家，社會學史上的重鎮，不料易君連這些都不明白，現狀云乎哉？

又日本米田壯太郎，高田保馬兩氏，都是日本社會學界十年來後起的明星，而易君亦照書抄書，（原書不曾舉及非原書之過）置之於不談之列，連鄰邦研究社會學的現狀，都不清楚，『各國』云乎哉？

易君抄襲的那本『社會學史要』，還有點小毛病，即是易君譯名的不一致，譬如易君在九二頁，將 Durkheim 譯爲丟喀姆而在一〇一九頁忽然譯爲傑格姆，又如在九六頁將 Simmel 譯作新麥爾，而在九八頁又忽然譯爲傑姆麥爾，東譯西譯，使人莫名其妙，究竟丟喀姆和傑格姆，新麥爾和傑姆麥爾，是一是二，幸易君有以告我來！

易君說：『如蒙讀者不棄，賜以教訓，或更有一部完美的社會學度出現，我情願將這本小冊子收藏起來，讓人專美。』

這點我很佩服易君的態度，因爲易君是能受善言而又有讓德之人，不才讀了幾年社會學，祇是略窺門徑而已，至於更完美的社會學史，不才何敢望焉，何敢望焉，但是像易君那本『社會學史要』我情願請易君把牠收藏起來，不要掠人之美，易君以爲怎樣？

# 共產不可不反對

## 光 赤

倘若我現在主張親俄，或替共產黨辯護，或激烈地喊幾聲『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則即時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尊號：蘇俄的走狗，受金盧布的驅使者，或野蠻的暴徒。在文明的，自命愛國的先生的口中，必定給我下一個定義：『你這小子是被共產黨所銜惑的無十分判別力的青年，不得志的窮漢。』這麼一來，我將成為比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更罪大惡極的人了；依着捧喝黨的門人及具有美國三K黨的精神的人們審判，我是罪不容誅，應遭天討的。

任你說我是什麼，我都不願意否認；不過你倘若說我是受金盧布的驅使者，我要順便聲明我是一個教書匠（喂！在中國現在大學內教書，只能說是教書匠，不能說是教授 Professor），倘若我今天不上講堂。明天就沒有飯吃；我不但沒有看見金盧布是什麼樣子，就是連鐵盧布也沒有人送給我。這或者是我的倒霉罷？不然為什麼醒獅記者，皇黨，無政府黨，資本家，帝國主義者，軍閥，時事新報的編輯先生，……天天說，一赤化了便有金盧布用呢？唉！總是我倒霉！赤化了還沒有錢用，豬頭三，阿木林！

閒話少叙，書歸正傳。我這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共產不可不反對』，我應當照着題目說話纔是。如曾琦先生八股式的文章是何等的明瞭，是何等的文而對題！在『打破混亂與黑暗之時局』文中，一開首

就說：『今日中國之時局，一極混亂與黑暗之時局也。……』這樣做文章的筆法，真是又老到，又中肯！倘若章士釗把科舉制度恢復時，這種文章不得取第一名狀元，也得取第二名榜眼！好羨煞人呵！

中國現在鬧到如此地步，內有軍閥之橫暴，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弄得一塌糊塗！倘若你是一個中國人，你起碼要嘆息三聲。『愛國！愛國！』這成爲普遍的口號，就使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你是軍閥的乾兒子，你是妥協的反革命主義者，也絕對不會公開地反對。倘若誰個說愛國是不應該的，那嗎，這小子一定是白痴，一定是渾蛋，或者是日本人或英國人。但是這種白痴的話，我們究竟沒聽見過。

愛國似乎大家是一致的了。現在我們要看一看，誰個是真正的愛國者，誰個真正能盡愛國的責任。

在中國，也就同在別國家一樣，有所謂窮人和富人的差別，有所謂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分化。呵！請曾琦先生們（我又說到曾琦了；這大約因爲曾琦先生以提倡國家主義的首領自命，而拚命反對『勞動階級』這件東西的原故。）恕我！我把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分開了，這的確應得煽動階級鬥爭的罪名。不過我看見中國社會內的確有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分化，你叫我不說出『階級』這兩個字來，我怎麼能够呢？若曾琦先生們（呵！現在我再加說一句戴季陶先生們。）施出茅山得過的法術，祭起遮蔽眼睛的法寶，那我倒可以眼不見，心不煩了。但是，這種遮蔽眼睛的法寶，還沒見得祭起。——我的兩眼仍舊要發生效力。

勞動階級能夠真正愛國呢，還是資產階級能夠真正愛國呢？我們

現在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雖然曾琦先生們和戴季陶先生們不高興『勞動階級』這個討厭的東西。

九年前，我也會同許多朋友們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大家差不多都以為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內有軍閥的專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無產階級沒有好日子過，就是資產階級也感着不能伸腰抬頭的痛苦，中國現象需要國民革命——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而國民革命在實際上是偏向於資產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應在國民革命中站主力的地位，應比任何一階級要勇敢些。誰知這幾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完成國民革命，不但不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逐漸表現出自身之妥協性和反革命性。中國勞動階級雖然是幼稚，雖然是力量不強，但在每一次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運動中，都是出死力，都是站在砲彈的前線上。例如二七京漢路的流血，香港海員的罷工，廣州革命政府對於反革命軍閥及商團之平服，都足證明中國勞動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是不可磨滅的力量，是一支主力軍。尤其是在這一次五卅運動中，中國勞動階級表示出自身反帝國主義之堅決的精神。

我們掉轉臉來看一看中國資產階級是什麼態度。在二七潮中，資本家與軍閥及英國帝國主義者勾結一起，殘殺無數的鐵路工人。廣州商團——中國資產階級的軍隊——明目張胆反對國民革命政府，與反動軍閥及無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廣州每一次反動軍閥叛變時，所謂買辦階級無不唯力是視以輔助之。這一次五卅事件發生，資產階級因一時的愛國衝動，為顧全面子起見，也罷了幾天市，但是不久便慢慢妥

協起來，還是開開門做生意，問你什麼愛國不愛國，亡國不亡國，錢橫豎是要賺的。上海的工人可以餓着肚皮繼續罷工，而上海的資本家却不能少賺幾個錢，多罷幾天市；相形之下，誰個愛國，誰個不愛國，是顯而易見了。

自從中國勞動階級現身於政治舞台之上，一方面中國國民運動的力量大為增加，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却因之對於國民革命運動裹足不前，其懼怕勞動階級的心理，比懼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心理要甚幾倍。也就如俄國未革命前的情形一樣：俄國資產階級本很討厭皇室帝制的腐敗，思有以推翻之，但同時可惡的勞動階級却蓬蓬勃勃起來了，似覺比皇室帝制更可惡十倍；這末一來，俄國資產階級寧願與皇室帝制妥協，而以為勞動階級是一定要壓抑的。中國資產階級何嘗不痛恨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專橫？但是罪惡滔天的勞動階級起來喊什麼『階級鬥爭』，『共產』，『社會主義』，……這末一來，可是把中國資產階級嚇得屎尿橫流，連國都不要愛了！……亡國倒不要緊，赤化是萬萬不可以的呵！

資產階級之所以抱如此的態度，其理甚明，所謂卓之無甚高論，資產階級的生命是財產，因之牠第一個責任，就是保護自己財產之安全；財產安全後，才能說到其他問題。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愛國，是因財產的關係；資產階級之所以不愛國，也是因財產的關係。做亡國奴是可以的，只要財產不完全被損失；向外國人喊祖宗爹爹是可以的，只要財產得保障，倘若不亡國，而產却被人共去了，這如何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呵！……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

法國大革命本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到了雅各賓黨執權時，一般窮人鬧什麼麪包問題，於是法國資產階級不革命了，而跑向英德皇帝的面前求援助。俄國革命後，野蠻的勞動階級把俄國佔據了，於是資產階級不要俄國了，連忙求英美各國政府援助，將俄國封鎖起來，務使俄國不適於亡不已。廣州革命政府要革命，而陳廉伯先生——商團的首領——却不惜卑膝報頤向香港政府——英帝國主義的機關——爲將伯之呼號。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情？……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

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界的代表，醒獅週報社的一些先生們，天天直着喉嚨喊國家主義，其實我們一看該報的內容，則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處少，而反對共產黨之處多；也許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不過是他們的門面語，而反對共產黨倒是他們的真心願。曾琦先生（今日的曾國藩是也；鄙人恐列位不知，特此介紹。）說中國現受三種壓迫：一，帝國主義；二，軍閥；三，共產黨。據他先生的言論前後看來，他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是一個陪襯，在他的心耳中，共產黨比帝國主義和軍閥還可恨，所以應努力反對共產黨。這末一來，所以醒獅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處少，而反對共產黨之處多了，這足證明什麼呢？這是說，帝國主義和軍閥還不大要緊，就是什麼『全民革命』也在其次；我們應極力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的產被人家共去了，還說什麼國呢？……國可不愛，而共產則不可不反對！

朋友們！我寬一寬你們的心罷！中國現在需要國民革命，並無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可能；中國共產黨也不主張現在就來共你們的產；

又何必這般害怕呢？還是愛國要緊呵！等到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被打倒以後，那時才想法消滅共產也不遲。一九二五，十二，五。

## 病了的玫瑰

安淇生

沉默的月的使者偷偷地進來，  
靜靜地吻着那嬌羞的玫瑰，  
她只是懶懶地偎依着她的愛人；  
她是病了……

暈紅的臉兒羞答答地垂着，  
柔軟的腰兒嬌滴滴地彎着；  
麻醉的馨馥沉醉了一切，

月的使者睜着眼兒對她着微笑，  
微笑中更帶了一些的安慰！  
她睡了，安靜地睡在她愛人的懷中，  
沉寂的夜氣裏，只剩她那微微的鼻息。

—○，—○，二五

○人人人人○ 有不少人都是這樣說：外患一天緊一天了，我  
〈哥哥的一掌〉 們且慢和自國裏的惡勢力爭鬪，且先退了外患

再說。我最近看到的中國評論裏面便有兩句警句是『給哥哥打一掌好呢？給紅頭兒打一棒好呢？』不錯，一掌自然比一棒好消受些，而且他又是自家的哥哥。可是我們現在的哥哥打起來總不止一掌，甚至還要引了紅頭兒來打我們三棒，這樣的哥哥不見得比紅頭兒好多少吧。我想起閩北友人的來信了：戒嚴司令從了某領事的要求，把上海大學的學生，小沙渡工會的職員的劉華於本月十七夜十一時秘密槍斃了。這件事各大報上都沒有記載。我不知道那班情願哥哥打的人對此作何感想？——編者

## 寒

## 囚

—致黃靜源君之靈—

楊正宗

1

這一間間狹污的牢室——  
人類底良心避難的莊村，  
牆上加鎖鎖上又加局，  
黑嗜張着怕人的大嘴巴，  
恣意地想把一切壓泯；  
祇有一方斗大的寒窗，  
射進來一道光線，  
好似情人瑩澈的眼睛。

食在這裏，臥在這裏，  
啖唾與糞溺也在這裏；  
滿室充着無涯的臭味，  
滲着悶蘆空人的穢氣，  
祇壓得個個的鼻腔裏，  
奔出來兩條如炬的毒龍，  
蜿蜒地奔馳地穿過寒囚，

矯懣懣直向蒼昊燒起。

趨炎的太陽只曬着綵閣高樓，  
月兒也伴着麗人做夢去了，  
更不要問，有無一滴清泉，  
一朵鮮花，或一株青草；  
黑釐滿載着恐怖與悲哀，  
在活屍身上，亂竄，飛跑，  
燕掠地狂馳，虎掀地猛榨，  
軋得佢們終日裏慟哭號啕。

這兒，有的是嫌疑的犯人，  
有的是膽大無忌的兇徒，  
有的是明竊，  
有的是暗偷，  
有的是結夥劫糧，  
有的是札寨賣路，

有的是親手殺死他的仇人，  
有的是愛人死於愛人之手。

有的若戰勝了，本應爲王，  
但是他敗了，不得不叫寇；  
有的是享盡昔日的榮華，  
蹇運一來變爲俘虜；  
馬克斯，列甯，孫中山……  
革命黨人，少年國際的信徒，  
社會的改革家，宇宙創造手，  
一切不循分的狂人呀，應有盡有。

好一座模着監獄，  
是模範人類的歸宿，  
人類的生活與意識，  
永遠地跟着佢們的背後：  
恩，怨，仇讐，戀愛與嫉妒，  
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奮鬥；  
宇宙若沒有這血性的健兒，  
豈不成個冷冰冰的死石頭！

朋友，告訴你，須容忍：

「英雄自古遭奇困」，

2

當我們入獄之前，  
曾受了一次審判：  
堂上的誅罰聲，戒尺聲，  
鞭笞聲，叫苦聲，渾成一片；  
我心裏想，完了，完了呀！  
但我並不十分心寒慄顫，  
橫豎成了樹案上的魚肉，  
聽憑他人把你如何宰割。

心塞，又有什麼用處呢，  
心塞不過是預備逃亡的記號，  
往那裏逃！手上套上鐵鎧，  
兩脚上又給你釘上一副鋼鐐，  
再用「威嚇」「脅迫」把你的心  
鎖着緊緊地，使你想逃  
不敢逃，猶如你有手想動  
不能動，你有腳想跑不能跑。

風狂的餓焰在肚裏翻騰，  
皮毛之間，寒氣凜凜。

盤礴的囚衣，尙遮不住體羞，  
含砂帶垢的稀粥，  
(確是囚人的瓊漿甘露)

一天一餐，一餐祇有一碗，  
亦祇能將這可憐的壽命，  
一天一天地往下牽延。

晨鐘響了，太陽出了，  
我們如豬兒，一羣一羣的  
從象欄裏趕出來，  
依次排坐在離離的草地。  
看一看青天，看一看白日，  
看着人家，又低頭看看自己，  
待着牧人的高興說一聲「進去」，  
我們又慢慢地爬進欄裏。

深宵，遠從清野與深巷，  
傳進來寒柝，一聲兩聲，  
幾陣鴟叫，幾度狐鳴，  
把弱息的夢魂驚醒，  
猶如置身在萬丈的谷壑，  
前衝，後退，都是些榛莽叢荆，

或是墜入古塚荒墳，  
左摩，右撫，盡都是殘骸潮潤。

我們的世界，只有飢渴，寒冷，  
眼淚，兇暴與殘忍，  
悲哀與懺悔與希望，  
希望米賽亞再生，上帝降臨。  
——宇宙像個死死的東西，  
時間故意停着車輪不進，  
白晝盼不到黑夜，到了黑夜，  
又苦苦地盼不到天明！

朋友，告訴你，細思量：  
「一水牽愁萬里長。」

3

今日與平時的景象迥不相侔，  
周圍的氣色異常慘澹嚴肅：  
老囚不再為我們說笑話，  
禁子拿起皮鞭往返巡走，  
就是那平時很和善的副官，  
也愁着老臉，眉頭緊繩；  
這種種帶來的消息，

定一有什麼大禍臨頭！

一個獐形的小醜偷進來  
拿去了我們的一個飯碗，  
一面幽靈似的走着，  
一面把碗放在脣下蓋掩，  
『今天又要殺人呀！拿去了  
誰的碗，誰就不再吃陽間飯！』

老囚這樣地喊起來，  
聲音十二分的沉痛悲慘。

來了三四個兇狠的護兵，  
把你渾身的衣衿剝盡；  
兩手向背後反着，  
用麻繩在腰間緊捆，  
脚上又重上一副重鐐，  
背後插着小白旗一柄，  
上面書着血紅的大字：  
『監斬打倒資本家的犯人○○一  
名。』

朋友，你被牽到刑場上去了，

我這弱息的心靈，頓爲一定，  
彷彿心中懸的一塊石頭，  
兀的摘下來投入海心；  
但是，朋友呀，我的悲哀，  
就是這海心的波紋，  
你的死就是無情的西風，  
使牠永無盡頭，永無止境。

據說，你在未臨刑之前，  
痛哭，苦笑，大呼，狂噏；  
『全世界無產級聯合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屠刀一下，壯血噴飛，  
兩萬工人的哭聲，震撼大地，  
啊！工人的哭聲與壯士的呼聲，  
在太空中合爲一體！

公理完了，正義亡了，  
滿空中冤氣淹濛；  
同情的偉大，慈愛的偉大，  
赤心的偉大，靈魂的偉大，  
被狠心的猶太人，

活活釘死在十字架下，  
千數百年而後，  
又在中國的安源復活了呀！

「恨血千年土中碧。」

一九二五，十一，十一—十二。

朋友，告訴你，莫忘記：

## 老 人 們 的 沉 默

### 全 平

——喂！靜些！靜些，小子們，靜些！我們要沉默，要鎮靜。  
古老的堡壘裏，一羣年輕的毛頭小夥子在鼓噪着，叫囂着，慌忙着，碌亂着，在想法子抵抗一羣突然來襲的惡強盜的時候，他們的領袖，經驗豐富，識見高超的老人們這樣高聲的威嚇着。青年們真的漸漸靜寂下去了。全堡壘裏死一般的沉默。老人們雍容地照常喝着生命之杯裏的醇酒，青年們惴惴的等候着領袖的號令。

屋外強盜的攻擊漸見猛烈了。老舊的堡壘岌岌在動搖了。年輕的毛頭小夥子們又在鼓噪着，叫囂着，慌忙着，碌亂着，在想法子抵禦了，有經驗，有識見的老人們又竭力的這樣喊起來：

——喂！靜些！靜些，小子們，靜些！我們要沉默，要鎮靜。我們要在沉默中蘊釀我們的勇氣。我們要在鎮靜中考慮我們的方針。

全堡壘裏又死一般的沉默下去了。青年們惴惴的看定了他們的領袖，臉色泛了青白；老人們泰然的捧着酒杯，從杯裏吸出了醇厚的生

命滋味。

屋外強徒的攻擊愈來愈盛了，從倒塌了的牆壁中看出了冒着黑烟的火把，蛇舌一般的火焰在暗空中卷舒，耀着火光的刀矛，如潮的喊聲裏滾湧着猙獰的頭顱。

在靜靜地守候着的青年們發出了最後的憤怒，火山爆發一般的呼號，大海怒潮一般的擾動，老人們的酒杯被震落了。老人們戰戰的喊着：

——喂！靜些！靜些，小子們，靜些！我們要最後的沉默，我們要最後的鎮靜。喧嘩騷擾是徒然使人吃驚，使人心慌。我們要真正的沉默，真正的鎮靜。沉默與鎮靜是戰士最要的武器。喧嘩騷擾徒然亂了戰陣的步調。

年輕的毛頭小夥子們勉強的依着老例，服從了領袖們的命令靜寂下去時，屋外的強盜已把堡壘完全推倒了。血一般殷紅的火光中，麻林一般密的刀矛姿意的殺戮着還未曾喝過一滴生命之酒的青年們。老人們泰然地喝乾了最後的一滴醇酒，頹唐的立起來，無力的喊道。

——喂！靜些！靜些，小子們，靜些！我們要預備戰爭了。請沉默地預備起刀矛來吧！請鎮靜地排列起陣伍來吧！我……



強盜去了。銀白的月光慘默默地塗在塗滿了紫血的瓦礫堆上。全堡壘的人現在是真正沉默了，真正鎮靜了。最後的，也就是永遠的靜默，隨着這漫漫長夜，掩覆住地上的一切。

# 長笛一聲人倚樓

嚴 良 才

我坐在這寥廓的世界上，好像完全只爲了戀念過去而來的。已往的事情總常常纏綿在我眼前，祇要稍微有一些偷閑的時候。雖是想到了這許多可以流淚的事情，沒中用的後悔往往像遊魚追逐水面上的落花一樣便跟著上來，可是我總覺得我自己曾經從那一個世界裏經過來的，所以無論怎樣總自然會感到深切的滋味。往事決不和沒有把握的未來一樣，只是一團迷糊的黑影橫阻在希望的路上，一些兒也把捉不定的。

所以在月下，在燈前，我總喜歡獨坐，便是有人在一起，我也常沈默寡言，因爲這真是一個最好的投身在過去的夢中的時候。我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確也使別人的心上發生過悲哀的回響，便是最能瞭解我的清姑母，也會因此有過不快之感。然而我總不能把我的態度轉換過來，有時也許嘗試過一兩回，可是到底失敗了。這或者由於我在過去的途中，多經過了曲折，所以不敢再暢開了心胸去迎接未來的希望了，因爲她只給了我許多空幻的紅花。

今夜的月色這麼皎潔，鄰家的悽婉的笛聲正在夜色中引誘著秋蟲的共鳴。我看了筠妹的信以後。獨自倚在平臺的欄干上，對著鐘樓上的幾點疏星，便是不容易動感情的人，到了此時恐怕心上也要浮動著鄉思了罷。

本來我的心象常常像風浪中的海船。那天從蘇州回來以後，顛簸的程度逐漸上升，更使我惶惑而不安定起來。我天天希望著她們的信來，真像飢民站在粥廠前面望施粥的人到來一樣，在平臺上守候著綠衣人，——他是我在沙漠的旅程中的唯一的愛人。他始終不誤時刻的，每天在午飯以後，坐著自由車，從L路走進這一條里內來。在我所住的過街樓下面，比夜鶯的歌聲還要清越的車鈴聲一響，我立刻脫離了一切，從後窗口向下望去，來接受他交我的信給傭人時候的笑臉。我覺得一時有無限的歡慰，他把我的分散的心從各處帶回來了。

筠妹的信在我到上海後四天才接到的。一張這麼大的信紙，蠕蠕的黑字擠住在上面，像白石的階臺上聚著一隊因戰敗而四散的黑蟻一樣，凌亂而沒有次序，有些地方模糊得幾乎看不出字來。雖是她便是寄一張白紙來，並不寫甚麼話給我，我也能在紙上聽出她心裏跳動的聲音；不過從不常寫信的她的手裏竟接到這樣一封冗長而雜亂的信，使我更感到她心裏的悲傷。她爲了要寄這一封信給我，不知又落掉了多少眼淚！

筠妹的性情，本來柔和得像秋雲。然而她爲了她自己讀書的問題，竟在社會付有特權的人手裏面掙扎著。她不情願做一條綁着鼻子的駒牛，這除非要她能夠拗折掉他手裏的鞭子。可是我想到了她同我說的話，不禁使我的毛髮都悚然直立了起來。『這恐怕是最後的會面了，要是我的志願鹿給剝奪了，我只有……』幽因的聲調像荒塚前的杜鵑，像叢林裏的鳴鶲，挑逗得聽見她聲音的人都要爲她落下淚來。我手裏捧著她的信，靜倚在欄干上，鄰家的笛聲從竹籬裏面送出來，是

這樣的淒婉而纏綿，好像便是筠妹向我說這兩句話時候的聲音。那或者也是一個處在相同的境遇裏的人罷，把她的幽鬱的心緒從笛裏放散在沈靜的月夜，空氣被吹得這樣的寒顫著。

『最後的會面』，在這一句話裏面不知有多少熱血有多少淚珠正奔放著。這一個景象竟會從她的心裏深印到我的心裏來了。我記得當時聽得她的话，我們的眼睛對視著的時候，心上只覺得充滿著強度的熱烈和酸楚的感情不能調和的苦悶。在十分鐘以內，大家都沒有續追半句話，便是表弟誠和三弟也僅說了兩三句慰安她的話，坐在沙發上只頓住著我們。全室的空氣完全靜止了，像凝成了什麼東西正鎮住在各人的心上。這是在蘇州我們快要分手前的一個旅館的黃昏裏。

我記得那天早上筠妹進城以後，我便到畱園去捱過了半天寂寥的光陰。她臨走時候的又誠懇又真樸的留我的意思，引起了我心弦上的共鳴，我是再也不忍坐午後的火車到上海去的了，雖然學校中也有許多小孩子正在仰著頭在望他們的先生的歸來。三點鐘以後，她們都來了，暖融融的氣息頓時從各人的心裏像花香一樣的發散在全室裏。她已經向上一天住在那裏的親戚家回絕了，她爲了我，那天也住在旅館裏。一時的歡欣，像我們已經蹀躞在滿布著紅花的路上，然而快樂中的時間是這樣的容易過去，想到了分離便在眼前，大家在燈下也有過幾次含了淚意相對著靜默而苦笑的時候。

似乎是筠妹說的：『明天這時候我們要分離在四處了。趁着這明月的良宵，今天來話一個整夜罷。』實在在那時四個小小的靈魂已經相攜著手飛翔在女神的兩扇翅膀左右，只要誰有什麼意見訴述出來，

其餘的三人便都是這意見面前的馴伏的小犬。況且戀別的情緒正像遊絲樣一縷縷飄浮在這一間小小的暖和的屋子裏，月光在窗外面，又是這樣的挑逗著。所以筠妹的提議，立刻引起了三人的心上的和諧的樂音。

我的推度大概不會十分錯誤罷，筠妹的內心在這一夜裏正處在兩重相反的境遇的戰線中間。她爲了自己讀書的問題，想起了家裏的冰冷的人們，雖然她的哥哥對她不能說完全沒有好意，可是同當時的情形相比起來，她是在這樣熱烈的同情中間過去，她怎能不想到要從這一條開滿紅花的路上去得到未來的太陽。然而這是多麼空幻的事！況且在這時候便是眼前的這一些暖意，只消幾個鐘點也便要消散了，不久仍舊要回到她的冰窖中間去。

我很知道她因爲呼吸在熱烈的同情的空氣裏，儘是想把自己心中的苦悶遮掩掉，然而這是無可隱飾的，她處處總露著勉強的歡笑。當夜飯完了以後，侍者把一杯咖啡放在她的面前，她呷了一口，便把塗麵包的橘醬舀了一茶匙放在啡咖杯裏。表弟誠阻止她的時候，她笑著這樣說：『這樣喫甜呢。』她把杯送給我嘗了一口，我不覺得是咖啡，也不覺得是橘醬，我只辨得出她的心頭的苦味。我點了一點頭，她索性把一碟子橘醬都倒在咖啡杯裏，於是侍者笑了，表弟誠和三弟也笑了，她自己也掩著口笑得俯伏在桌子上。然而到底僅呷了兩口，便立起來了。這或者就是她隱飾自己的苦悶的方法罷，不然她如果喜歡這樣的橘醬合咖啡混和的滋味，爲甚麼杯子裏又剩下這麼一大半呢！

後來她又藏身到衣櫈裏面去了。這一架衣櫈的右面一格，恰好能

夠容納瘦小像筠妹那樣的身子。她立在裏面，把櫃門拉上了，算是演幻術。當她第二次從櫃裏出來的時候。忽然從窗口裏看見對面平臺上有兩個少婦正倚在欄干上對她笑著，一時出於襲來的害羞，使她笑倒在沙發上。這一回我記得是在她告訴了幾樁家裏的人對於她的冷遇的事情因而落了幾點眼淚以後。

像這種自己解慰自己的喜劇，她做了好幾回，夜已經深了。中天的明月漸漸要移到對樓的後面去，大家都有些乏了，便在快要消失的銀光下面靜坐在沙發上，只有三弟站在窗前玩弄我剛才解下來的領帶。在突然靜默的中間，忽地他把電燈關了，出於意外的涼意覺得從窗口裏飄浮進來，散落在各人的衣襟上，戀別的意緒便悠然蕩漾在明月之下，心裏自然淒婉起來。十分鐘以後，表弟誠靜靜的發出了一個疑問：『人生爲什麼總要遇到這麼一個別離的時節？』

大家都不做聲，只有三弟報了一聲輕微的嘆息。我自己以爲是慰安的話，便毫無勇力的這樣說了幾句：『相聚自然是快慰的事情，可是時間長久了以後，或許便是厭倦要襲來的時候了，等得感到了厭倦，生活的趣味便永遠嚮不到心上去。只有在熱情的中間分別了，各人的心靈上都永遠保留著這麼一個印象，各人的生命便都永遠生活在無論那一個人的心靈裏。只要在月下，在燈前，把這一幅寶貴的畫圖舒展開來，自然會體驗到一切的生命的滋味。』

筠妹忽然很悽楚的說了：『我很感謝潛哥哥的說話，因爲我或者可以永生了。這一回恐怕是我和哥哥們最後的會面，要是我的志願竟給剝奪了以後，我只有……。』她的話沒有說完，三弟和表弟誠的急

於慰安她的說話很凌亂的岔雜了幾句以後，便一切都靜默了。我很清晰的看見兩顆晶圓的淚珠從她的眼角裏一直滴落到衣襟上。

今夜的月色這麼皎潔，鄰家的笛聲又是這樣的淒清而婉轉，整個的我沈浸在過去的留著淚痕的夢中。想到了筠妹，我好像正立在吳淞江頭，看見她披著頭髮，長跪在水邊，兩手捧出她的微弱的小心，對了明月正祈禱著。文弱的我覺得全身的智慧和勇力在每一個細胞裏一時都迸裂了出來供獻在她的面前。她的笑意漸漸從嘴唇上起來了，快要舒展到她身體的全部。一陣陣清寒的秋風撲上我的眉頭，我冷顫在平台上。

一九二五九年月十一日寫於上海。

## 牧女的期待

裴柱常

西山頭上的晚霞姑娘，  
笑欣欣地在雲簾裏探望，  
把那璀璨晶瑩的裙裾，  
輕鋪在斜陽疲憊的足旁。

清碧幽靜的東山草原，  
好似那牧童在樹林裏流連；  
羊兒還自在草長處徘徊；  
晚風從山麓裏吹起炊烟。

在春籐蔓延的竹籬邊，  
仰望那白雲悠遠的清天。  
晚霞摟抱了長征回來的太陽，  
慢慢地行向夜牀裏去睡眠。

青灰色的雲霧瀰漫東山，  
銀白的羊兒在幽影中隱現，  
是牧童的歸家之歌罷——  
一聲聲是在天上也在人間？

## 木蘭歌，革命文學，及其他

### 爲　　法

鑑賞週刊第二十一期上有顧仲起君的一篇「革命文學論」，裏面有這樣的幾句：『將後，我們的熱血，我們的喚聲，便要充盈了在我們的文學裏呀！我們中國的木蘭歌，俄國的前夜，灰色馬，是我們的需要了。』啊啊！木蘭歌也是革命文學，是顧君所謂的革命文學，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革命文學嗎？於是翻出木蘭歌來讀，但我終解不了自己的疑問；我再把「革命文學論」讀一遍，却使我的疑問更甚了。

什麼是顧君所謂的革命文學，顧君自己說得很清楚：『被壓迫而含有反抗的呼聲之作，偉大流暢而含有鮮血淋漓的描寫之品，鼓吹民衆快醒，狂叫青年到民間去的熱烈之著，是我們中國現在的國情上環境上的需要了。』又說：『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便是我們的文學家創作的資料了。奮鬥，犧牲，革命，更是我們的文學者所應有的勇氣了。貧民黝黑而綴紋的臉，地主肥而大的手，工人勞動過度精神喪失的形骸，資本家肥胖而得意的肉軀，以及軍閥的刀，槍，砲，貧民的淚，血，聲，洋大人的大肚子，高鼻子，中國人的黃面孔，瘦骨頭，都是我們文學院裏的陳列品了。』這樣解釋革命文學，總算再清楚沒有了。然而這和木蘭歌有什麼地方相關切呢？他是『被壓迫而含有反抗的呼聲之作？』他是『偉大而含有鮮血淋漓的描寫之品

』？他是『鼓吹民衆快醒，狂叫青年到民間去的熱烈之著』？

其實木蘭歌也許是一個真的佳作，——從他的本身上看，但決不是顧君所謂的革命文學。要知道，他裏面所表現的『犧牲』——假使可以說時——祇是代父從戎；而木蘭所殺的敵人，也並不是束縛我們自由與平等的壓迫者啊。

或者顧君以爲木蘭歌之所以爲革命文學，便在『向着我們的敵者，我們的仇人，去衝鋒，去刺殺』這一點上。那麼，我國革命文學便真多了，在那歷代塞上曲塞下曲中以及出塞入塞諸曲中，有很多更比木蘭歌寫得更慷慨激昂，勇於殺敵。假使顧君也能承認他們是革命文學？那麼西諦先生大可於非戰文學號後再一出主戰文學號，使『南方的青年』的呼喚與感激『能這樣永遠的繼續下去』了。——真是「胡扯」。

復次，再略論革命文學。革命文學！革命文學！這是何時髦而動聽的名詞？然而儘管時髦，儘管動聽，而提倡革命文學者也儘管淺薄，儘管無聊。他們的所謂革命的所，不過是『以文學做我們的工具，使青年們鼓起勇氣來，去以男兒之血，灑上主義之花，』灑上什麼主義？自然是革命主義，革去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命了。可是我終不所謂謂文學，祇是一種宣傳主義的工具，而沒有他獨立的精神。我也不解所謂革命文學，便是在寫得鮮血淋漓，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我曾經說過：『思想上革命，不叫革命？消極的暴露社會的醜惡，不叫革命？因不耐苦痛的現實，而心摹手追歡樂的未來，不叫革命？』

其實所謂革命文學，決非那麼狹窄。凡是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們幾乎可以說，都是含有偉大的革命性的。無論直接的寫，間接的寫，側寫反寫，都一樣是革命文學。不必定須在紙上寫上許多奮鬥，犧牲，革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更不必定須口口聲聲說，我們須做革命文學！我們須做革命文學！老實說罷：若是有文學上的修養，又對於人生有深切的了解，自會站在時代前面，寫成不朽的革命文學，非然者，既破壞了文學的尊嚴，實際上亦與自己想望中的革命無補。

『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這實在不是什麼風頭名詞，供人們無聊而又隨意的引用。『革命文學』！這也不是什麼時鮮貨，值得我們大吹大擂，強人挽售。你如真要直接也迅速的而且鮮血淋漓的鼓吹民衆，藉用文學，我想，這也真迂闊。最好還是自己實行去，——可是說到這裏，我却百感交集了！我國無論如何不爭氣，也算革了一次似是而非的命，就是推翻滿清。他們雖然不慎其始鮮克有終的做了一陣，然而他們的那種精神，那股熱情，終使吾人敬仰不置，得與天地而同永。他們真在那裏赤裸裸的幹，幹，幹，拋炸彈也來，流血也來，下獄也來，亡命也來，破家也來，他們要以他們的精神與熱情，增加民衆對於革命的信仰，信仰一天一天的堅固，滿清便跟着一天一天的推翻。如今呢？軍閥日漸多，資本主義者依然窮兇極惡，除不時見到幾篇革命文學論，打倒什麼，打倒什麼的文字專供我們略為識字的人一讀外，能見到幾個稱號革命指導者赤裸裸的去流血，去拋擲炸彈的？這些號稱革命指導者祇知躲在租界上或者高自位置寫幾句

『炸彈！流血！奮鬥！幹！幹！幹！』美其名曰宣傳。哼？這種人未了解什麼是革命，更何能了解什麼革命文學呢？

總之，革命文學不是如顧君等所論列的那麼狹窄，若必要那麼狹窄，則藉文學去宣傳，又遠不如挺身去實行了。

唉！如今的文壇上人物不論大小，原多如此，既不肯讀書，又不肯思索，只是一味「胡說」，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如此等人真不知既罔且殆到什麼程度了！作者東扯西拉，以為此是謠論，可以誇耀於人，編者也貓貓虎虎，以為此甚謠論，可以擰其門面，而不知謠論流傳，遺誤我們青年不淺，糟蹋人間白紙不少。我亦青年，心有所填，不能不言。或者人又以我為罵人為攻擊了。

其實說我罵人也好，只要罵到痛處；攻擊也好，只要攻到要處。你不分清白，我可要分清白；你不分是非，我可要分是非。果然我分了清白，分了是非，人即說我罵人，說我攻擊，這又何妨呢。

十四，十二，...

## 火 山 口

張 子 三

君一兄：

你也許要十分驚異罷？真的，莫要說你，就是我自己細細的思量一下，也不禁自己伸出舌頭來，不住的搖着頭，深深的詫異。

心理的變態，真是奇怪的；牠的神奇莫測，你要我用什麼東西去形容呢？我以前還是被牠騙了，一點也莫明其妙；及到今夜九點鐘以後，許多學生多在我的房裏散去，我的如同從熱鬧的劇場中回來的淒涼的心境，才無意的把那層現象發現出來，搗去了一向在我心中作怪的變態心理的面具。啊！多麼醜陋！我的如驚蟄以後的春筍一般的性慾衝動，竟無意中被我的理知和社會制裁，如巨石一般的壓迫得往旁面生長了。你是懂得福魯特的心理學的，你當能曉得性慾的壓迫，對於人生是會起了什麼影響；而且你也能夠曉得，被壓迫在下意識的性慾復現，是怎樣的套上一層假面具到上意識來演把戲。呵！你是心理學家喲！你能夠猜出我近日中心所演的是些什麼把戲呢？

我現在告訴你罷！——我的心理真變態得可憐呵？你自然是知道我的身世，知道我的生性，知道我現在的處境和情形的；你總不會忘記我們去年同處時的尋獵異性的野心。你自然是升天了，在你現在的眼中的世界，自然是天堂了，——有這樣好的愛人體貼着你的生命與靈魂。我們可以從去年分開時，劃一條界線；我們便在那樣界線同時



出發；——只是你是從地獄裏升天，而我卻是從地獄裏更深的墜入地獄。想來你現在處在愛情豐富，生活美滿的境地裏，一定是不能臆想到我的性的寂寞，性的要求的萬一；——啊！我的靈魂是何等的孤零喲！但是你現在若是有興味究研我的變態心理時，便請你先回想到你去年與我同住時，天天發狂似的唸着「我無情人能活否？」的心境再說。不錯的，你那時簡直可憐得發狂，一面在咒罵那些妖怪似的女子，一面又在不住的追隨她；你時時刻刻在唸着「煩悶」，「寂寞」，時時刻刻在口頭上「否定人生」，「籌畫自殺」，你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心境是多麼悲痛，多麼可憐呵！但是，朋友，我告訴你：我現在的情形，是比你去年時還深沉了幾十丈的深淵了呢！可憐！

關於妙齡的青年的美女的追慕，我早已否定了。這一種「人類的惡之花」，「活的死屍」，「白日的妖精」，「迷人靈魂的鬼魅」，我現在是恨之入骨了。我天天在咒咀着她，我禱祝她早些死亡；——啊！「時日盍喪，予及汝偕亡！」你這些肉的獸性發洩機，用美麗的表皮包着惡臭的膿包的賤女人喲！地球若時幾時同火星衝了一個滿懷時，我便心願同你們一齊消滅！——此中哲學，記得上半年飄零在西子湖濱時，曾經告訴過你了。那時你正離開我們窮愁的境地，走入你的新的國土，你的靈魂與生命的懷中去呢！那封信，你倘使沒有撕了，想來現在還存你的抽屜中，做你與你的靈魂與生命的培養愛情的肥料呢！

但是我的被壓抑的性慾潰決了。牠是出我的不意，戴着面具，潛入我的意識闕表現了；奈何！奈何！「性的錯誤」，「生活的顛倒」

，「到拖竹稍的人生」，便演成我現在可憐的人格！

我的慾火的火山噴發，便取道兩條途徑。第一條，我可以告訴你，便是中年的婦人。這是說來笑話的，天爺在我的頭上，我真的有一個時候在看想着中年的婦人愛我呢！而且明明是我在看想中年婦人，而我的被驅的理知，却還硬着嘴，說是那中年婦人在想我喲！倘使在一個月以前，你說我的思想錯誤了，不應該因為沒有青年美女愛我，便去向半老的中年婦人求愛；那時我一定要不服氣，和你強辯，說我並沒有這種心思。實在的，我那時並沒有想到這一層，我是好像「直覺」覺到某一位中年婦人在愛我了，——不是我去找尋她的愛，而是她無條件的愛我的。——

那時我曾經做了一篇小說，題目叫你的心曲。這你字，便是指一位中年婦人。在那篇小說中，說她怎樣的愛慕我的行為和品性，她怎樣的向我用情，怎樣的暗示我，要我在某一個暗夜中，往她的家中的某一處偏門去會她；那一夜她又怎樣的坐立不甯，怎樣的，好不容易等到門外的狗叫，怎樣的她便走近門邊，止住那隻向她搖尾的黃狗。其實，又那裡有這一回事呢？那裏有這樣的一位放蕩的女人呢？就是真有這樣放蕩的女人，她又有什麼機緣，可以輪到我呢？就是她想到我了，我又怎麼知道她正這樣在想呢？——那多是我的假造，那多是我心中隱蔽着的心曲，（命名為你的心曲，無甯說是我的心曲恰當些。）啊！下意識真會造謊喲！牠竟然會用這樣兜圈子的本領，我欺騙我，我那能不被牠所騙呢？

不知在什麼時候起，我又大徹大悟起來，我便把這一種可笑的心

理取消了；但是，朋友，這便好像失了我黃金的希望呢！

在秋雨瀟瀟的薄暮，或是皎月當空的深夜，我每一個人悽涼地坐着，看着自己的影子。我的心中所感到的是些什麼呢，那只有天知道。可憐而又可恨的，我從前把這些感傷的名詞都用盡了，現在還可以叫我用什麼字去形容呢？這實在是無言——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悲哀，更浩大更深沉的悲哀。但是這一些口氣，似乎都在我以前給你的信上說過了；現在這樣說來，你一定以為我是老把戲，仍舊弄弄無聊文墨而已！啊！你倘使不能相信我現在所說的話是真的，——即是你同從前一樣的把我的說話看待得毫不介意時，我便只好打自己的嘴巴。我悔以前沒有達到真的十二分的悲哀時，便儘量的說謊。朋友哪！我想到在小學時讀熟的一個造謊的，喊「狼來了」的牧羊小兒的故事了。啊！現在是我「真的」狼來了的時候呢！

每當百無聊賴的時候，腦筋中便忽然閃過了「女人」兩字的陰影；於是便想入非非了。在十五六歲讀聊齋時的初次對於女人的幻想，忽然又浮現在心頭。於是我推開窗門，極目望着雨絲叢密的遠處，或月光如水的遐天，我想着這些深藏着美妙的神祕的秋雨秋月中間，必定有一個狐鬼幻化的美女，姍姍地走到我的窗前，如慈母一般的摩撫我的寂寞。雖然我的痴想還是和八九年前一樣，說是倘若真有美妙的狐鬼來時，即時要迷去我的性命，我亦十二分甘心。但是，等了許久許久，我的眼前仍不見有一個幻化的影子；我只好用現代科學所告訴我的態度否定了；於是又自己嘲笑了一回。

「悲哀吓！寂寞吓！煩惱吓！淒涼吓！無處寄託的靈魂哪！沒有

靈魂的生命囉！」這許多帶着感傷性的頹喪的名詞，被我滿想起了。啊！這一些詞句連貫在一氣，是多麼滑稽的事啊？！

——啊！我大概是傳染了一些現代的感傷病了！不！難道是性的熱狂症嗎？我在床上這樣輾轉反仄的推想着，以後便模模糊糊地平靜下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我隱約中還記得在半醒半睡中叫過幾聲母親呢！

第二天，我的發狂的心，便行所無事的平靜下來；我想這也是落得安靜了，享些清福。但是，那裏曉得，過了幾天，我的第二個性慾的火山噴發口，又被我發現了。我的被壓迫的性慾，又戴上別一個面具，混入意識闢顯身手呢！

啊！朋友喲！說來真是可笑的；我在戀愛着，——而且是單戀的——我自己的男學生呢！記得外國有一位性教育專家說，「男孩兒在十五六歲以下，是很富於女性的；」這真是金科玉律的話呢！我這幾日來，漸漸的在這些男孩兒身上發演出女性來了。啊！他們的身體與靈魂中所蘊藏着的，是何等多量的女性喲！

現在，我的房裏，時常有學生們的足跡，他們也好像喜歡到我房裏來，而我呢，當然是很歡喜他們來的。在說話中，我問到他們的家庭情形，——尤其是特別注意他們的姊妹，（這當然是錯誤的，）問到他們每日的思想，與夜裏的夢境，更問到他們的不可磨滅的腦中的記憶。啊！他們的女性畢露了，多美妙呀！

我真想把他們拖來，盡量的擁抱，盡量的親嘴。但是，我那裏有胆呢？教師的威嚴，關心他們學問的假面具，不是頓時拆穿了嗎？其

實，我也曉得，男孩子又不是女學生，就是同他親嘴了幾回，也不見得有什麼危險，如同和女孩子親嘴了一樣。但是，我的心是「賊胆虛心」的；因為我自己存在着的心思太卑劣了，太下流不堪了，所以我便覺得自己是卑劣，是下流，心房便不住的顫抖。好像對着偉大的神明的受審判。

他們當中有四五個，我是非常的愛他們的。我也分辨出他們的聲音，當我沒有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的行為，我也暗暗地非常留意。有的時候，我也生出喫酸的嫉妒心來，我恨他們不了解我，不體貼我，竟然捨我而去和那些頑皮的孩子攬在一起，完全埋沒了我愛他們的情分。

最使我討厭的，是他們來了一班來，去了又是一班去；從不曾有過我所心愛的學生獨自一個到我房裏來過。我又不好去叫他；因為我不敢明目張膽的叫他，好像我的心事已經被他們看穿似的。

啊：我的心，簡直爲了他們緊張，爲了他們發抖呢！我簡直把他們當作女小孩，我簡直的想入非非。啊！你要我用什麼話來說呢？

剛才，他們在我房裏鬧了一回，因爲有許多討厭的孩子也在這裏，我便急燥起來，我要他們出去。他們去了之後，我又覺得十二分的寂寞不堪，似乎不應該趕走他們。

我如失了靈魂似的，呆呆地躺在床上。我的腦筋裏忽然又閃出「女人」兩個字。我睜眼看時，房裏的一切景物，都好像向我嘲笑。一切的，在我眼中看來，都帶有滑稽氣味的，現代青年所用的一串感傷名詞，又一個個的浮晃在我的眼前。

我想起幾年來的性的寂寞的難堪，想起幾年來到處飄泊無定的身體與靈魂，想起生活的顛倒，想起性慾壓迫後的錯亂，……我更想起從前做的那篇小說的虛飾的心理，……啊！我忽然悟到了，我的戀愛學生，我近日的心神爲了學生而顛倒，不是被壓迫的心理的虛飾的表現嗎？

——火山口，性慾的火山口，又是一個火山口！性的錯亂呀！

我這樣喊了之後，我的整個的靈魂與生命，便如失了重寶一般的悲哀。虛空呀虛空！我覺得我足下的地球驟然消滅，於是便墜在無限的太空中浮沉。

我想我的下意識的奸計，既然被我識破了，我便不應該瞞着誰了。朋友喲，我之不能瞞你，正如我的下意識之不能騙我；我對你又何必隱瞞呢？

——告訴了君一罷，把我心中的隱蔽告訴了君一罷！於是便昏昏的，提起筆來，這樣潦草地寫了。

啊！現在大概是深夜了！啊！已經是夜半的二時三十五分了喲！  
啊！倦極了！倦極了！再會！

你的知友志山



今晨我睡到十一時才醒來，頭痛欲裂，全身的筋骨如同脫了似的。他們早已把我的功課告了病假了。我如久病以後的，跔着下床，不意當我洗臉時便嘔了兩口鮮血。啊！鮮血，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的舊病又發作了。我差不多又要昏去。啊！朋友！我將奈何！可憐！可憐！又及。

雨

後

——呈伯奇兄及其愛人——

木 天

穿上你的輕飄的木履，穿上你的輕軟的外衣，  
趁着這細雨濛濛，我們到濕潤的田裏。

我們要聽翠綠的野草上水珠兒低語，  
我們要聽鵝黃的稻波微風的足跡，

我們要聽白茸茸的薄的雲紗輕輕的飛起，  
我們要聽纖纖的水溝灣曲曲的歌曲，

我們要聽徐徐渡來的近寺的鐘聲，  
我們要聽茅屋頂上吐着一縷縷縷的烟絲，

我們要睞着神秘的屏開在灰綠的林隙，  
我們要等過來了跣足的牧兒披着蓑衣，

我們要等河上凝着的淡霧慢慢的捲開，  
我們要等薰醉的樹枝滴滴淨了他的珠玉，

我們直走到各各的幽徑都遍了你的足跡，

我們直走到你的桃紅的素足軟軟的浸濕，

我們直走到萬有都映着我們的影子，

我們直走到我們的心波寂蟄在矇矓的坏裏。

穿上你的輕飄的木屐，披上你的輕軟的外衣，

趁着這細雨濛濛，我們到濕潤的田裏。

## 殘 秋

### 倪 賴 德

啊，你哀戚之棄婦，

又自山間殘道上幽徐而來。

每逢我看見你我總要爲你哭泣。

長林在四周吹送葬歌，

蟲兒拍節助其嘆息。

敗葉，

倉徨四竄的散卒，

怕後面有百萬雄師追擊，

沒命的奔逃，

但終委棄於山側。

夕陽沈沒在遠遠的平崗之後，

世界好像將近殘年。

泉水泊泊的聲音，

那是春來遺留下來的吧？

啊，你莫思往日，

也莫嘆舊觀如夢，

髮兒只好讓他疏散了，

顏色只好讓他憔悴了，

啊，你……你哀戚之棄婦，

且收拾起你的舊夢，

你的殘淚，

倒在我的懷中安睡一忽吧！

# 曇花庵的春風

葉靈鳳

(一)

自黃鶴樓頭沿江東下，在揚子江的航線將完時，有一處商埠因江心有座小山和岸邊矗立着一支崔巍的寶塔，常會引起旅客們特別注意的，便是鎮江了。鎮江距繁華冠全國的上海祇有一夜的路程，地勢一面臨江，三面環山，亘亘的青山，一眼望去幾十里起伏不絕，實是江南唯一的大觀，曇花庵便建在這東郊一坐小山的腰部。庵左一帶修竹，後面漫漫的盡是松林，鵝黃色的短牆，掩映蒼松翠竹之間，在這風光明媚的三月天氣，遊春的士女，祇要一出東門，遠遠地便可望見。

這一天清曉，曇花庵的老尼慧淨一早起來，看看塔下的鳥糞也沒有除，堂前案上的香灰依然，油燈也沒有點，知道徒弟月諦今天又偷懶沒有起來了，便急忙轉到堂後小房中去喊。月諦近來真古怪，做功課時常是磕睡，早上也偷懶不起來，下午總是倚了後門望着山下呆想，一點沒有以前那樣勤快了。

曇花庵的房屋很少，走進庵門是一座生了四株梧桐樹的大庭院，正面三間平房，左邊是老尼的方丈，中部是佛堂，右邊是預備施主們做齋的客室。佛堂屏門後面，有二間小房，一間是租給了一個在山下布廠裏織布的女工，一間就是月諦的臥室。從月諦臥室牀後小窗望出去，可以看見後面短垣圍繞了一座菜圃，角上有一間茅屋，是庵裏僱

來的菜傭陳四住的，老尼走進了月諦的臥室，將一頂舊藍花布的帳門掀開，見月諦正兩手蒙住頭，背朝裏面睡着，便用力將她搖了幾搖，月諦才悠悠地驚醒，翻過臉來見是師父，嚇的連忙坐起。面色羞得緋紅。老尼帶了似嗔似勸的聲氣責道：

『出家人要六根清淨，一點不受外緣的影響，寒冬酷熱固然要不辭勞瘁，像這樣三春花暖的天氣，更應格外破曉就起來做功課，怎可這般貪戀牀席！』

『師父，弟子一時大意以致起遲，下次再不敢了。』

月諦心裏亂跳，一面站起一面這樣自咎了一句，老尼見她已起來，也就無言，掐着念珠，慢慢踱回堂前去了。

老尼走後，月諦失了魂似的靠在牆上發怔，適才夢中的事情她記起來了——

——奉師父的命下山到城裏去募月米，因在街上看張公館娶親的喜轎耗時太多了，出城時天已傍晚，在快走近山腳時，對而路上來了幾個惡少，她看見他們遠遠地指着她交頭接耳，知道已是不懷好意，嚇的低頭走在一旁，那知他們竟緊逼了上來，有的說她這樣遲才回來，定是在城裏什麼廟中去會和尚；有的說尼庵的佛龕下總會藏着男人，他上次親眼看見；有的更問她在這樣貓叫石跳的春天，晚上可想……她嚇得紅了臉不敢開口，急從傍邊跑去，那知他們竟追上來，當中有一個竟趕上從後面將她緊緊抱住，幸虧這時路上又有人走來，他們才撒手任她跑了，她不敢再從大路回去，即忙沿了田埂想轉上山坡，那知才走了幾步，在一座高

墳後面，突然看見一隻小腳，兩個人正在……

她想到這裏，兩頰羞得絢紅，昨天晚上因聽見兩隻野貓在瓦上追逐的鳴聲和窗外那吹進的一陣花香所引起的她那苦悶，又來纏繞着她，她不敢再多想，怕遲了又要遭師父見責，祇得懶懶地走了出去。寂靜的小庵裏，春神也似乎並不吝嗇她的蹤跡不肯光臨，庭前草油然，梧桐樹上邊抽了嫩綠的新芽。月諦掃過了地，便抱了觀音案前的花瓶，到後園去汲水折花。小園裏給朝陽照了一早晨的自地上所蒸發出來的土氣，和着花香，在她一啓門時，嗅着了便有點矇醉。她從井裏收了養花的水，又折了兩枝初放的碧桃，便在畦旁看菜花上嗡嗡的蜂蝶。站久了，太陽的熱力貫澈了她的全身，她看看茅屋上吹起嬌嬌的炊烟，覺得自己也像有點飄渺無主起來。她感着自己有點虛空，需要一種緊迫的壓力，她便將懷中的花瓶緊緊貼住自己的臉上，炎熱的面部受了這膩滑清冷的熨貼，才微微覺到一種快感。

這一天一個早上，她比以前更覺軟綿無力，像遺失了什麼緊要的東西似的，祇覺自己腦中蒼然，無力作主，心跳得格外利害。翻開了，淨土法門，他偷眼看看師父不在旁邊，竟將擊木魚的小棰也舉起靠住兩頰用力地摩擦。

## (二)

月諦的來歷，據山下人說是一個少女的私生。一降下地時，她那不知名的生母大約不忍將她置死，便偷偷地將她拋在路側，恰好這疊花庵的老尼走過山下時，聞着啼聲看見了，倒底出家人心軟，不忍閉目不睹，便將她抱起寄養在山下一家農夫家裏，一直到七歲時，才將

她領上山來。這段故事，大概山下的人都知道，幸虧慧淨那時已有五十多歲，不然，還要惹起他人的一些閒言哩！月諦上了山後，老尼祇使她做些雜事，或伴着化緣，一直到十三歲那年，才教她誦經，現在已經十七歲了。私生兒大約因了父母當時猛烈的熱情的遺傳，常常多是早熟早慧，月諦當然也逃不了天然的勢力；她十四五歲時下山看見許多婦女抱了嬰孩或是同着男人談笑，對於自己這樣清冷的生涯早已起了疑問，但是孤寂的庵中，每日除了老尼脫脫地木魚聲外，甚麼新見聞也聽受不到，老尼除了誦經之外，固不教她甚麼，她自然也不敢多問，所以她每日祇是謎一樣的過去，一直到去歲那布廠裏的女工金娘遷了來時，她才從她的口中知道了一些世事和人事。金娘本是借着丈夫住在山下，一同在布廠裏做工，去歲因丈夫死了，嫌一人獨居在山下房租太貴，才找到了曇花庵裏來。老尼因為貪圖一塊大洋一月的額外收入，且房子空着亦是無用，所以就允許了她。金娘遷來了後，月諦起先因為沒有同陌生人居慣，所以對她很冷淡，後來漸漸覺得金娘的言語舉動都比老尼可親，也就同她親熱起來。無事時總是偷到她房裏去閒談，金娘也不時和她談起一些她所未知的事。

一天晚上金娘在房裏晚飯，月諦跑了進來，金娘指着桌上的一枚紅蛋，帶着戲弄的口氣向月諦道：

『月姑娘，這個蛋請你吃了罷。』

月諦搖了搖頭坐下。沉默了一會，又突然問道：

『蛋染紅了還可吃麼？』

『蛋染紅了怎不可吃？』金娘笑了起來。

『為什麼要染紅呢？』

『生了兒子自然要染紅蛋！』

『怎樣會生……』月諦帶了一種疑惑的神氣追問。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當真出家人連這些事也不曉得！』金娘斜了頭笑得兩隻小眼都閉起來了。

『那固是出家人！又沒有人告訴我，我怎會懂得？師父怪是可怕的，好金娘，請你告訴了我罷！』

月諦將聲音放低了，帶了一種央求的神氣，扯住金娘的袖管。

人的希望不能達到時，僅在口頭講出，也同樣可以得到一種快感。可惡的金娘，大約因獨居久了，種種方面自感到不滿，現在經了月諦這樣的央求，樂得借此發洩自己的悶塞，便完完本本將月諦心中所帶着問號的事情，一一向他解剖，並且還連帶着告訴了許多別樣的話兒。自從這一晚後，月諦如同破繭出來的飛蛾般，做醒了一場大夢，才得重見天日。她以前看見兩隻蝴蝶在天空飛逐，總不明白她們的原故，現在她恍然了。尤其在下山時看見男人，總覺有點異樣的感覺，晚上一人在房裏，她總偷偷他從牆上刮下一些白堊試塗在手上，想嘗嘗那粉脂的滋味。月諦現在是明白了。

鄉下人的戀愛是很浪漫而隨便的，月諦一人于傍晚倚了園門，向山下作遐想時，在長草叢中或大樹背後，總會常常看見金娘所告訴她的一件事。這種關於夢中的理想的強有力的實證，在她的腦上留了極深刻的印象，使她看見男人時總覺能格外引起她的注意。她現在漸漸覺得自己的意識中有種不敢說出的要求潛在，她想起了兩頰總要泛紅

。她覺得想起了男人心中能生快感，但有時又有點懼怕；這種矛盾，常常使她在夜裏構成很古怪的夢境。

她常常歡喜到金娘的房中去，這當然是老尼不願見的事。老尼近來已對金娘生了嫌惡。她是歷盡滄桑的人，她有時看見金娘放工回來後又換上衣服梳了頭重行出去，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才眼球上蒙了紅絲蓬着頭跑回來，總是要私下嘆道：『善哉，這那裏是孀居！』

但是近來月諦智慧方面的發達已與她身體方面的發達到了同樣程度。這天老尼見她又從金娘房裏出來，便沉了臉責道：

『月諦！出家人以清淨修養為本，非至不得已時，不應常常與外界人談笑！』

『師父原諒。我今天是看金娘又買了魚回來，所以特地跑去拿六道輪迴之說勸她的，告訴她一切衆生俱是父母。』

老尼無言，月諦的心中暗暗奏着凱歌了！

### (三)

誘惑是司春之神的唯一絕技！她把雀兒逗開了歌喉，花兒逗出了蓓蕾，又將溪水引起微笑，枝頭引出新芽，現在更轉向人的方面來了。月諦自春風沿了十里長山吹進曇花庵以後，她的心中更加飄渺起來。她有時覺得她已很是明白，但有時又覺得模糊，她感着自己心中有種缺欠，但是她不知自己的要求究是什麼，不過漸漸有點自己對於自己的行動和意識不能作主起來。一點小的事情，都能使她驚動。尤其是夜間熄了燈，靠在牀後的窗口，望着園中蒙了紗似的月光，或嗅着夜風送過來的花香，和在牀上聽見一兩聲屋後松林中棲鳥的幽鳴，都

能使她整夜地不能成睡。在這樣的輾轉中，她常是把金娘所告訴她的話反覆地來猜證，搜遍了她單純的腦經，來作暢意的遐想。近來她的夢作得更是多了。

這一天她因夜裏又睡得很遲，所以早晨竟未能按時起來。給老尼將她從夢中喚醒了後，她昏昏地將一個早上混過，但是心裏却不安定得利害。近來天氣漸漸暖了，她覺得體中像有熱力膨脹着，有一種被繩索細緊了的苦悶！

下午老尼收拾了一個包袱，重換了一領布袍，預備出去；臨行時囑咐月諦道：

『月諦，我到城裏有事，今晚或不回來，你好好地在毫裏留心香火，傍晚無事，可到後園去監視陳四種菜，不要偷懶！』

月諦近來確是很懶。不但老尼不在面前時她不肯念經，她並且對於念經起了厭惡。她自己常常這樣想——是那個送我到這裏來修行？修行有什麼用？修成了像觀音那樣的道行，也不過贏得孤獨一身，坐在庵裏受冷清！

她看見老尼走了，心裏不禁暗暗歡喜，她知道自己又可任隨自己的意見行動一刻了。

春日午後的空氣，確使人能疲憊。老尼走後，月諦悄悄掩起經卷，走回小房，不覺倒在牀上。四週靜謐，日光映得房裏雪亮。她像方做過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似的，忽覺在這寂靜中，似乎四週都有眼睛偵視她。她屈身閉上雙眼，祇覺面部發炎，血液循環律加快，她用手掩住胸部，胸部皮膚表層似有無數小爬蟲在搔動着想鑽出。她發

了狂似的抱着被在牀上反覆地亂滾。這時無論何人，祇要真若有人走進月諦的房裏，她看見定會對于自己的行動羞得滿臉緋紅或哭出。她不知自己究竟要怎樣，她祇覺自己無力制止自己不這樣做。

到神經激奮的高潮過後，起了副作用時，她才覺到困憊。好在老尼既不在庵中，她也樂得睡了。在這次睡中，月諦又作了一個一般少女在春夜所常作的夢。她近來夢中所見的景像，差不多都是她在清醒時所希望着而又不敢常想，想起了總要臉紅的事！

睡醒後日已西斜，老尼還未回來，她昏昏地走到前堂，案上的油燈還燃着，祇是爐中的香已燼了。她燃上了一支香後，想起老尼囑咐的話，便慢慢地走向後園來。

後園地上還留着一角殘陽，祇有陳四一人，在蹲着種菜。

陳四是一個二十六歲的本地鄉人，兩眼深陷，一臉狡猾氣。老尼去歲因庵裏無人種菜，而且庵裏有個男人，有事時也可仗持些，所以才特地招了他來。陳四初來時倒很盡職，後來竟漸漸改變起來，常常不澆菜鋤地，一人跑下山去，有時更背着老尼暗暗地偷些菜送給山下一個女人。所以近來老尼對他很留意，常常自己或命月諦去監視他工作，大約清明節後，他與曇花庵的關係便要斷絕了。

陳四看見月諦走來，仰面笑道：

『月姑娘，今天師父出去，你又偷懶不念經出來玩了！』

『出來玩？師父特地命我來看你的呢！』

月諦帶了一種復仇的神氣說。她到底有點天真，想不到這句話是不應該說的。

『老師父真好笑！看我做什麼？我又不是什麼女人，難道怕我隨了漢子溜去麼？倒煩你作了一個巡邏！』

陳四有意調侃月諦。

『不是這樣，你不要多心，師父不過叫我看看你，菜種得怎樣罷了。』

月諦近來的腦經太靈敏，她聽了陳四的話，口中雖這樣回答，心中却止不住在想——呵……女人……漢子……

她立刻想起夢中許多的事。她怕陳四看見她羞紅的臉，便慢慢移到牆邊去看山。

這樣綿延的大山，頂上蒙着夕照，山下村舍叢樹中飄上幾縷淡白的炊煙，看了確使人能神往！

在她出神時，山下對面小路上現出了一個人影，因距離太遠，辨不清面目，待走近了，月諦才認得是金娘。金娘放工回來了。

金娘進來，看見月諦在園裏，

『月姑娘你一人又跑到園裏來了！』

月諦尚未回答，金娘無意回首又看見陳四，立時改變了聲音：

『哼！你也在這裏——陳四，小心點！你不要想……』

『呵！你不要冤枉人！太陽沒有落山，頭上還有青天哩！』

月諦不大明白他們講的什麼，依舊在那裏看山。

金娘走了進去又走出來，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忽向陳四說道：

『陳四，我今天在山下看見了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月諦的好奇心驅使她插了一句嘴。

『總不外又是你們廠裏的女工和管工的老頭兒！』陳四鄙夷地說。

『你們都未猜到，這真是件開眼界的事！我今天放工走過西村趙家門前時，看見裏面許多人圍成一圈，像是瞧戲似的，我也挨了進去，呵！陳四你猜是什麼？原來是趙家的小媳婦和一個佃工有了來往，被人捉住了，赤條條地綑在那裏！』

『哈……』

『…………』月諦心跳得利害。

『聽說她們預備就是這樣把這一對抬進城去。我想其實這又何必？在這樣的世道，這樣的天氣，什麼人私下沒有點玩意兒？何況他們更是年紀青青的少年人！』

月諦心裏很佩服金娘見解的透澈。但是同時却感着地面像有點浮動了！

『這也不錯，休說年紀青人，就是有些大家婦女私出家人邊嘴裏會……』陳四這幾句話是有爲所發。

『呵呵！罪過罪過！你休這樣胡說。這幸虧是月姑娘在這裏，好說話，假若換了老師父，怕不又要趕你出去！』

金娘帶笑說了陳四，陳四無言。她又轉道來向着月諦：

『月姑娘你莫多心，你看陳四這樣胡說回來告訴師父好好地痛懲他一番，』說後小眼隨即向陳四一飄。

月諦正尖着兩耳聽得出神，被金娘這樣一講，倒反不好意思，羞得滿臉紅。再也站不住了，掉身往庵裏便跑。

『這又要緊什麼，你以為出家人都好的麼？哼！我上次曾親眼  
望看一個尼姑……』

月諦一面跑，一面耳中還聽見這樣的話，這是陳四的聲音。

#### (四)

這一晚，月諦似乎覺得格外苦悶，燈熄了好久，依然不能成睡。看看窗外天空的一鉤蛾月，似已到了夜半，庵裏沒有時計，不知究竟是什麼時分。老尼依然沒有回來，今夜大約是因事不得歸了。月諦今夜像是因了老尼不在庵裏，微微覺到一種恐怖；人靜後庵裏空氣的靜謐，使她在牀上連咳嗽也不敢高聲。她屏息閉目不動，想使腦經安靜了可以入睡，但是愈是這樣用心，神經的興奮與腦經的靈敏好像反格外加倍，在黑暗中她簡直看見有一幕幕的圖畫，這種幻像，正是她心中苦悶的根源，她看了不覺有一種自己被暴露了的難堪。她望望窗外，窗外射進的一道月光，映在牀上的一幅破棉絮上，恰像一個蟄伏的人影，她心裏更格外不安。現在假若真有一個人來伴着她，她當然不致如此了。

月諦雖是個無知的少女，到底她是曾經在庵裏度過幾年經卷的生活的，到此春情幾使她不能自止的時候，她的理智便跑出來制止她，她想起師父曾經對她講過的話了：

——一切諸欲，俱是煩惱，呵，煩惱！現在這種情形大約就是所謂煩惱了！出家原是所以求煩惱的解脫，但是現在怎樣無效呢？好好地安靜生活，那會想起這些事來！這是我的作孽自受，還是道高一尺魔高丈丈的必然誘惑？祇怕都不是吧！祇怕都是這天氣的作祟吧？

躲在黑暗中的魔鬼，此時獰然冷笑了！一件事情愈是想有意避開不想，牠之相襯愈會緊逼。月諦想起天氣，她立時就聯想到白天裏金娘的話——在這樣的天氣中，什麼人私下沒有點玩意兒？何況他們更是年紀輕輕的少年人！

她知道此時在茫茫中正有許多人同她同病，她立時不再譴責自己了。一種對於自己行動的寬恕和對於他人行動的同情心，輕輕在她的意識裏浮起。

她感着口中乾得厲害，像夏日在爐火旁的焦灼，她輕輕地從牀上撐起，想去找點水喝；這種行動並不是犯什麼罪，但是她却同要去犯什麼罪樣，不由自主地戰慄了。在黑暗中摸着了桌上的茶具，但是茶具却是空的。她失望地回睡到牀上，一種絕望的難堪，使她口中加倍的渴，她心中燒得更厲害。將小指放入口中用力的噙住，但是依然不能減殺這種痛苦，她祇得又起來倚了牀後的小窗。

這一方離地不到四尺的小窗，以兩扇木板代了窗櫺，是月諦近來煩悶時唯一的療治地。她煩悶時倚了小窗，窗外的景色，能使她將心中的苦難漸漸忘去，不過這種舉動常常會受老尼的干涉，老尼晚上祇要聽見有一點聲響，她都要起來看的，所以平時月諦總要待老尼入睡熟了，方敢輕手輕腳的起來。

今夜老尼不在庵中，這雖能使月諦因寂靜而微微恐怖，然老尼惹人厭的，掃興的舉動却可受不了。她大了膽起來倚在窗口，想借此可以使自己的興奮減輕，但是却不然！仲春三月之夜，空氣中流蕩着花香，天空斜懸着蛾月，夜風飄來，薄薄帶點寒意，這種滋味，反能

使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益流于顛狂！月諦依了窗欄，縱目四顧，園裏月光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反使她分外不快。她用了一種挑釁和鄙夷的態度，定睛將一切一件件地察看；窗腳下的苧麻，遠過去的菜花，楊柳，幾株矮壯的胡桑，在平日很能給她興趣的，此時一點也不能引她留意。她再看過去，看見日間陳四新種下的一畦菜秧，都偃伏在地上，不覺又想到日間金娘所講的話，緊張的心弦，更抹然一震！

無意中她看見了陳四的茅屋。陳四的茅屋罩在月光下寂然不動，恰似一個待隙而誘人墮落的魔鬼！

一個意外的想念，突然浮上月諦的心頭，她被誘惑了！

——陳……四……—……人，我不如到……

才想了一半，她便將臉埋在手裏不動，這是理性想出來作最後的援救，但是又不可能了！

她悟着師父不在庵中，膽子徒然大了起來，一種不可避免的潛力。在暗中驅使着她，她附身向窗外地面望了一望，又回過身來向房中沉吟了一會。她無力使自己的戰慄停止。屏息插起脚尖，走近門口從縫中向對面金娘的小房中望去，對面寂然黝黑，不見燈光，金娘大約是入睡已久了，她又添了幾分勇氣。

她感着面部如火燒樣的熱，心臟幾乎躍到喉口，手足顫抖到失了自主。像有人在後面催促似的，她戰戰兢兢地爬上了窗檻，外面地勢較高，窗檻距外面的地面前不到三尺，她突然跳了下去！

可恐怖的性慾的誘惑！

四分滿的上弦月剛被一陣薄雲遮住，園中似乎格外陰暗，月諦跳

下來後，在地面蹲了一會，像宵行的孤犬被驚了似的，立刻取了直徑，在菜叢中向陳四的茅屋奔去。在快走近時，她的脚步才漸漸緩下。

茅屋的方向與月諦小窗的方向相同，月諦戰競着走到茅屋的轉角，才看見屋裏還有燈光從窗中射出。

——呵，陳四還沒有睡，大約也是……

窗上的破紙被夜風吹着在微微的顫動，月諦不由她將身子貼在牆上從窗紙破處向屋裏望去。

出人意外，她的眼球網膜上呈現出了兩個人的肉體！燈光雖不大亮，下面的一個還可看出是一個女人！金娘！

可憐一個少女緊張着的神經，終經不住這意外的激刺。月諦尖銳

禪味



葉煙着作

地驚呼了一聲，霎時腦血充溢，頽然昏倒在地上。沉重的屍體的倒地的聲音，使四週微微起了一點反響。

茅屋裏的燈光突然滅了。

在響聲消滅，屋裏尚未有人敢開門出來看時，園裏十分寂靜，祇有灰黯的地面上橫着個少女的屍體，樹影射在上面微微搖動。

十四年七月二十五開財川

### 勘誤表

| 頁   | 行     | 誤      | 正       |
|-----|-------|--------|---------|
| 一六六 | 一六    | 陶君照    | 陶君熙     |
| 一六六 | 一七    | 劉君侃之   | 劉君侃元    |
| 一七八 | 八     | Salomo | Salome  |
| 一八九 | 一三    | 特盾     | 特質      |
| 一八九 | 一九    | 會作     | 合作      |
| 一九〇 | 三     | 修美     | 修養      |
| 一九〇 | 一三    | 我女人    | 找女人     |
| 一九〇 | 一六    | 雖然     | 雖然      |
| 一九二 | 三，四   | 放失     | 放矢      |
| 一九二 | 四     | 遊是     | 這是      |
|     | 仿吾譯哀歌 | 長餘憂晦   | 長摧我心以憂晦 |
| 二一四 | 九     | 講名人    | 請名人     |
| 二二〇 | 十     | 曾知道    | 會知道     |

# 共產問題的我見

漆樹芬

一、緒言 我們要改造社會，第一非造成健全之輿論不可，而造成健全輿論之要點，就是在明正社會是非。如弄成是非不明，黑白顛倒，社會只有一天壞一天的，那有向上的希望？我們要改造政治，第一非喚起大多數國民同以一目的為歸趨不可，而使國民歸於同一之目的之要點，就是要能權衡輕重緩急。如以輕為重，以緩為急，則國民之目的將分成無數，努力不能貫注於一點，則改革政治亦屬徒勞，將令竊國家蠹社會之大盜竊笑於其旁了。明了這個道理，則請論我國最近之共產問題。

我國最近之共產問題，早已騰諸軍閥之口，我於前二期已在軍閥與赤化之題目中說過。總之所謂赤化也，過激黨也，共產黨也，皆成了殺人之罪名，近且深刻於我國人之腦內。不但軍閥如是宣傳，即士大夫亦以反共產自命，近日我國民一提起共產黨三個字，好像是洪水猛獸一樣，神經震驚不小，世界上最兇最惡之物，除了共產黨，再沒有第二個了。究竟共產黨真有如此窮兇極惡之毒質存在？還是我們老百姓吃了宣傳的虧而盲目地雷同附和的呢？如果真正兇惡比帝國主義與軍閥還更可惡可誅，那我們也自鳴鼓而攻。如我們是陷於被人麻醉催眠，那我們就應有改變態度之必要。我個人的見解，我國近時是非最顛倒的，莫過於共產問題。本來共產主義，如以科學上精確之價

值判斷，是崇高極美的，而世人偏偏宣傳爲最兇最惡。社會上是非混淆既到如此地步，那改造社會，檢直無從說起。我們要改造我國社會，當然不能隨流俗之所和，應嚴正地從辨其是非起。其次，在我國因爲有這共產問題一發生，我國民腦內的神經，更弄得糊塗了。以前只曉得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是軍閥，現在又來了一個共產黨。我們的敵人愈多，我們愈無以應付。弄得最後，弄得精疲力盡，索性，軍閥也不打倒了，帝國主義也不排除了。那末，我們政治一百年也不會改革，我們的水深火熱之痛苦，一百年也不會減輕。這原因都由於以輕爲重，以緩爲急，把國民的合力，分成無數，不能向一致目的努力進行弄出來的。我們如要改革我國政治，我以爲喚起國民共同趨一目標最爲重要。是這樣看來，今日我國之共產問題，關係非常重大；社會之是非，政治之分合，皆與之有密切關係；我們實不可不謀其澈底解決。盲目的反對，固然爲我們所不取，而無分別的讚美，亦爲我們所應忌。我們現在對於這問題，只有嚴正的爲科學之判斷，第一步就是真象之觀察。

二、甚麼叫共產主義 我國近來一般持重人士，每厭談主義，我亦有同感。但是，這主義名詞，偏一天一天加多了。這全是時代思潮所致，不可以人力防止的。我以爲最重要之救濟方法就是要一般人明白真象。因爲真象如已明白，惡的去之，善美的留之，此問題就算解決。我對共產主義也抱如此見解。說起這共產主義，近時弄得一團糊塗，有視之爲無政府主義者，有視之爲社會主義者；我們如欲使共產主義得其明瞭，則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可不先說明一

下。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區別之要點，就是權力與法律的關係。無政府主義是否認權力與法律的，共產主義是尚承認權力與法律為必要的。掉句話來說，前者是以社會之自然生活發展為條件，反對含有法的強制一切之制度，而後者則以社會之法的強制為必要，承認於法的強制之下而行社會之生活。至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較為複雜，我們如欲澈底說明，則對於為此二說根本區別之生產財，消費財與財產收入，勤勞收入，不能不加說明。消費財是甚麼東西？就是直接滿足我們生活欲望的各種之貨物，如米糧衣物等。生產財是甚麼東西？就是直接不歸我們之消費，而為製造各種消費財之器具與貨物的，如羊毛木材機械等。甚麼叫財產收入？即將所有各種動產不動產，或以之借於他人而收其利息與地租，或直接投下其資本而收入利益是。甚麼叫勤勞收入？即我們以精神或肉體之勤勞，而提供於他人，對於此而收入其工錢與薪俸是。此二者區別之要點，即在於一須勞動始得其收入，一不勞亦可得其收入之處是也。此種根本要件既得說明，我們然後來討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甚麼，即是使社會上一切之生產財與消費財都歸為國家之所有。如從收入方面而論，即對於個人之財產收入與勤勞收入，俱不認其存在。掉句話來說，那社會要製造那一種貨物？貨物分量要製造多少？俱由國家與社會決定之，像現今社會所見之何種貨物有利益就自由造何種之個人企業家，檢直不能存在。不但此也，關於製造所得之財，我們要消費何種？某一種要消費若干？亦由國家決定分配，非各人任意所得決定。如再簡單的說明，即凡生產與消費，均由國家與社會執行其支配權之制度，即為共產主義。從

收入之一點而論，在共產主義之下，凡土地機械工場一概之財產，均為社會與國家之所有，而由財產所生之收入，則絲毫不存在於個人。勞動與勤勉，實為社會課於各人之義務。掉句話來說，即社會上無論何人，都應勞動，不勞動是不行的。而對於勞動如以薪俸或工錢來替代購買，是亦不行的。結局，在共產主義之下，勤勞收入，亦是不存在的；且也無存在之必要，因為在此種組織下之人，生活皆由國家保證，不要收入，個人都是可以生存的。總而言之，甚麼叫共產主義？即一概社會上之生產財消費財，俱由國家收為公有，而財產收入與勤勞收入之個人所有，則均不許其存在者是。

共產主義明白了，我們請一論社會主義。甚麼叫社會主義呢？此與共產主義稍稍有些區別，生產財與消費財雖應收為國有，而消費財則仍為個人享受，此是一樣不同。又從收入之一點而論，社會主義之下，財產收入雖不許其存在，而由個人之勞動收入，確是公認其成立。掉句話來說，即我們要製造何種貨物？貨物之分量應該製造多少？均由國家決定，但是我們要消費何種貨物？一種貨物應該消費多少？則委之於我於我們個人之自由。照這樣看來，在社會主義之下，各種生產貨物，如歸於國家之所有，其結果，所謂財產收入之一事，在社會上已不能存在，但在他方，如個人為勤勞之提供，又有許其得工錢與薪金，而勤勞收入尚見存在，此即是社會主義之大概。

**三，關於共產主義最高價值的審定** 我們上面把共產主義的真象說明了，無政府主義社會與他的區別，我們已得一個簡單的概念了；推理由觀察而生，我們現在應正確的對於共產主義加一

個判斷；我們不能如時下人呼牛卽牛呼馬卽馬地盲目附和。我關於共產主義之批評有三個見解：第一是超空間時間之最高價值之判斷，第二是以空間時間之狀態為標準之次級價值的判斷，第三是我國今日共產黨之價值的判斷。現在我們先從第一種說起，在社會上有三種之價值是最高的，是絕對的，不能因時間空間而有轉移。第一是倫理的判斷，第二是論理的判斷，第三是審美的判斷。論理之標準在真理，倫理之標準在善惡，審美之標準在美醜。共產主義在第一種之價值是怎樣的呢？共產主義之要諦就在人類生存權之承認與保障一點。此前提如能成立，則共產主義自能千古不磨。我們試想同為一人類，同是圓顱，同是方趾，貧富不是天生成的，是後天的，貧富階級不是天然的，是人造的。所以從倫理上看來，共產主義，是使人人皆能生活，而謀達此目的之權力於國家，極為合乎真理，超空間時間都能存在的。其次在道德標準上，即是一個人之良心動機問題。我們清夜捫心，那工人與勞動者，不論在冰天雪窖中，不論在煤洞工場內，以早晨到晚上，終日勞動，尚不得一溫飽，那大腹便便之碩賈，坐擁巨富之子孫，絲毫不從事於勞心勞力，亦能一呼百諾，極人間奢侈之事。在道德上，豈得謂為公平？而共產主義即以平均此貧富不均為任務，且以救濟社會上絕對大多數人為天職，所以在道德之善惡標準上，也可稱為極美的。第三如從審美感情一點出發評判，我們試一逼歷資本主義極發達之國家，不消說逐處皆見着文明設備，氣象堂皇，我們從審美觀念上自然是起美感，但是如我們澈底審察，那能享此物質之設備的，祇是極少之一部分特權階級，而大多數人類皆被金錢限制，被逐於此幸

額之外。平心而論，我們在感情上，對於此種不平現象，能不起憎惡之感嗎？而共產主義即能使人人皆得安全生活，以減除我們人類對於此種憎惡之感。所以在審美上，對於共產主義亦起愉快之感的。既在絕對價值上，共產主義都能超空間時間而為存在，那末，就請各位牢牢记着，共產主義是極善的，極美的，決不是如我國今日之軍閥官僚以至偏狹愛國者口中之共產主義，是洪水猛獸極凶極惡的。

四、關於共產主義次級的價值之審定 次級之價值審定，是以空間時間為評論之標準，因時代地方之不同，而價值亦自有變遷。所謂法律禮儀習慣等，皆為次級價值審定之規律。我們如從次級價值來評論共產主義，則有二點可說。其一是共產主義在次級價值上之良否問題，其二是共產主義在次級價值上能否實行之間題。關於前者，最有重大關係的，即共產主義否認私產制度一事。我想我國人今日對於共產痛心疾首懷最大恐怖的，就是在這一點，以為共產黨如果專政，則由我私人苦心孤詣積來的財產，一定被其掠奪，我的兒孫，亦將感受餓寒之苦。換句話來說，此種意思可以代表我國時下大商大賈軍閥官僚之心理狀態。所以自共產黨亦化為窮惡極惡，也就是由此來的。殊不知他們是犯了極大的誤解，第一他們是誤把私產制度當作一個千古存在之組織，其實我國上古中古，也曾有行公產制度者。請問酸老夫子們！三代時之井田制為私產制度乎？為公產制度乎？這種算古代年湮代遠之事，但請看今日各資本主義國家之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如鐵路自來水電車電話與其他大製造公司，不收為國家所有，即收為地方所有，我們雖欲不呼此為共產制度亦有所不得。

所以這私產制度決不是超空間時間存在的，是純限於時代的。這個時代的法律是保護他維持他，我敢斷言在他時代，這法律是要禁止他干涉他的。因法律是為次級之價值規律，不能超空間時間的，試舉一個最顯明之例，前時提倡尊君為合法，今日提倡尊君為犯法，即可證明了。第二之誤點是在置共產主義所主張之前提於不顧。共產主義所主張之前提是甚麼？就是在保障人類之生活。苟我們人人皆能生活，那私產制度，就廢了又何妨礙咧？所以這共產主義在次級價值上，一時雖視為犯法，視為惡物，但此種觀念是一時的，決不是永久的，請大家牢牢记着。

至共產之實行可能性一問題，在我國今日，實為專門學者之論議中心點，即是在今日中國共產主義能否實行問題，大家辯論得很厉害的。但是，綜合言之，可以說反對他的，不外二種論調。其一的主張大概是說：『今日的中國國家，毫無法律制裁之可言，社會的公正目的，當然屈不得達。此公正目的如不得達，則共產主義之提倡，不啻為那班貪贓肥私之官僚政客軍閥更添入許多私囊收入。名說收歸國有歸公家分配，其實即是收為他們之私人所有與私人之分廩。』此說誠然不錯，但我國如果照此種狀態不變，共產主義固絕對不能施行，即其他之共和民權政治，又如何能盡美實行；所以此說雖可承認為反對說之最有理由的，但這並不是共產主義專有之弊病。第二種則謂『我國今日經濟現狀，彫敝已極。經濟之發達，為共產主義實行之前提。我國今日經濟現象既到這個地步，簡直無產可共。共產主義怎樣能够實行？』此說為專門學者之意見，我亦為主張此說之一人。但是我們

平心而論，我們如決定目下爲萬不能實行，我們亦應當表其不能實行之理由，以啓導羣衆，誘掖羣衆，切不可肆口罵倒，極端仇視。如果在社會上甚麼事情都要能夠實行才肯贊成才不反對，那耶穌之天國，佛家之極樂世界，孔子之大同世界，我們也應一口罵倒了。所以我對於共產主義，只有表示其現在不能全體施行之意見。你們如要教我視之爲毒蛇猛獸，我當謹謝不能盲從附和。況且共產主義，又不是絕對不能實行之空想主義，很有實行之可能性的。現在如英如美如日，名說形式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但實質上都一步一步但向着共產主義走去的。所以我對於現在中國，從時代潮流與世界環境着想，立國方針至少亦須以共產主義爲標準，一步一步進行才行的；這就是我在次級價價審定上，對於共產問題之意見。

五，我國今日之共產黨 我國今日之共產黨，可謂極不理於人口了，帝國主義者若英日若美法是在反對他，我國之軍閥官僚是在反對他，國家主義者是在反對他，國民派右派是在反對他，甚至我國內之名流巨商衰衰諸公無不在反對他，嗚呼！共產黨你真極人間弱者之境遇了！你們真有極凶極惡大道不逆之行爲嗎？你們如真行有極凶極惡之事，我們當然也隨他們之後，筆不容情來反對你們。但是如徹底分析來說你們如尚不如他們所傳之甚，或有可取處，那末，我們當爲弱者洒一掬同情之淚了。我國人現在對於共產問題，第一個大弊病就是一個頭腦冬烘，不加分析，弄成一團糊塗。敢問今日根本上還是反對共產主義？還是反對今日之中國共產黨不應有此組織呢？還是反對共產黨之壞分子呢？根本上如反對共產主義的，便說反對共

產主義。如反對中國今日共產之組織的，便說反對今日中國共產黨。如反對共產黨之壞的，便說是反對共產黨之壞分子。不可因共產黨一部份分子之壞就說是共產黨機關之壞，不可因共產黨機關之壞，就說是共產黨主義之壞。譬如以議會而論，不能因議員分子之壞，就說議會為不必要。尤不能因議會之機關組織之不善，而論及立法制度為不良，這道理是很容易懂的。我以為今日中國，反對共產主義的，恐無其人，就有，亦恐怕不失之於不了解真，即失之於頭腦頑固。第二如反對今日共產黨之設立，我以為可以不必，因為信奉主義一事，不管在我國實行可能性之如何，在最高價值審定上，原無不合之處。因在宗教道德上，各個人之信仰與崇奉，原有其自由，非法律之形式所能干涉。試看今日之英日法德無不有共產黨之設立，就可明白了。加之從人類之性質而論，有性躁性緩之分，故演之於政治經濟，亦有急進緩進之別。此為我們先天之稟賦，區區人為之力，實在是把他無可如何的。那共產黨不消說，是一急進派，今日中國國家主義派，可以稱為緩進派。急進派之不得強緩進派以急進，就猶如緩進派之不得強急進派以緩進。各行其是可也，互相仇視，實為不必。最後我國共產黨之最不理於人口的地方，就在於一分子複雜，從各首領以至各黨員，俱不免有流品複雜之處。所以其行動亦受人訾議之處儘多，此為無可諱言之事。郁達夫先生已於前期中，在五種牢騷之題目中詳為指出。但是我們不能盲從的有二事：第一，流品分子之壞不限於共產黨，即其他之國民黨研究系，亦何嘗不是這樣？此非難不應使他們獨蒙其咎。其次收受俄國金錢一事，我以為我國今日受了外國金錢的人，上自

政府，下至百姓，無一能免的。金佛郎一案，雖為我國之庚款收入，其實是由喪權賣國得來，軍閥官僚固不消說，即至全國教育界報界，都有分潤，這不叫是賣國之錢嗎？至關於經濟商務，我國人之當外人買辦者有人，當外人之銀行總理者有人，（大名頂頂之某商會會長亦當過買辦來的）做出入口貿易生意之吃外人回扣者有人，其他之寄外人簷下討生活者之侍役與洋行之司書生不知凡幾，並且是擎外人的錢，帮外人做事，這不是受豢養於外人者所得之金錢嗎？徹底的說，我國人之擎外國資本家之錢者實不知有數千萬，尤以商人階級為最多。擎外人錢的豈祇限於共產黨人嗎？為甚麼其他都置而不論光是使其產黨人獨受其惡？我說這個話不是以此減共產黨之罪，不是以此即反證共產黨人之應該，我是徹底的指出攻擊共產黨者之偏見，我是糾正徒是攻擊共產黨者之失其公平，要賣國都是賣國，如隱藏一部分人而不論，此種言論，即為偏越，即為徇私。如說受了俄國的錢即對於國家為有危險，那受了英法日美之錢的人，又是怎麼樣？我不但有數點不能盲從的反對，而且我對於共產黨有數點可以推舉的，第一是反抗帝國主義之精神，第二是反抗軍閥之底力。總之今日的中國共產黨，有好處，亦有壞處，我不能盲從如一般軍閥官僚之視共產黨為毒蛇猛獸，我不能如國家主義者之一口罵倒，但我亦不能如黨於共產者之自是其是，我要明辨其是非，衡斷其得失，這就是我對於今日我國共產黨之意見。

六，結論 據以上看來，我們至少的限度，可得數個觀念

•第一，共產主義本身是並不壞的。第二，共產主義在我國現在雖不

能完全實行，但國家的立國方針可以向着共產主義進行的。第三，今日的中國共產黨之行動是瑕瑜互見。我看迫害我國民生存權之大敵就是內部的軍閥與外部的帝國主義。但是我見我國民中有一部分之輿論，有觀共產黨與軍閥帝國主義為同罪的，甚至於有倡為『軍閥與帝國主義尚不足憂，所可憂的就是共產黨』之論調的。淆亂社會之是非，引國民之趨向之不一致，莫過於此種言論。所以我們如要改造社會，實不可不從此種是非辨別起，我們如要改革政治，實不可不從引國民趨向於同一之目的起。國民喲！我不是共產黨，我祇是表同情於共產黨，我是以冷靜的頭腦，以理性的眼光來判斷的。我不是為共產黨張目，但同時我也不願意為軍閥與帝國主義張目。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敵即是內部軍閥與外部之帝國主義，我希望大家丟了感情的論調，來立於一條戰線上反抗共同的大敵。

一月五日

天

春

潘修桐

是這樣動人的春天，  
來到這莽莽的人間，  
一切都有了新的感覺，  
更瘋狂了熱情的青年。

春天這是一年一度地來到人間，  
人間在今日已非往昔的青年，  
青年們喲，快來享樂你們的春天，  
春天並不為你們留連！

## 評田漢君的莎譯——『羅蜜歐和朱麗葉』

焦 尹 孛

Shakspeare was the Homer, or Father of our Dramatic Poets; Johnson  
was the Virgil, the pattern of elaborate writing; I admire him, but I love  
Shakspeare.

(J. Dryden)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aucer is intensity, of Spencer, remoteness; of  
Milton, elevation; of Shakspeare, everything.

(W. Hazlitt)

『詩人是生就的，不是造成的。』(poet is born not made)這句話實是千真萬確。一個 Stratford 的『鄉下老』竟能做出沒世不磨的詩歌和戲曲。罵他是“little Latin and less Greek”的彭強生(Ben Johnson)到後來也不得不向他拱手致敬。他的著作經過了時的大海幾百年的滌盪，經過了無數的評衡家的品論和賞嘆，至今仍舊黃金般的燦耀着。這個『無盡的寶庫』“Shak;kearenoend”還值得我們不斷地努力，不斷地討求。

他生平的事蹟我們雖知道不多，但是在他的著作當中，我們也可以推測一二。那裏有他內心的悲哀和他身世底遭受的寫照。自然，我們不能把文學當歷史去看，然而作者是有偉大的性格的，他的著作絕不會沒有他一生的反映。歌德的著作差不多都是他自己的供詞。莎世

比亞的行述寫起來恐怕還不到兩頁，他的信札更是沒有，我們所曉得的，只有他有一次寫給一個商人的一通無關緊要的短信。但是我們推想他在他的 sonnets 中定眷懷着他愛戀的女人。他那早年結了婚的比他大八歲的女人不名譽地在六個月之中，便替他生了一個小孩。我常因讀他著作，幻想着他幼年時所受的苦境：他妄想啖嚼鹿肉，慘遭一陣惡打；於是他在 Avon 河畔的鄉村生活，不得不因此告終，隱罪逃遁。他流落在倫敦時，曾站在戲園門口替來客拴馬。他在舞台上充過雜役，他做過游鄉趕鎮的戲子。他自己曾這樣說道：

“Alas! 'tis true, I have gone here and there,  
And made myself a motley to thy view,  
Gor'd my own thaughts, sold cheap what is most dear —”

『真的，我曾流浪四方；堪嘆！

我來你的眼前裝扮丑樣，

我刮肚搜腸，把黃金曇讓——』

他做了一二十年的戲子，作了幾十部劇本，回到家鄉來，死了之後，他的屍骸不准葬入教堂裏的墓地。他那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周正的女兒還想把他的戲稿付之一炬。然而這種傳說，是不是可靠的，那我就不去講據了。

莎氏的著作不獨是英國人應該自豪的財產，它並在世界的文學花園裏博得無數人的觀摩和賞嘆。歌德在他的浮士德(Faust)中曾有一處摹襲過“Hamlet 劇中的情景。莎氏的著作就是一個深蘊浩瀚的世界：(World) 那其間有鬼怪妖魔；有渺如輕煙的夢境；有風雨雷霆

，有盪人魂魄的樂音。Hamle 的心底交戰，在生與死的岐路上徬徨。Lear 王衰老瘋狂，心胸中好像有狂風在那兒怒吼。『尼羅河的毒蛇』(the serpent of the Nile) 如醉如狂的 Romeo，笑後又覺得可憐得令人流淚的 Falstaff，刻薄俏皮(cynical) 得鑽心的 Beatrice 這些人物都與我們很深刻的印象，這些都是那位能呼風喚雨像 Prospero 一樣的莎氏比亞的產品！

莎氏的戲曲差不多各種文字都有譯本。田君從事這種繙譯的工作，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是介紹外國文學正當的途徑，我們對他應該有相當的敬重。不過遂譯莎劇，也不是容易得很的一回事情，而且遂譯時更應該注意幾樁事體：一種是其中的 pun，這種確是非常難譯，常含在很詼諧的對白裏，或是出諸丑脚 (Clown) 的口中。田君雖也曾在這點上努力，究竟沒有得到偌大的成功，而且有時還把它疎忽了。還有一種就是那當中的 Euphuism。我想明白西洋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這是受的 Llyl 的影響。這種時尚，不獨在英國文學，就是在別國的文學當中也是有的。這種地方我以為在遂譯時，也應該拏一種很推敲，很煊豔的文字出之。田君似未注意到這一層。其次，莎氏的戲劇既是用詩體 (Blank verse) 寫的我以為某種說白或諧語之外，通通都應該用優美簡潔的詩來翻譯。自然我們也不必去故作古董，像有些人按詞曲的調子去填，然而以詩譯詩確是不移的定理；因為詩一弄成了散文，那其中的美便被你一個炸彈打得粉碎。我們試舉兩個例來說：

Juliet Wilt thou be gone? it is not yet near day:

It was the nightingale and not the lark,  
 That pierced the fearful hollow of thine ear;  
 Nightly she sings on yon pomegranate tree:  
 Believe me, love, it was the nightingale.

Romeo    It was the lark, the herald of the morn  
 No nightingale: look, love, what envious streaks  
 Do lace the severing clouds in yonder east:  
 Nights' candles are burnt out, and jocund day  
 Stands tip-toe on the misty mountain tops;  
 I must be gone and live, or stay and die.

(Act III. Scene V. Rom. & Jul.)

像這種細膩纏綿的別情，從這樣和諧瑩永的詩裏托出。這種活潑欲躍的 imagery—(Stands tip-toe on the misty mountain tops) 除了用詩譯外，別的簡直不行。又如：

"Chanting faint hymns to the cold fruitless moon"

(Act I. Scene I. M.-S. N. D.)

這一種幽涼的意境。這一種從音節上暗示(suggest)着那尼女淒涼對月，那尼菴裏沈寂的世界，那尼女慘澹枯槁的生涯，如果要把它再現出來，那簡直非用詩來譯不可。至於那 "See how the moonlight sleeps on yonder bank." 不唯應該用詩譯。而且它簡直超過能譯的範圍了。

對於後面這層，我覺得田君似未曾努力。因此，譯文不是失於太

散，就是過於拖搭，而且有時因田君過重直譯，弄得來暗晦甚而至於不可解。這不能不說是田君很大的一個失敗。

大凡遂譯一部文學名著最要緊的是要使得它經過了譜譯之後，仍舊是一部好的文學——至少也要不失其爲文學書，本來譜譯文學，沒有不失去原著之美的。爲的要補救這個缺陷，外形就不能不力求優美，原著既是美妙的詩體作的，那就更不消說得了。田君既然沒有在這一點上努力，所以他的譜譯的失敗，就在未能再現出原劇的精采。我們要知道莎劇之好並不在他的劇本的事實，而在他他理它們的手段，他那優美的文字與他的藝術天才。他所根據的史料差不多都是別人的著作中的軼事或逸聞。如『極樂之鄉』(As you Like It) 與『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s and Juliet) 之類，在別人的著作裏索然寡味，但是經過了他那好像有 magic 的手的處理之後，便趣味橫生，成了美妙動人的作品。所以只求譯它的本事出來是沒有甚麼價值的。藍姆 Lamb 把莎劇的本事用散文寫出來，莎劇的美妙和盤失掉。散文家如像藍姆這樣一個人，我似乎以爲他不應該做這種勞而無功的工作——呀，不得了！我真不揣冒昧，擅敢來批評藍姆了！該死！妄誕！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田君在譯文當中，我以爲應該把那些 literary and mythological illusions 詳加註釋。要曉得譯文大半是給不諳外國文的人讀的。而且在現在譯名尚無一定標準的時候，雖同是一個東西，你有你的譯法，我有我的譯法，讀者遇到這種地方，除了不懂之外，還有甚麼法子可想呢？

我對於田君的譜譯的意見大概如上所述。至於田君的那本莎譯，

就譯詩的「信」字上說，——雖然也有幾處須得斟酌的——總還可以說得過去。那幾個值得斟酌的地方，我且把它們寫在下面，與田君作一度的商榷。

不過我還得聲明一句：我自從流落以來，所有的英文文學書籍一齊失掉，此地找不到一本英文文學書籍。這類的參考書籍是一冊也沒有。我現在根據的原文，是在朋友處借的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的莎氏全集。莎氏劇的版本還不要說有 folio 和 quarts 的不同；就是目前流行着的，也有許多種類。因此常常小有出入。據我的原文版本，有好幾處田君都不會把他們譯出。這一點，我想有三種可能：或者是田君所據的版本上是刪去了的。或者版本上原來是有的，而田君偶爾忽略了。再不然，就是田君在實行『刪譯』了。現在請看田譯文中須得斟酌的地方。

(未完)

## 柔 雪 爾 佛

### 錢 蔚 華

我嫁了朋仙爾時間上已一年多了，他和我依然如未認識的路人一般。

我從未嘗着「愛」是怎樣的滋味；只天天受他熱烈的諷刺和謾罵。我怕他似羔羊的怕豺狼；我怕他似農夫的怕夏日；我怕……

我爲他失去處女的尊貴；我爲他而沾污了自己的身體。我的任他把我怎樣的擺佈，爲了他是我丈夫！

他是我底愛人，他是我底丈夫。他應該把愛之汁飲我；把愛之光  
照我，使弱小的我，嚥着愛底甜蜜，認識愛底光明。

唉！他竟從沒喊過我一聲「我愛」；和我談一句愛情的話。

他清晨就出去了，黃昏方歸來。即他歸來了，兩人祇默默的如石  
像的對着。他有時高興了，提起喉嚨，諷刺和謾罵。

除却我，他對着別人，就有說笑。不信，看他和清合驛的小影。  
他也露出愉快的笑渦。清是他什麼？我從沒問他，在他們的攝影裏，  
知她叫清。

我以為我底容貌，也不遜別人；我底性情…他怎樣的辱我罵我，  
我從未回答一聲。也不用如此說，單只看我們舊式女子的可憐，也該  
發個善心安慰我了。

憂愁底狂濤中的我，正和受判決死刑的囚徒聽着法官讀判決書一  
樣的難受。

在霜冷的嚴酷的境裏度日。正和判決死刑的囚徒在獄中靜候着執  
行的命令一樣的難受。

他們是恐怕「死」；但我是厭惡「生」。

我沒有我底伴侶，我只有孤獨地靜坐高樓。

失意的子規，對着失意的少婦啼血。牠是不欲求少婦安慰牠底失  
意？唉！子規，少婦有甚安慰你；除卻白冷冷的不知是酸是辣的一腔  
眼淚。

青山是我唯一的伴侶了。我時開窗望青山，偉大的綠意，消散我  
不少的憂愁；只隱約望着鬱鬱的青林，使我又嫉妒牠底幸運的光明，  
滿受造化和人生底愛的栽培。像我…不用說了，也不願再看了，關了  
窗吧。

我只祈望最後底使者來吧！到那時，霜冷的惡社會，嚴酷的非人  
道，都會在弱者面前死滅了。

來吧！最後底使者，來援助你座下的羔羊吧。

# 螢光中的靈隱

許傑

靈隱隱在黑夜的高偉的森林中了；森林又隱在無限的黑暗中了；我的軀體，我的靈魂，只是飄飄然，飄飄然輕微而至於消滅了：呵！是「靈」隱？抑是「林」隱呢？

我們在山門內的石路上走着：夾道摩天的大樹，覆蓋着直似夏天暴風雨時的黑雲。在不許走漏的天光中，瞧見一株巒天的嵐石頭上，閃着一粒孤星。我贊美着；我的朋友却說是一株楓樹。呵！天柱一般的楓樹，也是我們所應當崇敬的呢！

走過小亭，山色更加濃黑。我們任意指着峯下的新彫的彌勒，但畢竟不知這位凸肚皮的和尚，鎮日張開嘴吧笑哈哈的，坐在那裏？

呵！繁星一般的流螢，在山下，在澗邊，一隱一現的，光華燦爛的！我不能用什麼字句來形容，因為這種靈妙的神境病除非把自己的整個的靈魂和軀體都葬入這黑暗中的螢光中，是永久也不能體認得出的了。但是，我却還有一個炭描般的比喻。當你爲了失戀，或者另外的戀愛的悲哀而病得要死的時候，忽然一次，好像有什麼人說你的戀人站在你的床前，你驟然坐了起來，床前並沒她的形影，頭腦只是昏裂，眼睛只是撒花，轉到東，東是些活溜的流火，轉到西，西又是些隱現的螢光。你的神志昏迷了；昏迷在這些螢光流火中了。現在靈隱的螢光，正是如此。

聽呵！幽靜而悠揚的鐘聲，咚……的一聲，頓然使沉靜的黑夜中，起起沉澱作用，沉靜的黑夜中更為沉靜，我的靈魂，就感覺到這一聲鐘聲，如在七星岩下的潭水中沉下一塊白石，緩慢的添上綠色的濃度，至於微杳到看不見而沉入潭底了。

是冷泉亭了。冷泉亭外的淙淙的水聲，飛來峯下燦爛的螢光，更融和着高入雲表的樹梢上的鐘聲，和籠罩全個大地的幽微的黑夜，……我的靈魂陶醉了，我的軀壳溶解了。這才是我的天地喲！我臥倒在冷泉亭內的地上了。

我驕傲着，我又卑視自己；我訕笑那些在湖濱的電燈光下徘徊的男女，他們只能得到兩個尊號，即是半雅的俗人，與過俗的雅人，他們是永世都不能領略我現在所領略着的自然之美的。但是，這種靈妙的地方的享受，我還少了一個把捉靈魂的愛人呵！我自己卑賤着，卑賤着自己是一個零者，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是一個愛的王國裏永久流放了的囚徒。

是一座峭削的翠壁，野藤和精悍的荆棘倒掛着，下面儘是此澈人的心胆的深潭，潭水微妙的發出古琴一般的漫歌，琤琤然與倒掛着的古藤上的蟬聲合奏。我穿着草鞋，繫着短褲，在荆棘與古藤叢中攀援，讓荆棘在我的瘦削到剩根骨頭的腿下劃過，鮮血如露珠一般的凝上葉面，奮勇着要爬過這座峭壁，跟隨到我口裏在相呼應的愛人那邊。我的身上滿是熱汗，恐怖躲在我每個的汗毛裏，與懸崖上的每根小草相互的蠢動。我拉住一根藤蘿，再踏上一步盤根；我呼着我的愛人！我又聽見她的清脆的答語：

「涓隱！你在那裏！」

「嗳！我在這裏。」

我扳下了一塊凍解的岩石，我的靈魂幾乎同牠一樣的沉入潭底；我死命的攀上藤蘿，讓鮮血流上了葉面，讓荆棘刺破我的心肝，我終于攀上懸崖了。

「涓隱！你在那裏？」

「嗳！到這兒來喲！我在這裏。」

茅草茸茸的，如兩面鋒利的寶劍，叢簇的排列着，高過我的膝蓋，直打掠我的胸圍；我如泅水一般的用兩手把牠分開，一高一低地，摸不着一些路徑，踉蹌地顛蹶着。

我驟然在蔓草叢中跌下，我的身軀如死一般的讓荒草掩蓋；陰風在樹林中拉動了金馬，蕭蕭然在我的肚上踏過。眼前只是個被魔鬼佔住了的黑暗；黑暗如網羅一般的緊緊罩住我的全身。我的整個的靈魂，直擣碎成無數細粒，每個躲入汗毛裏死命的戰慄。我不能喊出一絲的聲音，透過這緊罩我的黑暗，去要我的愛人前來救援。恐懼壓住我的心胸使我不能轉換一口氣息。我的壓碎了的靈魂。喲！你可以脫離出我這脆弱的軀壳了。

我的神志還覺得清醒，現在只是麻醉一般躺着。空中還留着涓隱的應和的微音，裊裊然把這一句「我來了呀」的音調拆成幾個轉折，高下斷續的送入我的耳膜。

颯颯然如輕風掠過草際，如翠鳥飛過樹梢的聲音，夾在那句使人靈魂得着安慰的「我來了呀」的音調中，如春燕一般的掠近着我。我

的週圍，頓然彩燦；呀！這簡直是一座天宮！我的愛人，我的涓恩！你簡直是我靈魂中的生命了。

她的衣服都是珠璣，光華爍爍然，如蔚藍的天空嵌鑲着寶石一般的繁星；星光閃閃的擁着她的女神一般的面頰，正是羣星擁着月殿的嫦娥。她牽着我的手；我眼裏含着歡樂的淚。我心中覺得她是我已失而復得的寶物，日前說她死了，是誤會的，我不敢說她在這不見了的幾日當中是怎樣的忍心，聽我在四處狂哭的追尋，而自己却孤獨着往那兒長途旅行去。

她牽住我，只是乘風般的飛翔。我問她現在可往那裏去，她沒有回答。我重新又問了一句：

「我們現在可往那去呢？」

「至我們的國土去。」

是戀愛的國土嗎？我心裏想着：我今日也能走進牠的國門嗎？那是一個王國，一個專制國；我平日只能在牠的國門之外徘徊，如一個永久不得入境的乞丐；現在居然得走入這一雙神秘之門了。戀愛之國土喲！你是一個很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嗎？

我喜悅得眼眶滿是歡淚，淚珠瑩瑩的滴上衣襟，漸漸的發起亮光，牠的彩燦的顏色，與她身上珠璣的錦衣正是一樣。我驚異着，如何班班的淚珠，會變為燦爛的珠璣？

「淚珠是戀愛之國土裏的至寶，只要爲了純潔的愛情而流的淚，沒有不光燦爛的。」

「那末，爲了愛情而犧牲了血呢？」

「一樣的光明而燦爛。」

「愛人呀！我爲了你，已經在懸崖的荆棘上，留下露珠一般的鮮血，在葉面流轉呢。」

「那一定是羣星一般的，流螢一般的彩燦呀！」

我倆一轉念間，覺得已經回至我剛才在攀援的峭壁懸崖上。潭水透明的，映着交錯的籐蘿與荆棘，星光閃閃在牠的中間，神秘的靈魂蕩漾在牠的外而；從潭底發出的淙淙的水聲，托出我倆的水影。我的心頭跳躍着，差不多，我的身軀，要杳小到可以飛去。我已經是神仙羽化了罷！

「啊，好燦爛的星光，好燦爛的螢光！那恐怕就是我的血。」

「是的。而且我身上的珠璣，也就是你濕了我全身的淚；你爲了悲哀我的驟死而哀哭，幾乎把我淹埋在你的淚濤中了。」

「啊！我曾經哭過你，我曾經爲了你的死而哀哭……」

雷聲般的震動起來，懸崖崩陷了。我緊抱着她，從峭壁上，如墮石一般，在籐蘿與荆棘中滾下，螢光燦爛然『閃在我的四周；我終於墮入潭裏了。水入肌骨的冷泉，把我沉浮着，鏗然觸着潭底，水紋漾了一個大圈，我清醒了轉來。

飛來峯下的螢光，壑雷亭外的流水，陰森林表的鐘聲，一樣的響和着，在黑暗中流走，籠罩住了靈隱，籠罩住了我的靈魂。

我追思着剛才富有詩趣的夢境，我幻想着我的消隱死後的情形，我悵然了！

人生只是一場幻夢罷！甚至美妙的夢境，都不許在夢中多一息的延留啊！啊！幻夢……

七月日作於西湖

# 紅流

(獨幕劇)

翟秀峯

人物：周贊相一年二十五六，新在東京帝大文科卒業。

君代子一年二十一，東京女子高等學生。

其母吉娘一年四十餘。

佈景：東京上野不忍池畔，新娘的樓上。幕散時，君代子正在結一件綠色的紗衫。

兩本封面很美的小說，放在一旁，其母對面坐着縫紉。

君 (視壁上日，曆曲指計算) 三月十六，四月十六，五月……哦，  
不過五六十天了！(如有所思)

吉 什麼？計算他的歸期嗎？

君 是啊。

吉 時間真真快，他到東京，已有八年了。

君 八年。亦不過一轉瞬罷了！

吉 一天天的過去，真是不覺得長久。

君 他初來的時候，天天纏着媽媽，牙牙的學日本話，現在居然大學畢業了。

吉 他來的時候，非常矮小，簡直和小孩子一樣，我想他一定會淘氣，住不上幾時，要遷到別家去，或者回到支那，可是他和我想像的，適相反對。

君 他不是一個同鄰的大學生領來的？起初我看見他像一個小孩子怕

他和我淘氣，老是避着他。那知他竟出我所料的。

吉 他的同鄉，幾次三番和我說，要他一同遷住本鄉去。

君 這個大學生恐怕他年輕，不知道自己照料。

吉 我也不好怎樣說，後來他自己無論如何不願意去，就在我家住下了。

君 有一回，他告訴我說：把媽媽當做親娘，把我當做姊妹。住在這兒，和在家裏一般無二，簡直可以說更幸福些。

吉 他自己曾經這樣對你說的？

君 是喲。

吉 我家裏住的支那學生很多，從沒有像他這般好的。

君 他是真真的來日本讀書的，至少可以這樣說。哼，有些人，是到日本來玩要的。

吉 不論我們家裏有什麼喜慶，他老是要送禮的，我時常勸阻他，他總是如此。

君 去年我生日，他在三越吳服店裏，還買一身衣服給我。

吉 啊，這件衣服真美麗！你穿着真是好看得很。

君 什麼衣服，竟化去他許多錢！

吉 多少？

君 五十多元咧。

吉 好貴的衣服！他那時又做什麼文章賣的？

君 他把譯的一本 Shakespeare 的劇本版權賣掉，才有這些錢。

吉 （興奮他）看他的相貌，就知他是一個最好的人了！（視壁上懸

的衣洋裝，面兒俊秀的相片。）

君（痴痴地，只管看照片。）沒有他，我只不過是一個無知識的女子。

吉 本來我也想叫你上學的，因為家裏沒有人幫忙，上學又要化去不少的錢，所以一直沒有讓你去。那知他竟把文稿費，和省下來的官費，給你上學了。

君 他是我的恩人。這恩我是永久不會忘的！永久想報答的。

吉 我們也是他的恩人。

君 什麼意思？

吉 沒有我們，他老早不在世界上了。

君 哦，那一回的病真危險！不是我們四處請醫生診視，和殷勤的看護，真要不得了！

吉 從那時起，你倆便愛上了。是不是？

君（雙頰赤紅。不言不語，但微點頭。）

吉 你一定跟他到支那去？

君（領首然之，語聲極細）是。

吉 右隣秋子姑娘，大前年跟了一個支那學生回去，聽說現在大貴了。這個留學生回去，就在北京內務部辦事，秋子一天到晚，跟他坐汽車，和東西洋的達官，顯爵，貴族家庭裏的小姐，太太，一塊兒遊玩。你想她也不過是個平民，現在隨着丈夫繁華了！

君 媽媽！我並不是這意思，因為我誠心愛他，他誠心愛我。而且他是學文學的，不會做官的。

吉 我不過這樣說着。

君 聽說支那的建築物，都是高大的，堂皇的，不類日本的又低又小的木房子。

吉 是啊，支那沒有一樣比日本醜的，支那的飯菜是最講究的了！

君 只是支那不強盛。

吉 （不忍君代子遠別之心，油然而生，用他語試探。）兒喲！你高興拋下媽媽到遼遠的支那去嗎？

君 這是兒的終身大事，不是拋下媽媽，無情無義的一個人去享福。

吉 （自慰之詞）女兒終究要和娘分離的。早些，遲些，近些，遠些罷了。

君 上海到東京很近，每年櫻花時節，我總歸來看媽媽的。

吉 （不語久之）他住在日本八年不回國，難道不想家嗎；或者對家裏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君 不會罷，大約是專心於學問了。

吉 （憂心忡忡）他家裏或者有了妻子也未可知，我幾次問他，總是若接若離，不爽爽快快的說。假若有了妻了，你就難……

君 （堅決）他是我的生命之光！我始終愛他，他到支那去，我當然也要去。

吉 不過他若有了妻子，那你就很難處置了！

君 愛之欲，把我的血沸騰着，理智的韁繩，制不住情感的劣馬。我不知怎樣變成這般，我一向恨支那人，我一向立定志想不嫁支那人；日本也有崔巍的樓臺，日本也有清幽的山水；也有美貌的男

子，也有資產富厚的商人，也有可口的美味，只要你運氣好，一般的可以交接達官顯人的妻女。可是我這種主張，給他完全打破了，連碎片也我到了。他，他，簡直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我愛他。（精神興奮，只管說着。）

吉 不要只管了，給人聽見了……

君 今天我精神很興奮。媽媽！

吉（點頭）太興奮了！

君 我愛他，他愛我，可是我倆從沒把愛的消息，洩漏一絲一忽，今天才一起告訴媽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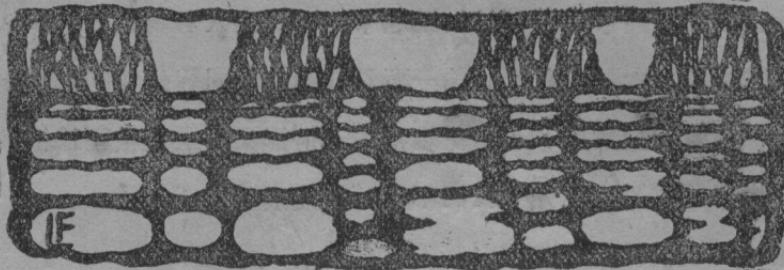
吉 你倆的愛，我也看出一些。女兒喲！你須要當心！愛能使人，也能致人死的。

君 使人生也好，致人死也好；酸苦也好，甜蜜也好，我總要痛快的酣飲一次

（忽聞足聲，母女靜默有頃。）

本期因印刷方面略有阻碍，致出版愆期

三日，校對亦因匆促，或有錯誤，甚為抱歉  
，以後當設法排去阻碍，力求迅速與正確。



## 討論「馬克斯進文廟」

沫 若

我在洪水第七期上做了一篇『馬克斯進文廟』，本來是帶有幾分遊戲的性質的。我當初原想做一篇論文，叫着『馬克斯學說與孔門思想』，做來做去只做成了那樣一篇文章，這是我所不曾預料的。

文章做出了，我想反響一定會來。有的會說我離經叛道，有的會說我迷戀國糟，我對於孔子信徒和馬克斯信徒兩方面都是不會討好的。不過我也顧不得這些，我想在現在漆黑一團的思想界，由我那篇文章能夠發生出一點微光來，那也是我所引以爲欣慰的了。

文章發表後已經將近兩星期了，大夏大學的學友陶其情君，最先做了一篇文章來，他是表示反對的。他所持的反對的理由雖然很薄弱，但他的態度，我覺得還是一種討論的態度，所以我也就樂得寫了一封長信來答覆了，陶君的原文和我的答辯都一并附在後邊，以後如有朋友向我詰難時，我擬定仿照這次的成例，繼續討論下去。

不過我們在討論之先有一件事情是應該聲明的。

我們討論一種事理每每易於激起爭持，弄到人身攻擊的地步。以至有一般器量不大的人竟把討論一事看爲與攻擊同等去了，偶爾一加論辯，便以爲大損尊嚴，不惜把多年的友情拋棄，這是很不愉快的事體，所以我們在討論之先，我們不能不有幾項要求：

第一，我們彼此須把度量放寬，能有容人之雅，

第二，我們彼此須尊重對方的人格，不可攻擊人身，

第三，我們彼此須認清題目，不可妄動感情。

### (一) 馬克斯那能進文廟呢？

陶其情

郭沫若先生喲！恐怕一時底解錯了「雙聲疊韻」的原故吧？明明孔子是個國家主義者，爲什麼偏說他主張大同呢？本來「雙聲疊韻」四個字，文字學裏的問題；用來討論詩歌和詞曲的；文章上却不多見。現在拿他解決新名詞——共產與共管（見洪水第五期）——實算「罕見罕聞」的創造呵！還可「一而再」嗎？

誰也知道：馬克斯的學說是矛，而孔子的思想是劍的。然而「馬克斯進文廟」（見洪水第七期）的佳構，偏偏出現呢！這篇文章的主旨，以爲孔馬二人思想，不僅不矛盾，還是同根同源；所以馬克斯能夠進文廟了。此種調和見解，「引經據典」，「鉤心鬪角」，費殺了辛苦。可是，細細底推究，「勞而無功」呵！

馬克斯不是主張廢除遺產嗎？但是，孔子對着傳統觀念和家族制度，很重視的。所以說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說道：「家齊而後國治。」那末，還有什麼產不當遺呢？馬克斯不是主張共產制度嗎？但是，一部春秋貶謫了篡奪的人們不少呢。不是罵他

們爲亂臣，便是罵他們爲賊子。一種行政的機關，尙視爲一人一家所私有；還談到什麼共產呢？馬克斯不是尊重勞動階級，而主張他們去參政嗎？但是，孔子偏說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君君，臣臣，」的一類話呢！這樣看來，孔氏思想，和馬氏學說，不是各樹一幟，背道而馳嗎？還有什麼調和的可能呢？

現在再來談一談，孔子對着國家的觀念吧。孟子上說道：『孔子之去齊，接漸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這樣底國家主義，能不叫人景仰崇拜嗎？幸而齊魯同是隸屬於周的，孔子尙且如此。若是齊爲夷狄之邦，確可斷定他，終身不到齊國去政治活動的。所以說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又說道：「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這些愛國的精神，充滿了辭意之間了。呵呵！孔子真是個大同主義者嗎？

不過孔子的國家主義，在政治上的策略，是採用德治主義的；非若歐美人之尙強權與霸道呵。換句話說，孔子是提倡王道的國家主義。所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了。這種國家主義，走到極端，總沒毫釐侵略的色彩。似乎與大同主義相接近些；實際上却非大同。大同云乎哉，還能分國界嗎？那孟子排斥墨者的兼愛，更足信孔子不是主張大同世界了。

郭先生呵！孔馬二人的思想，畢竟冰炭難容啦！雖是馬克斯時常要想闖進那輝煌的古刹，去吃一吃生豬生羊；無奈牆高數仞，閉門不納呵！就是「由也升堂矣」的一步，也爲馬氏所夢想難到的。爲什麼郭先生偏說他進文廟呢？大概是「國家主義」和「大同主義」八個字

，「在『雙聲疊韻』上，誤會了一回吧？呵！想來想去，馬克斯那能進文廟呢？」

冬至日

## (二) 我的答復

其情學友：

好久不見面了，今天全平把你的一篇稿子送來給我看，我已經過細地替你讀了兩遍了。

你的意思我很能明白，你是贊成國家主義的，你說孔子是國家主義者，所以頗頗表示景仰崇拜之意。但我也不是反對國家主義的人，只要你所贊成的國家主義是孔子所提倡的『王道的國家主義』，那在我也是極端贊成的。不過這種『王道的國家主義』與馬克斯學說並不矛盾，請你再看我那篇『新國家的創造』罷（*洪水第八期*）。

你崇拜孔子，於言外却不免反對馬克斯。你所徵引來證明孔馬矛盾的一些孔子的話，在我並發現不出矛盾來，而且有些如照你的解釋時，那孔子簡直是值不得為你所崇拜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應該照近人的解釋點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君，臣臣，』只是相對地各盡職分的意思，並不是君有絕對的尊嚴，臣當絕對地屈服，孔子對於君位是以禪讓為理想的——中庸更主張『有德者必在位』，這樣的君和絕對的君權神授的君不同，和無產者執政說也並沒有甚麼根本上的矛盾的。這樣的君可以說就是委員制的執行委員長呢。

你又引『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和『家齊而後國治』的話來說孔子承認私產，與馬克斯學說不同。其實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並不

不曾叫人不要孝，也不會叫人不要家庭，而孔子的所謂『孝道』所謂『齊家』，也並不就是說『保守先人的遺業勿墮，更從而振興他』的話呢。『無改父道』的前提，總得先要有不可改的父道，即是父親是好人，兒子也當得跟著做好人的意思，孔子不會教過人說『老子是壞人，兒子也該跟着學壞的』啦。所謂『父不父則子不子』也就是表示的這個反面的意思了。

至於『家齊而後國治』的話就是說要一國之中各個家庭都要整整齊齊，然後國家纔能夠不亂。一國之中各個家庭都能整齊，豈不就是共產社會嗎？在私產制度之下，貧富只有一天一天地懸殊，家是只有一天一天地不齊，國是只有一天一天地不治的。這和馬克斯的學說不僅沒有矛盾，而且是轉相發明的呢。

你又講到了春秋上來，春秋這部書是很難講的，說他壞時只是『斷爛朝報』，說他好時他有『三統三世』的主張，而你偏偏只用了孟子的『亂臣賊子』四個字。這『亂臣賊子』，你要曉得不僅在私產制度下可誅，就在公產制度下也沒人獎勵呢。你談孔子愛引到孟子上來，其實要談孟子那他也難逃於國家主義者的筆誅的。他主張恢復井田制，其實就是實行共產呀！

總之我是不反對國家主義的，但要看你的國家主義是那一種。假使是『王道』，那簡直不生問題，你就說他不是大同主義也好，你就說他不是共產主義也好，這些都是名目上的爭執，都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既承認私產制度而又自詡為『王道』，這實實在在和『王道』背馳，這是不能不為王道辯正的。承認私產的一切制度根本就是承認

強權，家家老鴉一般黑，黑鴉胎中不會生出白鳩來的啦。承認私產制度的國家主義根本就是霸道，所爭者只在強與弱，只在攻與守，只在長大了的老虎能喫人，沒長大的老虎不吃人而已。我願我們中國能成為打老虎的人，不願我們中國成為吃人的老虎。我之愛我中國不亞於國家主義者諸君，我之反抗強權亦不亞於國家主義者諸君，不過愛國有道，反抗強權亦有道，我的腦筋已不和年青時代那樣單純，不能聽信人一二感情的話便受麻醉罷了。要打老虎只好力盡人事，不能說別人是老虎，我也要變成老虎。王道與無政府主義與無抵抗主義不同。這一點是要認清楚的。王道的國家主義也就是大同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他並不是不分國界，在私產制度未完全消滅之前，私產的國家和公產的國家，其界限比現今地圖上所畫的還要鮮明的呢。孔子是王道的國家主義者，也就是共產主義者，大同主義者。你在反駁我的文章，我文中所引用的話一句也沒有加以反駁，而你所引用來反駁我的話，我都替你解釋了，你該相信馬克斯學說和孔子的思想是並不相矛盾的罷？

還有你引孔子去魯遲遲不行的故事來，稱為國家主義，而極力加以讚仰，假使這樣就是『國家主義』，那國家主義也就不甚希奇，不見得是值得『教人景仰崇拜』的啦。我們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一般的人民都愛重鄉土的。有的老死不出鄉關，有的離家三里便要遊子斷腸，『這樣底國家主義』，我們中國人不言而行的已經幾千年，我們現在怕沒有再來『景仰崇拜』的必要罷？還有夷夏之說，這正是孔子為時代所限，他所說的話不能句句都能傳諸萬世而皆準的證據。孔子

當時中國比四圍的夷狄文明，所以很能談出那樣的大話。然到現在，簡直是『諸夏之有君不如夷狄之無』，『吾聞用夷變夏者，未聞變於夏者也』了。我也是崇拜孔子的人，不過我所崇拜的孔子不在這些地方。孔子也有孔子的不好處，大多是時代限了他，他是兩千多年前的人啦。從智識學問上講來，我敢說我的學問比他還要淵博些？不過我們論人當以他的時代環境為背景，更當一針見血捉到他的根本精神；孔子在二千多年前，他所能見到的那種一貫的合理的共產主義的主張，在二千多年後的今人還有許多不能見到，這正是孔子之所以難能可貴呢。

其實馬克斯學說和孔子的思想究竟矛不盾矛，在你雖說是『誰也知道』，但在我看來實實在在不是那麼容易的問題。第一是馬克斯學說並沒有充分地介紹過來，一般人腦中的馬克斯，都是想當然耳以訛傳訛的馬克斯。究竟他的唯物史觀是怎麼樣，他的經濟學說是怎麼樣，他的共產革命說是怎麼樣，不見得就有好幾位是真真正正地明白了他的。我現在很想費五年功夫把他的『資本論』全譯出來，那時候或許我還能够談得更圓滿一點罷。

回頭還有孔子的思想也不見得就是『誰也知道』的。我們要研究孔子，我覺得有五種根本的困難：

第一，時代遠隔，他的思想不是失傳便是被後人淹沒；

第二，他是述而不作，在相傳是他的著書內不容易尋出他自己的主張；

第三，他是因材施教，他對於門人的談話多是臨機應變的相對的

說辭，不容易找出他的絕對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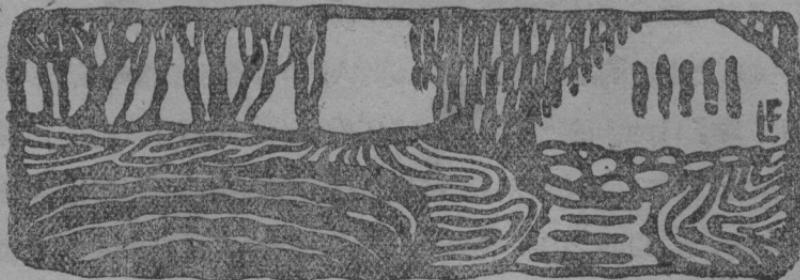
我們有這三種困難，我敢斷言孔子的思想不見得就是『誰也知道』的。我對於孔子的思想自信還相當有點研究，我不是盲目地崇拜他的人，我也不是盲目地攻擊他的人，他是怎樣我還他怎樣，我也並不是要借他的光來抬高馬克斯，我也並不是要借馬克斯的顏料來把孔子畫成紅臉，他是怎樣我還他怎樣，這是我研究孔子的態度，也就是我們研究一切學問應該取的態度呢。

末了我再來說幾句不客氣的話罷。你的文字怕是過於速成了的關係，很有些地方是尙次推敲的。譬如『雙聲疊韻』這四個字，你好像沒有懂得的光景。我說『共管』和『共產』是『雙聲疊韻』，是因為『共共』雙聲，『管產』疊韻呀！你學我一筆，說『大概是「國家主義」和「大同主義」八個字，在「雙聲疊韻」上誤會了一回，』這簡直是不成意思了。

還有你全部的文章都是缺乏邏輯的，我在前面已經一一辯駁了。我覺得你太急於追求結論了，所以每每無批判地引用些話來，反轉使自己的結論不能成立。這一點我勸你以後注意些罷。

本來你的文章我可以主張不替你登的，不過我怕你誤解以為我們別存私見，所以我仍照着你的原文一字不易地登出。就是我這封信我原也想只直接寄給你就是了，不過你對於我的文章既是發生疑難，我想和你的意見相同的朋友也一定不少，所以我也就決計公開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



## 社會革命的時機

沫若

靈光先生在『獨立青年』創刊號上做了一篇『讀了「窮漢的窮談」並「共產與共管」以後質沫若先生並質共產黨人』的很長的文章。不消說這大部分是對我說的話。有許多地方我認為是有討論的必要的，所以我願意平心靜氣地，逐次和靈光先生討論。但在討論之前我要先說一句話：就是，我們的討論當然都是以國計民生為前提，我們並不是在徒鬧私人的意氣。這點我能承認於靈光先生，這點我也要望靈光先生能夠承認於我。

好了，我要言歸正傳了。

靈光先生說過他『不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人』，而且也是以『達到共產』為『目的』的，這點我覺得我們是完全相同。因為有這一點相同，所以我們然後也纔有討論的餘地。譬如我們同是要往北京走的人，一個要乘火車，一個要走路，我們要來討論那一種走法的便利，我們的討論彼此也纔容易達到一個結果。假如我們一個要往北京，一個

要往廣東，那我們是永遠沒有碰頭的時候了。

靈光先生是『不反對共產主義的人』，而且他的政見是以『達到共產』爲『目的』的。不過他却『不贊成共產革命』。他的『不贊成共產革命』的理由，最簡核的是他自己坦坦白白地說出了他自己的意見。他說：『以我之見，我們只須採用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而不變更現經濟制度，已可達到共產的目的，且可免除時機未熟之社會革命的危險。』用社會政策可以達到共產的，這一層，我並不反對，因爲即使不用社會政策，聽個人資本主義（就是『現經濟制度』）自由發展起，也總有一天自行崩壞，達到共產的時候，只是在『達到』的過程上有遲有速而已。不過我在這兒要想叩問靈光先生的，就是，靈光先生既是『不反對共產主義』，既是以『達到共產』爲『目的』的人，那嗎假使『目的』早一天能够達到，而且『時機未熟的社會革命』不見得有『危險』的時候，你究竟該取那一種態度？這點我覺得是我們應該討論的根本問題，這點我們假如決定了，其餘的枝葉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靈光先生說『時機未熟的社會革命』是有『危險』，他根據的是日本河上肇先生『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計畫』的那篇文章。（『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下篇第四章）。這篇文章我繙譯過，也經過趙修乾先生的繙譯，載在『孤軍』雜誌的第二卷第四期裏面。這篇文章我在譯的時候，早就發生過疑問，我在前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早就有一封信寄『孤軍』的主編何公敢先生。這封信稿我本是想在『孤軍』上發表的，公敢因爲嫌我的文章沒有發揮盡致，而且論證比河上先生也不

見得有多麼充足，所以沒有發表，我在去年又纔追索回來了。

現在靈光先生說『沫若先生也譯過河上先生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對於「時機尚早之社會革命是招生產力之減退，而終歸於失敗，即以此為目的之政治革命縱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於政治革命而已」等語是如何解釋呢？』他這裏所引用的幾句話就是河上先生那篇文章所得出的結論，也就是靈光先生所說的『時機未熟之社會革命的危險』了。靈光先生問我作『如何解釋』，我覺得時機正好，我在此不妨直切地把我的信稿發表出來了，時機尚早之社會革命，在我看來，不見得一定要招致生產力之減退，以此為目的之政治革命也不見得便僅限於政治革命，就是時機未熟之社會革命不見得一定有甚麼危險。我的舊信稿，不敢說就是甚麼真知卓見，不過在此提供出來，聊以供朋友們的討論罷了。

公敢兄：

惠示讀悉，深受感發。孤軍討論會極贊成，弟亦願意加入，惟八月中旬杭州正式成立會却恐不能到會，因弟目前在移譯『新時代』一書，須到來月中旬方能竣事也。

弟於社會經濟諸科素來本無深到之研究，惟對於馬克斯主義有一種信心，近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完後，此信心益見堅固了。弟深信社會生活之向共產制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於海，這是必然的徑路。現在從事各種改革，在精神上均須有這種自覺，即是須採取最捷近的路途，向海裏走去。我是相信在產

業未進步，物質條件未具足的國度中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之政治革命是愈早愈好的，俄羅斯是一個絕好的例子。政治與經濟並不能同時解決，要在改革政治以改革經濟爲目的耳。在中國目前提倡獎勵私人資本主義是毫無意義的，這是怕海遠了，要在河道上先鑿一個大湖，這是阻碍社會的進行的。並且這種主義在人類是無政府的時候，無目的地在私慾之下蠢動着的時候，尤爲是在利慾薰心的中國的社會，無須乎提倡也會自行生長。惟從國際經濟方面看來，中國目前已成爲全世界資本家的唯一的市場，中國新興資本家以微弱的資本，以不熟練的經營，要起而與世界先進諸資本主義國實行自由競爭，這是非取絕對的保護政策是不能成功的。歐戰時分中國紡織業一時非常發達，然自歐戰告終各國局面稍稍回復之後而全紡織業界便大受打擊，幾至於全部破產；聞資本家的代表張某之漫遊，實際是想輸入外資以挽回破產的悲運，傳聞如果屬實，則可見私人資本主義非有絕對的保護權力，在中國是斷難與國際資本家競爭的了。這一層在以增進物質之生產力爲目的而唱導私人資本主義的人是南轅而北轍。我敢斷言，私人資本主義之在中國充其量只能製造些阻碍社會主義之實現的小資本家，俄國正苦於這種小資本家的跋扈而多糜精力呢。利用私人的利己本能本可以堆積雄大的資本，但在中國是遲了。在幾株大木濃蔭之下一株小小的嫩苗要想出頭和大木們競衡天之勢，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到現在而還能謳歌私人資本主義的人是看到前者而忘却了後者。同是要有絕對的國家權力纔能發達的東西，我

們自然當採取較近的捷路走，在這一點上我贊成『孤軍』的國營政策，但是這種政策的先決條件是要推倒現政府；這樣一來，孤軍的態度仍然可以解釋為急進的社會主義了。我覺得現在所當討論或者實行的便是如何造成一種勢力以推倒政府，如何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權；不這樣時，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談社會主義者儘可在講堂裏酒店裏高談，談資本主義者，也樂得在小資本家的廚房裏討得一個飯碗，中國也可以算得天下太平了。

河上肇『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之計畫』一文論證太薄弱，而他的結論又來得太倉卒了。文中所舉的唯一的證據：英國殖民地奴隸解放之失敗，證明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招致生產力之減退；而在同一的證據裏面亦可證明時機雖早的社會革命招致生產力之進增——即是該殖民地在施行奴隸制度時，自足經濟亦尚未發展到盡頭，歐人以暴力使自足經濟變為奴隸制度，這也是『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然而明明是使物質的生產增進了。這可見社會革命之成敗並不專在乎時機之早遲而在乎企圖的方策之完備與否呢。社會革命本不是一躍便可企及的，世界上的社會主義者也恐怕沒有這樣的莽獵想一躍而實現共產制度。社會革命之急先鋒列寧他把社會革命分為三個時期：（一）宣傳時期，（二）戰鬥時期，（三）經營時期，這可以見得這位引導者腦經之完密，而同時對於後進者實指示了一條坦坦的道路。在我們現在是在社會革命的宣傳期中，如何團集勢力以攫取政權，也正是這個時期應有的事。中國的智識階級應該早早覺醒起來和體力勞動者們握手，

不應該久陷在朦朧的春睡裏！時間不夠，想駁河上肇氏一文至今尚未動手，趙君所譯不知已登出否？弟此信已粗略把近來所懷抱的意見開陳了，能在孤進上補補空白，亦可以勉償一份文債也。

被家主放逐，現已遷居到『福岡市外馬出濱松原大佛像前』，後有信件請寄此處。

弟郭沫若上 七月二十二日

這封舊信我本是在倉卒之間寫成，其中的理論誠然尚未發揮盡，而且所論事實有些已不免化為陳述了（譬如紗廠倒閉事後來已成事實，又譬如『孤軍』的國營政策近來也像稍稍改變了），但是我信中的大旨，我至今還發現不出甚麼大病來。尤唯為是關於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一節，在我信中雖然只有一個證據，但如在承認我的解釋上立言，則我的證據雖然只有一個，而河上先生是連一個也沒有的，所以他得的結論，我至今還是不敢苟同呢。

本來企圖社會革命的例證，要在已往的歷史上尋找出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以往的社會革命多是於不經意之間發展出來的。只有在我們人類的一般智識和一般自覺漸漸進步了的現代，纔能有以人類的意志企圖社會革命的計畫出現。這一點在 Standinger 的『道德之經濟的基礎』（Wirtschaftliche Grundlagen der Moral）裏面，河上先生的『唯物史觀研究』中有一篇節譯題名為『唯物史觀與實際的理想主義』的，論得非常透闢，我覺得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我現在把他很重要的一段摘譯在下邊罷。

『人類一般的智識之進步，與一般的自覺之可能，我們是承認的。這種智識與這種自覺使人類知道在更高級的生活組織中的人類之共通的利益關係，於是爲圖其實現而成為根本的社會改革之要求。這種改革不消說就是要使人類從盲社的物質的社會力解放出來，而自適於自由之天地的。人類在未知道自然法則或僅知其一小部分而未概核的時代，對於自然界之壓迫與束縛，最初以爲終是不能脫離，然在自然科學的智識漸漸進步以後，竟公然得以自由，而於廣泛的範圍內更得以支配自然與自然力且從而利用之了。社會改革也就和這是一樣。我們在前是被冷酷無情的社會的因果律所支配著的，即在今後於不定的期間內或亦不能脫離，但我們隨智識之進步得以發見此因果律而生出自覺，最後是更得以支配而利用之的。有意識地有目的地使「必然」的事物轉化爲「當然」，這是我們人類所能辦到的事體。在這兒理想主義纔強有力地現出頭來，賜與我們以前途的光明，而社會主義所標榜之理想社會是以共同管理的社會支配的名義爲其特徵的。……恩格爾斯所謂「由必然的王國向自然的王國之跳躍」，於此始能尋出其真意義了。』

他這段議論我覺得正是共產革命的哲理的根據。本來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他是以純粹自然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得的社會進展的結果。然而人類社會根本是「當然」 *sollen* 的世界，不是純全的「必然」 *sein* 的世界，不過要研究牠的進展的程序以採取自然科學家的態度（就是把人類的主觀暫時除外，完全以人類社會作爲一種客觀的自然物而研究）是最爲便宜，我們可以免却種種的糾紛的。研究的結果，一種社

會制度成為該社會中生產力的桎梏的時候，即使聽其自然（其實這是完全的假定），也要產生出更新更高級的社會制度的。我們已經發見了這種社會的因果律，我們人類難道真是自然的死物，不能採用何種手段來使舊社會早早發展到了盡頭，使新社會早早產生嗎？譬如我們研究病理學（這是一種自然科學）曉得肺 Distoma 這種病原蟲在我們的肺中經過二十年的光景是自會死滅的，但這是關於我們切身的事情，難道我們要聽其自然，把二十年的生命來和 Distoma 挤個你死我活嗎？這兒的問題不消說是很簡單，我們誰也是想仰借實際的治療醫學來替我們早早斷根的。然我們說到社會問題，我們既探得了牠的因果，又何以不能及早想個方法，使自己從『盲目的物質的社會力』及早脫離，使我們早得幸福的生活呢？從『必然』的研究的結果一把眼光掉到『當然』的價值問題上來的時候，這是我們應有的問題；所以馬克斯在他的『唯物史觀』裏面不怕是那樣冷靜的柔順的進化論者，而在『共產黨宣言』裏面則成為猛烈的煽動的革命論者了。在『唯物史觀』裏他說：

『一個的社會組織對於一切的生產力尚有餘地使其盡量地發展時，是決不顛覆的；而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存在條件未孕育於舊社會的胎內以前，亦決不會發現。』

而在『共產宣言』裏則說：

共產主義者無論在甚麼地方對於各種反抗既成的社會的與政治的狀態的革命運動，一概援助。共產主義者在這些運動之中以私有財產問題為運動的根本問題，這私有財產問題的發展形式之程度

如何在所不問。……使支配階級者於共產主義革命之前戰慄。』這在有許多學者（如像Toenies, Sombart）以爲完全是馬克斯思想的矛盾，但我們把自然的研究和當然的要求一劃分明顯出來，何嘗能夠說他是矛盾呢？不消說照自然的方面講來『一個社會不怕把進展的自然法則探索着了，那個社會不能跳過自然的發展階段，也不能設法排除』，但是照當然的方面講來，『他是能夠縮短而且緩和那產生的痛苦的』（Sie kann die Geburtswehen abkürzen und mildern）。單是這點『能夠縮短而且緩和』新社會的『產生的痛苦』的，不正值得我們人類的努力嗎？而且我們假如能夠愈見『縮短』，愈見『緩和』，這在價值上講來，豈不更是我們人類所宜希望的嗎？這兒馬克斯所說的『緩和』當然不是社會政策家所主張的勞資協調等等的緩和政策，這種政策只是使痛苦延長，每次痛苦的量雖然貌似『緩和』，然而延長的總量結局是增加了的呀。所以在和人資本主義未到破產之前，早早企圖有計畫有目的的社會革命，以『縮短』而且『緩和』大多數無產階級的痛苦，豈不是於理當然，而且於事實上亦不見得是不可能的事體嗎？

於事實上不見得是不可能的根據，於上面中所舉英國殖民地的一例已得充分的證明，即是西印度羣島在英人未去殖民以前，自足經濟尚未發展盡致（因爲奴隸解放後尚有復回自足經濟的餘地），而英人強施以奴隸經濟的制度（這明明是一種時機未熟的社會革命），竟公然使生產力增加了（因爲奴隸解放以後回到了自足經濟的制度，使奴隸經濟下的生產力減退了，這第二次減退的一分當然就是第一次增加

的一分）。這樣的一個證據假如還嫌不充分時，我們就請把日本來做個例罷。日本在明治初年還是封建經濟，她從封建經濟改革為資本制度的社會革命究竟是不是時機尚早呢？我們請把河上肇先生自己的話來證明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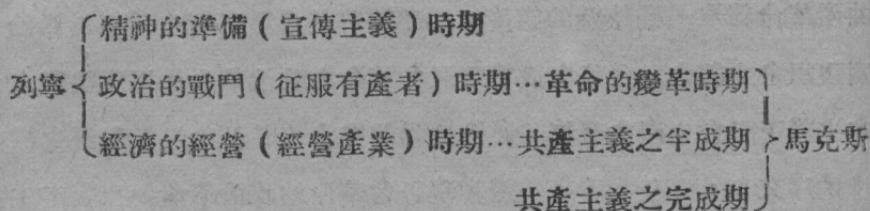
『德川幕府之末葉，黑船渡來，……扣封鎖國之門戶而強制通商。但是資本主義好像一種傳染病，交通一開始後，不久便會把對手者資本主義化了。日本的封建經濟制度假使任其自然的進行（除却外來之刺戟）時，恐怕還要遲緩多少年代纔能終止；然而世界交通之發展，促進了日本經濟制度之改造』（見『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上篇第二章第十二節）

這是日本的大經濟學家對於他本國下的觀察和斷案，這分明是一種『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然而革命以後，日本的生產力是減退了的嗎？這兒下面本來還有河上先生一長段證明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史實，但這幾乎是人衆皆知的事情，我不願意再多事徵引了。

總之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只要企圖得法，不見得便是定要失敗的事情，而失敗了的，即如河上先生所舉的奴隸解放的一例，這是完全出於人道的要求，並不是根據於縝密的經濟的計畫的。（因為島上的土人雖然不肯再從事勞動，但當事者何嘗不可輸入別地的自由勞動者以事補充呢？）這從經濟方面講來當然會遭失敗，然從人道上講來也不能說不是成功。目標不同，所以得出的結果自異，而淵博縝密的河上先生却不幸舉此一例以作經濟上的例證，而且祇憑一例便輕於下出嚴重的斷案，這是我始終不敢和河上先生苟同的呢！我在繙譯他的

原文的時候，本早就想寫信去請教他，但至今尚未寫去，不過他最近寫了一封信給我，說他『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據他現在研究的進境上看來，已多不能滿足的地方，或者我這兒所反駁的一點也怕是他也不能滿足的罷？河上先生因為生在日本的關係，所以對於劇烈的共產革命終取一種懷疑的態度，他的解釋是『馬克斯主義以為無論是實現社會主義之社會革命或實現社會革命之政治革命是以舊組織之資本主義下社會生產力有無發展餘地為前提』（『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序文），但在我看來，這實現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要以資本主義的行將破產為前提。在恩格爾斯誠然有過這種主張。但在馬克斯自己是不會積極地主張過的。他雖然說過『勞動階級之政治運動當以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勞動階級之組織為必要』，他雖然說過『如像美國和英國一樣的國家，勞動者能以平和的路徑達到他們的目的，』但他並沒有說過河上先生那樣解釋的意思。『勞動階級的某種程度的組織』不一定要等資本主義行將破產，英美兩國他雖然承認有平和革命的可能，但不能作為他素所主張的流血革命的否認。『要把舊社會之死的苦惱和新世界之誕生所伴隨的流血之努力弄簡單些，弄短縮些，弄集中些的方法只有一個——即是革命的恐怖！』這是他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新萊茵日報』所發表的言論呢。這種言論要如何纔可以和他『唯物史觀』的見解調和，當然只能作二元的解釋，即是前者是『當然』的要求，後者是『必然』的研究，不過他的『當然』的要求是建設在『必然』的研究上的，他並不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一樣，要蔑視物質的條件而一步昇天罷了。我們一口氣說

共產革命當然也不是一步可以昇天的事情，馬克斯自己把共產革命分爲三個時期，我在『窮漢的窮談』中已經說過，更把上函所引的列寧所說的三個時期（“The Soviet at Work”）兩兩比附起來可以如下列的表式：



把兩者比附起來剛好成爲四個時期，靈光先生所說的『預備時期』不消說在這兒是並不缺少的了。我們曉得共產革命要經過這許多時期纔能完成，絕沒有人說過主張共產革命立地就是要共產的！在這樣的計畫之下，我相信『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不會有『危險』的發生，而河上先生把共產革命解釋爲定要以資本主義之行將破產爲前提，我恐怕有失馬克斯的本意罷？定要資本主義發展到了蓋頭纔能革命，那嗎要到如何的程度纔算是發展到盡頭呢？河上先生說：『這個問題有世界的啟察之必要……但是這國際的方面之研究且讓諸異日』（『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序文），這兒在他的馬克斯主義研究上留下一個很大的缺陷，我怕河上先生一時總怕還補不起罷？

總之我對於河上先生所說的『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是招生產力之減退，而終歸於失敗，即以此爲目的之政治革命縱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於政治革命而話』的話，我是不敢贊成的。不消說我的經濟學上的智識當然不敢和河上先生比肩。不過智者千慮偶爾會有一失之

處，而愚者千慮也偶爾會有一得的時候呢。靈光先生，你肯以爲我這些解釋是我的『一得之愚』嗎？你假如肯承認我這些解釋，那我們慢慢地再好作前進的討論，或者我這些解釋如不能成立的時候，也請糾正我，我雖然不敢自詡有揖拜昌言的雅德，但我總還不至於連豚魚之不如罷。

一寫又寫了一個通夜，好了，看看也快要天亮了，我這篇文章便在這兒暫作結束罷，我們下次再繼續討論下去。

一月十九日夜

## 人 的 尸

汪 靜 之

市外桑園旁邊，有一個橫在那裏的人的屍。這人的屍是裸露的，仰臥着，全體都已腐爛。皮膚的顏色烏青，灰暗，黃赭，如夏日暴雨之前的烏雲，如黃昏時葡萄架上的壁虎，如未被太陽晒乾的牛糞，有幾處滑亮發光，好像塗過桐油似的。皮膚臃腫浮胖，好像將要破口的爛瘡，裏面擠滿了膿，只要輕輕一彈，皮膚就會破的。

腹部的皮已經破裂，已經爛去，裏面雜亂的肚腸模糊地勉強可以辨認得出。癰潰的腐肉像糜爛的柿子，像發酵的潰爛的酒糟，像辣醬豆瓣醬攪和的醬缸，像秋雨淋淋時行人踩躡的泥路，像夜幕已下的五彩斑爛的暮霞。腰邊有很濃的血膿緩緩地滾下來，有的像雨後的地上的蝸牛，有的像皇后戒子上頂大的老黃的珍珠，有的像女王頭上赤紅

的瑪瑙。

幾條狗爭先恐後地向着這人的屍奔來，但牠們每一條伸出舌頭在這腐爛的肉上舐了一舐，便垂着尾巴回去了，並不回顧一下。幾隻烏鵲從很遠的天外飛來，但牠們站在人的屍的胸上只啄了一啄爛肉，便『哇，哇』地叫着飛去了。許多蠅——金的蠅，黑的蠅，青的蠅，綠的蠅，紅頭的蠅——從四方飛來叢集在人的屍上面，但牠們只在腐潰的肉上點了一點便各自飛散了，似乎很失望的樣子。許多蛆蟲也從這惡腥的臭肉爬出來，一伸一縮，一滾一翻地爬開去了，似乎很抱怨的樣子。

這時有一個外科醫生站在邊旁，他看了這情形覺得很奇怪，心裏想道：『為什麼狗，烏鵲，蒼蠅，蛆蟲都不吃呢？』

他便回去取了器具來化驗這個人的屍。

他化驗過各種東西，但沒有化驗過人肉。這人肉所化驗出來的現狀極奇異，和一切東西都不同。他弄了一滴放在舌頭上試試是什麼味兒，剛放上舌頭他的嘴唇便緊緊封起，嘴角向兩端拖長，眼睛閉着，眉毛鎖着：他便是在夢裏也沒有嘗過這樣無以復加的奇苦。

這醫生去叫了兩個工人來把人的屍埋葬起來。大地很歡迎很感謝地張開了一張飢餓的大口，把人的屍一口吞食了。大地有一種嗜好，最喜吃苦味的東西。

# 萬雷白(Ch. Van Lerberghe)的兩首詩

穆木天試譯

萬雷白(一八六一——一九〇七)是比利時的詩人，為「象徵派」的名家，生在Gand，幼與梅特令及詩人勒羅啊(Gregoire le Roy)等同學。著有詩集「警見」(Entrevisions)及「伊扶之歌」(La Chansond' Eve)，外劇作二種。這裏的兩首詩都載在「今日的詩人」(Noeter d'sujourd' hin)裏。有人稱他最具有福蘭(Flandre)性質。

到了晚上，  
些個黑色的天鵝，  
或是些個閑淡的仙女，  
出來從花裏，從西東裏，從我們  
裏：  
這是我們的影子。  
  
她們前進：白晝退去。  
她們走在薄暮裏，  
作滑滑的緩緩的運動。  
她們相聚，她們相呼，  
她們相尋，無聲，

而所有在一同一，  
用她們的小小的翅膀，  
作起了大的夜  
  
但黎明在水上，  
醒來，取了他的大的火把  
隨着她起來，  
作着夢起來，而一點一點的，  
在水波上她舉起來  
她的褐色的頭，  
她的藍色的眼。

倏的，作偷偷的逃走，  
 這些影子巧巧的逃掉了，  
 人們不知在那裏。  
 是在水裏？是在地裏？  
 是在一朵花裏？是在一個石裏？  
 是在我們裏？  
 閉上了的他們的翅膀  
 終是安息。  
 而這是早晨了。

「伊扶之歌」97—98

### 黃金的小船

在東方的一個小船裏  
 歸來了三個青年的姑娘；  
 三個東方的青年的姑娘，  
 歸來在黃金的小船裏。

一個是黑的，  
 而她掌着舵，  
 在有玫瑰花精的她的唇上  
 紿我們帶來珍奇的故事

在寂靜裏……  
 一個是棕的，  
 而她手擎着船帆，  
 她的腳上長着翅膀  
 紿我們帶來天使的舉止  
 在她不動裏。  
 一個是褐的，  
 她睡在船頭，  
 她的頭髮落在水面，  
 如同東邊的太陽，  
 紿我們帶來光明  
 在她眼皮裏 (警見)

## 自

## 殺

## 文 子 慧

十四年十月六日午後三時，國立東南大學宿舍發現學生洪其垚君自殺的事件，我個人有特殊的哀慟，就見解之所及，作自殺篇。

洪君自殺初發現時，我並未立刻知道，因為我的功課全在上午，午後常坐在寓所讀書，直至午後六時喫晚飯的時候，送飯的廚子向人說東南大學宿舍中學生自縊的新聞，我才曉得這下午出了這樣嚴重的一件事。隨向其他的人詢問，又才知道縊死者姓洪名其垚；其着手自縊，大約在二時初，發見時，大約在二三時之交。

急喫罷飯，我便同我的朋友 S 君到大學宿舍去看究是怎樣一會事。洪君住在南舍第八號，此時距死已有三四個鐘頭，屍體正待檢察吏來檢驗，故房門緊鎖。我站在板凳上，由門頂窗孔望入，見洪君屍體橫陳地上，頸上棕繩猶在；頭左偏仆於地板上，且背電燈，故面貌及死中的狀態，都看不出，惟並不見有舌頭吐出口外。據云是日晨洪君猶在高師宿舍前網球場打網球，午後第一時，猶到校上英語語音學，態度備極從容，上課歸乃自殺。與洪君同室者兩人，猶上課未歸，故當時并無人察覺。迨第二堂課上畢，同室者歸宿舍，扣門不開，頗怪異，藉高物從門扇窗上望入，見洪君背門椅床柱坐，呼之，屹然不動，轉向室北面窗窺之，始見縊死狀，踰大號以出，同舍皆驚集，門啓，咸逡巡莫敢逾闈，久之，校工乃以刀來斷君頸上繩，倒之地上即

出；事聞學校，函報地檢廳請驗，移時門庭鎖。

洪君是安徽歙縣人，東大本科二年級外國語文系學生，我同他素不相識，故關於他的記述，皆探訪得來，不能甚詳。君無兄弟，父早死，前年母親亦下世。家中田產雖不豐，但頗足自給，因讀書在外，常託其友夏君為之照料。生性沈默，少言語，今年來神貌尤覺黯澹；前若干時，曾向某君說他想自殺，某以為偶然之感想，未作留意的答覆。君死，畱牘案上，述其自殺的原由，謂國家將亡，不得不死；學校將亡，不得不死；伶仃孤獨，精神痛苦，不得不死；語極簡。並有函致夏君，囑將他的田莊變賣，以六百圓辦身後，以六百圓助其友某君讀書。

洪君所述自殺原因之關於國家及自身兩項，都很明白，祇關於學校一項，一般人的解釋不一致。有人說洪君是憤於陰謀的陰謀，當走狗的當走狗，堂堂學府，竟變為是非不辨之場，故謂學校將亡。又有人說洪君是憤於政府非法的摧殘學校，停辦令既堅持執行，學校危在旦夕，故謂學校將亡。但我往日既不悉洪君的言論，現在又不能起洪君於地下而問之，祇好並存兩說於此，不便為有責任的判斷。

當我去看洪君的時候，宿舍已經很平靜，談笑者自談笑，作事者自作事，同無事時一般的高興；間或路邊站着幾位想看奇事的，而苦於膽子太小，祇遠遠望着洪君所住的室門；洪君是東大的一個學生，宿舍裏住的，也全是東大的學生，但洪君的屍體，竟糊亂的橫委於地板上，同刑場上的死囚一樣；這些情況，使我禁不住發生許多感想。一個青年在求學時代，陡遭兇死，無論其原因為何如，噩耗傳來，我

以爲凡是人類，總憲有一番慘怛的同情，然而隨洪君死耗以俱來的，更有許多嚴正的議論：說洪君的死是毫無意義，是怯懦，說這種行爲有爲者是決不取的。其後探詢洪君的事實，各處之所得，也評論多於事實，都像洪君是死有餘辜。而學校方面，亦仍舊的寧靜欣暢，上課的喇叭，在新曖的秋日中，更嗚嗚的鳴得起勁，好像是說：『本學分店存貨無多，少掉一二個顧客並不要緊。』這尤使我感傷不已。但感傷不感傷，本文不欲具論，以下請敷說『自殺自身之價值』。

論一事之價值，至少應按合時與地兩個條件，去時地而獨作解釋，便是西遊記裏的孫行者，非人所可捉摸。故本文之所謂價值，正針對『中國』『今日』立言，詩經上說『百川沸騰，山家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不廢江河萬古流』已辦不到，何況無常的人事，則時移世異，當又別論。

菲薄洪君自殺的人之理由，大概都很一致，即是：國家和社會的危亡，不是一死便能救的，與其怯懦的自殺，曷若奮鬥的戰死，此風一長，國民的勇氣全頽廢於一死了。這個話含有三層意思：（一）自殺是無效果的，（二）自殺是怯懦的，（三）自殺之風在今日是斷不可長的。以這個意思推斷，自殺可以說是毫無價值；但我之意思則反是。

所謂效果，大概是指國家由亂而治，由弱而強。無效果，便是說即拚一死，亦無俾於國家之危且亂。以這個大道理去責備自殺者，從字面上看，何嘗不冠冕堂皇，但究竟對不對呢？則須看批評者之爲何如人了。批評者要是具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縕的魄力，對於有利於國

家社會的若干事中之若干件，確乎有具體的把握能行，對於有害於國家社會的若干事中之若干件，確乎有具體的把握能除之務盡，則我們敢不鞠躬慄謹道，『先生不干出，其如蒼生何！』（先生不活，自然更不得了，）要是批評者之自身尚是蒼黃未判，對於自身最少限度所應為的事情，還是茫如渺如，有問啞如，那嗎，我們便不免嘆息了：『甚哉！子之自泰也。』

須知蒼黃未判，便是腳根不穩；對於自己欲見諸行事的志願，無明確的預備和把握，便是實力不充；對於所以致其志願於行事的方法，無精密的計畫，便是習術不精；則即使其志願自信為善，且不論其果為善否，而其表達志願之方法，方法所託之工具，運用方法與工具之自身，先已在飄搖恍惚之中，怎能斷定自己生存着真能獲得其所謂效果？『生』一方面是人之利，一方面也足為人之累，貪生而至於屈節喪廉，甚至於病人殃國者，其例指不勝屈。普通的傾向，就惡每易於為善，一個人生存着既極端不願意死，自己所認為善而欲做的事，又無嚴密的計畫，某程度的把握，則又安能斷定自己生存着必不為國家他人害！不能必有所為，復不能必有所不為，對於不幸的死者反故意唱高調，議者祇見其自顯涼薄！

昔人說『千古艱難惟一死』，這句話真感慨無限。試看現在一班為人素所不齒的軍閥政狗們，他們居心之始，亦未嘗全不願做他他們之所謂『善』，其中尤不少一時之所謂髦士，無如他們既無嚴密的預備和計畫，復無具體的把握，祇是為『生』所縛，胡亂跳上台去，於是數回盪眩之後，便至於迷離奔潰，輾轉流毒，國家社會乃一敗而有

今日。向使他們貪生的念頭少淡一點，自己拿不定什麼必爲必不爲，便直切了當的做個明白乾淨，則雖他們不會爲國家社會做着什麼有利益的事，而吳下三害，竟除其一，其結果與現在相比，豈非大仁至善。要知道，人自頂至踵，五尺間耳；自步至老，八十年耳；自生至死，五分鐘耳：有什麼難解決的問題。自己沒『必爲』『必不爲』的把握的人，偏賴東賴西要生存着，到垂垂衰老，遺毒已遺完了，害人已害偏了，消耗自然已消耗足了，乃蒼涼返顧，覺此生之非多而是少，於是息影禪悅，經卷茶爐以度其餘生，是豈不可謂誤人誤己。誤己原不足惜，誤人罪可大了。若洪君這一類的自殺，雖不能必有所爲，却毅然能必有所不爲，殺己以成人之福利，與殺己以成人於不累，雖愛人之能力不同，其愛人之決心寧有殊致。流風所被，必有玩夫廉，懦夫瞿然而起者。我們對之，正應感亡者之高潔，愧存者之徒生。怯懦之譏，真不知從那裏說起。

至若慮自殺之風在中國會生長起來，這更是笑話！一部分在外國發博士狂，在中國發教授狂的大學生，大家總稱爲是高等華人的了，然而其中便有不識羞恥，奇醜百出，爲我所目擊親聞的；指謫笑罵，一自任人，祇要飯碗大同盟一成，什麼道德，人格，國家，社會種種的問題都解決了，旁觀者不堪其醜，當局者却正不改其樂。所謂高等華人如此，其低等者何如？所謂導師教授如此，其徒子徒孫何如？這類人正是天地間惟一的長壽星，天地不毀，夫安得有決然自裁之事。

大凡能爲會社人生而自殺者，其原因不外兩端：一惡生命之極，而又未有法消其惡，不願再繼續下去增長痛苦，於是決然思全毀之以

求得痛快。一愛生命之極，而爲外緣所劫，將岌岌犧牲其愛，又未有法以驅除此外緣，不願再繼續下去，遺生命以玷辱，於是決然思全毀之以求得清白。這兩種傾向雖全相反，而其對於生命嘗着深切意味之程度則全一致。若現在的中國人，既不是愛生，之不是惡生，祇一味的賴生；白挺着臉，祇想賴一天算一天，盡賴力又所至，賴一份算一份。有次報載現政府中某要人測算他們的政治生命尚有一年餘，其詳細的說明是：預備召集國民會議，至少須一二月；各地選舉代表，至少須三四月；選齊而至京師，至少須一兩月；由國民會議開會以至於公布憲法，至少須三四月；憲法公布後，由召集國會，選舉總統，以至於正式總統之選出，至少又須三四月；祇這幾個至少的三四月，屈指一算，已足足十二月有餘了。這件事便很足爲過濶賴生活人人共喻的絕好例證。國家有民如此，安得有自殺成風的危險，要是多出幾件自殺案，從某方面，我倒要點頭嘆道：『吾民之德進矣！』

生命這個東西，其本身并不好，好壞全定於『我』。生命亦無某種意義與價值，其意義與價值亦全定於我。我能奮發不息，屹然『有所爲』『有所不爲』，生命自然是好的，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自然盎然表現着『有所爲，有所不爲』。不然，失『我』而祇知有『生』，則方寸之口，飢爲食累；五尺之軀，寒爲衣累；不能無愛，親爲父子兄弟夫婦累；不能索居，動爲社會人羣累：區區一生，輾轉相累，其爲禍之烈，會能駕洪水猛獸而上之，其意義與價值便不待言了。故我們不當忘『我』而殉『生』，而當盡我有生之責——即是不但要生，并要問爲什麼要生。我們既願意把生命保存着，便應該負一番保存的

責任，不要只是貪生，聽其帳轉相累，誤己誤人弄得一團糟。昔人說『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們也應當說『有生責者，不得其生則去，』蓋糊塗死了，縱有害，不過是個人的，糊塗生着，其害便成爲社會的了。老子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其實生之與死亦向去幾何。試看現在觸體胡行，鬼燄熠熠，腐屍匍匐，塗血滿道的中國世界，有好多人有『人色』？其自命爲活人的，真活着嗎？生命的滋味，倒還是自殺的烈士們先嘗着的。故自殺的價值，就消極方面的最低限度說，可當得起『猥者有所不爲也』的一句讚語。（關於這一點，我便是箇傾向自殺者。）

上邊的話或有人嫌我偏於消極了。不錯，自殺無論如何總不能解爲積極，生的滋味之全體，是要向積極裏始能求得的；但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人必有所不爲然後能有所爲，誰見不消極而便能積極者。人畢竟是貪生動物，謂由一二人的鼓吹，大家便都高興去自殺，簡直是絕對不可能之事；故人能時存自殺之念，必無害於死，而却大有益於生。章實齋先生說，『古之不遇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試問我們現在社會上的秩序較章先生時代爲何如，我們現在維持生活之難易，較章先生時代又何如，吾郡張船山先生有兩句詩寫他鄉中年時的景況道『黃雞白酒花豬肉，擔送鄰家不要錢，』但據我八九歲時之所見，鄉間人已每爲爭半文錢打得頭破血流了，（前

十餘年用制錢，買物添價，小物不遞以一文，常由半文累進。）則更何況於現在，恐怕盡乾嘉時代人所謂廉退之境，到我們現在，又是『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夫言亦各有所宜，現在的時機危了，現在爲生累的人多了，現在外緣的壓迫急了，夫安得爲雍容都雅之辭，而不忍存必死之心，爲破釜沈舟之戰！勇士之所以爲勇士，正因爲他常常望着他的腦袋會被人砍掉。志士之所以爲志士，正因爲他常望着他將餓死在溝壑裏。此時此地而沒有自殺的同情，敢死的勇氣，不待問而知其人一切堂皇的言論，都是自欺欺人之具，自害害人之媒，有何好結果可見。故我們不應當嫌惡自殺這個名詞，而當引之爲進德修業之良友，在中國今日，無敢死之决心，直無一事可做。不過如洪君那樣籠統式的自殺，亦實無效法之價值，我們必時時存心當自殺於根據自己品性素來在常態下所定的某種條件的精密限制之下，我們的決心，始能顯功用於積極方面。其功用的大概，所謂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便是顯例。即是無事平居，而胸頭已是爽朗洒脫，便做學問，亦比旁人來得深刻。但籠統不籠統是洪君自己的事，更進一步，是我們的事，至洪君不自欺的態度，不遺害的决心，則實是其光爛然，不可磨滅，而爲我們所當敬服愧謝以鞭策我們之努力的。可怪對於洪君之死能表同情的，竟不多見其人，却幾乎全是反對，其正經的反對言論，已略引見上邊，而尚有如下一帶的風涼話：

『自己活得不賴了，有什麼說的——或者撞着鬼也未可知。』

『大概他的科學精神特別發達，對於死的頑意兒，也想作一次實驗！』

這居然是菲薄之不已而輕薄繼之，豈但臨喪不哀，翻成見死而笑了。這種心理，浸假便是率獸食人的心靈，觀此，益覺上邊所謂『在中國今日，無敢死之決心，直無一事可爲』之論斷是信而有徵，益使我自己的信念多一番肯定。

十四年雙十節

## 靜 晚

袁家驛

小鳥兒的鳴聲  
嚙嚙喳喳地如相答問；  
環躍在一顆樹的周圍，  
奏着音樂開着舞蹈會。

遠處汽笛兒高叫，  
激斷了我的心弦在空中飄裊。  
迷茫的穹廬下尚有微光淡淡，  
只我胸間的烏雲呀永不消散。

鏡中的我  
默默地對着我愴然淚流。  
電燈明了，  
我的憂心還沒點火燃燒。

## 評田漢君的莎譯——『羅密歐與朱麗葉』

焦 尹 孚

(續 前)

### 第一幕 第三場

田譯：嘉夫人 ——這部愛的奇書，這個沒有裝訂的情人，祇差一幅封面來美化他：魚  
因為藏在深淵所以得活，形體之美，因為藏着精神之美所以更可誇……

原文：This precious book of love, this unbound lover,  
To beautify him only lack a cover:  
The fish lives in the sea, and 'tis much pride  
for fair without the fair within to hide:

這裏田君的譯文當中，『形體』與『精神』兩個東西，說不定是田君臆加的蛇足，田君只注意without（外）與within（內）二字，不記得上文的“fair volume”二字了。我以為這裏的兩個“fair”，一是指書，一是指的封面。因為 Romeo 在此段中是被喻為書，Juliet是被喻為藏蔽書的封面的。書的內容既好，封面又佳，那當然是更可誇耀。如果照田君所譯， Romeo 便做了精神， Juliet便做了形體，那到有點費解了。質之田君，以為何如？

### 第一幕 第四場

2. 田譯：羅 ——我全被戀愛的重擔子壓倒了。

墨 你擔着戀愛，也會被他壓倒嗎？不會那溫柔的東西，會有這樣大的壓力。

原文 Rom ——Under love's heavy burden do I sink.

— Mer And, to sink in it, should you burden love;

Too great oppression for so tender a thing.

我以為 sink 在此地是一個 pun，全與 sense 這個字在第一幕第一場中 Sampson 與 Gregory 的對話中用成 pun 一樣。Romeo 用 sink 是指『墜倒』的意思，Mercurtio 用 sink 是指『沈入』的意思。而且此地的 under 與 in 兩個字，我們也須得留意。Mercurtio 說：你沈入了戀愛之中，你到把戀愛加上一個重擔子了，愛情是溫柔的東西，他怎經得起這大的重擔，田君把這段的意思恰恰譯反了。

又：

3. 田譯： 羅 我只做掉燭的，站在傍邊看：頑得極高興時便收手的纔是聰明漢。

墨 嘘！這真是警察用的話，所謂『黑褐色的是老鼠』你若是黑褐色……

原文： Rom I'll be a candleholder and look on.

The game was ne'er so fair, and I am done.

Mer Tut! dun's the mouse, the constable's own word:

If thou art dun……

這裏前面的一句『頑得極高興時便收手的纔是聰明漢』不知道田君何所見而云然？而且 Mercurtio 講的話的第一句，照田君的譯文我真看不出它與上文有一點兒聯絡？我以為此地的 “done” 與 “dun” 是一個 pun。因為它們兩個的發音完全一樣。為的這個緣故，所以 Mercurtio 才說出 “dun's the mouse”的一句話來。然而田君的譯文却不會把它的諧趣達出。我以為它應譯為

羅 —— 那樣實在再好沒有了，而我也就適得樂『所』。

墨 對啊！褐色的老『鼠』……

又：

4. 田譯： 墨 不錯，我原是說夢呀；腦筋眼散的孩子專會生這些無聊的幻想。

原文： Mer True, I talk of dreams,

Which are the children of an idle brain

田君在此地大意了一點，把 children 的部位看錯了。

### 第一幕 第五場

5. 田譯： 朱——悔不該不知不識他早見了她的面！

原文： Jul Too early seen unknown, and known too late!

後一段田君把它譯落了。此句我譯為：悔不該面時不識，識時已中了愛神之箭。

### 第二幕 第四場

6. 田譯： 彭 羅蜜歐來了，羅蜜歐來了

墨 他好像去了的乾青魚似的：肉啊，肉啊，你怎麼會變成魚了！現在他已經是佩特拉克的戀歌中的人物了，盧娜比起他所愛的小姐不過一個竈娘；趨虧得有一個較佳的戀人用詩歌讚美她，也是實在的……

原文： Ben Here comes Romeo, here comes Romeo.

Mer Without his Roe, like a dried herring.

O flesh, flesh, how art thou fishified! Now is he for the numbers that Petrarch flowed in: Laura to his lady was but a kitchen-wench; Marry she had a better love to be-rime her.

這裏 Romeo 一字中的“Ro”與“Roe”（魚卵）是一個 pun。田君未

能把它譯出來，突如其来地便說 Romeo 是像一隻魚，爲甚麼不說他像別的東西呢？讀譯文的人恐怕會摸不着頭腦哩。其次 Mercutio 打趣 Romeo 說：說他 (Romeo) 的愛人比起古今來的美人國色都要美麗得多。所以說他 (Romeo) 簡直可做大詩人 Petrarch 那樣美麗的戀歌了。Petrarch 所詠讚的 Laura 比起他 (Romeo) 的愛人來，雖不過是一個竈頭娘，但是她因爲有 Petrarch 這樣一個能敏的詩人讚頌她，所以她仍不失爲美人。Romeo 雖沒有 Petrarch 那樣的詩才，但是他的愛人既比 Laura 美麗得多，他如果做讚頌他的愛人的戀歌，那和 Petrarch 的戀歌，其美麗也是不相上下的。這是 Mercutio 和 Romeo 開心的話。我覺得田君上面的那段譯文未能把這一點清晰地達出。田譯『現在他已經是佩特拉克的戀歌中的人物了』我也覺得很不恰當。

### 第五幕 第三場

7. 田譯： 拴。 我的鮮花似的愛妻啊，我現在用些花兒來撒在你的新床上：——咳，可嘆！你的錦帳却是一些灰塵和石頭啊；——我每晚必定把些香水來浸潤這些花兒，若是香水薰了，便用哭出來的眼淚：我這送給你的奠儀便是這每夜的撒花和哭泣了。

押文： Par Sweet flower, with flowers thy bridal bed I strew,  
o wae! the canopy is dust and stones.  
Which with sweet water nightly I will dew  
or, wanting that, with tears distilled by moans:  
The obsequies that I for thee will keep  
Nightly shall be to strew thy grave and weep.

這裏第三行中的 *which* 一字，田君把它看成了花，我以為它的 antecedent 不是花而是 canopy (即指坟墓) 田君把這一行譯為「我每晚必定把些香水來浸潤這些花兒」我覺得很有商酌的餘地。『用香水來浸潤花』這種事情我覺得很不自然。說不定沒有這樣的一回事。我現在把牠試譯如下：

拔 如花似玉的愛妻啊！

我來把鮮花撒在你的新床上。

啊，堪嘆！可嘆你的新床塵石作帳！

我夜夜來斯，墳前傾奠酒漿，

若無酒之時，我便揮灑那悲傷底淚浪。

我與你的祭奠只夜夜來斯

把鮮花撒散，號哭一場。

田君的譯文中須得商酌的地方已如上述，其餘還有幾處細小的錯誤我也不必再去寫它們了。

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不妨重譯的。而且研究莎氏比亞也不一定要像 Erandess 一流的人才有資格，同樣，我們也不必去等那配譯莎劇的『真命天子』出現。譯荷馬的 Cowper，譯浮士德的 Swanwick，譯神曲的 Longfellow 不見得中國就絕對地沒有。這只在各人學力上的修養和忠實不倦的努力。田君的莎譯我們就讓它做走這條路的一個先驅 (pioneer) 罷。

## 紅

## 流

(續前)

## 翟秀峰

周 吉娘，君美子，都在裏面嗎？（周衣洋服，面甚秀慧挾書上。）

吉 都在這兒。周先生回來了？

君 （鞠躬）回來了？

周 回來了。（少息）今天很熱。

吉 出去買些什麼？

周 到大學裏會了幾個先生，又到丸善替朋友買幾本書。後來在神田一片常去的咖啡店裏喝了一杯咖啡，不覺得耗費了半天的好光陰。

吉 周先生究竟幾時回國？

周 預備在四月下旬，坐長崎丸回去。

吉 （突然）你不說到六月裏回去嗎？（君代子聞說，呆了一下，視手中紗衫不語。）

周 家父有信來催，國內某校要我去當教授，所以不得不早些回去。

君 那我也要整理行囊，這件紗衫，恐怕在船上才可結好。

吉 小女就同周先生一船去，兩人一齊走，照料東西，方便得多。（周聞之惘然若失，君代子母女四目不瞬的看他。）

周 （勉強得很）兩人一路走，當然便利得多。

吉 君代子！你陪周先生談天，我下去煮飯。

周 請便罷，吉娘。（吉下）

君 賛相！你愛我不？

周 嘁！你難道還疑心我嗎？

君 不過這樣問你。

周 總之我是愛你的，如生命一般的愛你！（沈思）

君 那麼我倆就同船走。

周 （不得不說）當然可以。

君 東京到上海，船價多少？

周 是頭等還是二三等呢？

君 三等罷。

周 三四十元的左右。

君 也很便宜。

周 君代子……（欲語又止）

君 什麼，你要什麼？

周 哦！……（言下有無窮深意）

君 你近來好像很不定心，究竟爲的什麼？

周 也不便告訴你，你知道了也沒有道理。

君 賛相！你不是愛我的嗎？我的話就如你的話，你的話何異於我的話呢，那有什麼不能告訴我？

周 這些話沒有甚麼關係的，不過我有些對不住你。

君 奇怪，你有甚對不起我？

周 現在不說，隔幾天你自會知道的。

君 (細味其意)自會知道。哦，倒是根雞筋，很有味可嚼。

周 (猛然)還有幾本書沒有買，再要出去走一走。

君 贊相，我愛你，不可言說的愛你。無論你妻子娶否，我要跟你在一塊的。我忘不了你纏綿的愛情，忘不了你資助我的學費，忘不了你教我的漢文，忘不了携手的同看燐麗的櫻花，我就是做鬼，也願墮身在你的旁邊。你帶我同去罷！把人待我也好，把禽獸待我也好，只要你能帶我回去！

周 君代子，你放心！我只有一顆鮮紅的熱烈的心，我只一心一意的愛着你；你對待我的盛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報答萬分之一咧？我害大病的那年，沒有你和你媽的盡心看護，早已登入鬼域了！你還記着，我倆同到有樂座看日本的花的光的愛的須磨子的獻技藝？你還記得去年櫻花洵麗的時節到嵐山旅行嗎？你記否在日光看華嚴瀧的神秘，皎潔，偉大的瀑布？中夏的三五之夜，洋槐的綠蔭中，我倆比肩携手同行，你還記得否？這些印象，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永遠鐫刻在心門上，假若我失戀的時候，想到這些一枝一葉，我的短促的黯淡無光的生命史中最可珍藏的一枝一葉的足以使我的靈魂即刻離開軀壳而有餘！我心裏有千縷萬絲的話，有千紙萬紙寫不盡的意思，要我如何把牠們表達出來！唉！我的心要碎成千片了！我的靈魂要離開這軀體了！啊！我不能再說了！……(不覺有感於中，說得聲淚俱下。君代子亦禁不住哭了。)

君 (拭淚)你的心，我全懂了。快些出去買東西罷。

周 你放心罷。……

君 就下去罷，別說了。

周 少陪了。（戴帽忽忽下。）

君 （目周已下，忽有所感。）他爲什麼這般的頹喪，這樣的興奮？  
難道有別種的難言之痛？

吉 （走上）他爲什麼又出去？

君 去買東西的。

吉 他怎樣對你說的？

君 沒有說不要我去，也沒有說要我去，不過他很傷心。

吉 仍舊是糊糊塗塗嗎？

君 （顫聲）唉！……

吉 我想他定是有了妻子，帶你去不好，不帶你去又不好，他是左右  
爲難，心裏亂得沒法呢！

君 （半疑半信）哦！……

吉 自從前月中，接到家信之後，鎮日的悒悒不樂，少魂失魄似的。

君 （爲愛的衝動）我的心要碎了，禁不住熱情的逼迫，犯一次罪，  
私看他的信札吧！

吉 漢文你那能懂得？

君 他教我這麼長久，大略懂得些。

吉 那就去看一下，我要下去燒飯，他若回來，我就咳嗽給你聽（說  
着就走下，君代子卽至鄰室檢信，台上暫時沈寂。）

君 （面色蒼白，雙眉繹着，手持一中國信封。）啊！贊相！……

吉（在內）君代子，說什麼？

君 沒有說什麼。（取信視之，淚淋淋下，夢遊病般的取下相片狂吻，緊抱。）啊！甜蜜的結吻，愉快的擁抱，幸福的戀愛！你別要回去吧，媽媽養你我的錢是有的。咳！你怎麼不作一聲？你竟如此狠心？你終要回去嗎？那你把我也帶了回去，我求你！沒有愛情的結婚是罪惡！家庭的包辦要反對的！沒有愛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啊！愛人！你信我的話嗎？

吉（內）君代子！

君（把迷惘驚醒）哦！……

吉（內）來吃飯罷。

君 來了。（低聲讀信）汝去國八年，雖寒暑未嘗一返，使龍鍾之老父，輕年之髮妻，日倚闌而望天涯遊子之歸來。……今汝已卒業，宜速回家！汝知予僅汝爾一子乎？自爾母之歿，以迄於今，予惟冀汝之生男育女以慰我之暮年乎？……比聞汝同學云，汝在彼邦，耽溺酒色，貪戀美女。嗟呼，何兒不諒老父之苦心若如耶？耽酒溺色，最足傷身，況乎日本之妖姬艷女，一意狐媚男子，無真心誠意者；爾何若是之昏憤耶？……萬不能異邦妖姬，帶回家園，藉生夫妻間惡感，而貽老父之戚於無窮也！啊！贊相！我是你的贅疣，你心裏的苦痛，完全是我造成的。我是你們的闖入者<sup>◎</sup>，和平的破壞者！你爲了我少魂失魄，我那能不體貼你的苦心呢？唉！罷了！我們幸福的生活，今生沒有望的了，生活着也不過受悲哀的侵蝕。死，偉大的！只要呼吸停止，心中的悲哀！肉體

的苦痛！全都不能侵犯。贊相！啊，我是愛你而死的，是免除你們的家庭爭鬭而死的！啊，贊相，你為什麼要住我家？為什麼我倆偏會發生戀愛，又愛在你已娶之後？唉！不過是可怕的命運戲弄人們罷了！啊，贊相，再會！（取相片狂吻）我們來世再會吧！（自書中取一紙條，出鉛筆寫的很快。）

吉（內）君代子，來吃飯罷。吃好了再結牠也不遲。

君（淚濕紙條，神遊病似的。）罷了！（置所書之紙條於紗衫中，抱相片於左手，右手把剪刀向喉管猛刺，鮮血直射，痛極，慘聲而號。）啊呀！痛！……

吉（聞聲急奔上，見狀大驚。）啊呀！我的兒，你竟這樣，忍心拋下媽嗎？（君代子氣息如絲，不過還有知覺，目視相片，紗衫，不能成聲，搖首示意。）兒喲，你為他而自殺嗎？唉！可憐的兒呀！可恨的薄倖的周贊相！（君代子聞聲搖首，未幾，即瞑目而死。）啊呀！苦命的兒啊！（大哭。鄰居聞聲駕集。贊相適購物歸，踉蹌上，見狀昏仆於地。）

（幕）

後四月廿一下午七時草成，距未婚妻之死，僅八日也！

## 國家資本主義

## 民 治

中國人思想籠統的毛病，只有拿遺傳或本能來作解答。

共產主義是甚麼一回事，他們可以簡直不明白其內含，而高叫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無產可共，先得讓我們的資本家來造產。所謂產是甚麼東西，他們心目中只有俗學的經濟學者馬寅初的劃入共產之戶的產，研究系科學家丁文江的一個人分不着兩畝田的產，這是何等的賴皮！資本家的產——資本——是借來的外債嗎？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是資本家從娘胎裏帶來的嗎？這一般人一直便在他們的遺傳或本能下過生活，他們做夢也沒有夢見『剩餘價值』四個字，更不必說要他們知道剩餘價值從甚麼地方來的了。明白的說，產不是資本家帶來的，資本家還是掠奪勞動者來的；勞動者超過勞動必要時間的剩餘價值，不定是該資本家所有的，是勞動者全體該有的，也就是勞動者的國家該有的。因此造產來共，不一定要靠資本家；資本家與私人資本主義不是世界上非有不可的東西。而且產業落後的中國，並不是沒有產業的中國，資本家現有的掠奪勞動者所得的資本，正是應該物還原主。因為產業落後而怕共產，不主張共產，這是甚麼連鎖關係？

記着：私人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區別，就在一個剩餘價值的所有，若是進了資本家的保險箱用來發達他個人的企業，那就是私人資本主義；若是為勞動者全體所共有，用來發展勞動者全體所共有

的生產，那就是國家資本主義。

忍不着這裏我要插一段閒話。俄國自由軍事共產制度改行新經濟政策（相當于國家資本主義）過後，有思想籠統的遺傳或本能的中國人，遂相率而號于衆，說俄國已回復資本主義了。什麼話！俄國在剛革命後，國內時刻有反革命派的騷擾，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封鎖，並且因為災旱的關係，為維持民食起見，只有實行軍事共產，即實行強制的分配政策，來過渡難關。過後反革命派被紅軍打滅完了，帝國主義自慚封鎖的無效也自動的廢止了，蘇維埃俄羅斯已取得穩固的地位了，強制的分配政策，已完成了牠的使命，施行新經濟政策來增加生產，這正是必然的一步，用不着大驚小怪驚異甚麼資本主義的復興。

不過，在這裏他們的遺傳或本能又發作了。國家資本主義就國家資本主義，何必倡甚麼共產主義呢？共產主義，好一個流氓名詞！他們並不須把這個六個字在腦子裏轉一轉，到底國家資本主義是甚麼用處？是一個目的嗎？牠不過是達到我們所想望的共產社會的手段而已。明白了沒有？目的是目的，手段是手段，提倡手段而忘掉目的，那樣的紳士，我們不居。流氓就流氓！而且國家資本主義的妙用，還有牠一個不可缺的前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那祇是換湯不換藥的私人資本主義。很明白的，現在這個國家，是『有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只是剝削勞動者來造成他們的資本，他們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有產階級，那不是私人資本主義是甚麼。所以空空洞洞的提倡甚麼國家資本主義，不惟忘却我們的目的，而且有半途遇霧手的危險。

要之產從狹義的解釋，可認為資本，而廣義的解釋，便不只是資本；勞動力，生產品，土地，礦山，以及一切天然而可供利用的，都包括在內。在私人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家不唯有他手頭的資本，而且囊括一切的勞動力，生產品，土地，礦山，以及天然而可供利用的事物。這些東西，就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也沒有一樣是為無產階級所有，所以中國是否有產可共，不待多說。

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夜

## 送朋友之廣東從軍

### 梓人

朋友，你要走了，你該走了！  
黑夜死一般的沉默着，  
狂風只在林子裏呼號血戰，  
暴雨如彈丸般的亂拋。  
天空中沒有半點星子，  
只有電光的閃耀，  
雷在遠山如大砲的響喨，  
溪水如潰敗之兵一般哀號！  
呵！好淒涼的今宵！  
好莊嚴的今宵！  
朋友！這是你去的可怕的今宵。  
我們沒有華筵給你送行，  
只有這一杯辛酸的白酒，

你且飲，你且醉呀！  
我們不要談什麼再會，  
再會只是渺茫。  
門全開了，那雷電中的就是你的  
道！  
那雷電中的就是你的道。  
恕我們不能為你歡呼，  
我們只有咽嗚的歌嘯。  
我們挽你回來，也只有我們的眼。  
朋友，我們再不能挽你回來時，  
忽了我們的淚眼，  
望着南國的天野的憑弔！

## 輶下 悲歌

玲

從我們祖先鑄下來的大錯，  
於今正輪到了這一對不幸的「你  
我」。

我們現在正是待死的囚徒，  
預備扔下舊禮教所構成的湯火！

我生來有不屈的僻性，  
我生來有反抗的精神；  
我要從湯火之前逃去，  
如流星一粒在靜穆的空中長殞。

我要了脫一切牽掛，  
沉思着未來的計畫：  
從今後「與人無愛亦無憎」，  
要隻身獨自的走遍天涯。

或則是棲形古刹，  
斜披着破舊的袈裟。  
襟前點點看斑瀾，

是酒痕還是淚花？  
或則是手握洞簫，  
學乞兒沿門叫討。  
廻廊古廟恣歡眠，  
任門前紅日抹上林梢！

我雖然這般私計，  
終奈不過熱情的襲擊。  
胸中留有一顆心，  
何處能覓乾淨地？

如絲的柔髮，  
如丹的鮮脣；  
便這樣已自可人，  
況曾有那深深的一吻！

試想着纖纖的細腰，  
將來要在他人手中擁抱。

我心匪石，何堪受

這樣殘酷的煎熬！

我望着我黑越越的未來，

一付驚人的景象驀地展開。

明月下海波洶洶，

有一具可憐的尸體搖飄旋洞。

我要哀哀的哭泣，

我要切切的呼號；

我要把我愛人的名字，

送入深深的大海渺渺的層霄。

我要叫我的心兒從口腔中飛出，

我要叫我的血兒向血管外迸流；

好讓我靜靜的就死，

不讓一絲情熱在身上遺留。

愛人呀我是怎樣歡喜：

我能爲愛你的原故而從容就死。

你以後若是來到海邊時，

請一揮熱淚安慰這長眠的尸體！

## 無題

曹鈞石

我願把我的熱血，

凝成一朶玫瑰。

永遠簪戴在你的綠鬢之間

你簪戴的花兒終要憔悴！

我願把我的精誠，

煉成一塊寶鑽。

永遠閃爍在你的華冠之頂，

你一切的珍飾終要黯然！

你可能接受這永遠的燦爛？

你可能接受這永遠的鮮艷？

啊！我祇要起這一念，

魔鬼已在獰笑連連！

一九二五·一一·一六，上海。)

# 且哭且罵且咒且狂歌

周毓英

五卅之役慘死烈士國，  
你們之死於祖國無益，  
還遺累了一位先導的朋友。  
你們的子孫呢，咳！不要說起。  
墳土未乾，爭賣祖宗屍體，  
開着大門在內室裏併火。  
拋下五卅慘死的民不論，

惟戮滅朋友兄弟之是務。  
想滅亡祖國的帝國侵略者呢？  
忘了，忘了，久已忘了。  
不要污穢他們受賄賂。  
他們都是富有家產的貴公子！  
貴公子的愛國運動！  
著洋服的愛國運動？

國家主義者，先生們偉大的功績光明的計畫在紙上着實鑑賞過了，你們的主義口號真比『普渡慈航』香，比『援你進天國』甜，比莫罕麥得的寶劍莊嚴。我這窮漢——郭沫若有百元一月薪水靈光先生不准他稱窮漢，我是十元一月的，勳位要賞賜給我了！——但是普渡慈航祇香幾個和尚，援你進天國祇甜幾個牧師，莫罕麥得的寶劍祇莊嚴一陣咿呀唔唔低吠的豬猡！那上天沒有賦以狂吠本能的窮漢呢，仍高壓於武人強迫文人誘騙之下。由許多點上看，國家主義比共產主義容易行，那列寧居然會實行起共產來，我早就跟靈光先生妒忌他，滿望國家主義獨當一面去踏平世界，不料給他佔了先，還想來中國奪我們『寶劍的莊嚴』，可恨不可恨？！無可如何，罵他反革命者，列在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者之前，先撲滅他，然後再安詳攻擊軍閥資本家帝國。

主義者。這家同行倒了，讓我一家做獨行生意。五千里山頭我一人獨霸，『莊嚴的寶劍』橫飛天際，惟我獨尊，賣路錢我一人獨收！

先生們正大光明而肅靜的腦袋裏也有這一條會惱怒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思想嗎？『我們所要反對的是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侵略者。』共產主義大概也一樣吧？則是有時還要我們放下那把『莊嚴的寶劍』呢！

親愛的國家主義者，莊嚴的靈光先生，附帶那位新莊嚴出來的曾琦先生，我們第一任務：對內攻擊軍閥資本家，對外更攻擊帝國主義侵略者。至於那先起的同行還好暫時擋一擋。本來撲滅共產主義不是容易事，他走槍彈砲火炸彈綠氣砲萬丈高壓之下出來沒有傷了毫髮，紙上的喊打，徒是不可有的空望而已。世界上有的是真理，那怕槍多，那怕人衆，狗多咬不死人！

親愛的國家主義者，莊嚴的靈光先生，附帶那位新莊嚴出來的曾琦先生，你們嘴上常掛一個『全民』，也到民間去曉諭曉諭啊！警察丘八老爺們殺的是學生和有血性的青年，決不敢擗先生們的筆鋒。牧師會鄉間去對老百姓贊幾聲『上帝』，和尚會唱幾曲『觀世音』賣錢，聰明的先生們就嬌生慣養得不會曉諭幾聲『莊嚴』感化感化愚民！那留學生大學生對於新出時的行貨雖然很歡迎，祇會助你們些紙和筆，紙上談談，有的做做學生時代給警察丘八老爺殺怕了，預備掙錢快活下半世；買你們幾份寶鑑不過鑑賞鑑賞優美流麗的文句，領會領會斬新行時的思想，不會有何實力幫助，

親愛的國家主義者，莊嚴的靈光先生，附帶那位新莊嚴出來的曾

琦先生，我對於赤心愛國者，——不一定要擁國家主義的——恭恭謹謹奉一個『親愛』，對於那『我有筆如刀』的紙上戰略家畏畏縮縮奉一個『莊嚴』，說到這裏，又要帶寫我自己幾句了。十元一月實在不够用，希望老板能加幾元。或者呢，這篇文字於共產主義很有功勞，陳獨秀一類的人要來找我幫忙，供給幾個盧布。再或者呢，希望我辯才無碍，筆鋒利如快刀，於是辦一份刊物，捧出一個名士去結交軍閥大政客。——章太炎老先生已經被新莊嚴出來的曾琦先生捧去了。想捧孫中山，不，孫中山是國民黨的。馬克斯和列寧吧？不，死得太遠了，許多富有家財的留學生大學生見他比洪水猛獸還怕，並且又不會頭頂着棺木蓋，撩起鬍子去巴結軍閥大政客。張季直吧？不，他很有錢，不比吃演講飯的一天不活動便一天沒有飯吃，捧不上。咳！第一塊好肉被曾先生一筷夾了去，我祇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塞緊鼻孔去捧顧正紅的老子了！未捧顧正紅的老子之前，還得先哭一哭顧正紅：『顧正紅……你死的好苦啊！……你的死……慘痛的死……寶貴的性命祇換一陣莊嚴的豬羅！……他們丟下五卅慘殺巨恥，反努力撲滅帝國侵略主義者之仇敵！……他們巴結軍閥，狂打秋風，却還以救我們平民爲名！……你的慘死，五卅諸位烈士的慘死，都白死了！還累害了一位朋友，他因此次的事招惹了對敵更深的毒恨，引起了同行深深的妒忌，遭許多意外災殃！……顧正紅……啊……你橫死了，你的父親誰來贍養呢？他是愚蠢的一名老工人，不會登壇演講騙大學生，不會振筆疾書發通電罵人，更不會撩起鬍子去巴結軍閥大政客……啊……你的死祇換一陣莊嚴的豬羅啊！……你是給匯豐銀行的花紙頭壓死的

啊！……』悠悠鬱鬱，徐疾抑揚，啞合節拍的哭，且哭且罵且咒且狂歌！——這四且又像死腔，橫豎聲音相近，『四且』『死腔』都可以。這種不合時宜爲帝國主義者法律所不許的論調，隨時隨地都可以拉進捕房，還是稱『死腔』妥當些！——大概也能感動許多愚蠢人吧？顧正紅的老子如果識字，見了照例要陪我一哭。但是諸位聰明人莊嚴人或者要說我對着青天自哭自，哭那十元大洋！

一五，一，一五。

## 我　對　於　憶

谷　鳳　田

我是一個窮人，所以也不妨模仿着沫若先生的窮漢的窮談來說幾句窮話。但是要說幾句窮話就直接的說說窮話好了，又何必再牽引到『憶』上去呢？這就是因爲『憶』是太貴族了，我們窮人不得不對着這書堆裏面的鳥貴族，放幾聲窮炮！

那麼小小的一本『憶』，且要我們花費一塊錢才能得到閱書權，這在我個人覺得實在有點冤大頭了！固然那般的少爺們，老爺們，小姐們，太太們，或者甚而至於姨太太們，莫說是花上一元，就是十元百元吧，那又所費有幾？但是這一塊錢拿到我們窮學生的身上來，又足足的可以維持三四天的生活費，我們實在不樂意拿了我們三四天的生活費，來買那麼一本小小的『憶』玩！諸位當知道，我們也不是不想看呀！因爲我們如其真的這樣一玩，那就至少我們得忍受兩三天的

飢腸！所以心眼雖然贊成，口腹却要大喊冤枉呢。或許平伯先生會說：我那本玩意兒本來不是預備着賣給一般的窮漢讀的，我原是爲了賣給那些少爺們，老爺們；小姐們，太太們讀的！你們買不起便不買好了，嚷什麼！——啊，假使真的平伯先生是這樣的設想時，那麼平伯先生的計畫便完全錯了！你要知道那些少爺們，老爺們；小姐們，太太們，他們根本不是讀書的人！他們與其花一元錢，弄你一本『憶』玩玩，倒還不如捧捧窑姐兒的場顯得闊綽，與坐在汽車馬馬上扔給一步一叫喊的乞丐們幾個銅子兒顯得大方些呢！實在真的看書的人，還只有這一般的窮學生與窮漢，假使你先拿窮學生與窮漢們的路隔絕了，那你又何必把他印起呢？

我真不明白，那點小小的回憶爲什麼也要那樣的大張其勢的定那麼高的價錢。裏面的文字並不見得就怎樣高明，而印刷也並不見得真是精良，模糊的石印而已。

所以我想這本『憶』之所以這樣價值連城者，大概因爲是如某報上所介紹過的，這是由作者手寫精印的緣故。若果我的猜想不錯，那麼難爲平伯先生爲了這一元定價而費那麼大的鈔寫功夫。且不說字的好歹，這一個錯字也沒有的細心，不是可以大大佩服嗎？哈哈！

我真痛恨現在中國的一般無恥文人，自身雖已受着資本家的剝削，而他還要再來轉剝一般的窮學生窮漢，於是便不惜犧牲天良，想在他們的糟透的著作裏取得大利，沒天沒地的高其定價，一方借以謀利，一方借以表明他們的著作的尊貴，這真還成什麼世道？看了這些不平的事，於是我便佩服創造社的一般先生們，能爲這樣窮學生設想，起而組織出版合作部，以謀窮學生的讀書便利，以與那般蛀蟲式的著作家兼書賈來比較真是大不相同了。



## 不 平 衡 的 偶 力

張 賚 平

### (一)

他本想應汪夫人的要求，在這W海岸多滯留個把月，滯留至學校開課後。現在他不能了，因為敵不住汪夫人的蠱惑，不能再在這風景佳麗的海岸——在暑假期中風景加倍美麗的海岸——滯留了。

夏的W海岸，介在蒼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間的夏之海濱，飽和着一種倦怠的氛圍氣，是很適合於這藝術家——悼亡之後對世情生了一種厭倦的中年人——的心情。夏的W海岸的風物都是靜的，祇有天空中的幾片浮雲在緩緩地移動。很洽意的涼風雖常輕輕的掠過波面和樹梢，但海水和樹枝並不發出何等嘈雜之音。夏的W海岸是有一種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不可思議的寂寞；就連在許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館裏和松林後的散步道上的人羣中也能感着這種寂寞。

海波呈幽靜的碧色，能冷息人的興奮頭腦的幽靜的碧色。他常想一個人駕一艘尖頭小艇自槳着在波面浮泛，或沿着不規則的曲線形海

岸浮泛，或浮泛到灣港內的幾個小島上去；但他終沒有這種心緒和勇氣。

以松林為中心點，松林的右面有個公共遊樂園，園的中心有一個八角形的音樂亭。繞着音樂亭的前面作半圓形的擺着幾重長方形的坐椅，吃過晚飯後的海岸旅客多到這亭前來坐着聽樂隊奏樂消遣。他也常到這音樂亭來，他聽着他們奏的憂鬱的小曲固然很悲痛地感着寂寞，他就聽着很閑熟的很歡樂的曲也覺得他們奏出來的曲音非常的萎靡，非常的悲哀。他最感着寂寞的就是那時候，望着一羣年輕的音樂隊奏完了樂，默然無聲的各持着樂器，輕輕地，緩緩地，下了音樂亭，步出遊樂園向松林裏消滅去那時候。

松林左面的建築物多半是當代偉人們和資本家的別莊。她的一她的丈夫的別莊也在裏面。幾列別莊的後面就是W海岸唯一的旅館。旅館左後方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和一部分的海岸線相接觸，四面用鐵欄圍着，祇留一個後門通出沙汀。園裏面花徑的兩面擺着幾張梳化椅，旅館的右後是條敷着白砂石的街路。街道後面都是W海岸的漁家，構成一個小漁村的漁家。小漁村之後是一列滿植松林的小山。小山之後，望得見的祇有青空和白雲了。

傍晚時分太陽掛在漁村後的山頂上時，金黃色的光線投射在碧波上面，反射成一種美麗的光彩。

他的遊散祇在旅館附近的很狹的範圍內。他最喜歡的是沙汀和旅館的臨海的騎樓，因為站在這兩個地點可以極目的眺望。

他也常無拘束的橫仰在松林的蔭下。松林的枝葉受着海風的壓逼

，向內陸低垂。他仰望着天空，無感覺的仰望着，有人走過他前面時，他像看不見的，也像聽不見過去的人的足音。他有時也聽見漁家裏的小孩子們的笑聲，但此種天真的明朗的笑聲祇一刻工夫便也給他周圍的沉重的幽靜遮壓住了，他仍然是無感覺的，很悲寂的仰望着蒼空。

他很沈靜的橫臥在松蔭下，常繼續了幾個鐘頭，他覺得自己像離開了軀殼，也參進自身周圍的大自然裏去了。他像一根很輕的枯草浮在沉重的幽靜的海水面漂流無定。

美麗的幽靜達到她的最後期了。小艇裏和松蔭下再發見不出這種幽靜來了。W海岸的一切自然物像變了態度。音樂亭裏奏的樂曲也像很和諧的很響亮的向四空輸送牠的聲浪。在他面前走過的人特別的多議論多說話。漁家的小孩子們的笑聲和哭音近這幾天來特別的銳敏的刺激他的聽覺。從前他以為是很沉靜的海近這幾天來每晚上也很有生氣的奏她的潮浪的歌曲。他的海岸生活也有點兒變調了。海岸的空氣和他的避暑的生活前兩星期是很沉靜的。自汪夫人來後一變而為驟然的了。

他在W海岸已滯留了兩星期之久。

一天的下午，他在沙汀上散步，他望見一個三十歲後的女人携着一個小女兒也站在那一面的沙汀上眺望海色。他和那女人間的距離太遠了，面目看不清楚。過了一刻，那個女人携着她的小女兒向他這邊來了。他們間的距離漸次短縮了，他約略一望，覺得這女人的風態很好，身軀修長的一個中年美人。他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來的。他和她的距離不滿二十步路了，他明瞭的認識了那個女人，忙跑到她前面，

她也微笑着向他點首。

『你還認得我？你什麼時候到這海岸來的？』她伸出隻雪白的纖手給他。他握着她的手時，覺得還像舊時一樣的柔膩。

『我望見你的後影，就猜是你了。』

『你就猜中了！那末我沒有什麼變更麼？你的面影也和從前差不多，不過稍為黑瘦了一點。』

『我們幾年不見了？！』他很感慨的說。

『幾年了呢？』她歪着頭凝想。

『八年多了。』

『八年？』她睜着她的雙眼望他，表示她的驚異。『是，有的，有八年了。我這女兒今年都有六歲了。』她隨後又微笑着點頭。

她的眼睛還像從前一樣的有媚力。他覺得現在的她是很美麗，比八年前十年前還要美麗。十年前的十七八歲的她雖然美麗，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體是很肥滿的，趕不上今天的她的風態。

他和她靜立在沙汀上，你望我，我望你的無話可說了。四個眼睛碰着時，一個臉紅紅的低下頭去，一個臉紅紅的翻過臉去裝作望海。

她乘勢低下頭去對她的女兒說。

『你把手給這位先生——高世伯，高伯父！你把手給他，和他握手。』

女孩兒伸過手來，但不敢望他。

『這是我生的女兒，采青——怪俗的名，她爸爸取的。——進了小學的一年級呢。說是七歲，其實還沒有滿六個足年。』她臉紅着再

仰首望他。

眼睛很明敏的女兒兒，顏色微黑的，怕是像她的父親吧。

『秋霞就這樣的一病死了，誰都夢想不到！』她歎了口氣，半似安慰他，半替他悲歎。

『……』他也祇跟着歎了口氣。

『像她這樣好的一個賢夫人，不像會這樣短命的。我們——不，我真的對不起她了。……』她怕提起前事害了他傷心，或害他在她面前不好意思難過，馬上轉過話頭，『我離 F 市太遠了，她病了這麼久都不能來看看她，真的對不起她了！』她說了後再繼續着歎了幾口氣。

『你幾次在北方寄來的人參和餅乾罐頭等，她收到了時也很感激你們。』他像替亡妻向她道謝。

『那算得什麼？她沒有對你說我什麼嗎？』

『沒有，沒有說什麼。她祇說舊日同學都星散了，在 F 市的沒有幾個，想會會面都不容易。她尤其是很思念你，說你對我們比別人不同。』他再歎了口氣。

『……』她再低下頭去，默默的沒有話說了。她像在追憶什麼過去的事。

『……』他也再沒有話繼續了。

『想不到我們還能夠在這裏會見！我真的……』

『我還不是這麼想。W 海岸離我們 F 市已經很遠了。離你們寄居的 P 城更不消說了。誰料得到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會着。』

『我忘記問你住在什麼地方了。』

『就在那家旅館。』他翻過頭來指着那邊一棟大洋房子給她看。

『又嘈噠，又寂寞！』她笑着說。

『怎麼說？』他也笑着反問她。

『日間客多了，不是很嘈噠麼？夜間你祇一個人睡在一間房子裏，不是很寂寞麼？』

他覺得她說話還是和從前——女學生時代——一樣的活潑而無忌諱。

『你住在什麼地方？』

『她爸爸前年纔買了一家別莊——很小的沒有樓的屋。你去年前年都沒有到這海岸來吧。我們每年都來的。』

『你們有別莊在這裏！真闊！我竟不知道。』

『別莊窄了點。不然你也可以搬到我那邊去同住。兼且她的爸爸沒有來，你過來同住不很方便。』

『汪先生沒有來麼？』他忽然的心上燃燒出一種希望，但同時覺得這種希望燃燒得太卑鄙了，太對不起亡妻了，他忙把牠打消。

『商店裏的事很忙，交不下來。就來也怕在八月中旬。或今年竟不能來也未可知。我是來養病的，不要他來還安靜些。』她說了她笑出聲來了。神經過敏的他總覺得她的笑她的說話都有蠱惑性的。

『身體不好麼？』

『有點內病。不大緊要的病。』

『要保重些纔好。』

『謝你！我有許多話要問你，要和你說的，一時找不出來，就找

得出來也一時說不了。你有空就到我的別莊來要吧。』

他和她還談了許多關於海岸風景，海水浴場的設備的話。旅館催晚餐的鐘聲響了。

『我們走吧！』她攜着女孩兒先舉了足，他跟在她們後面向旅館那方面來。

## (二)

高均衡，他的妻杜秋霞和汪夫人——她的女學生時代的名叫吳玉蘭——小的時候是同學——在F村的一個小學校的同學。在小學時代吳玉蘭就得美人的稱號。

高等小學畢業那年，高均衡十五歲，玉蘭也十四歲了。她的體格很發達，由外表看來誰都說她比他大。她和他由學校回家是一路的，所以村裏的人都當他們是姊弟兩個。

『玉蘭，你大了後要嫁人作老婆的，是不是？』天真爛漫的均衡有一天在由學校回家的途中忽然的問了她這一句話。

『我不嫁喲！』玉蘭很正經的回答他。

『為什麼不嫁？』

『嫁不到好人家，我不嫁！』

『玉蘭，你不能嫁我麼，你答應嫁我，我定做個偉大的人物給你看！』

『你家太窮了！我嫁了你怕沒有豬肉吃，沒有乾飯吃。你家裏天天吃稀飯吧。是嗎？』

『不一定喲！』均衡年數雖少，但也會臉紅。『隔幾天也買斤把

豬肉，吃幾餐乾飯。』

『均衡！你爸爸吃鴉片，太難看了！我看見他——前星期日我看見他在曬禾坪替一個買豬仔的人和賣豬的吵嘴，露出兩列的黑牙齒，真難看！我不能嫁你，我不能叫他做爸爸！』玉蘭說了後還緊蹙着雙眉。

均衡再沒有話了，低着頭一直向前跑。玉蘭看見他不說話，忙低下頭來望他。

『你哭什麼？你哭了麼？』

『……』他不理她，急急的跑回家去了。

他在這麼小的時候就嘗過戀愛失敗的滋味了。他也從這麼小的時候起就立志做偉大的人物，打算向她復讐了。

小學畢業後，他進了中學校，她也進了初級女子師範學校。在中等教育期內的四年間，彼此都互相忘卻了。

均衡在中學畢業後，因為家計不好，不能升學，由友人的推薦，在村裏的M小學校當教員。

未到任之前，他打聽得這間M小學校除姓田的校長外，還有四個教員，連自己五個。五個教員裏面有兩個女教員都是和他一樣的新任，一個姓李的，一個姓吳的。

行開學式那天，由校長的介紹他和幾位同事都認識了。

『這位也是新任的先生，吳玉蘭女士。』

『啊呀！均衡，高先生你也在這裏麼？』她的態度很從容，像和男性交際慣熟了的。他到這時候反為不好意思起來。

『你們都認識的麼？』校長用懷疑的眼睛問他們。

『從前同一個小學。』玉蘭忙解說給校長聽。

『那末你們彼此還不知道同在一個學校任事麼？』

『我小學畢業後就跟我的父母搬到F市去往了。他是在鄉間的中學。』

『那很好了，你們都是舊知，以後更容易互相幫忙了。』校長的『舊知』兩個字在他們聽來帶點懷疑而諷笑的意思，他和她不覺臉熱起來。

由均衡的家裏到學校來有五里多的路程，他早來晚回，午飯就在學校裏吃。玉蘭寄寓在她的姑母家裏，離學校有兩里多路。

每天放學後，他應她的請求多走點路送她回她的姑母家裏去後纔由小道回家去。

均衡自和玉蘭在M小學校同事後，有一種捉摸不住的哀愁的氛圍氣一天一天的把他包圍起。說是青年人每遇春期必有的煩惱，但去年春間還在學校裏念書時並沒有覺着這種哀愁。尤其是和玉蘭分手後，一個人在田畦道上走着向家裏去的時候，望着碧色的秧田，蒼色的松林，眼睛裏常包含着一泡清淚，稍有所觸就要掉下來樣子。但近來覺得心裏是很空虛的，想求一種東西——能夠充填這種空虛的東西。但所想求的是什麼，自己又莫明其妙的不知道。名嗎？有點像『名』。利嗎？有點像『利』。戀愛嗎？有點像『戀愛』。總之他近來的煩惱完全是有所求而不能達目的的煩惱。不，想求一種東西而無勇氣去求的煩惱！

玉蘭的姿態日見濃厚的刻在他的心坎上了。桃色的雙頰，柔潤的鮮血色的唇，敏捷而巨大的瞳子，富有彈力的乳房的輪廓，常對他的易起變動的官能刺戟。玉蘭不單外觀之美能够剝載男性，她的內力，富有脂肪分的肉感的想像尤更易把男性醉化。

初夏的一晚，均衡因為學校務會議，在學校吃了晚飯纔回去。陰曆四月初旬的夜晚，有了相當的月亮，他還是循舊例送玉蘭到她的姑母家門首來了。

『玉蘭！』他想這次的機會不該錯過了。

『什麼事？』玉蘭抬起頭來望他。

『這樣好的月色，真不情願回去！』他仰望着天際的碧輪。

『不回去怎麼樣呢？』

『我們倒回去再走一忽不好嗎？我再送回來。』

『……』玉蘭低了頭，不答應也不拒絕。

『我們再走一忽吧。』

『到什麼地方去？』

『就到那牧場上站一忽也使得。』

玉蘭這時精神上也像得了一種新力，默然的跟着他來到牧場上來了。

『玉蘭，小學校時代的事情你還記得麼？』

『什麼事？你逃出學校去偷人的荔枝，後來給先生鞭了幾下，我是記得的。』玉蘭說了後笑起來了。

他們倆同浴在銀色的月亮中，像受了神感，很想團結做一起

『不，不是的。你不是說你要嫁有錢的人麼？』

『啊啦！沒有這回事。我沒有說過這些話。我說過了，怎麼我記不得呢？』她笑了。

『你不記得麼？那你的記憶力真不好。那時候你十二歲，我十三歲。』

『你真好記性……』

他終把他對她的愛慕說出來了。她約他遲些再答覆他。他說話時，不覺加隻手在她的肩上了，但她不迴避也不抗拒。待他想把熱唇向她的接觸時，她忙站開搖着頭。

『不行，那不行！均衡，讓我再多想幾回，倉猝做出來的事要後悔的。』

均衡受了她的這種意外的抵抗，心裏異常的羞愧。

那晚上他很失望的流着眼淚回到家裏來。

由第二天起，他請了一星期的假。過了一星期後，他不能不上課了。上課去，不能不和她會面，這是比什麼都還要痛苦的。他決意和她遠離了。他決意用功了，他打算讀書——專研究自己喜歡的文藝，消磨他無聊的歲月。

『我決不思念她了！決不再想她的事了！』

他到學校時，玉蘭先來了，向他點頭，他祇很冷淡的回一回禮並不抬頭望她了。從前會見時要相望着微笑的。

到了下午，各教員都回去了，校長也回他自己的書房裏去了。祇有他和她還留在學校裏。玉蘭在女教員準備室等了好一會不見均衡出

來叫她一同回去，知道他完全是爲前星期那晚上發生的事不理她。她再忍耐不住，走進他的房裏來看他了。

『前星期對不起你了。我說話太率直了，望你不要介意。』玉蘭紅着臉走近他的書案前笑向他說。

『那裏……』均衡的臉色很不高興的也很不好意思的。

『不回去麼？』玉蘭要求他一路回去。

『我還要等一刻。你先走吧！』均衡很冷淡的。

『你惱了麼？我就說錯了話，你也得讓我改過。』

『我們始終要離開的！』感情脆弱的均衡在她面前掉下眼淚來了。

『對不起你了，均衡！我還是和你一樣的思念你，不過婚姻大事也得讓我多想一二日，是不是？』

『……』均衡還是沈默着。

『那晚上說的話，我取消吧！我們講和吧！我們要和從前一樣的纔好。不然他們要笑話。』她一邊笑着說，一邊伸出雙手來給他。她的雙腕張開着，像想把他擁抱的樣子，又像希望他枕到她的胸上來的樣子。這時候他是塊鐵片，她是個大磁石，他給她吸住了，祇一瞬間，她的頭部靠在他的左肩上了，同時兩人的高溫的柔滑的舌尖相接觸了。

玉蘭在M小學祇當了一年的教員，回F市去後就不再來了。到了第二年的冬，他聽見她嫁給一個有錢的富翁做媳婦的消息時，他真想自殺了。但同時他又想對她復讐。

玉蘭嫁給姓汪的富家公子後，就跟她的丈夫到P城去了。祇在他

和他的妻結婚那日回來了一次。

玉蘭嫁後，他也辭去了小學校的教員而到S市去營筆墨生涯了。在這幾年間他在文壇上的名譽漸漸的高起來了。玉蘭嫁後三年了，他也由友人的介紹和賢淑的秋霞結了婚。自得秋霞後，由那時受來的傷口也漸漸的平復了。

### (三)

均衡會見了玉蘭後，回到旅館裏一晚上睡不下去。上半夜的天氣蒸熱得很，固然不能睡；但到了下半夜，氣壓低下來了，外面的海風吹得很緊，涼爽了許多，他還是睡不着，他翻來覆去所思念的都是關於玉蘭的事。他對玉蘭有一種恨既不可，愛又不能的情感。

——她已經替人生了女兒的了，看破些吧！縱令自己所希望能夠收效，也已遲了，她沒有原來的價值了。——但他對她無論如何還有不能斷絕的一縷的希望。他不能不恨她，因為不見她還好些，會見了後，反把十年前所受的，現在已經平復了的傷口再抉開來了。他愈想愈心痛的。他想，不把她摟抱着一口一口的咬，咬到她受痛不過悲哭起來求饒，不能洩自己的憤恨。

他到三點多鐘纔睡下去，不一忽就天亮了。他起來走出騎樓上一望，外面微濛的下起細雨來了。喫了早點，他想就到她的別莊去，但因為自己蓄有一種不純粹的念頭，覺得不好意思躊躇起來。

因為下了雨，天氣涼快些，許多住客都不出去，旅館裏喧嘈得很。他又想到她那邊去避避喧嚷。

——到海岸去再說。她那邊去不去，到了海岸再決定吧。——他

穿好了衣服，待要出門，茶房來說有個女人帶了一個小女兒來找他。他又驚又喜的，驚的怕同住的人們懷疑他，喜的是她先來看他。

『你幾點鐘起來的？』玉蘭望見他的牀上的被褥還散亂着沒有整理。

『纔起來沒有多久。』

『真是個睡蟲！』她望着他作媚笑。她這一笑真有充分成熟了的女性的美，有種耐人尋味的媚力。她笑着走過來替他整疊被褥。

『這如何使得！我自己會……』他雖這樣的說，但望着她翻理被褥同時又生了一種快感。

『那有什麼要緊。秋霞還在，你不會來這海岸吧。就來也兩個人一同來吧。男子離開了女人是很不方便的。』

『……』他嘆了口氣，半告訴她自己還在思念亡妻，半想引她的同情。

『我當你一早就會過來，一起身就過來。我早點都預備了等你來一同喫。等到此刻——快要響十點鐘了吧——還不見來，所以過來看你。』

『對不起了。昨晚上一晚睡不着，所以起牀起遲了。』

『她的爸爸沒有來，我一個人坐着悶得很，你不要客氣，不拘早晚過來要吧，常過來要吧。家裏祇僱用了一個老媽子，沒有別人。』

『謝謝你。』

『今晚上定要來喫，到我那邊喫晚飯去。』

她攜着女兒立起就要回去。

『坐刻麼？』他立起來阻着她。

『帶了小孩子來很不方便的。我們想說些話都說不出。改天我一個人再來。小孩子真討厭。』她說了後又向他作媚笑。

均衡送他回去後，盼望在天空高掛着的太陽快點兒下山。他一個人孤坐在房裏，追憶舊日她和他的戀愛歷史中甜蜜的幾頁。

自在M小學校的準備室裏她允許他初次親吻以後，他對她很頻繁的有同樣的要求。不單有同程度的要求，他還想有更深進的冒險。

『你還不滿意麼？那要待結婚之後了。我不是疑心你，不過……』她靠着他的胸膛，坐在他的懷裏了。

『不過什麼？』他雖得了擁抱和撫摸她的整部的權利，但最後的勝利終沒有歸給他。無論在如何的興奮狀態，她總不對他有最後的赤裸裸的表示。

『此刻生了小孩子，我們如何能養活他呢？』她所憂慮的結局還是今後的生活問題。

——不能窺她的最內部的秘密！不能享有她的處女之美！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失敗，也是第一種精神的痛苦！——他想到這一點，想起她的丈夫來了。

——他奪了我的情人！他替我佔有了她的真美！他叫我的情人替他生了一個女孩兒！——他雖不認識她的丈夫，但他的憤恨還是集中到她的丈夫身上去。

到了四點鐘了，他躊躇着跑到她那邊來。

『好了，你來得狠湊巧！她的爸爸也來了，今天十二點鐘的火車

到的。』她由廚房裏走出來迎着他引他到客廳裏去。

——怎麼就來了呢？不是說不來了麼？不是說就來也要到八月中旬麼？——他像正在籌劃着一種大計劃忽然被人破壞了似的。

『爸爸，這就是高先生！』她把他介紹給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約有四十多歲了，又黑又胖，完全是個巨腹式的商人，精力很旺盛的樣子。頭頂沒有許多頭髮了，快要禿的樣子了。

『從沒有會面，聽家裏的女人說，在小學校同事的時候多蒙照拂了。』主人很誠懇的向他鞠躬，並且很客氣的招待他。他心裏反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了。

『好說了。不過內人從前和尊夫人是同學，並且是好朋友，所以認識了。』他忙向主人辯解。

『是的，是的！女人說過了。真可惜的，太太今年身故了。我竟沒有聽見，沒有盡點禮。』

『……』他祇能默然。

『天氣太熱了！不要客氣！請寬衣！』

他聽見她的丈夫來了，本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但現在看見主人的誠懇而親切的態度，覺得安心了些。日間所描想的她的丈夫和現在的主人像不是同一個人。

他除下來的長褂，她忙過來接着褂在衣架上去了。

他對着主人發生了兩種矛盾的感想。

——他完全是個俗物，週身銅臭的俗物！她定對他的丈夫不能滿意的！和慣於浪漫的生活的我比較起來當然勝利歸給我的！我還是進

行我的吧！不行！不行！他是個誠實的君子，現代不容易得的誠實的君子！侮辱這個誠實的君子是一種罪惡！對他的夫人懷野心就是侮辱他！我不該有這種卑鄙的念頭的！——

『高先生，抹臉吧！到這邊來。』她笑着叫他到廳外天井傍邊去洗臉。他跟了她出來。

『他不放心，趕來看看我們的。三兩天內還是要趕回P市去。』她微笑着低聲的對均衡說。她這種辯解又引起了他的不少的興奮。

抹了臉回到廳裏來，老媽子早把碗筷擺好了。他和主人夾着一個圓檯對坐着。玉蘭像到廚房裏弄菜去了。菜有四五碗，但弄得異常的精巧。大概她因為一個是從前的情人，一個是現在的丈夫，很得意的弄出來的吧。

菜出齊了後，她也進來了。

『高先生，沒有什麼菜，真對不起了。多喫點酒吧！』她提起酒壺來替他斟了一滿盅酒。

『酒多了，喫不完了。』他望着曾經他握過的纖白的手。

『你呢？還要不要？』玉蘭提着酒壺問她的丈夫。主人祇把他的又黑又大的頭點了一點。他覺得這個主人很可憐，他那又大又黑的頭像快要戴綠帽子的樣子。

主人像很尊敬他是個讀書人，席間很得意的把他做生意的知識和經驗告訴他。

主人的酒量像很大，喫了十多盅的酒還不見醉意，并且乘着酒興勸均衡續紋。

『我們男人是要有個家庭。有了家庭事業纔做得起勁。妻子的確是累死人的，但沒有妻子，又覺得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目的般的。高先生還是早點把家庭組織起來，想太太有靈也定歡喜的。』

『現在很難了，像我這樣的人和年齡。我願意了，她未必情願；她願意了，我又未必情願。我也沒有這種心緒了。害了一個夠了，還想害別一個麼？』他說了後嘆了口氣。

『你自己揀擇得太苛了，那沒有法子。願意嫁你的人多着呢！要娶窈窕的女學生也不算難事。』汪夫人半帶戲謔的笑着說。

『那裏有這樣的艷福！』他也笑了。

『那說不定！像我這樣老的人，頭髮快白了的人，如果還是獨身，也還可以取個窈窕姑娘呢。哈，哈，哈！』

『頭髮都快白了，還說這些風流話，羞也不羞！……你只管娶個女學生吧。我決不喫醋的。你怕我跟着你，她們不相信你是個獨身者，你就離了我也使得。我雖然是個老婆子，也不見得沒有人收留我吧。』她說了後，一雙媚眼望着均衡，笑了起來。

『真的，若不是有小孩子，我們離開了彼此都方便。哈，哈，哈！』主人也大笑起來了。

神經過敏的均衡以為主人是看穿了他和她的曖昧的態度，故意這樣的說笑。

『你真是脫落得很！我走了後，你一個在外面幹了些什麼事我也不知道。』玉蘭笑着向他的丈夫說。均衡乘這時候偷看她的側臉，半透明的玉面映着霞色的頰，豐腴柔滑的頸，白嫩的纖掌，沒有穿襪子

下面露出了雪白的半腿來的腳。像這樣的一個美人還不愛？像這樣的一個美人也會有給人厭倦的一天麼？這無論如何相信不過的。

『我有錢，你怪得我！哈，哈，哈！』主人再高聲的笑。

『人說男子的心像浮萍一樣，今日東，明日西。有了錢，什麼對老婆不住的事都幹得出來。』她也說笑般地在發她的議論。『但是你是例外的！高先生！秋霞姊死了後，你怕對她不起連續娶都不續娶了。像你這樣的男人真難得。』她再翻過頭正經地向他說。

吃醉了酒的均衡覺得她今晚說的話對自己都是別有深意的。他怕說多了引起她丈夫的懷疑，想快一點回旅館去。他從衣袋裏取出錢來一看，已經過了十點鐘了。

『汪夫人，我吃飯吧。』均衡告訴他們不再喝酒了。

『不要緊，還早呢！多喫盅把嗎！』主人還想均衡陪他多喝幾盅酒。

『你一喫酒就要喫到人怕的！誰能陪你喫這末多酒！高先生，喫飯罷。』

喫完了飯後快十一點鐘了，他告辭了出來。他們夫婦都送出門首來。

『你一個人回去，很寂寞吧。』她最後還說了這一句，對他的官能有刺激性的一句。

已經由她的別莊走出來，更覺得自己太可憐了，那末程度的寂寞。他還不忙回旅館去，一個人在海岸上躊躇着，描想自己去後他們別了幾天的夫妻間的談話和動作。

——你和那個均衡君從前在小學校同事的時候怕有什麼曖昧的關係吧！那個人不轉睛的在偷看你囉！他對你生了相思病般的。你也有這種相思吧。——

——胡說！我不要緊，你不該敗壞他的名譽。——

他們夫妻這樣的說笑了後，感興更深的互相擁抱着，今晚上乘着酒興在更挑撥的更誇張的實行他們間的情愛吧！

均衡描想到這一點，覺得自己太蠢笨了，今晚上做了他們的助興品了。她太可惡了，把我當玩具！她的丈夫明明來了，又騙我說沒有來，叫我去給他們開心。真的豈有此理！她太可惡了！這個讐非復不可！

他想了又想，意氣頹喪的跑回旅館裏來。

#### (四)

他那晚上由她那邊喫了酒出來，在途中受了點冷風；到了第二天咳嗽得厲害，流了許多鼻涕，並且還有點發熱。他一連睡了三天沒有出去。

第四天的下午，她一個人，不帶小女兒，跑到旅館裏來看他。

『病了麼？怎麼不告訴我一聲？你這個人真不行！你也該打發人來通知我！』她在埋怨他。他聽了她的話，心臟又在振動起來了。

她望了他的瘦臉又望望他案上的凌亂的書籍和藥瓶子，臉上表出一種很傷感的表情。

『醫生看過了沒有？』

『看過了。』

『醫生怎麼說？』她原來是立着的，此刻坐在他的牀沿上來了。祇隔着一重薄帳子，他的膝接觸着她的臀部了，但她祇當沒有感覺。興奮了的他，連打了幾個噴嚏。

『醫生說，熱度低下去了，過幾天就會好的。』

『但是，怕有幾天不得起來罷。喫得飯麼？你看，你的手都瘦成這個樣子了。』她無意中握了他一隻手。『所以我說男子沒有女人在身旁是很不方便的。這樣的病該喫稀飯的。像旅館裏的硬飯，你怎麼能喫下去！』

『我這幾天喫牛乳多。其實也不覺得怎樣的辛苦。像這樣的經驗——個人病着沒有人理的經驗，不知有多少回數了。』他握着她的手微笑。她紅着臉低下頭去。

『如果這裏不方便，就搬到我們那邊去住幾天也使得。是的，他跑了喲。今天下午一點鐘的火車回P市去了。你今晚出去不得的了，除非搬到我那邊來……我是來請你今晚上到我那邊去的。那天真對不起你了，他突然的跑了來。』他聽見她的話，週身的熱血再環流起來。

『今天就走了？』他心裏登時感着一種快感。『你的主人真是個好丈夫！體格多魁偉！』

『不行喲！你這樣的譏笑人！你喫了一驚吧！這樣難看的老頭子！』她蹙着雙眉笑起來了。『但他很稱讚你，說你真是個讀書人，明理，不像普通一班的博士們念了點書就驕傲着看不起人；年輕人少有像你這樣謙遜的。』

『真的？』他笑着望她。他很想趁這個機會把M小學時代的事提

出來試探她一下。但他又覺得不該太猛進了，她現在是個有夫之婦了。

食堂的鐘聲響了，他們知道是五點鐘了。

『你不得出去喫飯吧？』她問他。

『茶房會送進來。但我還是喫牛乳。肚子一點不餓。』

『那麼我再坐一刻，使得？』她側着頭笑問他。

『你不回去也使得。』他也笑着試探她。

『不回去沒有睡的地方吧。』她咕嚕咕嚕的笑起來了。

『空房子多得很呢！不過這樣髒爛的房子不是你有錢的人住的。』

『你又來笑人了！我不帶小孩子來，想在你這裏多坐一刻，你就  
要趕我回去，真沒有人情！我就回去吧。』她咬着牙說了後立起來。  
他忙握着她的手不放她去。

『你這樣子的回去，不是真的惱了我麼？』

『你的病纔轉身，不該多費神。我明天再來看你。』她再作媚笑。  
『你要喫什麼東西就打發人到我那邊去說一聲，我得做好送過來。』

她去了後，他很後悔不該失了這個機會。

——我真蠢極了！她是來等我向她先表示的，我不該把這樣的好  
機會錯過了！女人是決不向男人先表示的。——

再過了三天，他的病恢復了，應了她的招請，傍晚時分過她的別  
莊去喫晚飯。喫了晚飯後，因為天氣熱，她把一張竹蓆鋪在廳前，  
和采青都坐在竹蓆子上乘涼。他却坐在傍邊的一把椅子上和她談話。  
過了一會采青睡了，老媽子也回她的房裏去睡了。

『你也坐下來吧！竹蓆子上涼爽得很呢！』她一面替采青拂扇，

一面說。

他雖然覺得滿身發熱，但他禁不住要坐下去。

『對不起了，儘坐着腰骨痛得很。你莫笑我，我要睡下去了。』兩個談了一會，她摟着采青倒臥在竹蓆上的一邊。他這時候呼吸很急的不敢望她。他雙手抱着雙膝祇不住的在打呵欠。

『你累了吧。不要客氣，休息一忽好不好？我去擎枕頭把你。』她說了後忙跑進房裏去擎出一個布枕來給他。他要辭退都辭退不及了。

他倒在竹蓆上後，忽又坐了起來。

『夜深了，我回去了。』他還是戰戰兢兢的對她不敢有所表示。

『還早呢，再談一忽吧！我一個人寂寞得很呢。不要緊，你就在這裏睡吧，在她的爸爸的舖上睡在外廳裏。我們都是老人家了，還怕外人疑我們不正經麼？哈，哈，哈！』她說了後笑了。

『靠不住！』他也說笑般的笑了。

『靠不住？』她說了後沉默着一會沒有話說。他像失了機會不能繼續他的話了。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啊！真苦！』他把頭伏在膝蓋上。

『什麼！什麼事？身體不好麼？』她忙湊近他。他感着她的體溫了，還有一種暗香流出來。

『……』他祇不住的搖頭。

『什麼事？怎麼樣的不舒服？』

『我不行！我不行！』他祇在搖頭。

『什麼事？』她像明白他的意思，但還故意的問他。

『追想到從前M小學校的事，今晚上睡在你傍邊不能無所關心的！所以苦悶得厲害。』

『無所關心？不能無所關心？什麼意思？』她再笑着問他。

『你還故意問幹什麼！？』他想立起來。『我要回去！我回去！』

『你等一忽吧！再等一刻工夫就讓你回去。』她按着他不給他起來。

過了一刻她被摟抱在他的懷中了！

『我們不算初試吧！這不算初試吧！』他想把熱唇送到她的嘴邊來。

『……』她低着頭，取出一條手巾來，她在揩淚了。

『你為什麼哭了？』他略一鬆手，她坐過一邊來。

『均衡！我是人的妻了！也是人的母親了！並且還有一件事，你當然知道的！……』

『什麼事？』他驚疑着問。

『你和秋霞結了婚後兩個月，我由P市回E村來，不是來看了你們新夫妻麼？你記得？』

『記得，有這回事。』他說着點點頭。

『我那時候很愛你！的確很熱烈的愛你！我那時很嫉妒秋霞，所以乘秋霞出去後，在她房裏對她犯了一次罪——給了你一個親吻！但她竟恕了我的罪，我想她也一定向你說了，恕了你的罪了！』

『是犯罪！的確是一種罪！但她並不知道。』

『不知道啊！？均衡！你不知道！？我去後她沒有對你說什麼？』她睜圓她的雙目很詫異的問他。

『沒有說什麼。』他也很詫異的。

『以後都沒有向你提我的事麼？』

『沒有。你告訴她了麼？我們的犯罪——接吻……』

她兩行清淚重新淌出來。

『均衡！她親眼看見我們摟抱着接吻！她跳進房裏來看見我們摟抱着，忙退出去了。你那時把頭埋進我的胸懷裏了，沒有看見她！』

『……』他哭了。

『均衡的秋霞比我賢得多了！她無形中給了我不少的教訓和感化一人抱着一個重傷並不告訴人，就淹化了。』

『……』他祇在痛哭。

『均衡！秋霞之死去是你的大不幸！在對得住秋霞的範圍內，我想代秋霞對你盡點義務！望你莫誤解了我。』

他像受了她的重重的一鞭。

『玉蘭！我感謝你！你把我從罪惡中救出來了！我的確把你的親切惡解了。我明天決定離開這海岸了！我們還是不相會的好。一相會時就成罪惡了！』

『你真的去麼？也好，我也怕我有感情脆弱的一天！你去後望你早日去把家庭組織好！我耽心的就是怕你一個人太寂寞了，生出厭世的思想來。』

『謝你，玉蘭。』

他和她都立起來了。

『秋霞或能恕我們最初的戀愛！』她伸出雙雪白的臂膀抱着他的頸，把鮮紅的唇送到他嘴上來。『明天你就回去吧！回正村去吧！』

她送他走出門首時，半圓的月兒已掛在中天了。

一九二五，六，十日夜十一時於武昌。

## 卷

## 末

### 編 者

○————○ 不知道別的刊物是怎樣的，至於我，自  
 〈一，忙裏偷閒的話〉○ 從擔任了這小小的半月刊的洪水以來，  
 簡直忙得不可開交。別的且不說，單只是閱讀外面投來的可感謝的  
 稿件已足夠我半日的消遣了。不知道別的刊物的編輯先生是怎樣的，  
 至於我，恐怕是由於自己的聰敏不夠，胆子太小的緣故，每一篇稿子要看上三四遍。好的稿子看起來自然是省力的，只消一遍，有時一  
 遍也不消，已可看出他是一篇可用的作品。很壞的作品也是如此，是一望即知的。最費事的乃是一般的作品，他們寫得都不壞，但急切也  
 總看不出他的精彩來。於是看一遍就不易決定他的取去了。假使編者隨意把一篇看不出什麼好處的稿子刊布出來，是失了讀者的熱望；但  
 是一篇並不很壞的稿子祇匆促一閱就廢棄而不用，也未免辜負了投稿者的好意。而且洪水的刊行本也是有慨於一般無名作家不易找到發表  
 的地方，所以凡是外來的新作家的作品，我總希望他能有發表的價值

；所以我常是二遍三遍的看，總怕我的鈍眼於不意中忽略了有希望的新作。因為這樣，半天的功夫便輕輕地費去了。此外還有覆信，這也是又麻煩又有味的事。常常會用整個的下午來寫信還是覆不了，雖然寫的字是那麼潦草——接到過我的信的人一定是會失笑的。所以別的不說，單只二件事，已夠我的忙碌了。自從洪水發刊以來我未曾寫過一篇較長的文字——其實連短的也沒有寫——便是忙很了的一個老大證據。而且就是忙得這樣，也還有許多信未覆，許多稿待閱。可是時光匆匆，半年也快完了，我知有許多朋友一定在說我疏懶，說我自大；所以不得不忙裏偷閒，在卷末寫上幾句，一則向未得覆信和未得自己的稿子的消息的朋友道歉，二則趁便再說一說自己的事情。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二，赤色的嫌疑犯〉○  
○YYYYYYYYYYYY○

洪水自從『窮漢』談了一次『窮談』以後，便好似喝了兩大杯麥燒，臉上漸漸泛起可怕的紅色來了。也許有一班少數的人以為這紅色是可愛的，甚至其可愛不亞於美人脣上的胭脂；可是在許多的有識之士看來，這紅色總究是危險的標號。於是有人寫信給我了，寫信的朋友的好意自然是使我萬分銘感的，雖然辭句間也不免有『過甚』的地方，但他完全是恐怕紅色玷污了洪水的『清白』。在此忙促的時間和狹隘的地位中，我也無庸把他的信列在此地，總之，他以為洪水應該成為一個純文藝雜誌，不要談什麼主義，尤其是不要談共產主義，因為近來談主義的人少有好的，共產黨人尤其是不行；他主張文學家祇寫小說和詩好了；他還提到洪水既曾反對革命文學，便更不應該談這些主義或政治的問題；而且現在正是陰謀流行的時，更不能不避赤色的嫌疑。這位

朋友的話大略如此。他的關切我始終是感謝的，而他的主張我却不敢苟同。雖然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主義者，對於各種主義的研究也很膚淺，然而我還有一些思想，我還能看，能聽，於是社會上的不平的現象使自然而然會激發我的熱烈的革命的心。所以不要說我本不是文學家，就算僥倖能成文學家，在現在這樣醜惡的社會中，也萬萬不會塞了耳，閉了眼，坐在所謂象牙之塔裏而不問世事的。至於因現在談主義的人不好就從而不談主義，那是因噎而廢食。我們正因為現在有許多不好的人在談主義我們纔格外要來談主義；假使好人都肯談主義，不好的人自然無法妄談了。至洪水雖曾反對過革命文學，但並不是反對真正的革命文學——其實真正的文學是用不着分什麼革命不革命，現在姑如是說——，洪水反對的祇是那批膚淺的，不誠實的，沒有熱情的非文學的所謂革命文學而已。總之，在現在的中國；大一點說，在現在的世界，我個人的偏見終以為革命是人人應該參加的，贊助的，促進的。我們現在的力量還只能在紙上談兵，我們便先在紙上談起來；我們的見解以為共產主義是一個較合理的主義，我們便先在紙上鼓吹起來；任是什麼顏色都好，祇要自己的良心上以為這確是應該做的，又何用去顧慮到什麼『嫌疑』不『嫌疑』呢？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曾經在泰東發行過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三，少年維持之煩惱〉

○YYYYYYYYYY○ 現經沫若仔細修改過一道，——據他自己說已經正了不少處所，——後面又如了一個跋，在印刷所趕排了。同時拿去付印的有沫若的小說集『落葉』，隨筆集『月蝕』；創造社小說選第一集『木犀』，詩選第一集『白鷗』；全平的長篇小說

『泊漂的話』。這些書分在幾個印刷所裏排印，大約從三月初旬起，可以陸續出版。其外已發表過的及未發表過的各篇，也都在增訂修改中。以後擬按月出版至少兩種。

我們這次所以有此決心，實在是慨於書賣的營利觀念太深，合作觀念太弱。本來我們全不是商業人才，我們的不安本分也不會有發財的可能，我們來辦這件事也不敢說一定會有多少成功；可是我們相信我們的誠意一定可以得着有誠意的讀者的贊助，所以我們的基礎敢說是很穩固的。

現在我應該再把自己將要出版的書吹嘆一下。我們這次印出的書有一個信念：就是書的外表要與書的內容一樣美。抱這信念最堅的就是畫洪水的插畫的靈鳳君。靈鳳君的案頭有不少『洋書』，這些『洋書』的裝訂都很堅實，很美觀；這裏面又夾了好幾冊本國的平裝書，那實在不敢恭維，很寒酸的。因此靈鳳君便自告奮勇，化了許多時間，定了一個精美的格式。但到底怎樣精美，出書後自然可以知道，現在也不多說了。

但也有人要疑惑，裝訂既精美，定價一定不廉，那依然是無益於讀者。可是，在此我要鄭重的向讀者說：我自從出入了幾次印刷所以後，才知道市上賣的很貴的書的成本原是很輕的。貴的原因不是版稅重而是出版家的慾望大。現在我們不想開書店發財，我們祇想定一個不虧本的價目。現在更有幾點要鄭重的請讀者注意：（一）因為我們的本錢不雄厚的緣故，每次印的本數不會多，再版也不易，所以希望我們出售預約時便早些預約，以免向隅。（二）因為我們本錢不雄厚

的緣故，多放帳便不容易週轉，所以希望讀者能直接向本部購買（對於外埠我們已定了個優惠的函購辦法，函索即告。）（三）因為有批發的關係，我們的定價雖不想貴，但也不能很賤，我們要把批發的折扣算在開支裏。所以我們希望讀者諸君都來加入一股，來享股東的購書特權，那嗎我們批發時既不吃虧，諸君購書時也落得便宜了。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本期所載的一篇資平的小說，本已收在  
〈四，不平衡的偶力〉

○~~~~~○ 將要出版的小說集『不平衡的偶力』裏面的了。最近他來信叫不要發表，可是信來時已經排好，出版期近，也不及更換了，所以我應當在此申明一下，並向資平及『不平衡的偶力』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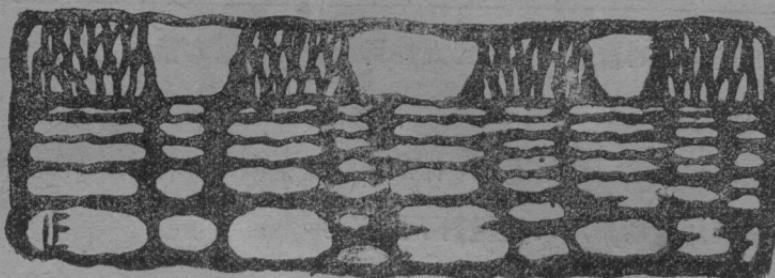
再有本期有許多已排的稿子如『到底誰共誰的產』，『姊姊的死』，『羣星的鼓噪』，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等四篇，因為篇幅已滿，祇得移在下期，真是不勝抱歉之至了。

○人人人人○ 本期因為時間已不够，有許多待說的話，也只能  
〈五，未完〉

○~~~~~○ 移在下期，所以此地是未完。

### 出版廣告三事

- 1 出版部規定第十八條第二項股東購書特權本有一股及二股以上之別，現覺此點不合公道，故應改為凡股東（不論股款大小）一律按實價八折。
- 2 創造社緊要啟事中收股截止日為『二月卅日』是一個可笑的謬誤，應改為於十五年二月底截止。
- 3 為節省讀者向本部購書時之郵匯費起見，定了一個記帳購書的辦法。即凡股東向本部購書，祇須用郵片開明股據號數及書名，即可照寄，帳目每三個月結算一次。



## 無 抵 抗 主 義 者

(對話)

郭 沫 若

A——無抵抗主義者

B——一個週刊雜誌的主筆

第一 禮拜

- A 朋友，你們罵人太厲害了，你們的態度近來有點不大好。
- B 罷人和不好，不見得便是同義語。在我們肯定階級鬥爭的人看來，罵人只是我們的炸彈。社會的盜賊，可以用手槍炸彈對待，難道不可以用文筆嘲罵嗎？
- A 但是你們樹敵太多了，你們會失敗。
- B 好在我們所求的成功，並不是世俗所說的成功；世俗所說的失敗，我們倒也無所顧慮。我們也不想當甚麼大學的教授，也不想圖甚麼大書局的編輯，也不想充甚麼大新聞的記者，世間上還有甚麼失敗足以苦我們呢？
- A 但是別人會罵你們呢。

B 那是他們的自由。直道罵人是罵人，枉道罵人是罵己，隨他們的自取。

A 我同你的主義畢竟不同，你的感情太強烈了。像我奉仰克魯伯特金與託爾斯泰的人是絕對不罵人的。

第二禮拜

A 朋友，我有一篇文章，你替我登出罷。

B 是甚麼內容呢？

A 宣傳革命。

B 那是好極了。（把題目一看）啊，『裁兵運動』！你這不是宣傳革命，是運動大選了！

A 怎麼說？

B 在我看來，兵是裁不了的。要宣傳革命不正要用着兵力嗎？並且就是理想的世界實現了的時候，雖可以沒有兵的名，其實全人類都是兵，偶爾有害蟲出現，便要羣起而攻之呢。如今在我們國內宣傳裁兵的人，都是先承認了督軍師長們的存在，做些文章去請求他們裁，難道他們肯裁嗎？我請你把你手足研了，你肯研麼？他們裁是不會裁，說是頂會說的，他們在運動大選的時候，可以把你這篇文章拿去做『劇秦美新書』的底本！

A 朋友，你讀了一遍再說罷。

B 好，我來先看你的結論。（把文末最後兩句誦出）

『來！來！來！幹！幹！幹！我們不幹誰幹！』

幹就幹了，何必要在文章上幹呢？

- A 我是想試驗現代的青年。
- B 現代的青年是最恨試驗的，還是把試驗廢止了罷。
- A 試試不妨。

## 第三禮拜

- A 朋友，我那篇文章你沒登出麼？
- B 沒登出。
- A 為甚麼不登出？……怕受發賣禁止嗎？
- B 怕受發賣禁止呢。
- A 哼，你的世故太深了！你要曉得，感情強烈的人不僅你，世間上還有比你更強烈的我在！我先告訴你：我在我朋友的雜誌上做了一篇文章罵你了！（自語）啊，如今在文字上出風頭的人都是壞蛋，我們要宣傳革命的人，除非去結託一個資本家來自己辦個雜誌不可啊！
- 永遠的一張黑幕垂下了——

## Epilogue

如今的無抵抗主義者都是螃蟹先生：

他們一身都是堅甲，一身都是利兵。

他們把對爪螯奉敬並非是干犯你們，

他們是因為螯爪味美做了一次犧牲。

（附記）這篇東西本是前年上半年戲作的了，偶於紙屑中尋找出來，覺得也有些滑稽的趣味。好，無抵抗主義者先生喲！我就讓你出去見見世面吧。        十四年二月念四日謹於上海。

## 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

——原文見醒獅第五十九號，胡雲翼作——

### 爲 法

前些時我看見顧仲起的『革命文學論』後，總嘆息如今國中的文藝批評者腦經之混沌不清，直不可以理喻，曾寫了幾句話請教請教他，不想我們不長進的中國，越是不通的言論，越是層見疊出，越是大吹大擂。我們既不是瞎子，有兩眼便終於有機會看到；我們又不是聾子，有兩耳也終於有機會聽到。一朝聽到了，又看到了，我們雖不必就是上智，也不能就甘於爲白痴，於是更不能不去用用心思。啊啊！你這鬼蜮的文藝批評界，如何不使我們吭喉高呼呢？——胡君的近作『國家主義與新文藝』，我認爲是文藝批評界新生的鬼蜮之一，骨鯁在喉，也只有再來講幾句。

在如今『好讀書不求甚解，不讀書好求甚解』的中國社會之中，提倡國家主義，總算是最時髦而且是最安妥的了。譬如你同情共產主義，你便是罪大惡極，你便是蘇俄的走狗，你必受蘇俄的津貼，你必甘心做亡國奴的，無十分判別力的青年或十分不得志的窮漢，妄想共人家的產啊，殺不足惜！至於提倡國家主義便大有不同了。國家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我們中國危險到這樣地步，誰不想救他一救呢？儘管提倡者一天到晚還是寄託在外人勢力下過華人與狗的生活，却要高唱外抗強權；儘管提倡者鑽營軍閥的狗竇，藉着軍閥的勢力去宣傳主義，却又要高唱內除國賊，不過這個我們原也不能責備他們，因爲他們

的一顆爲國爲民的愛國心，其功總不在尼山木鐸之下呀！至於他們的手段，說是『全民革命』，好！全民革命！這種手段總算是光明磊落極了，簡截了當極了，不過如何才能使『全民革命』實現呢！一班教育家倒底思慮周密些，居然想到百年樹人的大計上去，於是什麼國家主義的教育說便盛行一時了，如今胡君思慮却更周密，又想使文學上染上國家主義的色采，提倡什麼國家主義的新文藝，無怪董獅的編輯先生爲之一路圈兒圈到底了。

胡君之文，就表面上看去，總不愧爲淵博。他爲使他言論有根據起見，從我國四千餘年的歷史上尋找證據，由周以前尋到周末，由秦漢尋到南北朝，由唐尋到五代，由宋初尋到宋末，源源本本，像煞有介事，以爲他言論是頗撲不破了，而不知在實際上也同顧君一樣的淺薄，反授人以許多利矛，下面便先以此矛攻他自家造成的盾。

胡君說，『假如我們不能否認「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射影」，不能否認「文學是環境的產兒」這種淺顯的話，那末，爲什麼現在文壇的創作，離開時代與環境這樣遠呢？』「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射影」「文學是環境的產兒」，胡君以爲這是淺顯的話，誠然，誠然，倘使你稍稍研究過文學，這淺顯的話自然不會否認，但是胡君又爲什麼就疑惑現在的文壇創作，離開時代與環境那麼遠呢？胡君對於現在文壇的創作，『並不是想貶毀牠在文學上的藝術價值，也並不是說這種作品根本是不應該有』，是則還認他們是文藝作品了，但又『爲什麼』便『離開現實太遠了，離開時代太遠了，尤其是不吻合於現在環境的中國』？大約現在的文學作品都是從天上一朝掉下來的了。然而胡君已經

說過『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射影』，『文學是環境的產兒』，那末，從天上一朝掉下來的文學顯然是不會有的。而對於現在的文學却又認為例外，實不知從何說起？

文學本是依據着當代的生活和思想，不論是浪漫也好，自然也好，神祕也好，象徵也好，乃至唯美頹廢，都沒有不和那個時代有密切的關係的，時代精神的特徵，就是能左右各個作家。不論誰個作家要擺脫去他那時的時代，教育，宗教，政治，習尚等等，去做他獨立無依的作品，這是萬萬不可能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有了如何樣的時代，才有如何樣的文學之發生。不過各作家對於時代觀感，其中有正面來接受時代一切的，又有反面來反抗時代的一切的，更有故作矜高要擺脫時代的一切而不得的種種罷了。現在文壇的作品，如胡君所說，吶喊『只是滑稽，只有諷刺，』超人『只限於母親的愛，小孩子的愛的描寫。』沈淪，薦蘿集，結果祇使得『許多青年的作品，都成了頹廢的模擬者了，』春水繁星，『只表現女性的溫柔，』『湖畔社的幾位詩人，更沈迷於戀愛的天國，覺得宇宙之大，只是愛人，只有淚珠，只有月姊花妹』等等，也都不過是時代精神的射影，環境的產兒，『只是離開現實太遠了，離開時代太遠了，尤其是不吻合於現在環境的中國，』胡君！這是什麼話呢？

至於從歷史上尋到的論證，我反復看了幾次，更不能看出那些能做他論證的理由在那裏，倒是幫助我得了一些意外的論證。所謂周末哪，南北朝哪，五代哪，宋末哪，就是有享樂的，頹廢的，謳歌自己的天國的作品，也應由周末，南北朝，五代，宋末的擾攘不堪的時代

去負責，說他們是亡國之音或者可以，若責他們是亡國的禍首，則文學作品之本身，又豈敢受此寵賜？他們終還不過是『時代精神的射影』與『環境的產兒』罷了。或者胡君以爲在擾攘不堪的時代，不應寫那麼享樂的，浪漫的，頹廢的作品，應寫一些『血和淚的，戰爭的，悲壯的，祈戰死的愛國文藝。』那我忍不住要請問胡君；胡君！你是不是在講文藝？你是不是承認『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射影』與『文學是環境的產兒』？若是你在講文藝，則你要先了解文藝的獨立性與超越性，若是你承認『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射影』與『文學是環境的產兒』，則你要先了解文學祇是時代精神的射影與環境的產兒；至於射如何的影，產如何的兒，文藝作者自有他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威，總不應迫其寫些『血和淚的，戰爭的，悲壯的，祈戰死的愛國文學』吧？

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看出胡君的洋洋半萬字之大文，其中自以爲堅固的壁壘其實不過一些敗瓦與頽垣；受他攻擊最烈的，自是現在文壇的作品，然亦未曾攻到要害。現在文壇的作品，其應攻擊之處，我以為還不在『沈醉於象牙之塔』『據洪爐而高歌』『失戀的，花妹妹月姊姊的靡靡之音』，而在那些東西是不是真正的文藝作品上。若是真正的文藝作品，那花姊姊也好，月妹妹也好，悲觀也好，殉情也好，一切都好，總不會『離開時代與環境這種遠』的。至於說這些作品，便是現在國家衰敗的禍水，非『猛肆攻擊』不可，我又以為應受攻擊的，也不在作品的本身，而在作品背後的一切，胡君說，『此外實際生活的貧乏，民族的根性，國民性的平和，和青年的生活慾求所起的煩悶，都是造成現在文壇萎靡的原因，』是胡君也未常不知道現

在文壇的作品，不是天生出來的，不是與時代環境乃至國民性沒有關係的。胡君要『猛肆攻擊』現在的文壇嗎？請先去攻擊『實際生活的貧乏』『民族的根性』『國民性的平和』『青年的生活慾求』罷！

——啊啊！我想起了，我想起來了！我在一層層與胡君辯難現在的文壇上作品，是不是時代精神的射影與環境的產兒，胡君不將笑我為迂闊？胡君之文，原是一種宣傳；並且進一步要籍文學宣傳，宣傳他們的什麼國家主義。換一句話說，就是想將文藝上染上他們的國家主義的色彩，這正和一般所謂革命文學家想將文藝染上革命主義的色彩一樣，於是我祇好按下別的不講，再將文學與宣傳一論。

文藝是什麼？這是不易簡單以言之。然而無論如何總不能認是宣傳思想或學術之工具罷？自古及今，自然也有許多淺見而且鄙陋者流，將文藝作為工具，然而那總不是文藝，真正的文藝。文藝作家為着内心之壓迫之要求，而創作，而表現自己，這是真正的文藝產生之 Alpha，也就是他的 Omega 他不容給他人作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之工具，即是他自己在他創作時，也不會夢想到藉以為宣傳品。惟其如此，他才是偉大的藝術家，也才是偉大的宣傳者。

真正的文藝，自有他不朽的生命。他那不朽的生命，便蘊藏在他那一句一句甚至一字一字中間。假如在創作的時候，作家如即想藉作品中所寫的有意寫的某種思想與學術以維持作品之生命，則其結果反是使其夭喪短命，因為他所依賴者僅僅為某種思想與學術，而思想與學術終必隨年華而演進，於是思想與學術日變，他的生命也日漸消失了。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這種依賴某種思想與學術以流傳的作品

，我以為便是心死，終無長生久視之可能。易卜生一生做了許多問題劇，淺見者或以他是在宣傳，然而他自己却說他在做詩，這種淺顯的意思，胡君當不能否認吧。

胡君的腦中，好似祇橫互了一個時髦而且安妥的國家主義，所以什麼『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射影』『文學是環境的產兒』文學不是宣傳思想與學術的工具這種淺顯的文學常識，都不能澈頭澈尾的了解，他將現在文壇上的作品狗血噴頭的痛罵了一陣，以為那是『不吻合於現在環境的中國』，然而我已說過，如今文壇上的作品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人寫出來的，何以便不吻合於現在環境的中國，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妄揣作者之意，大概因為那些與愛國無關，與興國無補。可是我更不得其解了！文學既不是宣傳的工具，更無功利之可言，何以逼着作家一定要做些『波瀾壯闊的，樂觀的，猛進的，謳歌祖國超於一切的，鼓吹民族思想的，帶強烈的反抗性的文藝』，『血和淚的，戰爭的，悲壯的，祈戰死的愛國文藝』？

假如我們是人，我們有我們的靈感，見到國外一切的侵凌，國內一切的擾攘，儘管有時悲憤，然而有時也會如胡君所說『頹廢的，病狂的，在夢裏，在醉中，高唱他們的戀歌和葬歌。』因為他祇知道表現他內心的一切，至於這『一切』合不合宣傳家的口味，他是無暇顧問。（局外人亦無干涉之餘地與能力。）他不能先想到什麼愛國，什麼亡國，什麼頹廢，什麼猛進，什麼靡靡之音，什麼血和淚，一一辨其輕重是非，而後再執筆寫他的作品。假如是如此，他已不是文藝作家，他祇是主義宣傳家；他的作品，已不是文藝，祇是不能永在的一些

混珠的魚目。胡君！你若宣傳國家主義，誰都不能禁止你，但是你又爲了什麼要來統一文壇，使他們的作品必爲混珠的魚目呢？胡君！在你以为在如今的中國，文學作家不是講戀愛的時候，不是在夢中醉中的時候，但是，到了什麼時候才能講呢？即你希望『今後的文壇，應該是盛唐，應該是北宋，』然而那時作家，也不乏在夢中在醉中的人啊！那也算是亡國之音嗎？再貼近一點講，你是提倡國家主義的新文藝者，你自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波瀾壯闊的，血和淚的條件呢？

胡君說，『國家是有機體，是完整的民族，自有牠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牠的環境和時代；由那歷史，文化，環境，時代，形成民族意識與國民感情；這種民族意識和國民感情，就是國家文學的淵源。』又說，『我們覺得每一個國家，都表現着他們國家文學的特色，於此我們更應該從民族性上，發展我們的國家文學，以求世界文學的現實。』此論通極通極。準此以推，由那歷史文化，環境，時代，民族性既能形成我國過去的文學，一樣也可以形成現在的文學。所以現在的文學，胡君說他離現實時代太遠，是不對；說他『非國民的生活與人生觀』更是不對。何況胡君更曾說『此外實際生活的貧貧，民族的根性，國民性的平和，和青年的生活慾求所起的煩悶，都是造成現狀文壇疲靡的原因。』則胡君也明確承認現在的文學是合乎時代，環境，民族性的，這正是我國的文學了，何以又要痛責現在的文學是不合乎時代，環境，民族性呢？

綜上所說，我們不難知道胡君文中之大謬處：一，妄欲藉文學以宣傳他那狹隘的國家主義；二，未能澈底了解文學與時代環境等等之

關係；三，引用論證都倒果爲因；四，侵凌文學之尊嚴。此外他說現在文學疲靡（？）之原因，一是自由文藝的流弊，二是中國文人的因習：其任意誣篾，不根學理處，閱彼文者當更易知之，我將不再刺刺了。

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夜

此文既作竟，作者應與閱者聲明的便是胡君原也是我友人，甚且極然。然而自分別以來，乃使我於醒獅見此不倫不類之論文，我不能不爲他慨歎，駁論幾句，倘胡君有端整之反響，我亦願再與周旋。胡君！請了！

作者又誌

## 哀

## 歌

### 王 獨 清

唉！我願到野地，  
去掘一深坑，  
預備我休息，  
不願再偷生！

可憐的落葉便把我底墓來繞圍。

我設想，晝色是短促地消亡，  
月兒已出在很高的天上，  
照得我長眠處是一片的荒涼。

我設想，若是我短命死後，  
那廢路邊定有一座濕墓，  
在亂草裏孤立地掩着我底瘦骨。  
  
我設想，那時正是悲愁的秋季，  
冷風從病林內向外號吹，

我設想，那沈靜中忽響着寂寞的  
步音，  
由遠方小徑上來了我底愛人，  
她還是舊日的容顏，還是舊日的  
衣裙。

我設想，只是她較舊日更是弱怯，  
她又急急地前行不肯少歇，  
那不曾勞慣的腳兒像是在一步一  
跌。

我設想，她纔走到了我底墓前，  
便迅速地跪下，全身振顫，  
那些積累的落葉就做了她底拜毡  
。

我設想，她用她蒼白的兩手，  
掩住她底臉兒哽咽啼哭，  
她底雙肩隨着她委曲地呼吸而起  
伏。

我設想，她那悽婉的哀聲  
被冷風捉着向遍野傳送，  
月兒也像驚訝地吐出了更慘淡的  
光明。

我設想，不久她便因傷感過度而  
疲憊，  
呼吸漸漸地閉塞沈低，  
最後是倒了下去，唇兒觀着我墓  
上的新泥。

我設想，不久她底口兒遂啞，  
只有月兒在吻着她底淚頰，  
冷風在解散着她蓬鬆的髮髮。

我設想，就這樣又到了晝色復回。  
她還睡在我底墓側，爲落葉護蓋：  
從此她便伴着那個土堆，再也沒  
有醒來……

我！我願到野地，  
去掘一深坑，  
預備我休息，  
不願再偷生！

## 到底誰共誰的產

洪衡石

現在社會裏面，資產階級軍閥名流和帝國主義者，結了四角聯盟。大聲狂叫說如洪水猛獸的共產要侵入中華淨土了。所以資產階級一聽得共產二字，就陡然色變，面如灰土，好似恐怕自己袋裏的銀元鈔票，立刻被別人共去。軍閥若在自己疆土內，風聞了共產黨人，就手腳慌忙，趕派爪牙丘八，明查暗察，大有必欲抽其筋啖其肉之勢。帝國主義者每逢中國發生抗外運動或施侵掠剝奪時，必揚言中國亦化共產。還有一羣在國內的所謂名人學者，痴瘋癲狂的亂喊，說中國將入大恐怖了……赤色帝國主義侵掠我們中國……共產主義在中國將如何險惡危殆……五花十彩，論得我們小百姓，閃耀眩目，一懂也不懂。而綜觀四個有力者的偉論，却是一致的畏共產，毀共黨，恨共產，毀共產。

這是極顯然的。就是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的擁護和發展，所以才發一致的言論。換句話說，即是他們恐自己的「產」被他人共去，和防削剝無產者的脂膏的計劃不能繼續擴充。這樣看來，贊共產的自然只有無產階級了。

怪不得近視眼的中國人，大罵無產者因自己沒有產，想其他人之產，致邦國遭危亂，社會生恐怖。但是近視眼總於近視眼，目力不出三步。他何不到眼鏡店裏去配一副幾萬度的鏡子，來觀察觀察資本家

的姨太太，汽車，洋屋和精光的銀元，美麗的鈔票，是從那裏來的？然後或可明白到底是誰共誰的產。——是無產者共資本家的產？抑資本家共無產者的產？

產是資本家才有的，什麼無產者也有產呢？必有人如此問。是的。的確。然而我們對於「產」的意義，必須先研究一下。產並不是只限於我們所看見的物質方面的。——姨太太，洋屋，鈔票是資本家的產，破被茅舍是無產者的產。產的廣義是由間接或直接去充滿人的需要和慾望的。無產者以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去換得自己和家族的生活必需品，所以無產者的勞動力，就是無產者的所謂產。不過這種產與資本家的有所不同。資本家不坐汽車，不擁姨太太，不住洋屋，不開工廠，於生活問題毫不相干，所關不過是闊與不闊問題或損益問題罷了。但是無產者的產——勞動力，若一天不能維持，就立有凍餒的危險。所以無產者的產是死活問題的關樞。

無產者蘊蓄了這種苦衷：家裏的老娘妻子兒女和自己，都張口待食，伸手等衣，迫使無產者不由你不去向資本家哀乞，要求買他的勞動力。資本家就利用你的弱點，減降工銀，延長時間，去滿足他無厭的慾海，增厚他私人的財產。

世上公理，工作和代價是相對等的。現無產者若每天賣他十小時的勞動量，就該得到十小時勞動的完全代價，才合公理。現在無產者每天的工銀是不是等於他一日勞動的完全價值？我們就以煤礦工人做一個例。設他每天工銀是五角——一日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而他以血汗代資本家每天造出來的產——煤的價值倒有五元，那末他每天所

做工作和所得的代價是否相等？以外十分之九（四元五角）的代價是到那裏去了。以五角的工銀，他每天作一小時的工——若一天內做工十小時時——就能同代價相等；而現在資本家迫他要作十小時的工，那末九小時的勞動——無產者的產——不是無代價的被資本家共去了嗎？所以我們可以說資本家之所以爲資本家，是無理的，橫暴的共無產者的產而積集起來的。

我想神聖的資本家，必又侃侃大言：「嚇！倘若我不來辦工廠，公司，大酒店，你們這班窮漢，如何過活？」不錯，在現在社會經濟制度之下，你們的大銀元，確能壓死千百個窮漢而不見血。橫直法律是你們的護身符，行政官是你們包辦的委員，總能使飢寒交迫的窮鬼屈服於你們的嚴酷之下；但你們平心養氣來想一想，你們能開工廠，公司，大酒店的資本是從那裏來的？不也是你們自己或你們的老祖宗用了橫暴無理的手段去共無產者的產而剝削來的嗎。現尚欲以無產者的產來壓虐無產者，你真似搶了人的財，還要戮他的身。你們比殺人放火的強盜更殘，比姦淫擄掠的丘八更凶！

你們現在風聞共產二字，就慌得了不得，恐怕自己荷包裏的錢馬上被人共去，姨太太被人佔去。那曉得你們這錢和女人的來源，也是共無產者的產和妻女而得到的。現在無產者並不是想共你們之產，不過要將你們從前無理所共來的產或正在共的產討還。更明說之，你們是債務人，他們是債權人。現在債權人要向你們討一筆舊債，你們就嚴厲拒絕。他們因爲不能同你們在公堂上據理理債，又不能得他人之同情和援助，所以只好硬着頭皮向你們直接交涉討債，而你們反而瞎

七瞎八的亂喊「啊！他們要共我們的產了。公理呢……法律呢……」唉！你們這羣人真聰明！其他人的產的時先把『公理』忘卻，如今債權人來討這筆舊債時，你們便把『公理』抬出來了

老實對你們資本家談幾句真話罷！這筆債務遲早總是要償還的。袋袋裏的錢終於要拿出來的：因為這是鐵桶似的歷史這樣的指引他們，進化大道是這樣的開展前程。正做的事或未來的事，只有依這指示而幹，循這大道而趨。你們也不必着急，恐這債討還之後，吃現今無產者的報復壓迫，致無容身之地。要曉得現在人們已覓到了社會循環不安的根源所在，不致再蹈過去之覆轍，再來種階級對抗的苗。並且你們更宜明白將你們這筆債務得償之後，並不是他們就各個人塞在荷包裏面，暢用一番。要曉得這筆債務的受主，乃是社會或國家，然後再由牠把這東西去發展生產，來增進我們的生活。那時階級自消，大家處同等地位，只要你們肯工作，太太平平的吃飯，和和平平的度歲月。

末了，我還要同你們談一談知心話兒。孔聖人諒你們總是傾佩無已的。至今尚要饗之以生牛生羊，居之以大廈。要曉得他老夫子從前要行的主張和現在我們要做的最後目的完全相同。他老夫子不是說過「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孔老夫子明明叫你們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你們現在則貨不惡棄於地也，但必藏於己，並且貨惡其少於慾也，必搜括於人。這豈不是大背「聖人」之道嗎？

十五，一，三，草就。

## 心 灵 的 安 慰

——白葉雜記之三——

### 葉 靈 凤

幾年以來，都是歡喜將頭髮亂蓬在頭上不加梳理，但是近來忽然變了：却又歡喜用一頂小帽子將她壓得很光，而且時常會止不住的走到鏡子前去照——這種變遷的原動力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去阻止不這樣做而已。有人對我說，蓬頭髮的意味很深刻，光的卻未免淺薄，叫我仍舊恢復蓬的。我無言可答，我祇好報之一笑，因為這二者的選擇權實在不操之我自己。這好比一個有了丈夫的女子，忽然又傾心戀愛了旁人，我們拏法律和道德去勸她叫不要這樣做，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她的心已經變了。

同樣，近來我的心差不多也可說變了。

我在無事或讀書讀倦了的時候，拉過一面鏡子來將自己的容顏照照；我看見鏡子裏映出了一叢頭髮，兩道眉毛，兩隻眼睛，一條鼻子，兩片嘴唇，和臉盤旁兩隻隱現的耳朵，我總忍不住會出神地凝視。誠然，我的眼睛並不是那妙曼的秋波，我的嘴唇也不是那文學家所喜歡描寫的櫻瓣，然而她終是我的。我想起了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的時我總忍不住會這樣出神地凝視。我再俯下眼簾來看看我自己的雙手，將手指屈起來算算自己的年歲，我便忽然會傷感起來。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下，我簡直要湊向前去擁住我鏡子裏的人兒狂吻！

葱鬱的青春，將愛情葬進了墳墓，世間祇有自己是自己的安

慰了！

書籍僅能消磨時間，朋友的聚談也僅能略忘現實，我現在祇有在想到或看見自己時，我才可得到心靈的安慰。——然而這些情形都埋葬在我心靈的深處，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曾知道。

我無事時，用左手去撫摩我的右手，或者將兩隻手平放在桌上，默然的靜看，或用手掌去撫弄自己的雙頰，我都能得到一種陶醉，覺得已經進了墳墓的東西好像又飄然有了一部分歸來。

我再拉過鏡子來看看自己：眼睛！我的眼睛裏雖然並不能尋出 Charming 的意味，然而這裏面卻曾溺殺過婉妙的少婦，醉倒過芳麗的姑娘！我再看看嘴唇；我的嘴唇雖然比不上春林紅艷的櫻實，能引起人的讚頌，然而我分明記得，從這裏面輕輕地發出了一個『不』字，也曾使如花的少女登時在我腳前肅芳心揉碎！——呵！這樣一想，我的眼淚又止不住流下了。

罪過！這殺人的罪過！按禮我應該將我自己趕快毀壞了才是；但是在實際，想起了這些，我祇有益發愛惜自己。

愛情是進了墳墓，在這世間，我祇有想到或看見自己，才可得一些安慰，這叫我怎樣忍心將自己毀壞呢？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偶像。

現在或者還另外有人想把她自己獻給我，給我彌補這缺欠，然而遲了，愛情已經進了墳墓，墳墓裏的東西是不能再出來的。

我沉在過去的悲哀中，祇有當想到或看見自己時，才可轉側一下。我現在是這樣地在崇拜自己，我又怎能拂逆我自己的意志呢？

我順隨我自己的指使，我的頭髮由蓬變成光了。我祇有在鏡中默然凝視我自己時，我的無限期的創痛才可停止片刻。

我不能去信仰其他的宗教，因為我已將我自己當作了上帝。」

現在雖又有許多年青的姑娘們見了我的臉而微笑，然而遲了，這些笑痕簡直是等於向眢井中投下卵石，是永遠激不起波痕了。因為愛情早已進了墳墓了。

二九，一，十五年。

## 我的生命流

楊正宗

我願我的生命流，  
流到古鏡的寒潭，  
有明月射入中心，  
花英落在水面，  
潭邊還有個少女浣洗。

不問是流到鋪滿萍荇的淺沼，  
或是盛開荷花的池塘，  
總要有幾尾紅鰭的魚兒，  
一對交頸甜睡的鴛鴦，  
猶夷地，夢到自由的天鄉。

我亦願我的生命流，  
流到清澈的幽林，  
看流雲飄著，  
聽夜鶯歌著，  
歌聲中又挺出詩花一莖。

可是我的生命流啊，  
你竟流到這蒼茫的瀚海，  
黃砂，黑霧，灰色的死  
把我的周身包圍着在；  
主啊，你一刻不容我的靈魂愉快。

一九二五，十，九，獄中。

## 姊姊的死

夏伯訓

在一條一丈左右闊的街上，一時擾攘起來，大眾都靠在兩旁的簷下，讓一列西樂引着一具不很點綴的棺材過去。因為在這裏面有幾十個青年姑娘送着，引出了一大羣趕熱鬧的人來注意。在衆人的鬧聲裏，忽然發出一種響亮而動人的聲調：

「A姑娘相貌又好，人品又好，今年還只二十歲，竟會……」

大眾的視線一時都轉向聲音的出發點，彷彿是很榮意聽那人接續說A姑娘的身世。

「她不是已許配西門外趙家三少爺嗎？趙家既有錢，又有勢，三少爺的容貌又漂亮；她真是少福分！」對簷的人叢裏發出這樣同情的惜聲！

「紅顏白髮，百年旦暮，倒是早死清脫！」站在高階上的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發出這樣厭世的口吻；他彷彿是一個失戀者。

看衆開始嘈雜地批評起來，鬧聲裏雜些嘆惜聲，竟把愛聽A姑娘身世的熱情，好似潑上一盆冷水。一列人過去了，看衆也就雲散煙消，霎時間，小街上恢復原狀。



距A姑娘死前十天，N城受K省和C省戰事的影響，產生一支自治軍。風聲鶴唳，鬧得商舖閉門，富戶搬避。偶而在半夜裏起一陣西

北風，住在城裏的人們，就會驚疑到是機關砲和過山砲的炸裂聲。孫府是遠地移來的僑民，三年前C道尹到N城來上任時隨來的一位科長的家族，去年C道尹調任到F省去，他也就跟了去，因為從N城到F省距離很遠，所以沒有把家眷帶去。

孫府裏現在只有一位四十左右的太太和三位在青春期間的姑娘。A姑娘便是其中最大的。她因為要預備出嫁，早已不在學校了，但是她的妹妹R姑娘和D姑娘還在S女校裏讀書。她們在平時有一個男僕和二個女僕服侍，生活倒也十分舒適。現在正當風聲吃緊的時期，人們都為家人火急的催歸，一一告退，她們沒法挽回，在這種風聲裏又雇不倒別的用人。一所高大的房子裏，只留下四個女人，真是又寂寞又擔憂。她們也想和別人一樣的躲到鄉下去，但是一則沒有可靠的親戚，二則姑娘們不願意過鄉村的生活，所以只得戰戰兢兢住在這四面楚歌的城中，希免於萬一。她們平時帶着官僚習氣，鄰人們很難與一而，因之在這急難時，也就無人過往；只有孫府過去二十幾步路的H校裏的Y先生，深得孫太太的垂青，Y先生也時常到孫府去拜謁她。

Y是一個熱情的青年，很喜歡看新思想的書籍。他每看終一部書，終要把新得的思潮供獻於社會，所以所報紙上常能看到他提倡自由戀愛的論文。R姑娘和D姑娘每讀到他的論文時，總是起熱烈的同情；因此Y到孫府時，她們也竟和他談過幾次話。

Y教書的學校，也因為戰事的關係，學生們不假而逃。幾位同事都為要保全可貴的生命，紛紛回里。Y是一個愛熱鬧的青年，所以獨自留在校裏，這幾天裏，他因為沒有事做，常到孫府裏去閑談。孫太

太因感到近來門庭冷落，所以一見了Y，更表示熱切歡迎，而且她幾番想開口請Y搬到她家來住，藉以壯膽，但是總覺得不好意思，也就把要講的話收進。最後她決定一家裏沒有男子是不成的，便紅一紅臉向Y直說了。Y也很從容的答應了。他還對孫太太說了一席大道理，說這於新道德是沒有妨害的。

S女校早於一星期前散校，那些姑娘們都在一起，她們本來認識Y，而且在主義上，他們還可說是同志，自然樂意他搬來一家住。

現在孫府裏添了不少熱鬧，日裏不是孫太太問Y從外面得來的消息，定是姑娘們和Y討論主義。惟有A姑娘似乎不高興談什麼主義，所以當他們開始談話時，她終是獨自一人到自己房間裏去作她的事。

孫府是三間一衛的房子，正屋前是三間平屋，所以大門在側面，進大門通過一條衛，頭間便是帳房室，隔壁是客廳，客廳左首是孫先生回來時的臥室。女眷都住在樓上，孫太太和A姑娘合住一間，R姑娘和D姑娘合住一間，Y便住在客廳旁的帳房間。

一天夜裏，大約是十二點光景，D姑娘忽然肚痛起來。她想起二姊的箱裏有一瓶肚痛藥，便輕輕的喊「二姊，二姊！……」約莫過了五分鐘，她不見二姊答應，便起來到二姊牀前推她：吃了一驚，推開了門，樓上都漆黑，只有從Y房間裏射出的燈光，使走廊裏還能模模糊地看出地板。她輕輕的下了樓，到Y住着的房間旁邊，便聽見裏面有二人切切的話聲。她已明白了一切，不禁顫抖起來。她在一個指大的壁縫窺看，只見Y抱住她的二姊坐在床上，彼此臉接着臉熱烈地吻個不休。她的柔軟的額髮，亂披在Y臉上，使她的臉子起一陣陣的紅暈

。過了一回，Y 低微而迫促的說：

「你真的愛我麼？」

「不愛你，也不到這裏來！」

「那麼我們的愛終要有個證據！」

「由你罷，我的身子已屬你了！」

「那麼這已是實行的時候了！」

她把食指在Y 的臉上一畫，Y 便嗤的一笑。他們才把手腳散開。接着Y 便把她的外衣解開，上身只留下一件緊身粉紅色的汗背心，由燈光下可看出那粉白的乳房在蠕動，下身只穿着一條白色的汗褲。Y 把她硬拉向燈光，欣賞那自頭部到足面半裸體的曲線美。她似乎很怕羞，用力掙脫了Y ，鑽入被裏，裹着被頭向裏面睡了。Y 笑了一聲，就把自己的外衣解了，左手把壁上的電機一捺，屋子便漆黑了。D 姑娘看得神魂失所，早已把肚痛忘了。她呆呆地立了一刻，精神才清醒些，回到房裏，左思右想，一夜不曾熟睡。

第二天，D 姑娘假裝着肚痛不起床，急得孫太太要去請大夫，雖是D 姑娘極力抗拒，孫太太那裏肯聽，好在這時已請不出大夫，她才放心。那天A 姑娘B 姑娘和Y 都在她床前望她。她始終不開一聲口，急得大家沒好意思，後來虧得R 姑娘說一聲「小了頭，慣會撒嬌的，理他呢？」大家才始解了圍走出。

這天夜裏，R 姑娘坐在D 的床上，關切地問：

「妹！你究竟生什麼病？」

「二姊！叫我怎樣說呢？」

「什麼？難道有不能向姊說的病？」R彷彿疑D犯了什麼祕密病似的。

「唉！……」D嘆了一聲，「二姊！我直說了！」

「什麼病？只管直說罷！不要多疑！」

「你！你！……」

「你說罷！快說罷！不要再這樣吞吐！」E現着不耐煩的神情。

「唉！二姊！你怎昏迷到這步田地！」

「什麼？什麼？」R的臉上忽然浮起一陣紅潮。

「昨……夜……唉！不用我說了！」

R這時臉子紅得像酒醉一般，眼前彷彿有一朵屋子大的烏雲密密地罩下來，突的倒在D的被窩上，約莫一刻辰光，才漸漸清醒轉來。

「好妹子！千萬別告訴媽！」

「自然！我替你守祕密；不過你平時也談談戀愛問題。這豈…」

「男子真可怕呀！……唉！」

他們靜默了片刻，R忽然轉了語風氣：

「青春易逝，紅顏易老，像Y這樣人物也不致於看差罷！」

「荆棘叢生，那能說得定？第一媽不允許；第二社會上冷刻的議評：你這個弱女子，怎能當得起呢？」

「既做了，也只好由它了！」

這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孫太太和A姑娘早已鼾聲呼呼，在Y房裏又增了一個D姑娘的聲音，在他們中間，只是發出嘻嘻哈哈的微笑，和連連綿綿的情語，他們彷彿是佛自炫人間最幸福的驕子。



戰事漸告結束，N城稍呈寧靜的現狀，幾日不見人跡的街巷，現在也漸有人顧臨了。在一個黑雲蓋滿了天空的晚上，幾陣西北風吹得小溪裏發生一起一伏的波紋，這時城東最僻淨少有人到的荒野，忽然在這個晚上，竟有三個青年男女在那裏躊躇着，他們彷彿都有什麼重大的心事，使各人臉上都現出不安的狀態。

「簡直想不出解救的方法！」一個青年男子說着，嘆了一口氣。

「大姊是很難疏通的！唉！我們的防範竟會疏忽到這樣！」一個年長的青年姑娘打着慘抑的口吻。

「她還沒有告訴哩！或者她會替我們守祕密！……」一個年青的姑娘說了這二句就不說下去。

「祕密！那裏可必……萬一……休矣！」青年男子接着說。

「正是呀！萬一……爹是當不起罪名的，我們固不惜一死，但是留你這樣孤獨的青年，怎當得起社會的冷嘲熱罵呢！」年長的姑娘說了這幾句，停一回便咬着脣說：「法子！只有犧牲大姊！滅她的口！……」

「我到不算什麼，不過我們這樣犧牲，實在太不值得，……滅她的口……唉！」年青的男子垂着頭不說下去了。

「滅她的口？」年輕的姑娘低微的聲浪，直使他倆不能認辨。



濃霧罩滿了空間的早晨，窗檻上凝聚的霧，一滴滴像淚珠般滴下來，孫府裏發出一種悽惻動人的哭聲，這時孫太太簡直變做淚人兒了

;自然R姑娘D姑娘和Y先生也在那裏流淚。

一三，一一，一，寫於錢湖之畔。

## 梅嶺紀遊

梅玉龍

1.

在萬山叢中，  
我們幾個躡躅。  
聽足下索索的草音，  
感到寂寞的人生。

2.

遠山一帶模糊的烟景，  
是我坎河潦倒的象徵。  
嘆生世之孤零漂泊，  
有如水上一葉浮萍。

3.

一灣新月穿透了松林，  
幾點螢光飛散，好像流星。  
在夜色蒼茫裏，  
犬吠聲聲。

4.

清冽雄偉的山泉，  
琮琮地前行；  
仰身磐石之上，  
心琴起了共鳴。

## 不死的愛情

C T

她的棺木，或許已經朽了，  
她的微笑，  
還像霞一般的現在我眼前。  
她的玉體，或許已經腐了，  
她的香吻，

還像蜜一樣的留在我唇邊。  
愛人呀！為什麼不把你的愛情，  
帶進荒丘，  
偏要像柔絲般的  
緊扣住我心頭？

## 讓咱們來說幾句和平話

黎錦明

我曾對於洪水發了一篇意見，本來也只是關於第一期的第一篇『論是非』的文章。而且我只覺得這種論調不過來得太唐突，驚異之餘，就說了那麼幾句話。說了之後，於是位鍾隱君竟大抱不平，挾著洪水那麼激的氣勢寫信來責備；因此我就懷疑鍾君或者也就是創造社的一位社友吧？若如是，我就有些兒忿慨這位先生丟開理性不講而只徒然擺空架子了。後來一打聽，才曉得這位先生與創造社並無關係，純然是個赤裸裸的打抱不平的脚色。那麼，以後我就分開做兩方面接洽。

編者按：黎君在這裏還有三段，但我覺太冗長，便擅自刪去了。第一段是對鍾隱君而發，大意是不滿於鍾君在洪水第七期上所發表的一篇短文的態度。第二段是讀『鳥話』（洪水第六期）的感想，大概是說只有『新的纔是好的，舊的才是壞的』；至吳稚暉君所以嘲罵洪水，是因洪為水一出世便載了像『論是非』那種妥協的論調；吳君是個談改革的人，所以便覺得一點悻悻然了。第三段是讀『說話救國』的感想，大概是說救國之道本只該說話，所以『愛好文藝的能不致把自己的理想和民情去得太遠，終是值得敬禮崇拜的。』

至於我那篇「閱洪水第一期」後，誠如洪水的編者在第六期所說：於洪水本無關；如果那種話只是霆聲先生一個人的感想，我就只能對他個人說。然至於「……不應該鑽入時間與空間的我見圈子裏去瞎

說……」我就不懂這話包含什麼意思了。對於洪水第一期頭兩篇文字，我承認是「無的放矢，或者造的放矢的態度」（？），以後的篇幅我絕對不至無故多言的。但是，天下也並不是有交情就是友人，有私怨就是敵人。我是極端希望文藝界解除這等成見的。縱然不是敵人，說出來的「敵話」，只要雙方有諒解的地方，總不至於和吳佩孚與張作霖那樣的碰命打罷？並且，要我們自己的長成，互假說「敵」話是不可少的，世界上有種傻人就不會聽敵話，所以歸究落得自己還是自己，正碰着中國老百姓的小心眼兒：『你管不着我』！所以中國人素來只愛全以「友情」交朋友，不愛以「相勉勵」為目的，一到微有私見，便正式決裂起來。（這並不是對洪水說，不過感想而已。）

說老實話，現在的出版物原來就像有點「漆黑一團」，一個無名作家想把自己成功的作品得到大報館主人的青睞是絕對不容易的事。真實的天才的作家並也不必要政府社會去認識他，塞文狄斯的窮倒算不得一回事；只要出版界能認識他就足夠了。不過現在中國的作家總有個墮落不長進的傾向；多半是愛嚷自己沒有女人沒有錢用。世界上沒有女人沒有錢用的人多着哩，奚獨文人？不過要嚷得也必嚷得像樣子。安得來夫是餓死的，但他的紅笑和七個縊死的人并不是寫他受凍餓的故事；但丁，米爾頓，屈來頓，愛笛生，斯迭爾是想女人想出來的，但是他們的神曲，失樂園……絕對不是種需要女人的空嚷。中國空嚷的作家何以如是之多呢？或者是環境太過於惡劣之故吧？我覺得洪水可貴的地方，就是少有這種空嚷的把戲。

末了，聽說貴社的創造季刊快復活了。我竭誠希望諸君把他組織

成一個理想的刊物。第一是創造品的選擇。中國的出版物簡直就沒有一種對於作品下真實的判定的。他們多半是看一個作家的名聲說話。所以我有兩個成見，不知諸位能見容納否？

(一) 創造品（譜譯論文是也一樣）的價格問題。現在一般作品的價值，只要合得格，差不多都是一個價錢。擎價錢來買好作品雖然說起來開村，但也可藉以鼓勵一個作家的上進。如蒲伯平常作的評輪，就是“Rape of the Lock”都還只賣得十多二十個金磅，至於他譯的“*Iliad*”就拿到五千多磅了。我雖不懂他怎樣會翻譯，但他的這篇翻譯自然是比他的作品好些。如果把他的作品也給那麼多價錢，他或許也就不會動筆譯 *Iliad* 了。我相信像中國這樣的文人環境決不容易有但丁米爾頓那樣死後才成名的作家出來。中國的文人多半容易墮落：如果他的值價的作品賣不出生活費，他就甯願去替軍閥政客當秘書了；並且作家的末路多半當教員，要一當教員他就沒有工夫創作了；這自然是件很可悲的現象。作品的價格問題，我並不是獨以外國的文人來標榜；Dr. Johnson 摧一世僅僅只免於凍餒，反之如 Scott moore 一班人倒能每篇賣得到幾千磅：可見這也沒有什麼公平的。不過我們的出版物果真能够做到依作品的價值而定報酬的地步，將來理想的現實是可預料得到的。

(二) 創造品的真實問題 一件作品除關藝術手腕的高低可以分別外，第二步選擇應該要做到這一層。聽說武者小路氏看作品就全然有這個傾向；他看作品是看作家的頭腦；如果作品顯得他的頭腦深，遠，大，他就承認這是件好作品。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文藝，本來就有

一點空虛的樣子。他們對於人生只會用口頭去宣傳，而少用精密的心意和頭腦去捉摸的。有種作家想把文章做得如何的美，動人，結果反把自己的實感丟去了。所以第一步，作家先要「固守本位」；自己沒有觸過農民生活的而偏要去寫農民的靈魂，自然會變成庸俗；還有一種全憑空想所寫的戀愛小說，如何曲折如何做作還是逃不了明眼人的認識，所以這種小說也只能給小姐少爺們「涕淚潛然」而已。因此，我覺得鑑賞文藝這是個極大的關鍵。也並不是說要農民才配寫農民生活，嘗過戀愛的才能作戀愛作品。像 Seneca 那樣的資本家，他還是伏在他的金質書案上寫他的 *Praise of poverty*，寫出來還是動人。由這點看來，作家的成功，全然靠他靈感 *Inspiration* 的有無以及其真實不真實而定了。好比徐志摩先生的「老李的慘史」，有人說這是全部成功的作品；其實雖曰「慘史」，而一大半都是嘲他。給他一嘲，老李只不過死得「奇怪」，並無一點「慘」的念頭。所以這畢竟是不真實，縱然如何成功，我却不敢恭維。那麼，如果作品能以此定標準，我想文壇上那種無病呻吟是可以掃除的。但不知諸君覺得如何。話長了，就此擱筆吧。祝你們的成功！    十一，一九二六，於北京。

創造社出版部的營業課已租定上海寶山路三德里 A 字十一號為營業地點，定於三月十六號開始，除本版書外，並代售全國有價值的新舊書報，特為預告。

## 『幾句和平話』的回聲

### 全 平

在一方面（如關於大眾福利所謂社會全體的事）是懷着寬大到像漠然的雅量，而另一方面（如與大眾無關的僅是個人間的私事）又會變成睚眦必報，不共戴天的小量人的中國社會裏，錦明君的來信不能不使我生出意外的驚和喜。驚的是：曾經和我們拌過嘴舌的錦明君『居然』還肯平心靜氣和我們說話。喜的是：曾經和我們拌過嘴舌的錦明君『果然』還肯平心靜氣和我們說話。據我向來的淺薄的經驗，幾乎可以說沒有例外：許多交誼並不很壞的朋友往往會爲了些微的誤會，偶然的衝突，觸動了自己的真火，便立刻反目過來，變爲比路人，不，比敵人更其生疏，更其可憎，更其含有敵意的一對關係人。這樣的一對關係人間是永遠不會發生諒解的，是永遠不肯握手的，是永無以誠意相見的一日的。這樣的例子在最近便舉不勝舉，而在喜歡多說話或多作文章的所謂『文士』或『土匪』或『素人』間是更其多，更其少例外。因爲一時的一項意見不合，論辯了一次，立時便會攻擊到一項以外的全體，便會變成永遠的反對者。路人的，不，敵人的大過失可以不加誹難，而失了和的友人的小疵累不可不盡力譏嘲；敵人的小公道不妨偶或贊助，而失了和的友人的值得贊助的正事也只肯袖手冷觀。甚至便有了因國民黨人與己不睦而遷怒到革命，因督軍的老太太行了一次善事而讚頌軍閥的怪事。這裏面的原因是否是如錦明君。

所說：『有交情就是朋友，有私怨就是敵人，』或是還有別的理由，因為現在時間和篇幅都不夠，且畱待下次再講；可是我敢說革命後的民國所以多紛擾而少建設者，全是由失了和的友人太多之故。我常常想到我在小的時候，兒伴中有一日反目幾次又和好幾次的事情。這在成人們看來是喜怒無常的孩子氣，然而這要比那種成人氣的喜怒『太』常（有交情便廻護一切罪惡，失了和便連自己心裏以為是對的也仍然要加以輕薄）要可貴得萬倍。本來人是活物，意見自不能強同，有不合時，不妨反目，相打都可；但待這不合的事由失去了時便也不妨再釋去舊嫌，和好起來。在戰場上拚死搏擊，待戰爭的原因失去了而和平下來在酒店中相見時又親熱地握手言歡事這是我們青年人的戰爭，是那批行將就木毫無熱氣的老年人所未能夢見的。錦明君這次來信把我的這種信念變成更堅固了，

錦明君的信上說他是極端望文藝界解除『有交情就是友人，有私怨就是敵人』的成見，我在此應表示十二萬分的同意。因為我雖不才，自信這種成見却很少；或許是太誇了，然而我確有此自信。爲法的『友人與敵人』一文中也含着這樣的意思。我以為青年人，甚至連無熱氣的老年人也在內，本來都可有從善如流，揖拜昌言的美德的，這原是人性，但是誤爲『臉子上下不去，』即南方人所謂『坍台』的一句成語所拘，爲了『臉子』或『架子』要維持，便不惜倒行逆施，強辭奪理，抹去良心，力爭上風，爭得一個快意。其實『甘拜下風』不愧爲坦白的英雄本色，而良心的沒落纔真是『不顧臉子』呢。所以互相說『敵話』是不可少的，而且即爲『敵』所說倒也不致於變成

不共戴天之仇的。然而說『敵話』的應當也是個青年人，或有青年的態度。即不妨痛罵，然而是伴了望好的熱誠同來的；不妨鞭打，然而是同了望改的熱淚同下的：這是青年人的行為。祇是冷冷的譏刺，快意的嘲笑，毫無同情的刻毒，幽靈似的襲擊，放冷箭，捶暗拳的那種一無熱氣的老年人的技倆，是不會叫人佩服，也不會叫人伏輸的。我相信錦明君此地所承認的『敵話』，一定是把那種態度漠然的人所說的輕薄話，刻薄話除外的。所以我敢希望錦明君及其外的青年朋友多說『敵話』來鞭策我們。

其次錦明君信上說到『洪水』有『可貴的地方，就是少有空嚷的把戲。』我把這句評語很慚汗地承受下來了。我自己也覺洪水有些地方誠然不免淺薄，但不至於妄誕；誠然不免拙劣，但不至於作偽；誠然不免是『唱小生戲』，但不至於抹了良心說不願說的話。不過錦明君這裏把空嚷的罪名多加在愛嚷沒有錢用沒有女人的作家身上，我却不敢苟同。作家要不空嚷，不在揀什麼嚷，而在他有沒有把自己的全生命真誠地，熱烈地，赤裸裸地表現在作品上的勇氣和努力。沒有這種勇氣和努力的人，不論取什麼堂皇冠冕，忠君愛國的材料，作出來的終還是『空嚷』，是沒有熱氣也沒有重量的無聊的白談。至於現在談窮談女人的作家特別多，我以為確是由於環境太惡劣，而作家又僅產生在一個小範圍的智識階級裏之故。為法在『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一文中也會說到這一點。我以為現在我們所先應要求的是作家的態度的忠實，其次纔再要求他把自己的經驗弄得更豐富些，觀察更精銳些，表現更深刻些。否則，儘管題材好，技術巧，而說的時候偏要扭些，表現更深刻些。否則，儘管題材好，技術巧，而說的時候偏要扭些，表現更深刻些。

捏，要做假，依舊是不濟事的。錦明君在信尾也說到『創造品的真實問題』，這與我的素志是不謀而合。

錦明君末了是講到創造月刊。他的兩個意見我都贊同，我想月刊的編輯對於這兩點一定也特別注意的。

此外有幾句與錦明君斟酌的話，也附寫在這裏。

一，鍾隱君的短文純是針對玄同君在京副上發表的信而發。青年人的心是直的，口是快的，意氣是盛的。玄同君無端造謠有人大捧沫若，自易引起旁觀者的不平。但現在錦明君既在和平說話，也就不必再斤斤較量，重啓無謂的爭端了。

二，霆聲的論是非一文，我始終以爲他毫無妥協的色彩。可是見仁見智，當然也不能強讀者都生同一的見解。不過吳稚輝君不指摘其謬點而祇旁敲側擊，隨意嘲罵，這種態度我覺是青年人所不能忍受的。但也許洪水的文字在稚輝君眼中是不值一哂的，那我這幾句便依舊算是廢話。

三，編者在第六期上所說「……不應該鑽入時間與空間的圈子裏去瞎說，……」其意是如霆聲所說：不要以時間和地位的區別來作批評好壞的標準。可是說得不清楚，應當在此重行申明，并向錦明君告罪。

一九二五，二，十夜。